武俠世界

第四類接觸（太空幻想科學故事）馬雲・著

人類自以爲很聰明，於硏究「UFO」略有成就之餘，企圖利用他們——外太空生物——進行一項陰謀，結果這項「第四類接觸」大計有些什麼事情產生？



1086

編者話 地球人類對外太空神秘飛行物體越來越感奧妙，有關這類的電影和電視片集都很受觀衆喜愛，然而，有人認爲這類飛行物體的出現空際是子虛烏有，但有人却言之鑿鑿，繪影繪色！研究外太空神秘飛行物體的專家們，把目睹「UFO」的稱爲「第一類接觸」，不但見到飛碟之類的「UFO」，還見到外太空生物者稱爲「第二類接觸」，不但見到，還跟外太空生物有過接觸者，稱之爲「第三類接觸」。那麼，「第四類接觸」呢又是怎麼回事？今期我們刋出的巨型小說，對以上的傳說，將有令你意外收獲，切勿錯過。

**　**　**

中篇連載「雪中行」接近尾聲，故事發展波雲詭幻，由於熊大小姐對獨孤行情有獨鍾，令致原白海酸海翻波，反目成仇，在十里香酒舖更揭露了另一宗大陰謀……過程匪夷所測，請看發展下去吧。

**　**　**

「紅塵劫」是下期刋出的特巨小說，是篇爲繼「卜算子」之後另一亡命江湖故事集，全文超過十萬大言，情節哀感動人，纏綿悱惻，敬希垂注。

武俠世界

第108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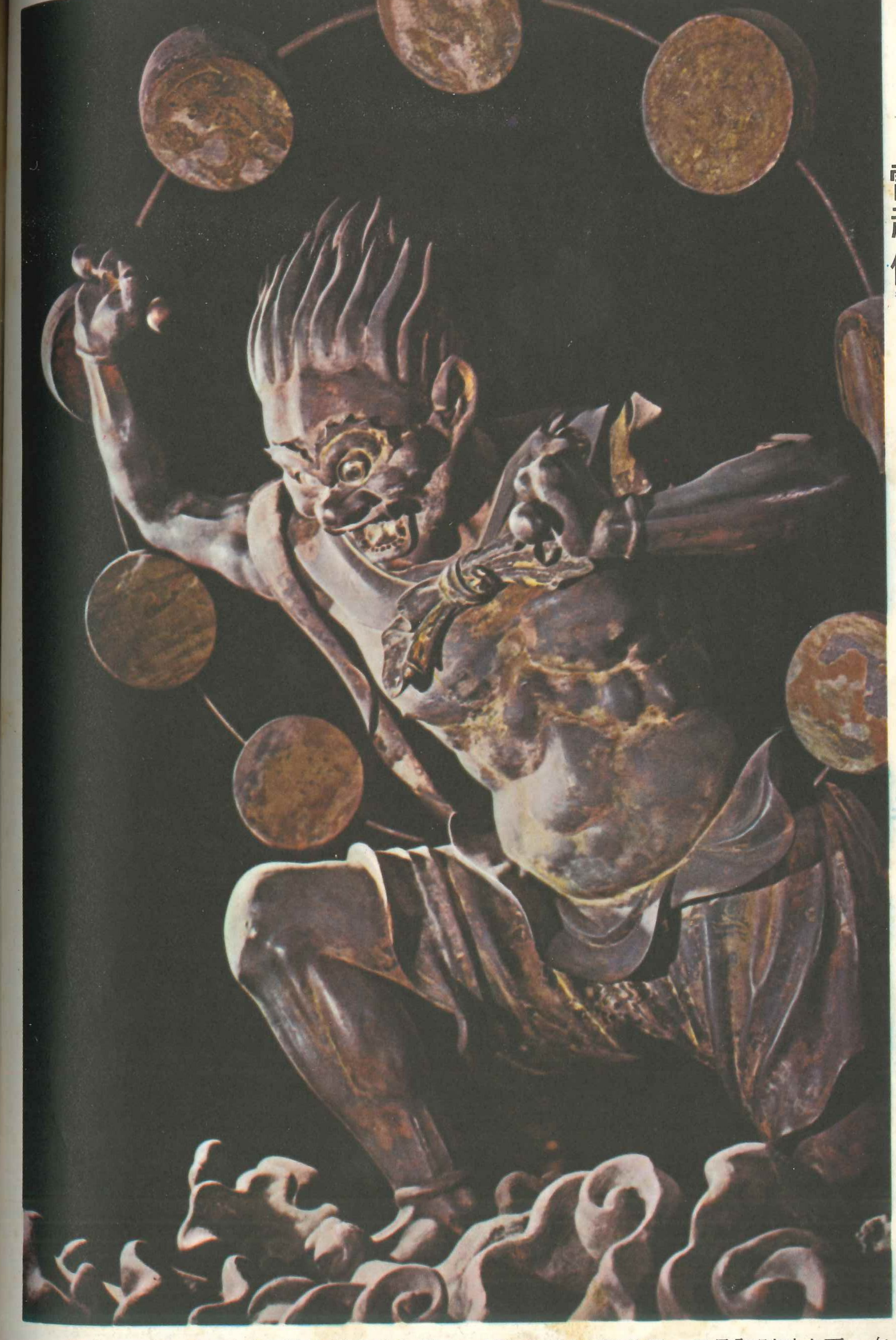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日本的國寶之雷神像



蓮華王院裡面的雷神，祂的形象完全是日本化的，這跟印度和中國的雷神大相逕庭，原因是日本的氣候跟中國和印度都不同，經常發生激烈的變化，因爲有了這種想法，所以他們的雷神是獨具一格的，雷神在印度叫帝釋天或摩醯首羅，但最初則叫水天，在印度叙事詩裡，稱呼雷神爲水界之王，以及龍種之王，這跟中國和日本又有點相近，因爲中國和日本，都認爲龍是司雨之神。

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第四類接觸

馬雲·文
盧令·圖

老犯人的奇遇

美國加州監獄的門外。

一輛「加德力」大房車裏面坐了一個人，他已在這裏等了很久。

坐在車子裏的人，年約四十，長着鬍子，戴一副金絲眼鏡。

他很不耐煩地，看了幾次腕錶。

每次看過了他的腕錶之後，必望望監獄閘門出口處。

每次閘口有人出來時，他都會顯得緊張。

他顯然在等人。也不止一次地感到失望。

他不斷地抽烟，所以弄得車子裏烟霧瀰漫。

終於他的眼睛放亮了；因爲他要等的人終於由裏面出來。

那是一個銀髮斑斑的老年人，估他六十歲大概也不算多。

老人並不認識這個小鬍子，事前也不知道有人開車在這裏等他。

所以他離開監獄門口之後，一直朝住車站那邊走過去！

那個小鬍子的中年人，也沒有招呼他，只是開車跟在後面。

老年人叫莫根。

莫根是個積犯，監獄幾乎就是他的家；他不止一次被送入獄中來。

莫根這一生人，大部份就在監獄裏渡過。

中年人把車子開上去。

莫根毫不介意，甚至望也不望一眼。

中年人探首車窗，揚聲叫道：「莫根先生，你好？！」

莫根懶洋洋地回頭一望！

「你是誰？！」

「我是你的朋友，請上車吧！」中年人一邊已把車門推開了。

「對不起！」老年人莫根提不起興趣，也滿懷戒心！「我並不認識你。」

「你的孫兒小沙非要見爺爺，難道你一點也不掛念他？！」

「小沙非？！」莫根老眼中放出了一絲光彩；那是難得一見的光彩。

小沙非就是莫根兒子｜｜沙非的小男孩。

莫根只在他滿月時見過他一面，到今轉眼已有一年光景。

他很感慨，也幾乎流淚。

的確是一件遺憾的事；要不是因爲他罪犯，又怎會失去了自由？！

莫根很矛盾。

他猶疑地站在車門之前。

莫根不但有開保險庫的經驗，對於小鬍子中年人這一類人，他也有經驗。

通常這一類人是「來者不善」！

因此，莫根根本也不想跟他交談，以免又重墮深淵。

但是，當他聽到「小沙非」這名字之後，他終於還是乖乖的，坐進了那輛大房車去！

中年人立刻開車。

× × ×

小鬍子的中年人道：「你爲什麼不問問我的名字和來歷？」

莫根冷笑道：「何必多問，你的企圖，我已猜到八九。」

「你很聰明！」中年人輕輕一笑，「我叫勞志。抽烟嗎？」

勞志把一包香烟遞了過去！

莫根取了一支。

勞志扳燃着打火機，給他點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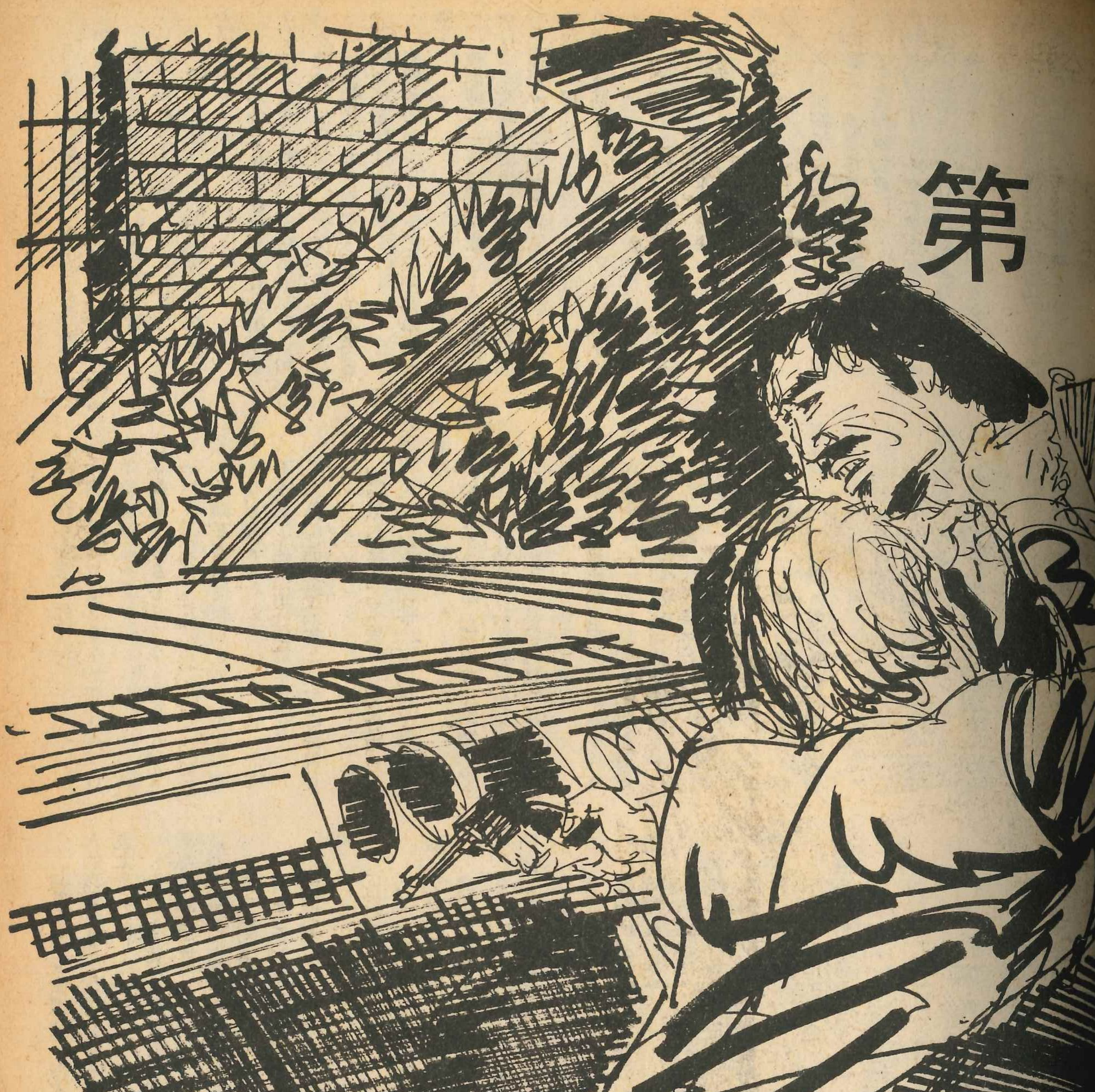
「謝謝你！」莫根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又舒了一口氣！

他伸着懶腰，很享受的樣子。

勞志一邊開車，一邊說道：「爲什麼你不問我，找你幹什麼？」

「陳腔舊調，有什麼好問？」莫根停了停，又問道：「小沙非在何處？」

「他很好！」勞志道：「只要閣下能爲我們辦妥了這件事，你就可以見到了小沙非。」



莫根面色一沉！

他側過頭來瞪了勞志一眼：「你說什麼？」

勞志道：「你別生氣，這件事可以給你帶來十萬美元的進賬！」

莫根突然狂性大發，伸出雙手把勞志的頸項緊緊握住！

勞志的汽車差些兒撞向路旁！

「快放手！」

勞志一邊緊急煞掣，將汽車開至路邊停了下來；一邊伸手到座位下面去！

一支手槍迅速給勞志抓到。

要是再遲幾秒，勞志可能已告窒息而死！

但是，手槍槍管却在千鈞一髮之際，伸到了莫根的下頜！

莫根終於放開了雙手！

勞志冷冷地說：「如果你不識趣，小沙非固然有問題，只怕你也活不了！」

莫根含怒地瞪了他一眼：「你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慢慢我會告訴你的！」

× × ×

這是一幢獨立建築的單層建築物，四周有花園。看上去不太惹人注意。

莫根就是被勞志帶到這裏來。

勞志有一支實彈手槍，莫根不敢再惹他；何況小沙非的生命，也是關鍵之一。

那屋子裏沒有其他人。

勞志斟了一杯酒，遞給莫根。

然後又將一疊照片，扔到他面前的桌上。

他們一直不說話。

因爲莫根怒氣未消，勞志也暫時讓他頭腦冷靜一下。

莫根喝着酒，一邊看着那些照片。

照片中人是小沙非。

一幀舊的照片，開始發黃了。那是一年以前拍下來的。

那照片中人是小沙非和抱住他的莫根。此外身邊還有些人，包括莫根的兒子和媳婦。

莫根當然不會不認得。只是他不明白，勞志怎麼弄到這些照片。

他仰首問勞志：「你把我孫兒如何處置？」

勞志呷了一口酒：「放心！我們會好好侍他；當事情辦妥了，我們立刻讓你們公孫團聚，還會奉上十萬大元。」

「太可恥！」莫根一邊詛咒着，一邊繼續去看其他照片。

有一幀是勞志抱住小沙非影的。

照片中的小沙非正在哭！也許他並不喜歡抱他的人吧！

身邊的勞志得意地說：「由此可見，我並非胡扯！一切計劃盡是我們老早擬好的。」

「別嚕嗦了！」莫根把照片扔過一旁，問道：「到底你們又有什麼鬼主意？」

勞志故作神秘地一笑：「出得十萬元的代價請你，你一定會想像到這是一單大買賣。但事實上，你會出乎意外。」

莫根瞥了他一眼：「可不是你老婆跟人家偸情的艷照吧？」

「不！別開玩笑！我們要的，只是一份文件。」勞志又一本正經地說。

「文件？什麼文件？」

「編號S306897的照片和文件，那是整份檔案。」

「編號S306897，那是什麼文件？」

「收藏在空軍情報局之內，那保險庫只有你可以開。」

莫根站了起來：「你的手槍呢？」

勞志覺得他問得突然：「你想要幹什麼？」

「我想你最好殺了我。」莫根說，「空軍情報部的機密文件怎可以偸？那不但是犯法，還是叛國。」

「如果我告訴你，那並非什麼機密文件，只是一份建築合約，你又怎樣？」

「建築合約？」莫根冷笑一下，「我不是三歲小孩子，你騙不了我的。」

「你未幹過建築行業，所以我不怪你。」勞志道：「一個空軍基地即將招商承建，空軍部習慣要承建商出標標投！」

「那份文件有底價？」

「是的，有一切有關的資料，包括一個公道的價錢在內。」勞志又說：「過去，我們試過用二十萬元賄賂一名軍官，亦無非想先知道價錢，這對我們出標有大帮助。」

莫根至此才有些恍然大悟！

他雖則未幹過建築這行業，也知道關於「投標」的事。

一般而言，這類事情最難做到「公道」兩字。

例如有些商人，爲了志在必得，將價錢壓得很低，寧願偸工減料。

但是，用低價標投，亦未必得到當事人的滿意；萬一出得高了，又怕當事人認為太貴。

所以，承建商除了計計自己的成本和應得的利潤之外，還要盡可能出個比較公道而中肯的價錢。難就難在這裏了。

勞志的解釋，頗能令莫根入信。

莫根開始感到有些興趣。

他問勞志道：「有沒有那個地方的詳圖？」

「有的，你等一等！」

勞志入房，將一幅剖面圖和一些資料取來，交到莫根的手上去。

莫根開始作進一步的研究。

根據一些文件顯示，那秘密空軍基地的建築費，數以億計。

因此，十萬元給莫根盜一份文件的副本，實在也不算多。

莫根一邊吸烟，一邊沉思着說：「我們如何混進去呢？」

勞志對他說：「你只須負責開保險箱，其他事交由我們去理。」

莫根還不知道空軍部所用的保險箱是何種牌子和類型。

不過，憑他的經驗，相信沒有什麼複雜的系統可以難倒他。

若非如此，勞志又怎會出盡辦法找他合作呢？

身手不凡

深夜人靜！

空軍部四周，守衛嚴密。

突然有一輛軍車開到閘門入口處；那是一輛吉甫車。

「口令！」

守衛着大門的武裝軍士揚聲問道。

其他二名荷槍實彈的士兵，在旁虎視眈眈。

「雌蜂七號。」

吉甫車上的士兵，也是同樣穿上了空軍士兵制服的。

發出問話的人揚手一擺，示意吉甫車開進裏面去。

空軍部很大。裏面的面積，足有數平方里闊。

吉甫車在辦公大厦附近停了下來。

司機熄了卑燈。

他未下車之前，先向四周張望了一遍；然後對後面的人說：「你們可以下車去了！」

原來坐在後面的，是勞志和莫根等人。他們是有備而來。

車子後面載了一些儀器。

勞志指揮各人迅速展開行動。

× × ×

這是一幢辦公大厦。

勞志帶來的人都是專家，包括了莫根這位開保險箱專家在內。

其他人之中，有些還是這兒空軍部的專家，只不過給勞志收買了。

豈非如此，他們又怎可以昂昂然坐着軍車入來，還能說出口令呢。

軍部專家把帶來的儀器，接駁到一些警報系統的電綫上。

然後，有人分配了一批可以窺見紅外

光的特製眼鏡。

最後，負責進入保險庫的人，才小心翼翼地前進。

× × ×

那是肉眼看不見的防盜設備，但當戴上了特製的眼鏡之後，交加如網狀的紅外綫，就會出現於眼底下。

莫根年紀雖大，身手仍覺靈活。

他倒臥地上，躺上一張特製的滑板之上，被人推着通過紅外綫防衞網底下。

鑽過了這重機關之後，還要小心另一重罕見的機關！

那是保險庫前面的地板。

表面看上去，並無什麼特別之處，其實這裏大有文章。

地板下面有十分敏感的儀器。任何人站在這上面，警報系統就會發作。

因此，一般小偸鼠摸不明內裏，貿貿然的到這兒來，肯定上當。但是，勞志他們早已探知一切內幕才來的。

現在，一名屬於空軍部的軍官，就採用了那副儀器。

儀器接駁到地板一角的插頭——那是通往自動電腦的地方。

平時，即使是空軍部的主管，要到保險庫來，也要先通知「自動監視電腦」——電腦裏面，有這個人的資料。包括這個人的掌紋、重量以及一切紀錄。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人的資料事前未有儲存入這副電腦之內，他根本不可能入內；如果强行入內，警報系統就會作响！

然而現在，那副儀器却可以控制一切有關電腦的自動反應。

儀器是那位空軍武官設計的；他因爲不獲准進入這裏，心有不甘，決心試試他的天才設計。雖然出賣了他的工作機構，却可以獲得酬勞之外，還表現了自己的發明天才。

儀器的自動電腦的對抗性發明，任何有關電腦所須的資料，儀器會迅速給予適當的反應，令到自動警報系統不致發作。

難怪有人說：犯罪者往往就是天才！

一名妬忌的軍官，就這樣帮了勞志一把！

於是莫根這麼一位保險箱專家，就可以安然蹲在那敏感的地板之上，小心開啓那複雜異常的保險庫。

時代不斷進步！

保險鎖的結構，也隨着電腦時代而變得更複雜化。

但是，犯罪的人本身已是半個專家，何況在若干方面，他們的腦袋往往比起電腦還更先進、更複雜呢。

勞志千方百計，威迫利誘的去找莫根，當然是有他理由的。

莫根果然是這方面的天才。

大約只花了十分鐘不到，那座鋼門尸在他的手上應聲而開。

但是，他們仍未敢就此闖進去！

勞志和那位空軍武官又展示了一幅示意圖。

圖中有保險庫內的機關和文件櫃的位置等等。

勞志老早在這上面用紅筆畫下了一些記號。

那位空軍武官道：「這裏面佈滿了一觸即响的紅外綫，大家小心點。」

只見他說着，又走到鋼門旁邊去！

那兒有一組密碼鎖。如果不知內裏的人，還以爲是控制這座鋼門的。

空軍武官將一副手提儀器打開。這是一種自動調配密碼的小小電腦。

電腦迅速將三組號碼配合。只見那些號碼不斷的震動！

終於停止了！

由滾動以至停止，只是短短的時間，前後不過三分鐘。

莫根是個有經驗的開鎖專家，他看見這新式儀器也不禁爲之驚奇不已！

他在牢獄中渡過了七年長有多，想不到這在世界上的電腦科技發展到今日這地步。

但是那位空軍武官却說，莫根的經驗、頭腦以及那一雙靈敏的手，比起任何電腦更爲有用，而且有效。

最低限度，至今爲止，還未能發明一種更複雜的電腦，去開啓保險庫那一扇鋼門。但莫根却可以。

回頭再說空軍武官手上的儀器，當那三組號碼配合後，紅外光立刻在各人的特製眼鏡之下消失！

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

只侍莫根再去開啓一個文件櫃。

根據那位空軍武官所提供的資料，一系列配有密碼鎖的文件櫃之中，有一個就收藏了他們所須的文件。

空軍武官叫查理。

他很精明，也很貪婪。

莫根不知道他們的交易條件，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勞志付出的代價一定非常之可觀。

莫根在查理的示意下，又將文件櫃開啓；這是易如反掌的事。

至此，莫根的工作差不多已經完了。

空軍武官查理和勞志二人，從文件櫃內，將編號「S306897」的文件找出來，立刻拍攝成影片。

整個過程非常之順利。

查理看看腕錶，示意各人迅速撤退，離開這裏。

因爲憲兵巡邏的時間又到了。

勞志親自指揮一切，態度顯得十分冷靜。

× × ×

在一條公路上，那是一條通往市區的途徑。

勞志開始分發各人應得的報酬！

莫根收到了十萬元美金。

但是，他並不開心。

只有他自己知道內心的想法。

第一，他離開監獄之前，私下裏發過誓，不再做這勾當！

若干年來，他雖然成功地做過不少大案，也得到了不少錢。

但是，到頭來總是給聯邦密探或警方抓住送入獄中。

結果，他這一生人之中，有大部份時間，就這樣在獄中渡過了。

他有兒子，有媳婦，也有可愛而趣緻的孫兒。可是，他們能見面的時間不多。

最令他親人難堪的，還是自己的事往往見諸於報章。

他這次出獄之前，他發誓不再幹了。

他故意事前不通知任何親友；他要靜悄悄的出獄！

然後，他會住上一個時期，最後才去找他的兒媳們。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不想幹，偏偏有人要迫他去幹。

也好，反正他也的確很需要錢；他希望錢可以令兒媳們開心一些。

尤其是小沙非——他的寶貝孫兒。他會買許多玩具給他，讓他開心。

但是令他不開心的還是第二種想法！那是若干年以來，經驗所得。太容易得到的，也輕易會失去！

他彷彿有一種預感！

勞志付出太多了。他除了付給莫根那十萬元之外，還有那位空軍武官查理和他的同僚，他們一共得到二十萬元。最少讓莫根見到的，已是三十萬美元，但勞志得到一些什麼？

就只是那麼一疊文件——讓他偷拍了副本的文件。

莫根不懂得那是一些什麼文件，因爲他字也不識多一個。

但是他有預感！

他覺得勞志可能說謊。

伏擊

公路上這時候很靜。

當時已是淩晨三點了。

路旁一共停了好幾輛私家車，有大型的房車，也有軍用的吉甫車，更有僞裝的大貨櫃車。

有些老早已等候在這裏，有些只是剛剛開到才不久的。

突然間，莫根看出了一些端倪。

他本來就覺得這件事不妥，現在却給他看到了一些破綻！

這應該是屬於「歸途上」，因爲他們已成功地離開了空軍情報部辦事處。

但是，路旁却有這些車子在等他們。

看情形當然是事先約定了的。

勞志原來也不是這件事的眞正後台老闆，他可能是個中間人而已。

有個金髮中年男子，大鼻棕眼，由大貨櫃車上走下來。

莫根天生夜眼，這可能與他的盗竊生涯有關；他在黑暗中，只憑少許的光綫，就可以分辨很細微的東西。

莫根雖然文化水平很低，但是對於英文字那二十六個字母，總不會陌生的。

他看得出，那個大鼻子手上的一枚戒子，上面所刻的不是英文字母；在他認識的二十六個英文字字母之中，並無此。

當時他已心裏感到驚奇！

這不是英文，難道是法文？

突然間他若有所悟——那是俄文。

不錯，眼前的大鼻子，原來是俄國人。那麼，那些文件……

不好了！

莫根心裏想：這是一宗情報買賣！

果然不幸而言中，他犯的是叛國罪。

於是他悄悄溜回一輛房車上去！

趁住勞志和那俄人交談之際，出其不意，立刻開車逃走！

那時候，俄人剛從勞志的手上，取過了那些底片。

不知道是誰首先叫出：「開槍！快些開槍射擊他們！」

「他們？」

勞志在這一刹那之間，也感到不妙，因爲叫人開槍的並不是他。

但正是開了車子逃走的人，明明就是只有一個莫根。

他想也未曾想得完，查理已緊隨住那個俄國人躲到大貨櫃車的後面去。

槍聲就在這刹那之間响起！

是機關槍聲！

子彈掃向勞志等人的身上——除了勞志之外，還有查理的同僚們！

但是，他們並未掃射在逃的莫根。

莫根這時正開着車子，在公路上狂衝，轉眼之間，已去得老遠了！

勞志等人死得不明不白，事前他們並未想到大貨櫃車裏有機關槍手隱藏着。

可惜他死了，否則，他可能更加爲之驚奇不已！

大貨櫃車之上，車頂揭開，還放出了一枚地對地火箭。

火箭的目標，就是公路上已開得老遠的一輛房車。

那是莫根的車子。

百份之百的命中率，在現代陸軍武器之中，這已是不足爲奇的事。

「轟隆」一聲！

莫根連人帶車，化作一團火球。

那距離是機關槍掃射不到的，但地對地火箭不但可以，而且百份之一百命中。

莫根死了！

他是給勞志害死的。

可惜，他那十萬元用也沒有機會用過，未免太過笨、太蠢了！

他死不瞑目！

但是，他的兒孫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其中內幕！

× × ×

莫根的兒子沙非，剛由外面回來。

他的小兒子小沙非，走過去擁抱他、吻他。

假如在平時，他一定很開心。

但現在，他的表情木然。

他的妻子美寶也覺得奇怪。

「發生了什麼事？」美寶把一杯酒送了過來給她丈夫。

沙非一邊接過了，一邊吶吶地說：「爸爸死了！」

美寶登時也呆住了一陣。

好久她才問：「在獄中？」

「不！原來他早幾天已出獄！」沙非把一份報紙交給美寶，「他死得不明不白，竟然要驚動到空軍情報組和中央情報組一齊聯手調查。」

美寶雖然不大喜歡這個積犯家翁，但她愛她丈夫。

那是她丈夫的父親；有時想起莫根對小沙非的疼愛，她也實在感到對不起他老人家。因爲她很少到獄中探望他。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美寶問。

沙非道：「我也不知道，CIA人員曾到地盤找我問過話。他們有沒有來過這裏？」

「沒有。」

「爸爸可能被人利用。」

「會不會與你的工作有關？」

「怎麼？」沙非突然回轉身來，「你以爲我的工作有問題？爸爸的死只是來得太過突然，又怎會與我的工作有關？」

美寶透了一口氣。

「坦白說，我們若非爲了高薪的吸引，我才不贊成你做這份工作。」

「爲什麼？」沙非呷了一口酒，然後把杯子放在几子之上。

他不忍兒子呆立一旁，伸手將他抱起了，放在大腿上。

美寶也在他身畔坐下來：「沙非，別怪我多咀，他們肯花一倍薪金請你，想必有許多不足爲外人道的苦衷！」

「當然，那是軍事秘密基地，所有工人都經過當局的審核，稍有懷疑，也不批准。薪金高乃理所當然的事。」

「你有沒有想到其他方面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首先問你，你可知道你上班的地點在什麼地方？」

「我早已告訴過你，我們上班之前，雙目必須綁上了。」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對了吧？」美寶道。

「是的，可能正因爲這樣，我們的薪金比一般工人高一倍！」

「但我覺得，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美寶這時才由几子下面，取出了一疊舊報紙和雜誌來，翻出其中一些「舊聞」。

那些舊報紙和雜誌上面所刊出來的，是有關「化學廠出事，洩出大量毒氣」的舊聞。

另外一段，則是「核子發電廠出事，已被當局封密」的過氣新聞。

沙非摸摸後腦：「這與我的工作，又有些什麼關係？」

美寶道：「你還不明白麼？我一直懷疑，你目前工作的地點，可能就在此等先後發出了事的危險地帶。」

沙非忍不住笑了起來。

他知道他妻子非常愛他，所以才有這種奇怪的想法。

但是，他覺得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他說：「雖然我們曾經宣誓過，永不洩漏工作的秘密。不過你是我妻子，我相信你不會是間諜特務。美國政府雖然有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但對國民的健康，一向十分重視。所以，我絕對相信，他們不會用高薪吸引我們到危險地區工作。」

美寶瞪住那些舊報紙和雜誌。

那是她一直以來，每次讀到就收集起來的。

除了「核子廠因洩出輻射而被迫關閉」、「化學廠因漏出了毒氣而大撤退隣近的居民」……等等舊聞之外。

還有一些未經證實，但若干權威雜誌已含沙射影地透露的駭人新聞！

例如傳說一間軍方的秘密細菌製造廠，突然出了事！又例如軍方在一項午夜列車中，運載一批毒氣出事……

諸如此類的傳說，也確實令人感到有點兒心寒。

所以沙非也非常明白女人的心理。尤其是他眼前這一份工作，的確有些神秘。

他每次上班，必須蒙上雙眼之外，所坐的軍車，也見不到外間的景物。

同時，有關方面早已警告他們，不准互相追問有關工作上的一切，以及工作地點等等。否則，即等於違約。

美寶覺得軍方保密得太過份，因爲過去也建築過不少同類的基地，但從來就沒有如此故作神秘。

沙非又回到父親之死那問題上面去。

他奇怪「CIA」爲什麼會插手這件事。

沙非是地道的美國人，他才從陸軍退役不久，當然明白到「CIA」這班中情局的特務所幹何事。所以，他確實開始有些担心。

他不知道他父親做過一些什麼事，但看這情勢，只怕從此以後多事了。

沙非一邊把几子上的舊報紙和雜誌收藏好，一邊吩咐妻子說話小心。

因爲，「CIA」人員隨時會找上門來，查問一些問題。

美寶唯唯諾諾。

奇怪的上班方式

像平時一樣，沙非依時報到。

那是近郊地區的一個基地。

這是禁區，所以等閒人也不易進入。

沙非和其他工人到這兒報到之後，就會登上一輛軍方大巴士。

然後，有人分派他們每人一條黑色的眼鏡狀的布帶。

他們會甚有默契地，將布帶綁上。

跟住有一名軍官過來檢查，看看他們是否够「忠實」。

萬一綁得太鬆，軍官會一邊警告他們，一邊再重新爲他們綁過。

另一方面，大巴士四周密封，根本什麼也看不見；車廂則全是空氣調節。

這還不够！

最特別的還是將他們的手表「暫時繳去」！

軍方表面的理由是：一切金屬物體不准帶在各人的身上。

手表由軍方「暫時保管」，直至他們下班之後才發還。

但是，許多工人都心裏明白：軍方怕他們計算時間。

尤其是行車的時間。

試想想，如果他們不知方向，又見不到外間的景物，更計不出時間。那麼，他們所去的地方究有多遠，亦無從忖測了。

的確是罕見的高度保密！也難怪他們出貴一倍的人工！

而且，參加是項工作的人，除了經過挑選之外，還要宣誓。

美國人雖然出名的好奇，但由於每個工人都是現役或退役的軍人，所以他們的服從性很高；一直以來，他們只默默地工作，從來就沒有人敢追問什麼。

沙非一向也很循規蹈矩！

但是，經過他妻子美寶的提示後，當時他雖則反駁，但內心也多少有些懷疑。

不過無論如何，一切只放在他自己的心裏，尤其是當父親之死牽涉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更加要小心自己的言行。

沙菲剛將那條黑帶綁住自己的雙目之際，就有一位軍官過來。

「你可是沙菲？」

「是的，長官。」

「你不必綁了。」

「爲什麼？」

「請你站起來！」

「什麼事？」

「請跟我來！」

那是命令！

沙菲是個受過訓練的軍士，當然不敢不從；何況加入這秘密工程隊之後，每個人也宣誓過，必須百份之百服從上司。

沙菲在衆同事之間，雖感尷尬，但可幸當時大家均已綁住了雙眼。只有他！他及時被人叫走。

爲什麼？

沙菲有些吃驚。

當他跟隨那軍官離開大巴士之後，有人示意他登上了一輛吉甫車。

在這基地內，只有長官才坐吉甫車。現在，他竟然可以和長官併肩兒坐。他並不感到光榮，反而害怕。

× × ×

吉甫車停下來。

長官帶住沙菲進入一幢建築物去，把他交給兩個人。

那兩個人穿便服。

「他就是沙菲。」

「好極！請跟我們走！」

此時沙菲再也忍不住了：「我犯了什麼事？」

「不！只是循例的問話。」

他的上司命令他：「沙菲，你要合作點，充份的合作。」

沙菲道：「是否又爲了家父的事？」

「也許是的。」他上司道：「這二位是空軍情報組派來的，你要有問必答。」

「坦白說，我什麼也不知道。」沙菲說：「他出獄前，並未通知我們。」

「你請跟我們走！」一名空軍情報官很有禮貌地說。

沙菲惟有進了那間房。

× × ×

在臨時撥給空軍情報組的一間房內，只有三個人。

二名情報官，一個是沙菲。

二名情報官向沙菲自我介紹。

一個叫左治。

另一個叫何拔。

左治道：「你從未探望過你父親？」

「以前有，但近年很少。」沙菲道。

「爲什麼？」

「爲了工作上的理由，他畢竟是個積犯。」沙菲嘆氣說：「但我想不到，他會死得這麼突然！事前我也不知道他已出了獄。」

「請坦白告訴我們，你有沒有向他提及你目前的工作？」

「沒有。」

「你妻子呢？」

「更不會了。」

「你有否托人去探望過他老人家？」

「沒有。」

「他開過許多保險箱，是不？」

「我不清楚。」沙菲覺得慚愧。「我只知他的工作令我難堪。」

「我們知道你的工作合約之中，有一份誓詞，不能提及任何工作上的事。」

「是的。」

「那你有沒有對任何人提及此事？」

「什麼事？」

「工作上的事。」

「沒有。」

「妻子呢？」

「她問過，我約略提及，但亦已警告她，千萬別對別人提及。」

「你如果眞的如此，你做得很好。」

「謝謝你。」

「不過，你的話，我們只可紀錄在案，是否屬實，則有待調查。」

「好極了！」沙菲以爲一切已成過去。「我歡迎你們去查，只有如此，才可以令我清白！」

二名情報官交換了一個眼色。

沙菲忍不住反問道：「你們問了我這許多，可否讓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可以的。」

沙菲於是問：「我父親是否又故態復萌？」

「不妨告訴你，他不但偷，而且，偷的還是軍事情報。」

「軍事情報？啊！我的天！」沙菲早該想到：有空軍情報官出現，這件事當然牽涉重大！

但他在二位情報官面前，仍極力保證，事前一無所知。

當那二名情報官走了之後。沙菲的上司又來了。

他叫沙菲回家休息去。

「我犯了什麼事？」沙菲担心失去工作。

「這只是命令。」那上司道：「你要等候軍方的調查，然後才再上班。總之，目前你不必上班。明白嗎？」

沙菲憤憤不平。

但是他的上司提醒他，這是命令，也是工作合約上的條欵！

沙菲無可奈何，惟有先返家去。

他當然心裏有數，軍方一直不信任他，所以，當他離去時，後面也一直有人在暗地裏跟踪。

小沙菲被擄去

「竊聽儀器已經秘密裝好了。」

「他看來不像奸細。」

「別忘記，最好的間諜，往往就是最令人信任的人。」

「你以爲這種監視有用嗎？」

「試試吧！」

「但是，我們已證實了，他的確沒有跟他父親見過面。」

「無論如何，他也是莫根唯一的兒子。莫根雖然被人炸死，但在我們的文件櫃中，却有他留下的指紋。」

以上是二名空軍情報官的談話；他們是奉命專責調查空軍部情報失竊案的。

他們就是曾經查問過沙菲的——左治和何拔。

空軍情報組的秘密檔案室，一向列爲禁地。

要不是由於若干空軍情報組人員被發現死得不明不白，軍方也未必知道檔案室原來已被人闖入。

查理失了踪。

他是一名空軍情報官，但由於工作上的失職，被上司降級之外，也不信任。

但無可否認，他是一名人才。這是連他上司也得承認的。

由空軍基地到市區的一條公路之上，連串的「奇怪命案」，迅速被發現。

那是由於火箭的爆炸之外，還有那連串的機槍聲。

但當警方人員開到現場調查時，却又找不到肇事者。

公路上却似戰場。

若非後來由軍方介入調查，連警方人員也難以相信那是一枚火箭所造成的洞穴——公路上出現了一個大洞。

積犯莫根的屍體，便是在此處被軍警人員發現的。

此外，另一段公路之上，也發現了若干具屍體；包括了勞志的，以及幾名空軍情報組人員的屍體。他們同是給機槍掃死的。

軍警人員正在明查暗訪，大規模追查一位軍官查理的下落。

軍方相信只有查理最了解當晚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 × ×

空軍情報組的秘密檔案室，根本就沒有人可以入去！

除了高級情報官之外，一般官員亦難越雷池半步！

但是，事後軍方的調查人員，竟然在機關重重的密室中，發現了若干人的指紋；包括了查理的和莫根等人的。

他們就憑此忖測到：可能已有若干秘密文件被人偷攝！

× × ×

公路上發現的「地對地火箭」，經軍火專家從現場檢獲的碎片分析，竟然是蘇聯供應古巴的軍事物資之一。

也因此令美國軍方大爲緊張起來！

× × ×

沙菲已被命令暫時不必上班！

他的上司亦已向他暗示：他不可以去旅行，因爲軍方人員隨時會找他！

沙菲並不知道家中已被情報組人員偷裝了竊聽儀器。

有時他會埋怨妻子太多咀；說不定她將自己工作上的秘密宣洩出去！因而引起軍方情報人員的懷疑。

但他的妻子却否認曾對外人提及他工作上的事！

× × ×

小沙菲已經上學。

八歲的小學生，雖然頑皮一些，仍獲得老師們的讚賞！

小沙菲的成績很不錯。每個學期期考的成績，總在三名以內。

難怪他父母這麼疼愛他！

這一天午間！

學校還未放學。

小沙菲正在學校廣場裏上體育課！

老師教過一輪「跳木馬」之後，怕大家體力消耗太大，讓同學們休息片刻。

但孩子們都十分活躍！

因此無形中變了自由活動。

學校門前的草坪很大，除了一些花木作爲「界限」之外，那廣場與街道之間，連矮牆也沒有。

美國當然不似香港。

尤其是作爲學校的地方，可以活動的範圍固然廣闊，四周環境也一定是十分寧靜的。

因此，平時也很少有車輛在那一帶街道經過；除非放學。

當時距離放學的時間尚遠。

突然有個女人在草坪廣場附近出現！

她忽然向小沙菲招呼：「唏！認得阿姨麼？小沙菲。」

小沙菲怔了一怔，答道：「我並不認識你。」

「你太健忘！阿姨就是你媽媽的姊妹嘛！」那女子二十來歲，「媽媽有事忽然入了醫院，她叫我帶你回去！」

小沙菲最愛他媽媽。

他說：「讓我先告訴老師。」

「不！來不及了。」那女子一邊說，一邊已拖他上車去！

車子迅即開走！

直至有人發覺時，那位體育老師才如夢初覺，但爲時已晚！

× × ×

「我已將他兒子擄來！」那女子說。

「沒有用的。」一名金髮大鼻的男子道。

「爲什麼？」

「我們原意本來爲了要脅沙菲，要他帮我們的忙。但是，最近我們發覺他已被監視。」

「我們可以叫他設法去擺脫監視他的人。」

「用什麼方法叫他？」

「打電話。」

「千萬不可。」

「爲什麼？」

「他家中的電話，可能被竊聽。總之，目前必須處處小心！」

「奇洛夫同志，我們有足够資料，證明沙菲在那兒工作。」

說話的女人原來也是蘇聯人。

她叫伊娃。

這二名蘇聯「KGB」特務，已潛伏美國好長一段時間。

那個大鼻男子道：「既然人也抓來了，你就想想辦法與沙菲連絡一下。但是，你別忘記，CIA已插手此事。」

「別長他人志氣，我們一向比他們強！」伊娃傲氣地笑了！

秘密文件的內容

現在奇洛夫所面對的，是一個被軟禁起來的美國人。

他，正是軍警找之甚急的查理！

查理是一位失寵的美國空軍情報官，他是自願被軟禁起來的。因爲他也明知軍警雙方正在找他。

奇洛夫道：「你知得太少了，朋友，你單單忖測它的內容，那是沒有用的。」

他們所指的，是那份偷攝回來的秘密

文件。

文件本來很完整。

負責拍攝的勞志，肯定已在查理的協助下，將全部文件拍下！

但是，勞志可能早已料到蘇聯人靠不住，悄悄將部份收起來。

奇洛夫和查理當時却不知道他會有此一着！

由於中途發生了變故——首先是莫根逃去，奇洛夫下令殺其他人滅口。

連同勞志也難倖免！

這也好，奇洛夫可以為他的國家省下許多應付未付的情報費用。

但是，事後他却後悔！

因為部份底片失落，想必在勞志的身上！

於是，奇洛夫便惟有追究查理。

查理力辯：自他失寵被降級之後，許多有關空軍部的秘密，他都不知道。

唯一知道的，就是一份編號：「S306897」的檔案，涉及一項大秘密！

「S306897」裏面，有文件，也有若干照片。

查理這一回真的是自討苦吃！

他因為被上司降職而含恨於心，一直存心要報復。

偶然的機會讓他結識了奇洛夫。

——其實在奇洛夫本人來說，這絕非「偶然」。

奇洛夫表面上是個商人，實則是個「KGB」頭目。

他有計劃地利用查理。

從查理言談之間，知道他對上司萬二分不滿，奇洛夫乘機用金錢收買他。

後來查理找到了勞志合作，事前亦得奇洛夫的同意。

但是由於在歸途中出了事，奇洛夫於是乘機賴賬！

查理已是勢成騎虎！

他實在也很想知道是項秘密的全部內容，可惜他所知有限！

那些照片已沖印出來了！

勞志生前用活動攝影機拍攝文件中的檔案和照片。

因此，底片沖好了之後，固可放電影，也可以逐幅沖印。

現在放在查理面前的，就是經過放大沖印出來的照片。

「我只能憑着片斷的回憶，作出可能的忖測。」查理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惟有向奇洛夫提條件！

查理又說：「我已被他們通緝，如果我澈底帮你，你可能殺我滅口！」

「傻瓜，如果我要殺你，你根本不可能再留到現在。在公路上，你已跟勞志一齊死去！」奇洛夫說道。

查理道：「我知道發誓也沒有用，你們KGB和美國的CIA並無分別。但我願意說一句，我活着必然可以帮你們許多許多。」

「少嚕囌了，有話快說！」奇洛夫心情不大好，「我也要向上司交代的，但現在却變了半天吊！」

「記得我還有機會參加秘密會議時，他們提及一項計劃。」

「什麼計劃？」

「他們稱這計劃為『第四類接觸』！」查理說：「當時曾有人問，何謂『第四類接觸』？原來這是一條尾巴！」

「尾巴？」奇洛夫開始把火氣降下了，「什麼尾巴？」

「記得嗎？以前我們空軍部不是有個特別部門麼？」

「什麼部門？」

「專責調查飛碟的部門。」

「是的。但後來，聽說一切調查，全無結論，有人認為浪費金錢。」

「不錯，所以不久之後，就宣告結束了這個部門。」

「你們美國人做事，永遠就是這樣沒有手尾的。」

查理道：「如果你以為我們真的結束了這部門，你就錯了！」

「為什麼？」

「因為空軍部奉命將一切研究工作，變為秘密方式。」

「嗯——你的意思是——」

「現在我回憶起來，這份檔案，極有可能與此有關。」

「就是你剛才所講的：第四類接觸計劃麼？」奇洛夫問。

「是的。」

查理一邊又翻閱着枱面上散發的照片，說：「這些照片看來甚似風景照片，但據我推測，這是與那計劃有關的。」

「你可知道這是何處拍的？」

「不知道。」

「你還知道一些什麼？」

「我要慢慢想，想到了一定會告訴你的。」

「你可以再解釋一下：第四類接觸又是怎麼一回事？」

「可以的。剛才我已說過了，這是一項花費龐大的長遠計劃。也是空軍部決定把飛碟研究計劃轉入地下的最新決定！」

「據我所知，目前地球上的人類與外太空生物之間，只有第三類接觸。如何才謂之第四類？」

「就是設法與外太空生物取得連絡之外，跟他們合作！」

「跟外太空生物合作？」奇洛夫呆了一陣！

然後，他又喃喃地說：「我明白了，聯合號太空船不斷傳出有毛病，原來是他們攪鬼的。」

「聯合號太空船」，就是蘇聯放上外太空，環繞地球飛行的一艘活動的太空基地。

奇洛夫再也沒有說什麼。

不過，當他聽了查理這一番說話之後，已是心中有數！

字條

沙非也明知被人暗中監視！

同時，他也發覺了安裝在屋內的一些竊聽儀器！

他表面佯作不知。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怕妻子會胡說八道。

因此，他晚上睡覺時，與妻子耳語，讓他妻子也有點默契。

這一天，他沒有事做，便開車到學校去接小沙非放學。

豈料上了車之後，他呆住了一陣！

車子之內，有一張字條。

字條寫着：——

「沙非先生：令郎已在我們手中，因閣下被人監視，我們無法與你連絡，為今之計，請設法先擺脫那些吊靴鬼！我們將在七號碼頭見面。屆時如果沒有可疑之處，保證閣下可以見到令郎。」

下面沒有署名。

沙非一邊開車一邊看，因為他早已從望後鏡中見到後面有人跟踪他。

他知道這不會是開玩笑！

但是，如何能擺脫後面這些人？

同時，後面這些人分明又是空軍情報組派來的。如果故意擺脫他們，豈非更加「水洗不清」？那時解釋更難了。

沙非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妙計來！

他惟有把汽車開着到處繞圈子。

他想到了！

於是立即把車子依原來計劃開到學校去！

沙非覺得：他兒子從學校被帶走，學校方面可能有兩種想法：——

第一，以為小沙非已回家去了。

第二，被陌生人拐帶。

如屬後者，他們因責任所在，而立即就要去報警。

但沙非希望暫時最好不要驚動警方。

他要讓小沙非安然回到他的懷抱中，這時就必須冷靜。

× × ×

沙非的車子在學校門外停下來！

跟踪他的人，他們的車子也在較遠處的道旁停了下來！

沙非匆匆進入學校去！

但後面的人仍在車內。

也許他們以為沙非只是接兒子放學，不久就會出來吧！

豈料沙非進了學校之後，很久也人影全無；他的車子始終在那裏。

這時候，跟踪他的人才起了疑心。

他們急忙走進了學校，追查沙非的下落。

但是，沙非早已由另外一個門口離去了！

「他的兒子呢？」那名由空軍情報組派來的人問老師。

老師道：「小沙非早已自行回家，這是沙非先生剛告訴我們的。」

「他還說一些什麼？」

「沙非先生說，叫我們不必担心，小沙非已見過了他！」

二名特務互相投了一個眼色！

「我們上當了！」

「他幾時見過小沙非？我們一直只見他一個人而已。」

「他可能調虎離山之計，然後逐個逐個逃之夭夭。」

「那麼，我們快些通知軍部吧！讓軍部正式通知警方去通緝他！」

「好吧！你去通知軍部，讓我回去看看他的妻子是否在着！」

× × ×

七號碼頭。

沙非為了掩人耳目，已經過簡單的化裝！

他不敢變得太不像樣，因為那樣人家可能認不得他！

但是，他在另一方面，又怕跟踪他的人苦苦追纏而來！

沙非的心情如此矛盾，自然更加小心翼翼，不敢出錯。

還好，他這邊剛到了碼頭，立即有人拋上一條跳板！

「沙非先生，快請上船來！」

船上甲板有人揚聲叫了下來！

沙非毫不考慮地上了船！

× × ×

這是一艘豪華遊艇！

沙非這邊上了船，那邊已經開動了馬達！

轉眼之間，遊艇已遠離岸邊！

有個女郎出現在甲板之上，她陪住一名小童——那正是小沙非。

女郎在笑！

沙非想過去，但有人警告他，如果他亂來，孩子會餵鯊魚！

沙非終於被帶進了船艙裏去！

× × ×

船艙之內。

查理和奇洛夫都在着：他們招呼沙非，叫他坐下來！

沙非早已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說：「我們不要阻時間了。有話最好快些講吧！」

查理竟然先說話。

他自我介紹一番。

又說：「我們同是美國人。但這件事可能與我們的國家無關。」

沙非不耐煩地說：「我不知什麼國家，我只知道我的兒子……」

奇洛夫立即插咀：「你兒子在我們手上，保證沒有事。」

「條件呢？」沙非開門見山地問道：「請快些說出放我兒子的條件。」

「爽快，真爽快！」奇洛夫格格地笑，「好，就先讓閣下看看一些照片。」

查理把一些照片推到沙非的面前。

「見過這些地方嗎？」查理在旁問着，也提示着：「聽說你曾參加一項秘密工程，這兒可就是你工作的地點？」

奇洛夫也說：「如果你去過那兒，一定認得出！」

沙非東眉沉思！

查理又在旁邊嚕嚕囌囌：「我國是否企圖在此建一秘密基地？」

沙非沒有答查理。

他覺得查理太無恥了。「什麼我國我國！」這種情形他那裏還配稱得上「美國人」？

但此時此地，沙非却說不出口，以免害了兒子的性命。

沙非只向奇洛夫談條件：「是否我說了，你就讓我帶走我兒子？」

奇洛夫點點頭。

「是的，憑這毡帽型的山頭，我可以肯定，這正是我工作的地點。」沙非指指一些攤放在桌面上的照片。

沙非又揀起一張，說道：「這兒環境

目前已不是這樣，但背景一樣。」

奇洛夫和查理交換一個眼色：「果然是飛碟基地！」

沙非反而怔了一怔：「飛碟基地？」

奇洛夫道：「是的，美國果然正在秘密建造一個飛碟基地。」

查理若有所思地問：「那兒可是安裝了一列七彩的巨型燈光，以及美妙的音响擴音設備？」

沙非道：「這點我倒不清楚，因爲工程仍在進行中。」

「這已經够了。」奇洛夫十分興奮，「只要你認得出那個山頭，我們總有方法找到他。」

禿頂山

遊艇仍未停下來！

沙非十分焦急：「你們爲什麼還不靠岸？」

奇洛夫道：「朋友，我們須要你的帮忙！」

「什麼？你……」沙非很生氣，「你敢違背諾言？」

奇洛夫笑了笑：「你回去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最少已犯上了叛國罪。」

「不！你們快把我和我兒子送上岸。」沙非幾乎要衝過去！

沙非又向查理求助：「蘇聯人到底講不講道理的？」

查理道：「沙非，算了，你回去只有害，而無利！只怕這時候CIA人員正在等着你！未進家門已把你帶走！」

「不！他們並不知道我來見你們。」沙非道，「而且，我家裏還有妻子。」

查理道：「奇洛夫要你帶我們去找那地點，他不會薄待你的。」

「我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沙非氣得急急頓足：「你們這樣算什麼？答應過的事，却可以輕易反悔！」

奇洛夫道：「我們一定要找到那地點，除了你之外，沒有人可以帮得我！查理沒有說錯，我會給你錢的。」

「我不要，我只要我的兒子。」沙非道。

奇洛夫道：「但是，如果你不帮我，你連兒子也可能見不到。」

查理道：「沙非，合作些，這是一件有趣的事！」

沙非眞想揍他！

奇洛夫命令下，遊艇越駛越遠！

沙非毫無辦法！

×　×　×

奇洛夫爲了安定沙非的情緒，終於叫伊娃把小沙非帶來。

父子二人相擁而吻，親情洋溢。

奇洛夫不斷用無綫電通話機，說的全是俄語，沙非根本聽不到。

查理却悄悄地，趁住奇洛夫忙於通話的時候，對沙非道：「這是外太空人的事，不會損害美國的利益。如果我你合作，大可以令奇洛夫乖乖的奉上一筆錢。」

沙非只顧安慰着兒子，沒有理睬他！

查理又低聲說道：「小沙非要安全回到他母親那兒去，我也有辦法。坦白說，俄國人不易攪，你不能單獨作戰！」

沙非正想詛咒！

奇洛夫已經走過來：「沙非先生，請暫時把令郎交給我們代管。」

遊艇停了下來！

海面上有一架水上飛機！

奇洛夫要沙非登上該機一齊飛上天空；沙非根本沒有選擇之餘地。

×　×　×

飛機僅僅可以坐四個人。

奇洛夫和沙非之外，就是查理和一名機師了。

機師在沙非和查理的指指點點下，凌空飛翔，越過了若干山頭！

直至發現了一座——禿了頂的山，高度立刻降低！

那是一座很奇怪的山。

山頂不是尖的，也不是圓的，而是像一頂毡帽的形狀！

奇洛夫打手勢問他身邊的沙非是否就是這裏了。

沙非點點頭。

查理也在示意：正是這裏。

他們又凌空核對着帶來的照片。

奇洛夫則不停按動一個機掣——安裝在座椅一旁的機掣！

沙非和查理這時才明白，奇洛夫要從不同的角度，拍攝高空照片。

飛機來回飛翔，先後已有好幾次！

沙非這一次不但不心急，反而正中下懷！

他記得在「工作地點」工作時，上空也出現過飛機。

但是，軍方往往會用無綫電通知空軍基地，制止飛機在該處上空飛行。

如果他們再就一些時間，相信空軍軍機也快要來了！

但是，奇洛夫的飛機，只繞了幾個圈，又匆匆飛走了！

沙非不明白他的用心。

但奇洛夫的身份他是知道的。

他心裏於是想：也許奇洛夫要將這份情報向莫斯科報告。

飛機越過一處山頭，回到海面上。

奇洛夫果然從飛機上拆下了大批攝影器材。

沙非以爲他可以領回兒子走了。

但奇洛夫却不准。

他對沙非安撫着說：「你父子二人好好的在此暫住，我會派人把你妻子一併接到這兒來。」

沙非很生氣！

他說：「你們俄人一向食言而肥，想不到我又一次上了當！」

「以後我們要依賴二位的正多着，你和查理回去只會坐牢，何必呢！」奇洛夫又說，「我們有許多地方可以供你們選擇，保證令你們生活得很好。」

沙非眞想破口大罵！

後來他回心想想：奇洛夫所講也是事實，他這番回去，可能「CIA」人員已在等他。

如果奇洛夫能够把他妻子一併接來，讓小沙非有人照顧，在那裏生活也是一樣的。

奇洛夫忙於照料那些攝影器材和拍下的菲林。

沙非趁此機會問查理：「你似乎知道很多。」

他第一次主動跟查理搭訕：「你是空軍部的人麼？」

查理點點頭：「不錯，他們不要我，我當然不會自己埋沒我的天才。」

沙非道：「坦白說，我只是一個建築地盤的工人，你可能知得更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要解釋這件事，殊不簡單。」查理道，「既然你有興趣聽，我也不妨對你說……」

根據查理說：他最初本來也有份參加一項稱爲「第四類接觸」的計劃。

他解釋說：第一類接觸，應該是指人類肉眼見到「UFO」——亦即「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這是最原始的發現。

第二類接觸是指人類發現外星球生物的形象，或者是「UFO」留下了某些痕跡。

例如飛碟降落禾田，曾將稻米燒焦了一大片等等。

第三類接觸，就是人類直接和外太空生物有了實質的接觸。

那麼，什麼是「第四類接觸」？

據查理說：雖然空軍部後來怎麼攪他不知道，因爲他失職受貶之後，「UFO」研究小組已告解散，表面是政府放棄研究飛碟計劃。

但是，他認定是否計劃已轉爲秘密進行。

查理對這計劃極感興趣，可惜却沒有份參加。

因此，爲了洩恨，也是爲了錢，所以才給奇洛夫利用。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那一份强烈的好奇心，因爲他要清楚一件事——空軍部是否仍在研究「UFO」？其進度如何？

他覺得：帮蘇聯人既有錢，也可以滿足自己這一份好奇心，何樂而不爲？

他又覺得：這只是「UFO」的研究問題，與國家秘密應該扯不上關係的。

所以他認爲這也不算「賣國」。

但是沙非却提醒他：「表面上外太空生物與美國安危無關。但經此一役之後，俄人可能搶先一步和外太空生物合作。」

查理却笑道：「我雖非專家，也稱得上半個專家，在研究UFO方面，俄人無論如何，一定追不上美國人。」

沙非只有嘆氣！

他沒有再反駁查理。

他知道反駁也沒有用。

現在他只希望早日見到他的妻子，讓他們一家團聚！

×　×　×

奇洛夫又回到了沙非的身邊。

他向沙非安慰道：「KGB在美國一向很有把握，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尊夫人被我們送到閣下身邊的時候，你有興趣參加我們的工作嗎？沙非先生。」

沙非忍不住反問：「什麼工作？」

「第四類接觸啊！」

「我不是這方面的人才。」

奇洛夫笑了笑：「你參加過興建飛碟基地的工作，剛巧我國也有一個同類基地在建築中。」

沙非只好說：「讓我見到我妻兒再說好嗎？」

大衛營會議

一次由美國總統召開的秘密會議，在總統渡假的大衛營舉行。

主要參加者，除了總統若干顧問之外，就是空軍部若干官員。

或者簡單一些說：他們都是與「第四類接觸計劃」有關的。

查理供給俄人的情報沒有錯，美國人從未放棄過研究「UFO」。

而且相反，他們近年來已經加緊進行了。

頭腦較冷靜的人，一定明白：爲什麼近年以來，越來越多人發現「UFO」。

道理很簡單。

地球上有人不斷發出强力的電波，目的是跟外太空生物取得連絡。

美蘇兩國一直希望爭先與外太空生物接觸。所以他們不斷放太空船升空，也不斷增加這方面的開支。

這種看似無聊的事，說穿了，還不是爲了「軍事上的優勢」麼？

任何一國如果獲得外太空生物的協助，都有可能成爲地球上的霸主！

因此，美國空軍部對是項計劃固然重視，總統也非常關注。

大衛營的秘密會議，主要就是爲了最近發生的事。

總統已經知道了空軍部秘密文件外洩的事。所以十分震驚！

但是，表面上他們早已放棄研究飛碟，又怎可以公開承認這件事？

文件雖未失去，但現場證據已證明可能有「副本」落入俄人手中。

例如被人「偷攝」，那底片亦即是副本。

總統要了解這項計劃會否受阻之外，還要知道蘇聯在這方面的「得益」多寡。

但空軍官員力證他們沒有損失；那秘密基地亦即將完成。

空軍部的專家，只待基地落成，他們就會按照原來計劃，與外太空生物接觸，希望召得飛碟在基地上降落。

總統對是次計劃極感興趣。

他指示空軍官員：必須加緊進行，切勿讓蘇聯搶先！

空軍官員也向總統保證，他們在這方面必可「領先」！

美國人最喜歡「認第一」，所以總統聽了空軍官員的話之後，極感快慰！

他特別吩咐下去：——

飛碟基地落成後，事情雖不能公開，他也會抽空前往，主持一項秘密的揭幕儀式！

空軍部官員當然認爲這是一項十分光采的事！

於是，又在總統面前作了一連串的保證！

×　×　×

美國人最講究「民主精神」。

所以，他們任何事情都幾乎毫無秘密可言。否則就會受到抨擊！

政府事務，必須公諸大衆！即使可能

屬於軍事秘密，往往在輿論壓力下，也要公開！是利是弊，眞是見仁見智！

也許就是由於前任總統有見及此，生怕民衆抨擊「第四類接觸計劃」太過勞民傷財，所以才下令空軍部改組。

隨即宣佈「放棄」研究飛碟。

但另一方面，空軍部的「研究發展經費」却以幾何級數增加！

蘇俄「KGB」特務早巳覺得可疑，只是無法探出其中眞相。

想不到這一次，終於給奇洛夫這特務頭子立了一功！

最低限度，他巳成功地將該項計劃的內容，以及飛碟基地的秘密，向莫斯科方面傳送！

美國人的過份自信，往往就是他們的致命傷。這一次又將會有一些什麼後果？眞是天曉得！

× × ×

空軍情報組和中情局——「CIA」人員，首先失去了沙菲父子二人的下落，後來連沙菲的妻子也不見了。

沙菲並不是什麼重要人物。

沙菲不是專家，更不是什麼官員。

他只是一名退役軍人。

他只不過是一名「工兵類型」的「建築工人」；由於飛碟基地的興建，早有了預防措施，所以空軍部方面，並不担心「秘密外洩」！

何況他們一直以來都覺得驕傲，那就是研究「UFO」的領先地位。

沙菲曾受調查。

當他受到空軍情報組的調查之後，立即被停職，所以，有關方面認爲他所知也不會多到那裏去。

尤其是在興建飛碟基地的工作上，他只是一名「無名小卒」而已。

也可能正是由於這樣，沙菲的妻子也未受重視。

相反，空軍軍官查理，可能知得更多，因爲他曾經是最早參加「第四類接觸」計劃的人。

可惜特務人員千方百計也無法可以把查理找到。

調查人員有理由相信查理巳被「KGB」特務，利用船隻秘密運走！

不過無論如何，空軍方面也認爲他亦不足爲患！

主要還是因爲後期的秘密研究計劃，查理從未參加過。

因此，有關方面對他們的緝捕工作，也只是循例而已。

× × ×

在美國，中情局的「CIA」一向是「蘇俄「KGB」的尅星。

有過一個時期，「KGB」特務在美國各地幾乎陷於「靜止狀態」！

據說，那是由於當時「CIA」的首腦十分能幹。

事實上，當時的「CIA」人員擁有無上權威，幾乎可以「先斬後奏」！

但曾幾何時，那位首腦病逝了！

「CIA」部門改組，權力受限制，美國人的「假民主病」又發作了！

「CIA」部門如所周知，所作所爲，盡是一種保護國家利益的秘密工作！

但是，犯有「民主狂」的美國人，竟然不分皂白的，要「CIA」公開他們的工作情形。這對「KGB」的蘇俄特務來說，眞的是「多謝還來不及」呢！

有關領導人就是爲了防範這一類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歷史重演，所以一直不肯把「第四類接觸」的計劃公諸於世！

× × ×

如果要追究美國政府爲什麼要進行「第四類接觸」計劃，必須追索到一九五二年那觸目驚心的一晚！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九日晚上，華府白宮的上空，突然出現了數個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

首都空防司令聞訊大爲震驚！立即派出戰機升空！

但是，那些飛行物體速度奇高，當時的空軍戰機還未達到「超音速」程度，自然追不上，但也追了一程！

事後總統大怒，要追究首都空防實力是否出現漏洞？

空防司令也責難下去！

經調查後，發覺事前的雷達網，根本就一無所覺。

一星期後的另一晚！

那是同年七月廿六日的晚上。

白宮一位高級總統助理突然接到空防司令部的熱綫電話。

據說，雷達網出現了可疑的飛行物體，空防司令請示應否發出空襲警報？

總統助理下令派高速戰機追截！

但是，當戰機升空之後，雷達螢幕的「疑點」突告消失！

總統後來接到了各方面的報告之後，曾先後召開多次秘密安全會議。

三軍將領，情報官員以及總統安全顧問等等，都出席了這一次的會議。

會議既屬「秘密性質」，所以事後政府並未公佈內容。

不過，美國人的好奇心，跟他們的民主狂熱同樣令人震驚！

一些好事的記者們，千方百計的「間接去幇蘇聯KGB的大忙」。他們爲了「爭取讀者」，幾乎不惜代價的，揭發是次秘密會議的內容。

原來總統鑑於首都上空一再出現可疑飛行物體，一時雷達網「毫無所覺」，一時却又發現了可疑的「白點」。

到底那是蘇聯空軍的詭計試探，抑或是來自外太空的「UFO」？

爲安全計，總統密令加緊研究各類防範措施云云。

記者們的報導雖然非常之表面化，但頭腦冷靜的人必可領悟到：美國人實際由那時候開始，巳加緊研究「UFO」。

他們研究的範圍，也必然包括了以下有關的幾點：——

第一：「UFO」是否蘇聯發明的「新式飛行武器」？

第二，蘇聯人能否製成反雷達系統的「飛碟」？

第三，假如不是蘇聯人的發明，當然就是來自外太空的飛行物體。那麼，爲什麼反應不一？（例如：一次出現首都上空，雷達網事前並未發現。但後來的一次，却又發現了。

既然「反應不一」，是否意味到最少有二種以上的太空生物前來我們地球上窺探？

第四，如果外太空生物肯定來了我們地球探險，我們人類又是否有方法跟他們接觸？然則，應用何種方法？

第五，假定巳找到了跟他們連絡的方法之後，又是否可以進一步，進行太空合作？

當時的美國總統是杜魯門。

杜魯門是個被認爲「過份小心」的總統，許多人都知道他當年曾迫令當時的「CIA」首腦找出「空襲首都」的眞正答案。

那次「空襲」雖未有落彈，也十分轟動！

但沒有人知道自那時候起，政府巳秘密召集一大批專家和學者，研究與外太空人打交道的方法！

現在，他們總算有了成就！

事情雖未公開，甚至記者們追問時，當局也力加否認。

但是，「飛碟山的故事」巳經越傳越廣！

什麼是「飛碟山」？

有人說，那處山頭常見飛碟出現，故此稱之爲「飛碟山」。

也有人說，那處山頭之上，形狀十分酷肖飛碟，故得名。

其實，歷年以來，在世界各地出現的飛碟，多至不可勝數，其形狀亦千奇百怪，又怎可以一概而論？

因此「飛碟山的故事」實在是另有所指。

禁區

一條超級公路的分岔路口。

那兒豎立起了一塊字牌，上面大字寫明：——

「前面通道巳被封閉，任何車輛均不准駛入！」

但下面却又列出了一列小字，用括號括住，紅漆寫上：——

「除領有特准通行證者例外！」

美國是個高度發展的家，超級公路之多，舉世聞名。

但是，像眼前這樣長期被「封閉」的公路，實屬罕見。

有一輛只貼上了「記者」標誌的車輛，上面總共坐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之中，一個是司機兼攝影記者；另一個是大有來頭的名記者安德信。

安德信是美國紐約時報的名記者，許多達官貴人聽了他的大名也敬畏三分。

一方面固然是因爲他筆鋒凌厲，另一方面，這傢伙不但愛管閒事，而且有胆有色。只要他認爲值得報導的，那管你是閻王老子！

紐約黑手黨一名大教父死後，各派系爭奪領導地位。

其他報紙提也不敢提！

但安德信却開列了名單，指名道姓的，報導他們的動態。

當時許多人以爲安德信勢必觸怒黑帮殺手，結果他却安然無恙！

許多議員爲了爭取宣傳和選票，紛紛找路門巴結他，豈料却給安德信「原文照錄」的寫了出來，爲之尷尬不巳！

當然，像安德信這種人，自然亦會有人恨之刺骨。更有人買兇行刺過他。

但是，這傢伙總之命大福大，到頭來總會化險爲夷！

現在安德信究竟來此何爲？

有人形容這傢伙是著名的「瓦風領——包頂頸」。

美國各地有那麼多的超級公路，爲什麼此君偏要「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偏闖來」？

他的車子既無「特准」的通行證。也沒有軍方簽發的證件。

就憑那一張「記者證」想過關？

如果是新入行的，倒也難怪！

像安德信這麼有經驗的，他應該知道此去「勢必碰壁」！

但是他仍然叫拍檔巴力將車子駛進了那條分岔路去！

分岔路的路旁之上，仍有不少警告牌豎在當眼處！

其中有些寫住：——

「禁區，小心！不准駛入！」

此外還加上了骷髏標誌！

但是安德信和他的拍檔巴力，仍然視若無睹，直駛直過！

突然前面出現了路障！

一隊穿上了白色防疫制服，頭戴防毒面罩的士兵，手持槍械，示意停車。

安德信心裏有數！

一名長官走到他的車旁，打着手勢向他討取通行證！

但是，安德信只指指車頭擋風玻璃的「記者證」。

那位長官道：「這裏沒有什麼值得你採訪的。走吧！」

安德信道：「這是什麼地方？我爲什麼不可以駛進去？」

長官瞪他一眼：「你沒有看過路口的警告牌麼？」

「正是因爲看過，所以我才過來看看。」安德信又說，「我深信全美國人都希望了解這兒的情況。」

「你們早巳經報導過了，這兒暫時列爲禁區，一輛軍方火車失事，大批毒氣翻倒！」

「爲什麼我感覺不到？」

「到你感覺得到時，只怕你巳經中毒身亡了。」

「如果我不怕死呢？」

「不怕死？」

「是的，即使死了，也是咎由自取，與你無關。」

「別開玩笑了，我勸你趁早走吧！要不是因爲你是記者，我巳將你拘捕。」

「好吧！我給你一個拘捕的藉口，先讓我開車入內看看。」

「你瘋了？你怎麼亂闖？」

「如果我一定要呢？」

「我們立即拘捕你。」

「罪名呢？」

「擅闖禁區！」

「哈哈！」安德信還是那副嬉皮笑臉的神氣！「還好我也懂多少法律，否則好

容易給你嚇死！」

「你不信我拘捕你？」

「是的，不信。」安德信道，「如果你敢侵犯人權，只怕連你上司也被輿論譴責！」

「我拘捕你，只是執行任務！」

「告訴你，我查過本州法律，凡被列爲禁區的地方，必須州議會通過。我查過了，這一帶並未經此例行手續。因此，你拘捕我的話，明顯地侵犯人權，總統最重視人權，他當然也不會放過你吧！」

那長官果然給安德信嚇呆了！

安德信把州法律帶在身邊，他分明有備而來，那長官眼看無法阻止他！

「硬阻」不來，惟有用「軟」！

那長官含笑與他通姓名，這才知道這傢伙是大有來頭的安德信——美國最有名氣，也是最有辦法的名記者。

那長官面上的笑容，頓告消失！

安德信含笑言謝，隨即示意他的拍檔，將車子開入去！

守衛在那兒的人，見長官也不阻止，當然也不敢作聲！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一陣車號响得甚急！

二輛吉甫車匆匆自後追來！

那兒的士兵立即阻止安德信他們的汽車再往前駛！

安德信驚愕地回頭一看！

兩輛吉甫車都白色的。

前面一輛，坐了一位將軍。

後面一輛滿載憲兵。

兩車所懸示的，同是空軍的標誌！

這些車子都是剛剛開進來的，所以所有人並未穿上制服。

那位將軍正是克拉克上將。

克拉克的副官過來質問守衛着這進口處的長官。

那長官惟有照實說了！

克拉克將軍似乎未被「安德信」的大名所嚇倒。

他聽了守衛的報告之後，吩咐副官過去警告安德信：「這是總統親自下令列爲禁區的地方。」

副官又對安德信說：「克拉克將軍有特權在這禁區範圍之內格殺勿論，假如有人敢違抗他命令的話。」

副官似乎也很尊重這位名記者：「你何必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如果閣下須要看看總統親筆簽署是項命令的副本，我也可以立刻取來給你過目。」

安德信似乎很固執：「除非你給我看副本，否則，閣下最好現在就開槍！」

副官眞的沒有辦法。

惟有去向將軍請示！

安德信趁這機會暗示他的拍檔：「巴力，小心準備好你的傢伙！」

克拉克將軍似乎也給他的副官說服了，讓他取出總統簽署的副本！

安德信拿到了手中，故意張開給他的拍檔看看。

然後又問：「巴力，你看清楚，這是否總統的簽名？」

其實，安德信的目的，只是讓巴力有時間偷拍副本的照片而已！

安德信最後雖然把副本交還給將軍的副官，咀巴還是一樣的硬：「這件事我仍要向國會質問。」

副官笑道：「你浪費精力而已，其實，我們這樣做，完全是爲了大家的安全設想。」

「眞的嗎？」

安德信很有趣的笑了笑！

副官也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 × ×

安德信並沒有眞的離去！

他只是帶了巴力，開車到「禁區」範圍以外的一個小山之上。

那兒可以瞭望到「禁區」裏面若干地區！

安德信一邊叫巴力搬出大批攝影輔助器材來！

一邊拿起望遠鏡，望向「禁區」內！

他的面前有一張地圖。

地圖上面，分別用紅筆打上了一些「×」符號。

巴力對攝影很有研究。他在安德信的提示下，拍下了許多照片。

不少照片是利用長距離鏡頭拉近拍攝的。

安德信的認眞態度，令到巴力也爲了心服口服。

但是，巴力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

他問安德信：「爲什麼你會懷疑軍方一直在說謊？」

「我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包頂頸那一種死固執的人。」安德信道，「我對每個人，每一件事的固執，必有充份理由。」

巴力笑道：「難道你對總統的簽署，也認爲大有文章？」

「不錯，所以我才叫你偷拍了它的照片。」安德信又說，「如果你仍不明白，最好回到車上，讓我慢慢解釋。」

巴力也明白安德信的心理，這裏雖然是「禁區」以外的地區，但隨時可能招來軍方的干預。

二人回到車子裏。

安德信趁住未開車，把一張地圖攤開了。

就是那張畫了許多「×」符號的美國地圖。

安德信就像要向巴力講「地理」課程一樣，口講指劃！

「最近這三兩年以來，你猜猜我們美國出了多少宗『意外事件』？首先是毒氣外洩，封閉了此等地區！」

安德信指住地圖上一些紅色「×」符號！

又說：「然後是核子能發電廠出了意外，又封閉了這些地區。」

巴力道：「你的意思是：政府一直在說謊騙人？」

「是的，你先了解這地圖上的形勢吧！」安德信道，「若非小心觀察，很難發覺出其中的奧妙！」

地圖之上，所有「出事地區」，都用紅筆畫了「×」符號。

將所有「×」符號連貫起來，意然成爲「橢圓型」。

至此，安德信又對巴力道：「這許多地區先後發生意外，而每種意外都有不同的藉口，例如毒氣洩漏，核廠洩氣等等，

妙在都在這兩三年間發生。」

巴力抓抓後腦：「我還是不大明白，爲什麼他們要封閉這廣大地區？」

「坦白說，我至今仍不明白，一切只憑猜測，但憑空猜測，實難令人心服口服。」安德信又說，「照我初步估計，總統出動到空軍控制這等地區，極有可能與飛碟有關。」

「飛碟？」

「是的。」安德信又回到地圖上，「這橢圓型地帶，正好利便外太空飛碟降落。如果我的推斷不錯，那麼，剛才我們拍攝的，就是基地的控制中心！」

巴力迷惑地說：「但是就憑我們肉眼所見，那邊並無任何建築物啊！」

安德信道：「那些山是經過僞裝的，用望遠鏡細心分析，你自會明白的。」

「那麼，你回去打算怎樣寫？」

「我不會憑空揑造的！我會找個地方紮營，等機會，找證據！」

「明天不飛返紐約？」

「不！我們要無限期的留下去！」

「嗯—我可以留下陪你嗎？」

「那當然最好不過了。」

「那麼，我們先返市區，撥個長途電話回報社交代一下。」

「好吧！開車吧！」

巴力很興奮。

突然間，有一架直升機凌空飛來！

巴力不以爲意，仍然開他的汽車！

但是，安德信因爲不必開車，可以仰望到上空去！

安德信發覺情形有些不妙！

他急忙伸手把所有車窗的玻璃紋上！

但是，可惜他只有一雙手。

任他多快，也不可能一下子將所有玻璃都紋上。

直升機放下一陣烟霧！

安德信和巴力都感覺得到，十分刺鼻，一連打了幾個噴嚏！

巴力頓然失去知覺！

車子直衝向路邊！

安德信也身不由己！昏了過去！

唯一僥倖的是，那車子撞向路邊時，被一叢矮林阻住！

直升機在公路上下降！

有幾個人由機上落來。

那些人都身穿白袍，戴上防毒面具。

最固執的記者

安德信從噩夢中驚醒。

四周一片白茫茫。他以爲自己死了！

「這是天堂吧？」

安德信喃喃地自語！

有人回答道：「像你這種人，怎麼可以上得天堂？」

他想側過頭去看看是誰。

但是，只要他輕輕一動，就痛得他淚水直冒！

他不敢動！只問道：「你是誰？」

「烈福沙展！」一個男子在病床畔站立，「如果你聽我勸告，就不會發生今天的意外，我們也省下許多功夫。」

安德信想起了，是當地一名警長。

當他「初到貴境」時，曾拜候過這位沙展，請教他一些問題。

當時安德信想討一張「特准的禁區通行證」，但安德信終於還是失望了。

烈福沙展告訴他：任何人休想越雷池半步！

同時，一切通行證都是由軍方統一發出的，他們警方無權過問。

也許正是因爲這樣，才令到安德信更加產生莫大的好奇心和興趣。

最後，安德信不顧一切，與巴力開車闖入「禁區」去！

安德信並不後悔，雖然他現在是躺在病床之上。

「我的拍檔呢？」安德信向那位沙展問道。

「他被你害死！」沙展又問：「到底你們怎會這樣？」

安德信大吃一驚！

他還以爲巴力死了！

毫無疑問，這是一宗交通「意外」——最少警方目前當作意外去處理。

但是，安德信想起了那架直升機，以及那陣由機上撒下的烟霧，他終於忍不住對沙展道：「這不是意外，有人要暗算我們！」

沙展道：「我們查過了，那一帶根本沒有其他車輛，除了你們的一輛之外。那是禁區，除非不識字，否則，祇會入去送死？」

安德信很不服氣：「你以爲我們如何失事的？中毒麼？」

「禁區之內，毒氣瀰漫！中毒一點不出奇！」沙展又說：「其實，你們該感謝上帝，那時那地，縱不毒死，也會撞死。但是，你們僅受傷而已。」

安德信這才明白：「巴力原來並沒有死！」

巴力的聲音果然由隣床傳出：「安德信，你傷得重嗎？」

安德信道：「我怎麼知道呢？」

沙展道：「死不去是你們的福氣，一個傷了頸骨，一個傷了手。」

安德信心裏想：怪不得這條頸骨無法轉動了。

醫生給他戴上了頸箍！

巴力雙手則被擋風玻璃割傷了。

× × ×

安德信傷勢稍愈，才從巴力口中獲悉了一件令他十分生氣的事。

原來他們拍下的菲林，都曝了光！

安德信當然明白這是人爲的。

那直升機，那陣烟霧！安德信永遠也不會忘記！

正當他呆呆地躺在病床上，瞪住天花板胡思亂想之際！

一張熟悉的聲音，在他的身邊响起來：「這樣偷懶，倒也別開生面！」

他只可以看到床邊人的半邊面。

那頸箍令他動彈不得！

「你來得正好，格拉斯。」安德信的同事兼好朋友。「我有大新聞！」

格拉斯是編輯。

他奉了報社之命，趕來探望受了傷的安德信和巴力。

「大新聞？」格拉斯一向就慣了跟安德信開玩笑，「是的，『名記者安德信中

毒撞車，意然僥倖逃過大難』，哈哈，的確也算得大新聞！」

「別開玩笑！」安德信道：「我講的是正經事啊！」

「安德信，現在跟你講的也是正經事啊！」格拉斯果然止住了笑聲，「社長吩咐我，除了來探你的傷勢之外，還吩咐你最好立即開始放假去！」

「什麼？」安德信道，「社長不想我插手這件事？」

「是的。他叫你養傷去，費用由他付。」格拉斯道，「這件事根本沒有什麼好寫的了。」

「誰說的？我不會放假去，更不會離開這裏！」

「別太固執，安德信。別忘記啊，你差些兒連命也丟了！」

「格拉斯，你信命運嗎？」

「別扯得太遠了。」

「我講的是眞話，算命的說我最少也會活到九十歲。九十歲以前，把我放入油鍋，也炸不死我！」

格拉斯明知這不會是什麼算命先生的話，只是安德信表示他決心的話而已！

於是，格拉斯在床邊俯首低語：「總統特別助理親自致電社長，叫我們為國家安全理由，最好不要再追查下去！」

安德信只冷笑一下：「本來可以的，現在傷了反而不可以。」

「你放大假去，薪金照支，何樂而不為？」格拉斯道。

但是安德信還是搖着頭。

格拉斯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

橢圓型地帶

就在安德信指出的「橢圓型地帶」，果然越來越緊張。

軍車和軍用飛機，穿梭似的，來往於各軍事基地之間。

安德信的「大胆忖測」，果然沒有錯，那山後的確隱藏着一個秘密基地。

那是供飛碟降落的，也就是較早時，沙菲等一班退伍軍人也有份參加建設的，被稱為「神秘基地」的地方。

基地司令正是空軍上將克拉克將軍，但眞正主持大局的人，都是一些飛碟專家們。

有不少專家還是擁有博士銜的學者們，他們之中，有些研究外太空生物和「UFO」已有十多年經驗。

他們分別研究，利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與外太空生物取得連絡。

例如有人利用電波，向太空發射，又利用巨型的碟型收集器，收集來自外太空的神秘電波和聲音等，然後利用精細的儀器去加以分析研究。

憑着各方面的合作和努力，加上政府暗中大力支持。

專家們終於同意在飛碟經常出沒的地帶，擇地建造一個秘密基地，目的自然是供飛碟降落。

就像我們人類發射太空船到其他星球去探險一樣，如果有某種生物表示友善的態度，又供給基地讓我們着陸的話，那麼，我們的太空人必然有一種安全感。

同樣的道理，專家們也希望外太空生物對我們產生安全感。

因此，在那秘密的飛碟基地裏，有着各種適應各類型「UFO」降落的跑道，也有着各種音響和顏色示意的燈號等等。

因為根據專家的意見，外太空生物因為不懂得我們地球上人類的生活習慣和方言，可能以聲響或顏色表達一切。

飛碟基地前些時日已秘密落成了。

據說，總統會親自飛到這裏來，主持一項十分隆重的儀式。

連日以來，專家們正以各種方法，希望引起外太空生物的注意。

他們分別用電波，音響以及顏色的變化等等，向外空播送。

但是，至今為止，仍然無任何結果。

不過專家們並不灰心。

他們有信心完成一項驚人的創舉——與外太空人取得連系。

尤其是衆多專家之中，其中的一位，他就是曾經試過第三類接觸的人。

他叫白尼，是一位博士，研究外太空生物已有二十多年經驗。

最先引起他興趣的，是那一次在河邊垂釣。

開始時，他和一個朋友坐在河邊，魚兒一直未有上釣。

忽然背後傳來一陣異聲。

白尼博士當時只以為是野兎而已。

因此他頭也不回，對同行的海恩教授說：「可惜你今天沒有帶獵槍在身邊，否則又有野味吃啊！」

但是，剛轉過身去的海恩教授，却呆在一旁，目光中充滿了驚詫。

白尼博士見狀也心感不妙，但無論如何，他也想不到有此結果。

從海恩教授的驚愕表情忖測，白尼博士只道是猛虎野獸之類。

他急急回過頭去。

却是個三尺高的人形怪物。

那形狀的確有些古怪，若非白尼他們對外太空生物有了多少認識，好容易就會在這刹那之間嚇暈。

三尺左右的身裁，圓眼尖咀，突額無眉，手長脚短，走路時却是一步一跳的，難怪博士當初也只以為是白兎而已。

總共是兩個，呆呆的瞪住博士他們，動也不動。

他們的身上有棕色短毛，但當細看清楚時，却又不似毛，總之一片片油潤，像馬匹的背上那樣光采。

白尼博士並不害怕，最少他們就全無惡意，所以海恩教授後來也不怕。

「你們好嗎？」

白尼博士只是循例打個招呼，免得雙方尷尬而已。

却想不到那二個小人也會說：「朋友，你們好吧？」

白尼和海恩交換了一個眼色。

小人大概也明白到人類那種驚奇目光的來源。

「何必大驚小怪呢，我們已經來了地球好長一段日子。」小人之一說道：「所以，我們好不容易才學會英語！」

白尼博士和海恩教授也算得上是一對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由早幾年開始，他們已經合作。在考古學方面，找出許多證據，證明外太空人早就到了地球。

由埃及古金字塔開始，以至現代的「UFO」，他們肯定外星球生物早在數以億年計的年代之前就來到我們地球探險。

例如一個鑛坑的深處，那是數百尺以下的地方。科學家掘出了一塊巨大的化石，年代肯定有數億年歷史。

那是經過化驗證明的。

鑿開了之後，裏面赫然發現挖出許多小圓球。

此等小圓球大小一樣，每顆攔腰鑄有三條坑紋。

毫無疑問，那是機製的小巧製品，但金屬之硬度却十分驚人。

科學家「碳十四」化驗中，證明有數億年的歷史。

那麼，我們這地球，究竟又應該有若干年歷史呢？

還有，為什麼數億年以前，會有這麼先進的科技？

若照目前科學家公認的進化論，人類只有數千年的歷史。

但是經此發現後，情形看來又要改觀了。

此外，另一解釋就是：外太空生物，數億年以前，曾到過地球，那時候我們地球上根本就未有人類。

因此，科學家的任何論據，只可以暫且作為參考。

換句話說，遠至宇宙，近至地球，任何被認定「不可能」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白尼和海恩二人，當時聽了他們的話之後，絕對相信「棕色小人」已來了我們地球上面有好一段日子。

棕色小人之一當時又說：「你們看見了我們，為什麼不怕？我發覺許多人非常害怕我們，只有你們例外。」

白尼博士笑了笑，道：「我們不但不怕，還非常希望與你們接觸？」

「眞的？」棕色小人面部的表情雖然呆滯，但是，語調中却充滿了興奮。「那眞的好極了！其實，我們是來探險的，對你們絕無任何惡意！」

「你們有若干人？」

「以你們地球的計算法，應該是十多個吧？」

「你們來了多久？」

「嗯——」其中一個人望向另一個人。「該怎麼說？」

「一年半。」

「你們用什麼交通工具來地球？」

「交通工具？」棕色小人對許多名詞仍覺陌生。

「就是飛機之類，噢！我明白了，是否坐飛碟來？」

小人道：「對了對了。」

「為什麼我們見不到？」

「我們選擇降落地點之前，會考慮到你們人類的反應。」

「如果我們對你們表示歡迎呢？」

「那當然不同了，我們明知不會受到襲擊，自然會公開下降……」

白尼博士就憑了這麼一句話，立刻靈機一觸，不久之後，就向政府建議：如有可能的話，該選擇一些僻靜的山區，建築一個飛碟降落場。

現在飛碟降落場終於建成了。

除了憑各「第三類接觸人仕」的口述意見作為參考之外，還有專家的設計。

例如白尼博士和海恩教授二人，他們也算得是「第三類接觸人仕」。

此等人仕往往就從外太空生物的口中，知道了一些要竅。也就是說，目前這兒許多設備，就是根據實際所須而設計的。

就像白尼博士，他當時曾徵求過棕色小人的意見。

原來棕色小人所乘坐的飛碟，正是用顏色的變化作為根據的。

再憑其他「第三類接觸人仕」的口述，除了棕色小人的飛碟之外，許多星球生物的飛碟之所以不斷變色，原來也有其作用。

因此，現在飛碟降落場的一排巨型變色燈號，就是為他們而設。

總之，飛碟降落場除了目前已有的設計之外，還隨時可以加上去，但求能吸引外星球生物為止。

現在，專家們正紛紛使用他們已知的方法，用作招引外太空生物的來臨。

終於來了

這是一個天青氣爽的晚上。

加上建築飛碟降落場的地點，氣候溫和，所以這也算得是一個迷人的晚上。

天上間中會有雲。

而且，每次發現有雲的時候，總是一大塊一大塊的飄過。

就像平時一樣，這種秘密基地，之內有專家們當值。

此等專家大部份都是對外太空生物極感興趣的。

因此，雖然日以繼夜的監視着各種新式儀器的反應，却並不納悶。

突然之間，雷達網出現了一點光！

值日的科學家一再小心檢查所有儀器，的確是「UFO」。

各單位迅速接到通知。

基地之內的所有人員，都受過訓練，必須冷靜從事。

因為任何慌張，或者驚惶失措，都可能嚇跑那些太空來客。

他們也不止一次的演習過。

但眞眞正正感到緊張而又興奮的就是這刹那間。

原來他們也發現這「可疑的白點」！

在科學家的請示下，北美防空系統的戰機只作戒備，暫不升空。

戒備是必須的，因為那可能是華沙公約國的突襲。

戰機不敢升空，則是担心嚇怕了外太空的生物。

不久，已有了初步報告。

這是足以令人興奮的報告。

來者果然眞是一隻體積相當龐大的飛碟。

基地的科學家們，並不因為一般雷達

能發現這飛行物體而有所懷疑。

就憑他們過去的經驗，已經試過有「UFO」同樣被我們地球的雷達偵察到。那麼，為什麼有些卻令雷達失效？

此中實無任何矛盾之處。因為一直以來，來自外太空的生物，就不止於一兩種，有些可能屬於高智慧生物，有些則較為低等。所以他們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也不可能一致！

× × ×

總統也獲得通知。

這位總統因為親眼見過飛碟，所以對此基地之設，大力支持。

但是他却想不到這麼快就有了成就。

他在熱綫電話之中，一方面向基地司令和主管官員祝賀。

另一方面，又吩咐他們小心從事，因為此乃「第四類接觸」的第一步而已。

他們肯花費這許多人力、物力和財力，做的自然不是無聊的事。

何況，政府方面更為了是項空前未有的計劃，迫住三番四次向民衆造謠，說謊，一切在所不惜呢！

「開始已是成功的一半！」

美國人喜不自勝之際，變色燈號果然可以配合了飛碟四周那些圓孔發出的七彩幻光。

於是，飛碟緩緩地，在那龐大的廣場上降落！

陣陣柔和的音响，聽來近乎虛幻，眞的是仙樂飄飄！

因為事前小心綵排過，一切閒雜人等，也不准隨便走出來，以免讓「貴賓們」受到不必要的驚擾！

現身於廣場四周的「太空禮賓司」人員，全是接受過專家訓練的。

他們不急不躁之外，更要懂得使用「手語化」的「歡迎姿勢」。

此外，又要懂得看風駛悝，知道何時應該隨機應變……等等。

第一次的成功，足以令到基地內的每一個人感到鼓舞！

飛碟約在安然着陸後的五分鐘，放下了吊梯！

那是不銹鋼似的金屬製品。

專家們都知道，外太空生物，並非每一種都屬「高等生物」。

有些可能與我們地球人的智慧不相上下的。

總之，我們似乎要作好心理準備，不能大驚小怪！

例如有一種太空生物，他們的飛碟可以避開任何敏感儀器的監視，即使是輸送的「吊梯」，也只不過只是一度光而已。

既然不可以一概而論，專家們就唯有小心注視每一細節。

隱蔽式的錄映系統，只憑少許的光綫，即可錄得七彩的紀錄片，不但是全電腦化的自動，而且還是多種不同角度的。

專家們也曉得，這極可能引起對方的敏感反應和誤會，如果對方亦能發覺的話。但為了供今後的參考，「博一博」，博他們不知道，這是十分值得的。

又是經過三分鐘光景的沉默。

吊梯上才開始有影子出現！

「禮賓司」的專家們並未一湧而上，因為這種後果太難預測。

萬一他們過份熱情的擧止，反而引起對方的誤解，那才不值呢。

因此，專家仍然是「袖手旁觀」，「靜觀其變」！

在此之前，飛碟內顯見人影幢幢。

那些一個個圓形的小窗，都鑲上了玻璃。

假定是玻璃的話，也一定是高度防熱和防碎的玻璃。

否則，這飛碟如何能穿過我們地球的大氣層呢？

是人形的太空生物！

銀光閃爍的飛行衣，很易令人想起最早登上月球的杭思朗。

總共是五個人先下來。

連走路的姿勢，竟然也跟我們地球人相同。

專家們又驚又喜！

那五個「銀衣人」站停在飛碟的腹部底下，顯然是在等侍着地球人的下一步反應。

細看清楚，他們手上有槍。

一支長不及十吋的電子手槍，專家們想像到那可能是發射死光的犀利武器。

五個人，分別向着五個不同的方向站立！

如果是我們地球人，此時此地，可能分別朝東、南、西、北等四個不同方向站立！

「禮賓司」其中一名專家，小心翼翼地，趨前表示歡迎。

他先用手語化的手勢，然後才試用英語說：「歡迎！」

陣陣金屬的反彈聲，自「銀衣人」的頭部鋼盔中傳出來！

但是，無人可以聽得懂他們究竟在說一些什麼。

另一位專家上前，試用法語。

出乎意料之外，有了初步的反應。

「銀衣人」竟然可以用法語跟那位專家交談。

發自「銀衣人」口中的鏗鏘之聲，顯然經過儀器的翻譯！

但是，除了他們頭上的鋼盔之外，並未見什麼儀器。

也就是說，能翻譯語言的電腦儀器，可能附在他們的鋼盔之內。

他們沒有背囊，也沒有任何太大件的附件，只是那件銀色的飛行衣較為臃腫而已。

我們地球上的人類也到過月球去探過險了，所以也明白到飛行衣的實際作用。

眼前這批外太空生物，可能担心不慣我們地球的氣候，更怕細菌的感染，所以必須穿上防護作用的銀衣。

專家試用法語問他們：「你們可是頭一次光臨我們地球？」

「不，」其中一人回答：「以前我們數次來過，但不是這裏，這裏的環境，我們還是頭一次見到。」

「我們是專為歡迎你們！最近才建成這基地的。」

「謝謝你們。」

「別客氣，」專家又問：「請問我們能替你們做一些什麼？」

「我們專為探險而來，我們希望了解你們更多。」

「好極了，我們更加希望了解你們！」專家又問：「你們有多少人？」

「照你們地球人的計算方法，應該是一百零八個。」

「都在這飛碟之內？」

「是的。」

「你們總共有多少隻飛碟到我們地球來探險？」

「三隻。」

「其他兩隻呢？」

「分別到了不同的地方降落。」

「你能連絡他們麼？」

「當然能够。」

「那麼，最好你能通知他們都到我們這個基地來。」

「為什麼？」

「因為這才是你們最理想的降落地點，這是專為你們而設的。」

「好吧，讓我們先請示族長。」

專家們心裏想：族長也許就是帶隊前來的領袖。

其他人則在悄悄地，展開了一連串的工作，包括利用電子儀器，去探測飛碟可能帶來的太空幅射等等。

但是很奇怪。

這隻飛碟並無任何幅射！

銀衣人

基地內的人，忙作一團。

但沒有人可以靠近那隻飛碟！

飛碟上的「銀衣人」，也發出警告：不准地球人走過去！

相反，「銀衣人」却四處走動！

他們顯得十分好奇！

但由這時候開始，已有人担心「來者不善」。

基地司令克拉克將軍，也感到事情似乎不大對勁！

基地之內，各處都有「銀衣人」散佈。這不似是「好奇」那麼簡單吧？

但專家們的興趣盎然！

他們一邊與「銀衣人」的頭目交談，一邊在錄下他們的談話資料，以供日後參考！

雖然「銀衣人」不肯說出翻譯儀器的秘密，但專家們也不覺得太過出奇。只因目前在我們地球上，電腦翻譯已開始普遍起來！

專家就憑耳聽、目睹和口談的感覺，綜合觀察所得，覺得這個「星系」的「銀衣人」，並不是什麼太高等的生物。

最多也僅僅和我們地球人不相上下而已！

同時，一些有過「第三類接觸」的有經驗人仕，甚至懷疑「銀衣人」可能還是頭一次到地球來的。

正當各專家忖測紛紜之際！

第二、第三隻飛碟又先後飛臨基地的夜空之上。

由於專家們的「善意建議」，所以「銀衣人」也老實不客氣，使用他們的通訊儀器，通知其他一隻飛碟「光臨」此間！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雷達網，一直在監視這「兩個光點」。

直至飛碟基地「證實」他們是「太空訪客」，戒備才稍懈。

× × ×

飛碟基地裏的電訊截收系統。

電訊專家們感到有些不妙。

他們無意之間，截收到三隻飛碟之間的電訊連系！

最令他們大感震驚的，就是一組「蘇聯電訊密碼」。

他們有點恍然大悟！

屬於蘇聯「KGB」特務們專用的一組密碼，又怎麼可能會給外太空生物借用的呢？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他們立刻通知基地司令！

但是，外面已見一片混亂！

由飛碟上面下來的「銀衣人」，正在到處奔竄；後來的二隻飛碟，正盤旋於上空，不斷投下照明的光柱！

大批「銀衣人」，由飛碟上跳下來增援！

飛碟可能垂直升降，高度不太高，「銀衣人」輕易就可以躍下！

「銀衣人」總數有三百多人。

他們都携有武器。

剎那間，飛碟基地，變成了戰場一樣，亂作一團！

基地司令克拉克雖然下令反抗，可惜，為時已晚！

毫無疑問，這班「銀衣人」並非什麼太空生物，只是地球人化裝的。

防衞基地的美國空軍，似乎太過相信專家們那份「仁慈」！

「銀衣人」既是有備而來！當然也在事前經過一番佈局！

他們無論是何方神聖都好，總之，當晚已成功地控制了整個基地！

× × ×

「銀衣人」乘坐飛碟，向基地展開了正面的襲擊！

但除了這三百多名「銀衣人」之外，可能還有一些見不到的破壞者，因為基地與外間的連絡，較早時已完全中斷了。

因此，當基地方面要向他求助時，也變成不可能！

三隻飛碟

至於外間對飛碟基地今夜發生的事，又作何感想？

華府方面，早已知道專家們對一切外太空生物「待之以禮」之外，還得小心翼翼，不求急進，按步就班！

因此，對於連絡的中斷，也只以為是「理所必然」的現象而已！

因為來自外太空的生物，包括了生物本身和他們的交通工具等，都有可能產生干擾性的電波。

此等電波，隨時可以令到一切連絡中斷的。

華府不惜代價進行「第四類接觸」計劃，當然不想功虧一簣！

所以連絡儘管中斷了，也沒有人去加以追究！

× × ×

在接近飛碟基地的一個山頭之上。

那兒可以俯覽大部份基地的情形。

在此更深夜靜之際，如果說有人在此瞭望的話。此人可能是瘋子！

不錯，記者安德信的固執，的確有點兒似個瘋子！

這邊剛出院，那邊他巳帶同他的拍檔巴力，雙雙「失了踪」！

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何處。

連紐約派來的格拉斯也不知道。

如果他懂得門路，到販賣帳幕的地方查問一下，格拉斯也許會明白他這位「瘋子同事」的行踪。

× × ×

在那處山頭之上！

安德信和巴力一直躲在帳幕之內，利用望遠鏡監視基地的一切！

由第一隻「飛碟」出現開始，安德信就盯實他們。

在望遠鏡底下，他們目睹「外太空人」如何發難。

然後是第二、第三隻飛碟。

安德信他們並不知道得太詳細，到底距離太遠了。

他和他的同事巴力，甚至不知道基地與外間的連絡中斷。

所以他們正奇怪：爲什麼還未見有「救兵」前來？

就在這時候，安德信感到不妙！

他手中的望遠鏡改變了方向！

「巴力，瞧吧，那是什麼人？」

巴力手中的望遠鏡移向公路一旁。

正有人乘住黑夜中，將架空的電話綫剪斷！

於是，安德信道：「看來我們非下山不可！」

「是的，我們應該報警，沒有理由這麼耐也不見救兵來。」

他們分別伏在山頭之上！

這時候正想爬起來！

「你們的救兵終於到了！」

聲音固然是突如其來，二根冷冰冰的槍管來得更突然。

安德信和巴力不敢妄動！

「你們太愛管閒事！」一名男子說，「這是自作孽！」

安德信力持鎮定，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猜猜吧！」那人態度悠閒，「反正我們有的是時間。」

「希望不是外太空生物。」安德信笑道：「否則，我們可能變成太空垃圾！」

二名男子來得突然！

附近山頭之上，原來也有他們的同黨，只不過安德信剛才太過份集中注意力在基地那邊，疏忽了這邊而已！

安德信這時巳由草地上站直了身子。

「我們當然不是什麼太空生物，否則你們何祇變了太空垃圾，早巳化成灰了。」那男子說！

「讓我再猜一次好嗎？」安德信是個有趣的人。

對方更有趣：「也好，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試試你是否聰明鬼！」

「你們一定是替蘇聯人做事的！」安德信問：「我猜得對麼？」

「答對了！」

那人一笑！

他的同伴也笑：「可惜你知道也沒有用。瞧吧！我們巳控制了大局！」

「你們是KGB的人？」安德信是名記者，當然也知得不會太少。

「不錯！」

「KGB突襲秘密飛碟基地，太吸引了！」安德信道：「可惜我巳沒有機會，否則，一定用作報紙頭條！」

「你原來是記者？」

「失禮！」

巴力乘機說道：「他就是名記者安德信！」

「噢！久仰大名！」持槍的「KGB」特務在黑暗中打量着！

另一名「KGB」特務問：「三更半夜，你們還在採訪？」

安德信靈機一觸，苦笑道：「我的臭名，你們KGB在美國各地一定也聽過了不少。」

「是的，聽說你最愛管閒事！」

「尤其是美國政府的瘡疤，我最愛揭穿他們。」

「嗯——這麼說來，留着你，可能對我們更有利。」

「你是第二個這麼說的人。」

「第一個是誰？」

「葛羅米柯！」

「我們的外長？」

「不錯，我在紐約常常見他。」安德信道：「你想升級嗎？下次有機會，我一定提及你。」

「先謝謝你。安德信先生。」

「別客氣！」

兩個「KGB」特務商商量量，終於決定把安德信和巴力先帶回基地再說！

× × ×

飛碟基地之內。

蘇聯人巳控制了大局。

基地司令和主管等人，都變成了俘虜了！

「KGB」特務頭子奇洛夫，對克拉克將軍還算客氣！

「將軍！你放心，我們要的，只是這基地上的一切設備！」

克拉克對奇洛夫的這一番說話，絕不會感到懷疑。因爲這基地上的設備不但昂貴，還是專家們的心血結晶！

許多設備根本不可能用金錢去買，但每一件都十分實用！

對於這裏的一切，沒有人比奇洛夫更清楚了！

他是派到美國的「KGB」特務頭子之一。蘇聯克里姆林宮頭頭們十分賞識這傢伙。

他並未令克宮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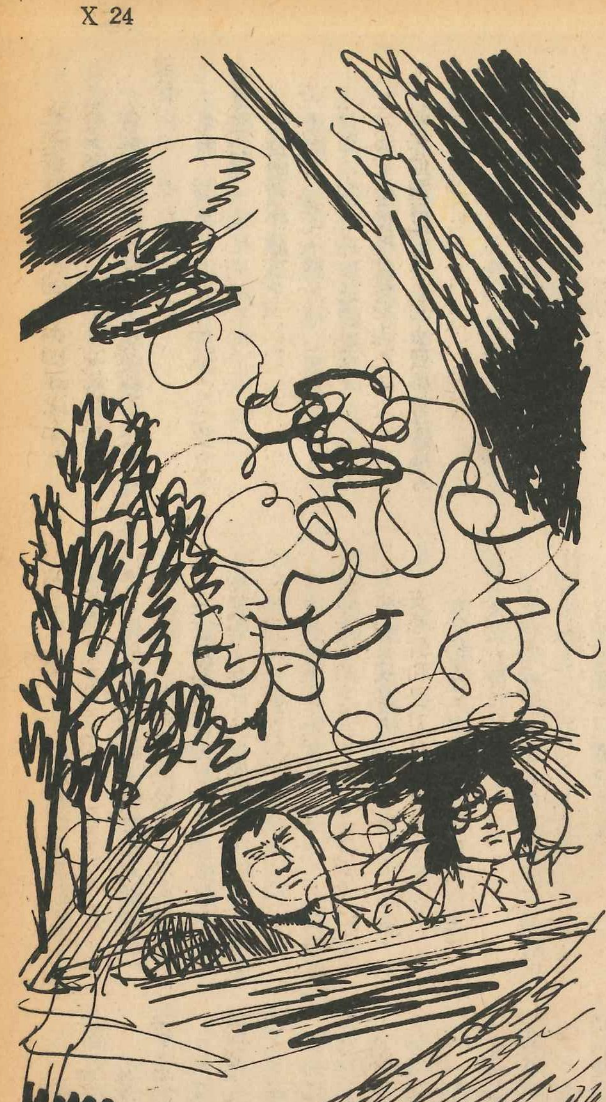
這次的突襲行動，奇洛夫居功至偉。

相反，美國人面目無光！

除了奪取整個飛碟基地的儀器之外，這三隻「飛碟」更可以試出北美空防系統的一些虛實來。

同時，更由於基地在美國屬於「秘密存在」。

那麼，即使把它整座「偷走」了，相信白宮方面也惟有「有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家知。



總之，美國人的弱點太多了！

群體飛碟

在地球的外太空之上，有着許多我們人類無法探測得到的「UFO」。

此等飛行物體，自始至終，對我們地球虎視眈眈。

關於這一切，我們地球上兩個大國的科學家們都知道。要不是知得這麼清楚，美國政府就不會設立飛碟基地！

科學家的目的，無非與外太空生物接觸而巳。

但美國政府的企圖，實在不足爲外人道。

他們希望獲得外太空的協助，設法制裁蘇聯人！

想不到這一次，蘇聯人竟棋高一着，利用「飛碟」的外型，騙過了「北美防空系統」的監視網，將整座基地搬了家。

正當蘇聯人得意洋洋之際，美國空軍的戰機反而不敢升空。

因爲華府爲了對「外太空飛碟」的尊重，早巳下令空軍「少管閒事」。

蘇聯人那三隻巨型「飛碟」，正飛越阿拉斯加的上空。

他們眼看得手了！

豈料就在這時候，天空中出現了一大羣飛碟！

這才是眞正由外太空人控制的飛碟。

那些飛碟體積較小。但數量却有二三十隻！

他們包圍住蘇聯人那三隻大飛碟。弄得蘇聯人手忙腳亂。

蘇聯人明知這麼細小的飛碟，一定是外太空來的。

但是，他們不但無從解釋，也無從閃避！

三隻蘇聯製的大飛碟，被三十隻小飛碟重重圍困！

蘇聯人不敢反抗！

原來那些「飛碟」只是仿製品，可以垂直升降，但武裝有限。

那幾支機槍，連蘇聯人也明白，必然無濟於事！

因此，三隻大飛碟，反而乖乖的，被三十隻小飛碟「騎刦」去了。

可惜那是人跡罕見的阿拉斯加上空，根本就沒有人見到這令人驚奇的一幕！

「北美防空系統」是見到的，可惜他們不敢插手！

× × ×

回到美國境內！

華府這時候才曉得「心血白費」——整座基地給人「偷走」了。

他們通知「北美防空司令部」派機追截，可惜爲時巳晚！

事後位於加拿大的「北美防空司令部」曾回報白宮，有關大小飛碟遭遇戰的「目擊」情形！

但是，知道了又怎麼樣？

美國人反而覺得莫名其妙，爲什麼蘇聯人的假飛碟會被刦去？那羣細小的飛碟，又是何方神聖？

一切事情彷彿沒有發生過，因爲政府從未公佈此事！

唯一作「內幕報導」的，只有「紐約時報」而巳！

那是安德信的專題報導！

「KGB」特務果然放過了這位名記者，因爲他對他們無損，反覺有利，安德信專揭美國政府瘡疤！

對「KGB」特務來說，這比起派俄人到美國境內做反美活動豈非更收效，更方便麼？

這件事一經安德信報導，舉國譁然！

但是，美國政府却極力否認。

究竟是眞是假？

美國人弄得一頭霧水！

希臘人

這是莫斯科。

突然有個希臘人跑到克里姆林宮去，求見布主席。

布主席心臟病發作，秘密躺在醫院裏面。

希臘人對接待他的官員說：「我有十分重要的事。非見主席不可！」

官員問他什麼事？

希臘人道：「關於他心臟病的事！」

官員一怔：「你是醫生？」

「不！但我可以醫好他！」

官員心裏想：然則，這正是討好布主席的好機會。

於是叫保安人員，搜查過那名希臘人之後，用專機送此人到黑海去！

× ×

黑海度假區。

這是蘇聯頭頭專用的，平民們休想有這種福氣。

希臘人自稱是船王的後人，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跟布主席密談。

布主席本來不想接見他，但終於也見了！

保安人員在旁小心監視下，希臘人吶吶地說道：「我其實不是什麼船王，請原諒我說謊……」

保安人員睜大了兩隻眼，想把他揪出去！

布主席大發慈悲，立即喝止：「讓他說下去！」

希臘人道：「我有一條船，想賣給你。你一定喜歡。」

布主席忍不住笑：「我不是做這種生意的，你找錯對象了。」

「不！你會喜歡的，你買下它吧！主席先生！」

「你也知道，我們沒有私人財產！」布主席說。

「它並不太貴，你一定買得起！」希臘人說：「它可以令你的病很快很快就會好！」

布主席十分欣賞最後一句：「買船與醫病何關？」

希臘人抓抓後腦：「我也不知道，不過……」

他支吾着。

保安人員開始戒備！

布主席有些生氣，問保安官：「誰放他入來的？」

「柯秘書。」保安官道。

布主席正待叫人摒那希臘人出去！

希臘人又說了：「那條舊船有你所要的東西啊！」

布主席一怔：「什麼東西？」

「我也不清楚！」希臘人怕被扔出去，忙又解釋：「有個奇洛夫先生，他也在那條舊船之上。」

布主席仰首問保安官道：「誰是奇洛夫？」

「KGB派到美國活動的一個頭目。」保安官道。

布主席覺得奇怪！問道：「船在何處？」

「就在黑海彼岸。」

「派個人跟他去看看。」

布主席吩咐保安官。

保安官於是把希臘人帶了出去！

希臘人道：「朋友，你最好快些，奇洛夫已奄奄一息！」

「你是誰派來的？」

「奇洛夫和一批儀器突然掉入我的船上，他受了傷。」

「儀器？什麼儀器？」

「我怎麼知呢。總之奇洛夫叫我一定要找到主席才有辦法。」

生銹的儀器

奇洛夫被人由漁船上抬走！

他在醫院中急救時，只講過一句話：「不要把我扔下去……」

奇洛夫沒有說完那句話，醫生就宣告他傷重身亡！

沒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掉入船上。船在海中作業，又沒有風浪。

除了奇洛夫之外，還有一些儀器。

但是儀器都生銹了。

「是美國製的。」保安官對住一大堆廢鐵。

布主席很失望。

他把「KGB」首腦召來！然後才知道這是美國飛碟基地的「失物」。

但是，數日前，他們秘密派出的三隻飛碟，據報已在冰天雪地中失事。

偏偏事後空軍軍機前往搜索，什麼也找不到。

當時還以爲一切已被冰雪封閉了，但奇洛夫的屍首又怎會在希臘人的船上？

負責調查此事的保安人員，百思不得其解，惟有將希臘人抓來！

× × ×

「KGB」人員用慣常的拷打方法，對付那希臘人。

「如果你不講眞話，我們惟有活活打死你！」那特務說。

希臘人叫冤道：「我什麼都不清楚，信不信由你。」

「KGB」特務又要動手！

希臘人忙道：「等一等！」

特務問：「你又出什麼把戲？」

「奇洛夫是給一隻飛碟自高空擲下的。」希臘人又說，「飛碟上的人又卸下大批廢鐵，叫我如此這般的找主席先生。」

「你分明是奸細。」

「不！我只是漁夫。」希臘人又說，「要不是那外太空人給我一些寶物，我也不會如此冒失！」

「外太空人？」

「是的。就是飛碟上的生物，我絕非說謊，我有證據。」

「什麼證據？」

希臘人自袋角裏掏出一顆膠囊：「這就是我所講的寶物。本來太空生物叫我交給主席，但是，聽他說得這麼好，我一時貪心，留作自用。」

保安官聞訊走了過來！

一名「KGB」頭目把小丸交給保安官：「小心是炸彈！」

保安官一邊叫人拿去化驗，一邊問希臘人：「你幾時見過外太空生物？」

「那天晚上，我在歸途中，飛碟在我頭上掠過。」

「他還對你講過什麼？」

「他只說：這粒是萬靈丹，要什麼可以變什麼。」

「你眞不怕死，這是不可能的神話！」保安官道。

「我不敢胡說的。」

保安官叫人先扣押希臘人，他則趕去化驗室看結果。

小丸

連化驗官也驗不出那是什麼東西。

「會不會是炸藥？」保安官問。

「不！不似。」化驗官道。

「藥丸？」

「也不似。」

「成份呢？」

「像是植物的種子。」

「種子？」

「是的。」

保安官生氣地衝到囚室去！

但是，希臘人不見了。

問一名特務。

那特務摸摸後腦：「我明明把他鎖起來推進去的，怎麼不見了？」

鐵鍊和手扣仍在，只是人却不見了！

囚室的鐵閘未開過。

這囚室也沒有窗。

希臘人即使是小鳥，也不可能由囚室飛出去！

所有人都吃驚起來！

布主席突然派人來，把保安官召去！

保安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難免胆戰心驚的！

× × ×

布主席面色蒼白！

房間裏，除了保安人員之外，還有個吉卜賽女郎。

要不是因爲他是主席，保安官眞的要笑起來！

這些日子以來，布主席見過不少醫生，但他的心病總是差不多。

現在居然求卜，豈非可笑？

吉卜賽女郎面對的，是一座水晶球。

但看情形，女郎一定已爲主席找到答案。

布主席問保安官：「曾經求見我的希臘人呢？」

保安官不敢說給他逃了。只好說：「他走了！」

布主席道：「快給我把他找回來！」

這一回可難爲保安官。

到那兒可以找到他？那希臘鬼！

布主席的脾氣，沒有人比保安官更加了解了！

他無可奈何，準備出去，將抓希臘鬼的責任壓向下一級！讓他們去想辦法。

但是，保安官只到了門口。

「回來！」主席又叫住保安官：「先聽清楚我的話！」

「是的，主席同志！」保安官唯命是從的彎了腰。

「根據水晶球的顯示，希臘人可能是外太空生物。」布主席又說，「水晶球又說他有一顆神丸，那是要什麼可以變什麼的仙丹靈藥云！」

保安官大喜：「主席同志，我搜過他的口袋，的確有此東西。不過爲小心謹愼計，剛才我叫人先拿去化驗……」

「別嚕嗦了，快給我拿來！」布主席也沒有等他說完。

保安官匆匆離去！

× × ×

不及幾分鐘，保安官帶着那顆小丸回到布主席身邊！

布主席接過小丸，交給那吉卜賽女郎：「會不會就是這一顆？」

吉卜賽女郎瞥了一眼後，又去問水晶球！

布主席顯然很相信牠！

「主席同志，正是這一顆！」女郎又說，「它是外太空的種子，食下肚裏，可以治好主席的心病；如果投在田野間，必可五穀豐收！放入大海，魚兒一定又多又肥又大條……」

「够了够了！」布主席不耐煩地問保安官：「他一共有幾多顆？」

保安官道：「只有一顆！」

「嗯！那怎辦？」布主席故意問那吉卜賽女郎！

女郎很尊敬地說：「主席同志，你是最高蘇維埃主席，一切由你決定好了！」

布主席把玩着小丸：「爲什麼只有一顆？有三顆多好，我會投一粒入海，種一粒在田，然後吃一粒！」

保安官笑道：「主席，你是我們國家的主宰，先治好你的心病再說！」

但吉卜賽女郎接着道：「主席同志，西伯利亞已經連續三年失收了。如果這種子能……」

布主席面色一沉，也不等女郎講完，便示意保安官：「此人專門散佈迷信思想，謠言惑衆，快除去這社會大害！」

「是！主席！」

保安官於是把那名吉卜賽女郎押解出去！

房間裏因此只留下布主席自己！

他伸手取過一杯開水，把那小丸往咀裏一送，呷了一口水，吞了下去！

他滿心歡喜！

因爲他的心病不久將會因此小丸而藥到病除！

忽然之間，他的肚子痛得厲害！

那一天，他瀉了好幾次！

那小丸還未溶解，就給他瀉了出來！

因此，醫生告訴他：他的心病仍然十分嚴重，叫他保重！

自私

保安官員把那吉卜賽女郎押出去！

女郎笑得前仰後合。

保安官生氣地問：「你笑什麼？」

「我笑你們人類太自私！」女郎道，「即使布主席亦難例外！」

「你大概是指那小丸？」

「不錯！其實，一切都是假的。」

「你說什麼？」

「我覺得你們人類庸人自擾！」女郎又說，「人類的自私，簡直無藥可救！」

「你口口聲聲罵人類，難道你不是人類麼？」

「我當然不是！」

「那你……你是什麼東西?」

「如果你知道我是什麼東西，你們蘇聯人就應該自豪!」女郎道，「我是來自外太空的生物。」

「什麼?你又是?那麼……」

「希臘人和我一樣，只是化身。」

「我不信!」

「你終會信的!」女郎又說，「美國人千方百計引我們出現，我們還未去，現在你們未費分文，我就來了，是否值得自豪?」

「你的意思是：你們故意戲弄主席?」保安官問。

「不!只是試探一下人性而已!」女郎道：「主席代表你們一國，自然亦可以代表一切!」

「如果你眞的是外星球人，我們國家最須要你們……」

「何必焦急?我的同胞，以後還有大把機會出現的!」

說完，女郎一陣輕笑，飄然引退!

保安官打了一個冷顫，四下裏張望，也見不到那女郎。

他撲進主席的房間。

布主席心病發作，昏倒椅上!

保安官急忙去叫醫生來!

搭順風車的少女

白尼博士心有不甘。這個多月以來，他幾乎每晚都獨自開車到「飛碟山」去徘徊。

他不知花了多少唇舌，才可以說服總統，進行「第四類接觸」這計劃。

但是，到頭來却一無所獲。

白尼每晚非至三更半夜不走!

終於有一晚。

白尼的車子正要回程開回市區去，突然有人從路旁閃出!

白尼急忙煞車。

那是一名少女。

少女手挽旅行袋，穿牛仔褲，充滿了青春氣息!

「可否載我到市區?」

少女不等白尼回話，已拉開了車門。

白尼已是個年將五十的男子，但見了這少女仍不免心動!

少女看上去只有二十左右。但樣子却有些邪氣!

白尼突然停了車!

「什麼事?」少女問。

「嗯——車子壞了!」

「那怎辦?」

「你要往何處?」

「入市區啊!」

「找人麼?」

「找工作!」

「不如帮我吧!」

「你是什麼人?」

「我很有名氣!是個科學家，又是考古學家。」

「好極了，反正只要有份工作，有收入就可以了!」

「其實，你是女人，何必工作?」

「爲什麼女人不用工作?」

「我的意思是：只要你找個對象，嫁了他就等於有一張長期飯票啦!」

「你眞會開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白尼看看四野無人，色胆包天!「我喜歡你，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安娜。」

白尼一手捉住安娜。

安娜極力掙扎!

但是，她終於還是屬於白尼的。

名與利

安娜在哭!

白尼一邊安慰她，一邊答允正式娶她爲妻!

這時候，安娜才知道，白尼的車子根本沒有壞。

突然有個人影閃了出來!

白尼給他嚇了一跳!

「博士，你好?」是攝影師巴力。

白尼出奇地瞪住他：「你在這裏幹什麼?巴力。」

巴力陰森一笑：「本來等新聞——等外太空生物的出現;但是，却等到了一段桃色新聞!」

「你說什麼?」

「博士，剛才的事，我有照片爲證!」巴力說。

「你小心點!」白尼很生氣，「我是總統的朋友。」

「別忘記，這是美國，總統又如何?你要回底片的話，用電話找我談談好了。」巴力說完就走!

他的電單車原來停在前面路旁。

安娜本來憎恨白尼。但現在却帮他。

「看來你非給他錢不可!」

「是的。」白尼嘆氣道，「倒霉!我不知行了個什麼運。」

「你不喜歡我?」

「不!我怎會不喜歡你?」

「那怎算倒霉?」

「嗯!算了，我們走吧!」

勒索

白尼用電話把巴力約了出來!

「你要多少錢?」

巴力道：「你是博士，身價當然不同!三萬元如何?」

「你瘋了。」

「我未瘋，瘋的是你。」巴力道，「人家只是搭順風車，你却……」

「算了算了，別吵好嗎?給你二萬，還我底片來。」

「也好!」巴力也十分爽快!

白尼付了二萬美元，但換到手的，却是一幀看不清人面的底片。

巴力笑道：「對不起，請原諒，光綫不足，下次一定會更清楚!」

白尼氣得半死!

不過，二萬元他付得起，算了吧!

白尼忍住氣問：「安德信呢?」

「你找他幹嗎?」

「不關你事!」白尼生氣了，「我們談些正經事。」

「見你給我二萬元，回頭叫他找你去

!」巴力說完就走!

白尼心裏有氣，也惟有記在心裏!

總統提名人

「下星期民主黨選總統提名人。」白尼對安德信道，「我知道你也是民主黨的，帮帮我如何?」

「你想做總統?」

白尼點點頭：「這是美國，人人機會平等!」

安德信半開玩笑地問：「如果你當選，我有什麼好處?」

「你想怎樣報答你?」

「你要先把名字吵起來，讓知名度高些再說。」

「這要靠你了。」白尼道，「你的專欄有許多讀者。」

「我爲什麼要免費給你宣傳?」

「朝廷不會使餓兵。」白尼立即開了一張十萬美元的支票!

安德信收過了。

又說：「這就當稿費吧!我先把你捧起來。至於提名的事，我替你向列根州長連絡一下。他肯提名，你十拿九穩!」

「拜託拜託!」

安德信走了!

白尼在陶醉地笑了!

他的新婚妻子安娜嘆氣道：「你本來就是一名科學家，怎麼去搞政治?」

「政治有什麼不好?」

「我以爲你的興趣還在飛碟山那方面比較清高得多!」

「本來就在那飛碟山上，但可惜我失敗了。」白尼感嘆道，「不過無論如何，生活在美國，目的只爲錢!」

「難道你以爲搞飛碟山，也是爲了錢?」安娜問。

「當然，那是政府的錢。」白尼笑了笑，「你是我妻子，我才不怕對你說，若非如此，我們又憑什麼花樣賺到這許多錢呢?」

安娜怔怔地問：「你晚晚去飛碟山，不是爲了會見外太空人麼?」

「是的，飛碟山的第四類接觸計劃失敗後，政府停止支付費用，爲了找個靈感向政府開口，我才晚晚到那兒去!」

「哦!原來如此!」

「安娜，你可能由於出身鄉間，不知道這功利主義社會的弱點，沒有錢不但會給人小睹，也一步不能行。剛才你也看見了，安德信名氣够大了，也著名硬直，可惜，那只是表面的，你有沒有看見他收我的支票?」

「這可能就是美國。」安娜又問：「你下一步就去爭做總統?」

「對了，哈哈，到了那時，你就是總統夫人啦!」

安娜苦笑一下!

暗盤

州長列根在他的辦公室會見白尼。他們仍是民主黨人。白尼要做總統提名人，聽了安德信的擺佈，決定找列根推舉他!列根比較有份量，因爲他是州長。

列根閉上了辦公室的門。

「原則上沒有問題，不過，有個條件得先談好。」

白尼心裏一凜!他想：列根很有錢，怎麼又是講這一筆?

列根道：「你如果當選總統，我要做財政部長。怎麼樣?」

「那絕不成問題。」白尼拍拍心口：「我當選總統，你便是財神爺。否則，也是影子內閣的大臣。」

兩個人，就此握手爲定!

列根道：「我也要動腦筋，你應該知道，你有太多對手!」

「是的，所以必須你大力支持。」

「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白尼滿意笑了。即使他仍未登上總統的寶座!

× × ×

安娜開始被冷落!因爲白尼爲了競選總統，幾乎每晚都有許多應酬!

安娜爲了丈夫前途，也沒有埋怨他!

不過安娜忠告他：切勿搭上其他女人!

白尼只是笑了笑!

× × ×

白尼的活動越來越多。

安娜只揀了一些場面去帮他，大部份留在家中做她的家務。

每天，她都可以看到報紙在捧她的丈夫!

白尼心中有數，下一任總統，非他莫屬!

安德信在報紙專欄中作了「大胆預測」，列舉了白尼許多「優點」，認爲他大有可能當選!

人們一直以爲安德信立論公正，沒有人想到他這麼大的名氣，也有枱底交易!

白尼自己明白：錢，的確花了不少，但是，只要讓他坐上總統那位置，財源自然就會滾滾而來!

連日以來，白尼連絡不少黨中元老，知道有不少人屆時會投他一票!

他樂死了!

他想像到做了總統之後，就有許多人奉承他!他又想到做了總統之後，單是出入就够威風八面!

如果遠行，更有總統座駕機!

科學家?去你的吧!

雖然他的妻子不斷勸他別忘記自己是個科學家。但是，只有他自己明白，那只是給他利用「過橋」的名堂而已!

如果沒有那個「科學家」，只怕像他這種人，可能連活動經費也沒有呢。

× × ×

競選開始了!白尼所等待着的日子，終歸來臨了!雖然競選的結果未有，他已是衆所觸目的人了!

白尼的確是喜不自勝!

美國!太可愛了!

他十分慶幸自己是個美國人!

藍雀兒

白尼極有可能成爲今屆總統!

雖然仍有若干區份的選票還未核算得清楚，但是，傳播界已不斷爲白尼打氣!

看來已是勝券在握!

安娜——他的妻子，心情更加緊張！

假如白尼成爲總統，那麼，她就是第一夫人了！現在白尼已諸多嚕嗦！說她太過小家氣云。

如果她做第一夫人，看來單單入美容院還不够。

白尼可能還要重新再「鑄造」一個「她」！

正當白尼在家裏等着好消息來臨時，電話响了！

他以爲又是祝福的電話。這日子以來，不知道有多少人向他祝福和討好他！

但是，這一個電話偏偏不是！

那聲音很熟，也很冷：「總統先生麼？哈哈——」

「你是誰？」白尼吃驚地問。

「藍雀兒，還記得嗎？」

「藍雀兒？」

白尼記起了！

「藍雀兒」只是一個藝名。

「你好嗎？」

「你好！我一點也不好！」藍雀兒嘆了一口氣！

「還是做老本行？」

「不！別開玩笑了！像我這把年紀，如果仍做脫衣舞娘，相信也只有你這個忠實的觀衆吧！」

藍雀兒在那邊吃吃地笑！

白尼想起她不遲也不早，偏偏在這時候找上門。白尼心裏暗暗吃驚！

想起歡場中女人不外乎是錢，因此問道：「生活如何？過得去吧？」

「過得去就不會找你啦。」

「你想怎樣？」

「許多人都記得我是你的情人，於是也有人提醒我，叫我立即離開妓女這一行業。以免影响你。」

「嗯——」

「我認爲朋友也講得有理由，好好歹歹，做到我這把年紀，也該退休了，你以爲是不？」藍雀兒一步步緊迫！

白尼會意地說：「好吧！我叫人送些錢來給你！」

「多少？」

「你要多少？」

「五十萬元。」

「什麼？」

「我老了，五十萬對一位總統來說，無論如何也不算多。」

「別開玩笑了，我那有這許多錢？」白尼道。

「誰跟你開玩笑？」藍雀兒冷冷地說，「我下半世也要生活的。五十萬，剛剛够而已。你不給也可以，相信一本回憶錄的版稅，也總差不多吧？」

「你好厲害！」白尼沒有她辦法！「可否分期？」

「那你開五張十萬元的期票給我好了，最遠一張，不要超過半年。」

安娜正由裏面出來。

白尼只好說：「回頭我叫人送來。」

登上總統寶座

競選總統的結果公佈了！

白尼果然當選總統！

電台、電視台和外電通訊社等，紛紛爭先報導！

白尼本來很開心的，但現在却有些耿耿於懷！

電視台剛才報導總統競選結果的稍後時間，又報導了一宗命案的新聞。

根據電視台報導，死者是個徐娘半老的妓女。——那是藍雀兒。

白尼當然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無可奈的事！能怪誰呢？

五十萬不是一個小數目。

即使他有五十萬，也不會去給一個老妓。但是，白尼却明白：如果他不給她，現在電視台所映的，大概不是她的屍體，而是她的笑容和咀巴！

沒有五十萬，根本掩不住她的咀巴！

白尼省下那五十萬，但却在良心上，有了一根刺！

所以，當朋友致電向他祝賀時，他妻子竟然看不見他的笑容。

安娜似乎不了解他，所以「總統的家中」還是那麼的沉寂！

白尼很害怕！

雖然他只花了一點點錢，就可以解決了要脅他的藍雀兒。但是，以後呢？以後可能又有另一個人要脅他，那就是殺死藍雀兒的兇手。

「總統知道誰是殺死妓女藍雀兒的兇手」！

想想可能有一天報紙如此報導，白尼就笑不起來。

他不知道自已有沒有做錯。

這種事，爲什麼偏偏會在這個時候，在他的身上發生？

既已無法補救，惟有靜觀其變吧！

新任的總統，怎可以苦着面口？

於是他拋開了一切煩惱！

他勉強在臉上堆出一些笑容來。

× × ×

這是最現實的世界！

總統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但白尼偏偏就做到了，許多人都在羨慕！

但是，白尼日望夜望的東西，當得到了之後，又在後悔！也許他的妻子沒有說錯，他不該渴望做總統。

假如他這時候仍然只是一個科學家的話又如何？

如果現在他不是總統，如果他只是一個科學家。那麼，他最少不會如此引人注目；也不必受人勒索！

後悔對他來說，似乎沒有用。

他必須面對現實，因爲這本來就是一個現實的世界。

因此，他決定水來土掩，見一步行一步！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竟然又有人要找他！

× × ×

又是巴力。

那攝影師又帶了一些照片上門找着白尼來了。

白尼道：「又是那些光綫不足的底片麼？」

「不！這一次光綫十足！總統先生。」巴力笑着把照片遞過去！

「誰的？」白尼接過照片問。

巴力解釋道：「這幀只是閣下的背部，

但給我影着正面的人，你一定認得他是誰吧？」

白尼苦笑：「你眞厲害！爲什麼你要對我步步跟踪？」

「總統的行動，當然受人注意。」

白尼當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照片中人，正是殺死妓女藍雀兒的兇手。但照片所映的，却是兇手與白尼正在交談時的情形。當時巴力一定是在窗外偷窺，否則勢難拍得如此清楚。

白尼苦笑着問：「這次你又要多少？巴力先生。」

「要你十萬元不多吧？總統先生。」

「不多不多。」白尼也够風度，「不過，我有個小小要求。」

「底片，是不？我都帶來了。」

「不！我想求你帮個忙。」

「別客氣，有話儘管吩咐好了。」

「你可認識照片中的兇手？」

「荷路？」

「對了。」白尼道，「我早想過了，你一定認識他。」

「嗯——是的，幹我們這一行，自然認識許多人。」

「你替我殺荷路，我給你十萬，即總共是二十萬元。」

「對不起，我不想殺人。」

「你不殺人也不行。」白尼道，「因爲你不殺他，我就會殺你！」

「不要迫我！再迫我我會報警！」

「你似乎忘記了，我即將就任，總統有保鏢，我殺你有大把理由。」

巴力支吾着。

白尼道：「這是人吃人的世界。你不殺人人殺你！」

巴力道：「錢呢？」

「我立刻開支票給你！」

白尼伏案寫支票。

巴力在旁問：「你眞的要殺荷路？」

「此人非殺不可！」

「爲什麼？」

「因爲他是兇手。如果我不殺他，他回頭就會像你一樣，來勒索我。」

「你倒想得周到。」

白尼把支票交到了巴力的手上去！

巴力走了！

× × ×

白尼將一支手槍上膛！

「你去那裏？」安娜問她丈夫。

「去就任總統！」

安娜知道就職典禮並非今天。

她看得出，這些日子以來，他情緒十分不穩定。但是她仍想不到他會去殺人！

殺人者人亦殺之

巴力找着了荷路。

「你可知道他要殺你？」巴力說道，「他似乎知道了我們串謀拍下了這些照片，然後去勒索他！」

荷路道：「他怎麼對你說？」

「他要我殺你，代價十萬，支票就在這裏！」巴力道。

荷路怔了怔！

「不過，你放心！我只希望你走到老遠去，我不會殺你！」巴力道。

「你叫我走到什麼地方去？」

「只要他找不到你就是了。」

「嗯，你如何向他交代？」

「我說帶你到懸崖去，把你了結。」

「他相信麼？」

「他不信也不可以。他現在已貴爲總統，行一步亦受人注意……」

突然有人揚聲叫了過來：「錯了！誰會注意我？」

「是你？」巴力吃了一驚！持着手槍入來的，是白尼——即將就任總統的人。

巴力警告他：「別忘記你千辛萬苦得來的職位。」

白尼苦笑：「本來是的，誰不想貴爲總統。不過，想做總統的人，本身必須毫無瑕疵，否則，就會像我一樣，後悔也怕來不及呢。」

巴力聽白尼的口氣，就知道不妙！

荷路却趁住這時候，悄悄溜走！

「砰」然一聲！子彈射向大門那邊，穿過了荷路的背部！

巴力見機不可失，立即撲過去奪槍！

白尼拚命掙扎！他不是怕死！他此來是準備死的！但他一定要先殺了巴力！因此，二人就此糾纏起來！

「砰砰」兩槍！

當巴力中槍之後，白尼也中了巴力一槍，雙雙倒地！荷路仍在門口那邊掙扎！

荷路中了白尼一槍之後，重傷不起！

「砰」又是一槍！子彈加在荷路身上。荷路不再動！這一次，他是眞的死了！

巴力掙扎幾下之後也沒有再動；剛才白尼那一槍擊中了他的心臟！

白尼自己也被巴力擊傷。他妻子安娜急急趕來！可惜遲了一步！

白尼傷得很重。安娜含淚抱住他！「你是個很好的科學家，却未必能做一個好總統。」安娜終於忍不住流淚！

白尼垂死之前，哽咽懺悔：「是的，我早該聽你說。其實，我有了你應該很滿足了，不該再爲名爲利而煩惱！」

「你們人類就是這樣，有了名就求利，當什麼都有了之後，仍然在拚命去追求。結果又怎樣？」

「安娜，爲什麼你會說我們人類？難道你自己不是——」

安娜搖搖頭：「我只是來自別個星球的生物。我化身做人類，爲了要了解你們人類的生活。可惜人類的生活方式，令我們非常失望。」

安娜又說：「如果你當初聽我勸，我們將携手一同研究，因爲我本來就是準備嫁給你的；我們知道你是『第四類接觸』的主要設計人之一，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又是爲了錢。唉！」

白尼這才明白：外星球人原來比他們更早進行「第四類接觸」——早巳滲入我們的生活圈子裏；可惜他實在知得太遲。

白尼死了！他能死在一個外太空生物化身的女人的懷抱中，也算死得眼閉了！

× × ×

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也可以說是「成年人的童話」。

不過，如果你還不明白其中的含義，那就請你還是當它是一篇「太空科學幻想小說」去讀吧！

(全文完)

兩期完短篇俠情故事

文・朱羽
圖・盧令

勾魂四艷（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石心躲在樹洞內，盧玉蘭則守在洞口，一批又一批的東廠侍衛，在馬大人的指揮下，前仆後繼向盧玉蘭撲攻，但盧玉蘭武功高强，把來敵殺得死傷枕藉。馬大人見久攻不進，乃改變方策，命令手下以火箭集中射擊，盧玉蘭自知無法抵禦，便催促鐵石心快走出樹洞，揹着他突圍，鐵石心尚猶豫不決，而火箭又越來越多，正危急之際，王念慈、芳文靜却突如其來，殺入重圍中，將東廠侍衛殺退，但終因衆寡懸殊，又被圍困，王念慈情急之下，揹着鐵石心突圍而逃……

一波三折難逃刦

當天午牌時分。

一個頗爲熱鬧的小鎭上，「勾魂艷鬼」王念慈與鐵石心二人，正並肩着漫步街頭。

鐵石心邊走邊低聲問道：「王姑娘，妳準備將我帶到那兒去？」

王念慈笑了笑道：「我帶你去一個安全的地方，那兒，再也不會有人要殺你的了。」

鐵石心接問道：「那地方，還有多遠呢？」

王念慈道：「沒有多遠，只要渡過『金沙江』，那些『東廠』的狗腿子，就不敢追上來了……」

一聽到距安全地帶已不遠，鐵石心似乎精神爲之一振。

但走沒多遠，鐵石心又走不動了。

原因是將近一天一夜以來，他不但不曾好好地休息一下，也不曾好好地吃過一頓。

這情形，敎他這一位一向是嬌生慣養的貴公子，如何受得了。

在飢餓與疲勞兩皆過度的情況之下，鐵石心已失去飢餓與疲勞的感覺，只是兩條腿不再聽他的指揮而已。

王念慈自然明白這種情形，只好帶着他先進入一家酒樓，準備先塡好五臟廟再說。

這酒樓名爲「一品居」，雖然已是午牌稍過，但因這小鎭位於交通要道上，往來商賈雲集，因而仍然上了個七成以上的座。

鐵石心、王念慈二人在樓上找了一個臨窗的雅座，堂倌送上菜單，王念慈却將菜單向鐵石心身前一推，道：「公子喜歡吃點什麼，自己點吧！」

王念慈是老江湖了，她自知帶着一個欽犯，在這等公共場所，不能不特別當心，因此，她將菜單推給鐵石心之後，隨即舉目向四週掃視着。

她這一掃視，可並沒瞧出甚麼名堂來，但鐵石心却已經給她惹來了麻煩。

原來鐵石心所點的菜，竟然都是最名貴的山珍海味，而且數量也超過了兩人所需。

當王念慈發覺這些時，更改却已不及，只好一蹙黛眉，白了鐵石心一眼道：「幹嗎點那麼多的名貴菜餚？」

「幹嗎？」鐵石心笑道：「自然是點來吃！」

王念慈苦笑着低聲說道：「可是，我口袋中的銀兩，却不够你如此揮霍啊！」

鐵石心瞪目訝問道：「寒思衣，飢思食，此乃天經地義之事，這與妳袋中銀子之多少，有何相干呢？」語驚四座，全樓爲之莞爾生笑！

鐵石心與王念慈這一對，男的丰神如玉，女的婀娜多姿，當他們剛上樓時，本已吸引不少人的注意，此刻，鐵石心這一番妙論，不但引起哄堂大笑，也更吸引了全樓顧客向他們注目。

這位不通世道的鐵公子，「咦」地一聲道：「王姑娘，他們笑些甚麼呀？」

王念慈連忙遞過一個制止的眼色，並由桌子底下輕輕踢了他一下，低聲說道：「少說話！」

鐵石心不由又訝問道：「爲何要少說話呢？」

這眞是「越描越黑」。王念慈啼笑皆非之下，正不知如何措辭時，剛好堂倌已送上兩盆熱炒來。

她，靈機一動之下，立即擧箸挾塊鷄肉，塞入對方口中，並含笑接道：「快點吃！」

就當此時，隣座中一黃衫酒客，突然仰首狂笑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哈哈哈！」

坐於黃衫人對面的青衫人訝問道：「王兄，何事如此開心啊？」

黃衫人擧杯一飲而盡，扭頭向王念慈沉聲問道：「姑娘，這紈袴兒郎，是否即鐵鉉的孽子？」

王念慈心知遇敵，剛好一個堂倌，端着一碗出鍋的熱湯，由她座旁經過。

她，爲求先發制人計，立即當機立斷，猛然揮手，以內家眞力，將那盆熱湯，向那黃衫人激射而去。

那黃衫人委實沒想到這位美姑娘，會悶聲不响地，猝然發難，事出意外，距離又太近，因而心中應變的念頭還沒轉出，已經是連盆帶湯地，被擊個正着。

王念慈既然是打的先發制人的主意，下手自然不會留情。

那個黃衫人，在連燙帶震的情況之下，當場被擊得暈倒下去。

王念慈更是得理不饒人地，身隨掌進，一掌將那個坐在黃衣人對面已有七分酒意，尚不知目前究竟是怎麼回事的青衫人，擊倒座旁。

緊接着，回身拉着鐵石心的手，促聲說道：「快走！」

一個冰冷的語聲，立即接道：「走？還走得了麼！」

原來就這片刻之間，他們座前，已被七個服色各異的漢子圍住，並且都還亮出了兵刃。

王念慈目光一瞥之下，連忙將鐵石心向窗口一推，低聲吩咐着：「站在這兒別動，等我打發走這幾個狗腿子後，咱們再走……」

對方七人之中，當先的一個灰衫漢子，向她一刀砍下，並冷笑一聲：「賤人躺下！」

王念慈怒叱一聲道：「叫你媽去躺下吧！」

叱聲中，順手一繞，灰衫漢子手中的單刀，已到了她的手中，目不暇接之間，寒芒一閃，那柄奪自對方手中的單刀，於「噹，噹，」兩聲，磕飛同時攻上來的另兩柄單刀之後，又插回灰衫漢子的胸膛。

一聲凄厲慘號過處，那灰衫漢子仰身栽倒……

紅影電掣，又兩個漢子被捲飛丈外，原來王念慈她那獨門兵刃的紅綾帶已出手了。

王念慈那快速而辛辣的反應，使得那批「東廠」高手們爲之一呆，但旋即厲叱連聲地，展開一場緊張而又激烈的混戰。

在一片慘叫與「唏哩嘩啦」混戰聲中，那些「東廠」侍衛們，死的死，傷的傷，片刻之間，已倒下七八個。

至於那些普通酒客，早就溜之乎也！

酒樓掌櫃的與堂倌們，也是臉色如土地，縮在一隅，簌簌地抖個不停。

就當酒樓中，打得一塌糊塗之際，那站在臨街窗口的鐵石心，却被突然由窗外伸入的一隻怪手，一把提出窗外。

鐵石心方自嚇得一聲尖呼，整個身軀已被人帶着直向樓下飛墮，剛好落在一匹事先停在那兒的馬背上，只聽一陣「唏聿聿」的長嘶聲中，四騎快馬，帶着鐵石心，疾馳而去。

那爲首挾持着鐵石心的藍衣人，呵呵一笑，說道：「老方，你說，我這一手怎麼樣？」

走在第二的灰衣人笑道：「老兄這一手，可委實够絕，只是，馬大人那一方面，可不好交待。」

藍衣人道：「那邊不要緊，他們『東廠』的人，經常搶我們『錦衣衞』的功勞，咱們偶然之間，報復一下，也算不了甚麼呀……」

走在第二的黃衣人接道：「嚴格說來，咱們也並不能算是搶他們的功勞，因爲欽犯可並非由他們手中搶來呀！」

灰衣人連忙點首接道：「只是，爲了避免半路上發生爭執，咱們最好是走捷徑，兼程返京。」

「對！就決定這麼辦。」

其餘三人同聲附和着，快馬加鞭，絕塵而去。

原來這四個，竟然是「錦衣衞」衙門派出的高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這位鐵公子，也算得上是命途多舛的了。

此刻，他被那藍衣人橫擱在馬鞍上，而且還被點了穴道，想罵都罵不出來。

當日黃昏時分。

這一行五人，到達一處兩旁峭壁夾峙的隘道中。而且因爲沿途又加入四個「錦衣衞」的同伴，連鐵石心在內，事實上已經變成九個，鐵石心也有了專用的坐騎。

藍衣人顯然是這一行人的首腦，進入隘道之後，首先向跟在他背後的兩個青衣人呶呶嘴道：「二位前頭開道，多注意一

點！」

兩個青衣人恭喏着，揮鞭趕到前頭，並雙雙亮出了肩頭的長劍。

堪堪走到隘道中央，忽然傳出一聲清叱：「通通站住！」

黃影一閃，「迷魂艷賊」盧玉蘭，巳手橫「爛銀七」，俏立路中，緊接着，並冷然說道：「交出鐵公子，可放你們一條生路。」

藍衣人呵呵一笑道：「丫頭好大的口氣！妳知道咱們是甚麼人麼？」

盧玉蘭冷笑道：「我不管你們是甚麼東西，只要你們交出鐵公子來就行。」

藍衣人陰陰地一笑道：「居然想到刼持朝廷欽犯，胆子可眞不小。」

微頓話鋒，接着沉聲喝道：「王二劉三，給我拿下這丫頭！」

「是！」兩個青衣漢子恭應着，由馬上飛身而起，雙雙振劍向盧玉蘭撲來。

盧玉蘭傲然卓立，冷笑一聲：「不知死活的東西！」

話聲中，銀虹一閃，「噹，噹，」兩聲脆响過處，兩個青衣漢子手中的青鋼長劍，巳短了半截。

這情形，只嚇得他們兩人猛打千斤墮，臉色如土地，呆立當場。

說來也難怪，方才，如果盧玉蘭的「爛銀七」是攻向他們的身上，他們兩人，還有命在麼，這情形，又怎不敎他們震驚得目瞪口呆！

而且，不但是當事人的兩個青衣人被鎮懾住，連後面那六個，也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

但盧玉蘭却冷然一哂道：「你們的腦袋瓜子，是否比這兩把青鋼長劍，還要結實一點？」

對方八人，仍然沒人吭氣。

盧玉蘭沉聲喝道：「說！你們是要命還是要鐵公子？」

那藍衣人這才回過神來兜轉馬頭，緊伴着鐵石心的坐騎，然後冷笑一聲道：「老子連妳都要！」

緊接着，扭頭一聲大喝：「通通上！抓住那丫頭，要活的！」

可是，他這命令，失了效，他那七個手下人，竟然沒一人遵命向前。

藍衣人雙目冒火怒聲喝道：「你們想造反！」

距他最近的一個灰衣人低聲苦笑道：「唐爺，咱們碰上那話兒了。」

藍衣人一楞道：「甚麼話兒？」

灰衣人道：「就是『東廠』那些人所遇到的，『勾魂三艷』中的女煞星……」

藍衣人再度一楞之間，灰衣人又低聲接道：「眼前這個，十九就是那『迷魂艷賊』盧玉蘭。」

藍衣人皺眉接道：「咱們堂堂八個大男人，總不能被一個姑娘家嚇住呀！」

灰衣人苦笑道：「唐爺，這一路上，難道『東廠』的人，死得還不算多麼？」

藍衣人蹙眉問道：「依你之見呢？」

灰衣人道：「眼前不能力敵，只可智取。」

藍衣人注目問道：「計將安出？」

灰衣人訥訥地道：「這個……」

盧玉蘭冷然道：「你們兩個，還沒商量好？」

灰衣人滿臉堆笑道：「是的，請敎姑娘，貴姓是盧——？」

盧玉蘭冷笑着接道：「既然知道我是『勾魂三艷』中的盧玉蘭，還敢不將鐵公子獻出來！」

灰衣人諂笑如故地道：「盧姑娘有所不知，這事情，干係非輕，咱們幾個，官卑職小，還……還不便作主……」

他們後面，忽然傳來王念慈的冷笑道：「我來替你們作主！」

原來王念慈巳悄然趕來將他們的退路阻斷了。

對目前這八個「錦衣衞」衙門的人而言，一個盧玉蘭，巳經使他們沒法應付，如今，再加上一個王念慈，形成前無進路，後有追兵的局面，這情形，可使他們一時之間，全都失却了主意。

王念慈手持紅綾帶，聲冷如冰地接道：「我限你們於由一數到十的時間內，將鐵公子獻出來，否則，我要你們先受盡苦刑，然後再取你們的狗命！」一頓話鋒之後，又向盧玉蘭揚聲說道：「盧玉蘭，準備好來，咱們不能讓一人漏網！」

也不管對方的反應，接着，她自顧自地，不疾不徐的數起數目字來：「一……二……三……四，……五……」

她剛剛數到「五」字，那灰衣人巳以長劍比着鐵石心的心窩，冷笑一聲道：「丫頭，妳逼急了，老子先宰了他！」

這一着，可有點大出王念慈的意料之外，因而一時之間，竟然答不出話來。

王念慈既然一時之間，答不出話來，那個灰衣人，可就神氣起來啦！

他，目注前頭阻路的盧玉蘭，陰陰地一笑道：「那位盧姑娘，請讓讓路。」

盧玉蘭淡淡地一笑道：「你說得眞輕鬆……」

說話間，巳漫不經意地，向前緩緩地走來。

灰衣人冷笑一聲道：「難道妳不顧鐵公子的生死了？」

盧玉蘭也冷笑道：「諒你們也不敢殺他……」

話聲中，又向前欺近了三步。

原來盧玉蘭，打的是以她那能收發由心的「爛銀七」，將鐵石心由藍衣人的劍尖之下解救出來，但她估量着「爛銀七」還不能達到那距離，才不得不故意與對方胡扯着，以便將距離縮短到適當程度時，然後再出其不意地，驀然發難。

可是，她這如意算盤，却給對方瞧破了。

首先是灰衣人大喝一聲：「站住！」緊接着，藍衣人也冷笑一聲道：「丫頭，妳該知道，更進一步，是怎樣的後果！」

這一來，盧玉蘭自然不敢再行逼近了，就當她楞得一楞之間，王念慈却巳冷靜下來，她，目注那藍衣人，冷冷地一笑道：「你眞願與鐵公子同歸于盡？」

藍衣人笑道：「哦，活得好好地，怎會與他同歸于盡？」

王念慈披唇一哂道：「既然你還不想死，那麼你還是乖乖地，將鐵公子獻出來吧！」

藍衣人冷笑道：「憑甚麼？」

王念慈道：「就憑你們還不想死！」一頓話鋒，又沉聲接道：「姑奶奶老實告訴你：鐵公子既然遲早都難逃一死，我就索性讓他死在這兒！」

藍衣人截口笑道：「妳捨得這小白臉就這麼死去？」

王念慈故裝滿不在乎地一笑道：「你們能捨得八條生命，我爲何捨不得一個小白臉，再說，鐵公子能有你們這八個狗腿子替他殉葬。也算慰情聊勝于無啦！」

王念慈這一着，也够高明。

那藍衣人儘管利慾蒙心，但生命畢竟重要，因而一時之間居然也答不上話來。

王念慈一見自己的心理戰術巳收了效，不由嬌笑着又釘上一句道：「這位大人，你怎麼說呀？」

藍衣人蹙眉說道：「妳讓我多考慮一下……」

盧玉蘭含笑接道：「王念慈，妳最好先讓他們見識一下，妳那『梅花針』的絕技。」

王念慈笑道：「對！沒有實力作後盾的談判，是沒有結果的。」

接着，目注藍衣人笑道：「這位大人，當心你的右耳耳垂！」

話落手揚，那藍衣人還來不及有所反應，但覺右耳耳垂一痲，巳釘上一根細如羊毛的鋼針，不由臉色一變地，怒聲叱問道：「賤人！妳使的是淬着……」但他話沒說完，他的嘴唇上又釘了一根細針，王念慈臉寒似水地，冷笑一聲道：「你再敢出口傷人，我先廢了你的舌頭！」

藍衣人氣得也是冷笑一聲道：「只要妳捨得這個小白臉，妳儘管施爲就是！」

話聲中，那抵着鐵石心胸前的長劍，微一用勁之下，劍尖巳透衣而入。

王念慈怒喝一聲：「你敢！」

藍衣人冷冷一笑道：「如果我中了毒的話，妳想我敢不敢哩？」

王念慈這才暗中如釋重負地，輕吁一聲，淡淡地一笑道：「別以小人之心度人，姑奶奶這鋼針上，絕對沒有毒，方才那行動，也不過是給顏色你瞧瞧而巳。」

藍衣人顯然自己也巳運氣試過，知道並未中毒，這才披唇一哂道：「我巳經見識過了。」說着，那緊抵着鐵石心胸前的長劍，也隨之放鬆下來。

王念慈笑了一笑道：「現在，你該相信我方才所說的話啦！」

藍衣人陰陰地一笑道：「但我仍然不信妳能捨得下這個小白臉，咱們不妨耗下去，看看誰能得到最後勝利。」

這時，夜幕巳逐漸垂落，這隘道中，因兩旁峭壁夾峙，遮住陽光，因而比外面更爲陰暗。這個藍衣人，算得上老奸巨滑，他諒準對方因捨不得鐵石心而不敢動强，至于對耗下去，對他們更是有益無損。

因爲，據他暗中估計，不出半個時辰，東廠追兵必然大批趕來，到時候，自己頂多將巳經到手的功勞讓將出去而巳……

當然，這情形王念慈與盧玉蘭二人，都心中明白，但在投鼠忌器的情況之下，一時之間，却都是銀牙緊咬地莫可奈何。

藍衣人笑了，笑得好得意！也笑得好陰冷！

王念慈怒聲叱道：「有甚麼好笑？」

藍衣人仍然是陰笑着接道：「現在，我命令你們兩個，乖乖地退到一旁去！」

很久沒說話的盧玉蘭冷笑一聲：「作夢！」

藍衣人陰笑如故地接道：「看來，我也要給顏色妳們瞧瞧才行了。」說着，徐抬左手，將右耳垂和嘴唇邊的鋼針取下來，順手向鐵石心的右臂上刺了一下，痛得鐵石心一聲尖叫，如非是旁邊的一個灰衣人及時將他扶住，幾乎摔落馬下來。

這情形，當然也使得王念慈與盧玉蘭二人，芳容爲之一變。

但藍衣人却一手持劍，一手持針，分別比擬着鐵石心的前胸和面頰，冷笑一聲道：「如果我先在他的小臉蛋上，做這記號，妳們會不會心痛？」

「不……」

「你敢！」王念慈、盧玉蘭二人，同時脫口驚呼出聲，且不自覺地向前逼近。

藍衣人振聲大喝：「站住！」

緊接着又沉聲說道：「誰敢再進一步，我就將這兩枚鋼針，送進這小子的雙目中去！」

在情勢不饒人的情況之下，王念慈與盧玉蘭這兩個女煞星，不得不被迫而停了下來。

藍衣人聲冷如冰地接道：「現在，我命令妳們兩個，立即往回走，否則，我馬上先廢了這小子的眼睛！」

這情形，使得兩個姑娘愁眉深鎖地，作聲不得，也使得一直不曾開口的鐵石心，忍無可忍之下，振聲說道：「二位姑娘，不必顧慮我的生死，請立即放手施爲，宰了這狗賊子們……」

四海爭輝樂昇平

隘道口蹄聲雷動，又有十來騎便衣漢子騎着馬趕了上來。這批新來的人，顯然也是「錦衣衞」衙門中的人。

當然，藍衣人可更神氣了。他，反手摑了鐵石心一記耳光，怒聲叱道：「你小子够種！」

不等兩位姑娘有甚反應，立即厲聲喝道：「兩個丫頭聽好，現在我也以由一數到十的時間，限定妳們往回走，否則，嘿嘿嘿……」

他，陰陰地一陣冷笑之後，又沉聲喝道：「趙四，開始計時！」

「是！」藍衣人左邊的一個灰衣人漢子，恭應一聲之後，立即機械地報起數字來：「一……二……三……四……」

這片刻之間，隘道中的空氣，似乎凝結住了。

那灰衣人的冷漠的報數聲，對王念慈與盧玉蘭二人而言，那每一聲數字，都等于是一個鐵錘，敲在她們的心坎上，一錘比一錘重，也好像一錘比一錘快速。

灰衣人的語聲，仍在漠然地數着：「五……六……七……八……」

藍衣人臉上的笑意更濃了，雖然那是笑，但使人見了，却有不寒而慄之感……

兩位姑娘的心情也更緊張了，兩人都不自覺地，將全身功力，提到了極致。

就當這危機一髮之間，驀然「噹」地一聲過處，那藍衣人比着鐵石心胸前的長

劍，竟被凌空而下的一個拳頭大小的石頭，擊得掉落地面，同時，他那持着兩枚鋼針的左手，也如被蛇噬似地，虛垂下來。

正邪雙方，都還沒弄淸楚是怎麼回事地，微微一楞之間，緊接着半空中一條靈蛇，飛射而下，繞着鐵石心的腰間一轉，快速無比地，將鐵石心帶着向峭壁上飛昇而去。

這突然的變化，不但太出正邪雙方的意料之外，也快速得使人目不暇接。

當他們都來不及有甚反應，而不自覺地抬首仰視時，矇矓暮色中，只見鐵石心已到了峭壁中腰處，一個白衣人的身邊。

這情形，那些「錦衣衞」方面的高手，還是弄不淸楚是怎麼回事，但兩位姑娘却已放下了懸心，並如釋重負地同時長吁一聲道：「原來是妳……」

由兩位姑娘語氣中，已不言可知，俏立峭壁半腰，以繩索將鐵石心救出虎口的人，就是那「追魂艷俠」芳文靜姑娘了。

芳文靜嬌笑一聲道：「不錯！是我，現在，就看妳們兩個的啦！」

王念慈一楞問道：「看我們兩個甚麼啊？」

芳文靜道：「殺惡即可以行善，殺光這些只知道欺壓善良百姓，陷害忠良的狗腿子，絕對不算有干天和！」

盧玉蘭笑道：「可是，妳不能趁我們殺賊的機會，獨自帶着鐵公子溜走啊！」

芳文靜嬌笑道：「盧玉蘭，王念慈，你們兩位聽好：我芳文靜以『追魂艷俠』的俠名担保，絕對不『東施效顰』地趁妳們殺敵的機會，獨自帶着鐵公子開溜。」

王念慈笑了笑道：「妳的話，我倒是信得過，但以後，咱們可怎麼辦呢？」

芳文靜道：「目前，殺賊要緊，我暫時在這兒替二位掠陣，等二位殺光這些賊子們，脫出重圍，進入安全地帶之後，咱們『勾魂三艷』之間，再作公平競爭，或由鐵公子自己選擇。」

盧玉蘭點首道：「好！我贊成！」

王念慈笑道：「我也同意。」

芳文靜嬌笑一聲道：「那麼，二位該奮勇殺賊了……」

那藍衣人顯然已就三位姑娘對話之間，暗中作了適當的部署，因而，芳文靜的話沒說完，他已怒喝一聲：「臭丫頭，看劍！」

振劍一揮，十幾個人分成兩組，分別圍住兩位姑娘，刀劍並擧地，展開一場激烈的混戰。

王念慈、盧玉蘭二位姑娘，爲了討好意中人，同時也是在意中人面前逞能，另一方面，方才受了一肚子悶氣，也正需發洩，因而這一交上手，自然是殺手連施地，絕不留情。

至于「錦衣衞」方面的那批高手們，他們已不僅是爲了捉拿欽犯爭功，同時也是爲了保命，自然也是捨死忘生地全力以赴。

但他們只合平時拿着鷄毛當令箭地，陷害市民，欺壓善良百姓，在目前這種需要眞本事的場合裏，可就顯然太差勁啦！

同時，也是因二位姑娘的武功太過高强了，以致相形之下，更使那些人顯得成了不堪一擊的土鷄瓦狗。

因而雙方一交手，立即傳出一連串的淒厲慘號之聲，不到盞茶工夫，在王念慈、盧玉蘭二位姑娘的全力衝殺之下，那批「錦衣衞」衙門的高手，已悉數被殲。

王念慈長吁一聲，仰首笑道：「芳文靜，妳也該下來了。」

芳文靜一陣嬌笑道：「二位辛苦了，我這就下來啦……」

可是，她的話聲才落，火光一閃，隘道兩端，已出現無數火把，並傳來一個陰冷的語聲道：「妳們還想走麼？」

在無數火把的照耀之下，使得整個隘道中，都明如白晝，三位姑娘可以看到隘道兩端，那密集着「東廠」高手，對方也可看到那些橫八豎七，死狀奇慘的屍體。

三位姑娘方自心中暗叫一聲「苦也」之間，那陰冷語聲又冷笑一聲道：「妳們三個，胆子够大！手段也够狠！」

芳文靜也冷笑一聲道：「多承誇奬！我自信比起你們這些喪盡天良的人來，我們這點手段，可就微不足道啦！」

那陰冷語聲道：「妳們三個，是誰做主？」

芳文靜道：「我們誰都可以做主。」

那陰冷語聲道：「那麼，我鄭重告訴妳們，朱大人已傳下令諭：只要獻出鐵石心，不但不究既往而且還可以封官，如再負隅頑抗，則與叛逆同罪，禍延九族！」

芳文靜眼看敵方主力已集中隘道兩端，如不乘夜突圍，天亮後，更不堪設想。

當下，她心念一轉，故作沉思狀道：「你們暫時不可逼近！讓我們好好商量一下。」

那陰冷語聲道：「可以，但時間方面，不能超過盞茶工夫！」

芳文靜冷笑一聲道：「你可別逼得我發火！」

話聲中，已動手將鐵石心捆在自己背上，一面以只有他們兩人能聽得到的語聲說道：「鐵公子，生死存亡，在此一擧，你可要振作一點！」

說完，飛身而下，向另二位姑娘低聲說道：「二位，事急矣！咱們除了集中力量，强行突圍之外，已無選擇餘地。」

王念慈也低聲說道：「我們兩個，唯你的馬首是瞻。」

芳文靜道：「那麼，事不宜遲，我們立即向出口處闖去，由王念慈以『梅花針』及『紅綾帶』開道，盧玉蘭和我並肩跟進。」

王、盧二位姑娘同時點首道：「好！就決定這麼辦！」

芳文靜接道：「盧玉蘭請稍爲挪後一點，以便照顧我揹着的鐵公子的安全。」

盧玉蘭點點頭回答道：「這個，我知道……」

芳文靜低聲問道：「二位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衝！」

「衝」字出口，三位姑娘，已箭疾地向出口處衝去。

那首當其衝的十來個人，連不好的念頭都沒轉過來，已在憤呼聲中橫屍就地。

三位姑娘，得理不饒人，有若三隻出柙之虎，以一個不規則的「品」字隊形，

一路衝殺過去，並同聲嬌叱着：「擋我者死！」

所經之處，人頭與殘肢斷臂齊飛，慘呼與哀號之聲，不絕于耳，戰況之慘烈，令人心悸神搖。

那陰冷語聲振聲喝道：「朱大人已懸下賞格，活捉這三個賊婆娘中任何一人者，賞白銀二千兩，格殺一人者，賞白銀千兩，能抓回鐵孽子者，不論生死，一律賞黃金千兩，官昇三級！」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話，倒是一點不會錯。

那些「東廠」的亡命之徒，本來已被三位姑娘的一陣衝殺，殺得寒了心，喪了胆，僅僅作象徵性的攔截的了。

但這一頗具誘惑力的賞格一經宣佈之後，居然又士氣大振起來。

可是，他們的振作，却爲時已晚，因爲三位姑娘，業已衝出隘道，到達一片頗爲開闊的坡地中。

三位姑娘長吁一聲，略爲定神，打量一下當前環境之後，不由又暗道一聲「苦也」！

原來目前這一片斜坡，左爲斷崖，右爲死谷，前頭雖有通路，却被黑壓壓的一片人潮所阻。

而更使她們暗中驚凜的，是那片人潮之前的兩個奇特人物。

那是一個二品裝束的武官，和一個身裁高大，身着紅色架裟的番僧。

那武官，顯然就是負責追殺鐵石心的首腦人物，叫什麼「朱大人」的人了。這時，他正從容地卸除外面的官服，現出一身玄色勁裝。

至於那紅衣番僧，則是濃眉巨目，滿臉橫肉，不看別的，只要瞧他手中那重達百來斤的精鋼禪杖，就可想見一般了。

芳文靜美目一掃之下，蹙眉低聲說道：「這兩個，可不能力敵……」

王念慈截口接道：「可是，目前，這三面都是絕路，咱們必須向前闖……」

「不！」芳文靜接道：「對這兩個，只能智取，必要時，我們暫時退往死谷中去……」

這時，那位二品武官，已將官服完全卸掉，右掌向旁邊一伸道：「拿來！」

一個勁裝漢子，應聲送上一個黑色圓筒，那是一個長約二尺，徑約三寸的奇形兵刃。他，首先揚聲向三位姑娘笑問道：「知道我是誰麼？」

芳文靜冷笑一聲道：「知道，我知道你以前是江湖上的惡魔，如今是『東廠』曹太監的主要助手朱侗。」

朱侗點首笑道：「盛名之下無虛士，『勾魂三艷』，果然是見面勝似聞名。」

微頓語鋒，又神色一整道：「不錯，在下就是朱侗，同這位多倫大師，同爲曹公公的主要助手。妳們既然知道我的來歷，當也聽說過這玩藝的威力……」說着，擧起那黑色圓筒，朝着斷崖邊一株突出的大樹上瞄準着，「嗤」地一聲，一蓬熊熊烈火，挾着濃厚的烟雲射向那株大樹，使得那株本來是一片青葱的大樹，立即燃燒起來。

這情形，自然看得三位姑娘暗暗心驚，但芳文靜表面上却故裝不屑一顧地，披唇一哂道：「我知道，這就是你爲虎作倀的本錢，名爲『五雲噴火筒』，但這玩藝，却嚇不倒你家姑奶奶。」

朱侗笑道：「別吹牛，我不信妳們三個是鐵打的金剛。」

站在他右邊的一個勁裝漢子，連忙諂笑着接道：「大人，縱然是鐵打的金剛，也經不起烈火的焚燒呀！」

芳文靜冷笑道：「咱們走着瞧吧！」

朱侗呵呵一笑道：「不用再瞧了，像這麼三位如花似玉的美姑娘，我眞不忍心下手哩！」

接着，抬手向週圍一指，正容說道：「妳們也該知道，目前這部署，沒打算要妳們活着離開這兒的，但現在，我改變了主意，只要妳們交出鐵石心來，我不但不究既往，還可以收妳們做爲如夫人，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那紅衣番僧連忙接口說道：「朱大人，我也要一個……」

這當口，王念慈向芳文靜以眞氣傳音說了兩句什麼，只見芳文靜點了點頭，道：「待會兒，見機而行……」

只聽朱侗呵呵一笑道：「咱們兩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自然少不了有你一個呀！」接着，目光向三位姑娘一掃，含笑問道：「妳們三位，意下如何？」

芳文靜嫣然一笑：「世間哪有這麼簡單事。」

別看芳文靜殺起人來，有如兇神惡煞，但她這嫣然一笑，却有傾國傾城的魅力，只笑得朱侗連生辰八字也忘去似地，涎臉笑問道：「依妳之見呢？」

芳文靜嬌笑一笑道：「你既然要我們終身相許，總得顯點本事讓我們瞧瞧，只要我們認爲值得，自然……」

朱侗有點等不及地，截口問道：「妳是說，我們還得打上一架才行？」

「不錯。」芳文靜正容點首道：「唯有在公平一戰的情況之下，你憑眞本事贏了我們，才值得我們委以終身。」

朱侗連忙點首接道：「好吧！我答應了。」

「還有。」芳文靜含笑接道：「我們經過連番血戰，人困馬疲，必須好好地歇息一番才行，最好還是先請供應乾糧和飲水……」

朱侗笑道：「兩軍對壘之下，這要求未免太過份了吧？」

芳文靜笑了笑道：「必須如此，才能算是公平，而且，是你問我，我才這麼說，如果你不同意，我們也不勉强。」

朱侗扭頭向一旁的紅衣番僧低聲交談了一陣之後，才點首笑道：「好！我全都答應妳。不過，妳們需要休息多久，也得事先說明。」

芳文靜道：「到天明爲止。」

「好！」朱侗正容接道：「但，我要警告你們，如果玩什麼花槍，那是自討苦吃！」

芳文靜淡然一笑道：「你以爲我們會麼？」

朱侗扭頭喝道：「送三份乾糧飲水給她們！」

一個勁裝漢子，恭敬着捧着乾糧和飲水，走向芳文靜身前。

芳文靜却是謝也沒謝一聲地，將乾糧和飲水接過之後，立即向右邊的死谷走去，王念慈與盧玉蘭二人自然也隨後跟進。

走了約莫有五丈左右之後，芳文靜又扭頭揚聲說道：「朱大人，在天亮之前，任何人不許前來打擾！」

朱侗笑了笑道：「我知道……」

目注三位姑娘步入死谷中的背影，紅衣番僧低聲向朱侗問道：「朱大人，這眞是一個沒有退路的死谷麼？」

朱侗笑道：「除非她們會飛，否則，咱們只要堵住這出口，絕對逃不了！」

紅衣番僧道：「爲愼重計，咱們兩個，最好是分班親自守住谷口。」

「好的。」

「酒家守第一班。」

朱侗笑了笑道：「那就辛苦你啦。」

於是，紅衣番僧提着禪杖向谷口走過去。

其餘的人，則圍着谷口，就地歇息。至於朱侗，則由手下人臨時支起一個小帳篷，供他歇息，帳篷外，還兩個勁裝侍衞守衞着。

那紅衣番僧，趺坐谷口的一根大石筍旁，兀自閉目養神，在一旁的松油火把照耀之下，有若一尊彌勒佛似地。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死谷內傳出的一陣「沙沙」脚步聲，使得紅衣番僧張開了雙目。只見「勾魂艷鬼」王念慈，像幽靈似地，姍姍地走了過來。

紅衣番僧張着一張血盆大嘴，色迷迷地笑問道：「女菩薩是否睡不着覺？」

王念慈低聲媚笑道：「是啊！口渴得很，特來向大和尚討點水喝。」

「行！」紅衣番僧拍拍身旁的草地道：「來！坐到這兒來，酒家這兒有美酒，還有狗肉……」

王念慈俏立他面前，美目流盼地，掩口媚笑道：「原來你是一個酒肉和尚。」

紅衣番僧笑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裏坐。不瞞姑娘說，酒家還是一個花和尚哩！」

王念慈發出一串銀鈴似的蕩笑道：「什麼叫『花和尚』啊？」

紅衣番僧一把將她拉入懷中，低聲淫笑道：「小乖乖，酒家這就告訴妳怎麼才是花和尚……」

王念慈故意掙扎着：「不嘛！人家是來討水喝的。……」

紅衣番僧有點迫不及待地道：「來！先喝一點酒……」

說着，並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

王念慈仍在掙扎着：「不！給人看到了，多難爲情。」

「不要緊，人家都入睡了哩！」

「可是，這火把……」

紅衣番僧笑道：「這，好辦得很。」

話聲中，抬起那有若蒲扇似的手掌，凌空一揮，那丈遠外的松油火把，應手而滅，谷口立即變成一片黝黑。

就當這谷口一黯的瞬間，一道人影，一閃而衝出谷外。

緊接着，傳出紅衣番僧的曖昧笑聲道：「現在，該……該可以了吧？」

王念慈的語聲道：「唔……人家沒喝水哩！……」這同時，不遠處，却傳來一聲悶哼。

紅衣番僧似乎一楞：「妳聽到什麼聲音麼？」

王念慈的語聲，一直是那麼嗲聲嗲氣的：「沒有聽到啊！」

「要不要我告訴妳？」

紅衣番僧的語聲，顯然有點不對勁。

他不知王念慈於黑暗中，弄了些什麼手脚，只聽她突然發出凜駭已極的驚呼道：「你……」

「我。」紅衣番僧的語聲平靜而又冷酷：「練的是『鐵布衫』功夫，別說是一般點穴手法，奈何不了我，即使是普通刀劍，也莫奈我何。」

王念慈幽幽地嘆了一聲，沒接腔。

那紅衣番僧的語聲，冷冷地一笑道：「現在，妳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由酒家廢了妳的功力，永遠成爲酒家參歡喜禪的道友……」

他的話沒說完，一枝寶劍已抵着他的「靈台」大穴，並傳出芳文靜的冰冷語聲道：「放開她！」

紅衣番僧冷笑道：「妳該明白，酒家是不怕刀劍。」

芳文靜也冷笑道：「可是姑奶奶手中的，却是寶劍。」

也就在這同時，谷口外傳出一聲勁喝：「拿奸細……」

紅衣番僧被這雙重意外，震驚得微微一楞之下，被他扣住腕脈的王念慈，却已乘機掙脫開去，就地一滾滾出丈遠之外。

而紅衣番僧，也乘這機會，身軀向旁邊一倒，同時，右手抓向橫擱一旁的禪杖，雙腿却順勢一掃，掃向背後的芳文靜的下盤。

別看這紅衣番僧身軀高大，但他的反應之快，與動作之靈活，却委實是高明得出奇。

就在這刹那之間，他不但脫離了芳文靜手中的寶劍控制，而且還迫得芳文靜，不得不飛身縱起，以避過他那雙腿一掃的銳鋒。

紅衣番僧已一躍而起，精鋼禪杖，一式「橫掃千軍」，口中怒喝道：「兩個臭丫頭，納命來！」

他這根重達百來斤的禪杖，這一全力橫掃之下，是何等威勢，兩位姑娘自然不敢輕攖銳鋒，只好憑小巧功夫實行游鬥。

這時，谷口外的斜坡上，傳來朱侗的驚「咦」聲道：「是妳……」

只聽盧玉蘭的語聲笑道：「不錯啊！是我，現在，這身鬼皮也可不要了……」

朱侗語聲道：「妳爲什麼要化裝我的手下人，來偷取我的『五雲噴火筒』和寶刀？」

盧玉蘭的語聲道：「弄走你那兩樣東西，你就兇不起來啦！喲！寶刀就在這兒哩！」

朱侗的語聲道：「那『五雲噴火筒』呢？」

盧玉蘭的語聲道：「那玩藝兒，我不會使用，丟到斷崖下面去了……」

原來三位姑娘以緩兵之計，穩住朱侗之後，在死谷內略一磋商，立即分頭行動，這就是目前這情況的由來。

只聽朱侗的語聲喝道：「大家上，剁這臭丫頭！」

這時，芳文靜，王念慈二人，雙戰紅衣番僧，已有五十多招，雙方却是誰也奈何不了誰。

芳文靜一聽谷口外殺聲震天，深恐盧玉蘭一個人獨力難支，連忙向王念慈使了一個眼色道：「王姑娘，這兒由我一個人來。」

王念慈點頭道：「妳要小心點啊！」

芳文靜笑道：「妳儘管放心，個把賊禿，我還沒把他當一回事。」

王念慈趕到谷口外的斜坡上時，只見盧玉蘭正與數十個「東廠」高手之中，往來衝殺着。

她，左手持着由朱侗手中偸來的寶刀，右手持着「爛銀七」，所經之處，有若虎入羊羣，着者披靡，因而敵方人數雖多，應付起來，却還並不怎麼吃力。

王念慈入目之下，大喝一聲：「盧玉蘭，我來帮妳……」

朱侗飛身迎上，口中怒喝道：「賊婆娘，吃我一刀！」

朱侗已由被殺的手下人中，拾起一把大砍刀，向着王念慈兜頭下劈。

這位朱大人的身手，可委實不平凡，一把普通的大砍刀，在他手中使將起來，却有無窮的威力，一時之間，迫得王念慈連防守都感到十分吃力地，不得不且戰且退，一面並向盧玉蘭揚聲說道：「盧玉蘭，擒賊先擒王，咱們先宰了這個姓朱的，才是上策啊……」

盧玉蘭也揚聲說道：「好！我馬上就來……」語聲未落，慘號連傳，已殺開一條血路，衝向王念慈這邊而來。

盧玉蘭手中兩把都是寶刃，這一與王念慈聯上手，朱侗立時被迫處下風。

朱侗對這位偸去他兩件寶物的盧玉蘭，可說是恨到了極點，但眼前形勢不饒人，只有拚命衝殺，並急得哇哇怪叫而已。

盧玉蘭却邊打邊媚笑道：「朱侗，你能多活這一刻時光，已够幸運的了，方才，你要是晚一點才被驚醒過來，姑奶奶早就送你回姥姥家去啦！」

「噹」地一聲，朱侗手中的大砍刀被削去了一段。盧玉蘭連聲歉笑：「朱大人，失禮，失禮！」

盧玉蘭表現得越輕鬆，朱侗就表現得越氣，越氣可就越吃虧。

因而，這位滿手血腥，罪孽滿身的朱大人，就在盧玉蘭的連聲媚笑中，零零碎碎地，毀去了他的大砍刀，並在王念慈的鋼針之下，而終於死在兩位嬌娃的手中，但兩位姑娘，却也受了好幾處不算太輕的外傷。

幸虧她們所受的，都不過是皮肉之傷，兩人略一包紮後，又匆匆向谷口趕去。

芳文靜獨鬥那紅衣番僧，其艱苦情況，可想而知。

當王念慈等二人趕回支援時，芳文靜已經是渾身香汗淋漓，連那閃避的身法，也遲滯得多了。

不過，那位紅衣番僧，也因眞力消耗過多，而兇威大減，因而當王、盧二位姑娘趕來，三人聯手之下，立即迫得他落了下風。

四個人又捨死忘生地，惡拚了百多招時，終於由盧玉蘭的飛刀絕技，毀了紅衣番僧的一目。

原來這紅衣番僧，所練「鐵布衫」的「罩門」，就是雙目，眼睛一毀，眞力盡洩，再加上芳文靜及時一劍貫胸，在一聲凄厲慘號聲中，結束了他的性命。

元兇伏誅，那些未死手下人，早於已朱侗被殺時，眼看着大勢已去，而紛紛逃走了。

因而紅衣番僧一死，戰事就算是全部結束。

三位姑娘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之後，芳文靜才正容說道：「二位，雖然這兒距『金沙江』已不過十來里路，也不至再有人追來了，但我們還是謹愼一點，利用那些賊子們遺下的馬匹，連夜送鐵公子過江才是。」

另二位姑娘同時點首，答道：「好！就這麼辦吧！……」

× × ×

這是「金沙江」彼岸的一個小鎭甸。時間已是第二天的午後，在這小鎭甸上，唯一的一家客棧中，鐵石心與「勾魂三艷」，正開始共進午餐。

看他們那些情形，可能是剛剛起床不久。由於已經到了安全地帶，也由於已經經過了充份的休息，連日來所積累起來的疲勞和憔悴，都已一掃而空，更由於已經盥洗過，並換了整潔的衣衫，因而一個個顯得神彩飛揚，容光煥發。

也直到這時，鐵石心才正式向三位姑娘道謝，芳文靜却向鐵石心含笑問道：「鐵公子，你可知咱們三個，爲何要冒險犯難，將你救出險境麼？」

鐵石心笑了笑道：「這個，盧姑娘已經同我說過了。」

芳文靜神色一整道：「那麼請鐵公子就咱們三人之間，主動作一抉擇，免得我們這『勾魂三艷』還要有所勾心鬥角。」

鐵石心神秘地一笑道：「芳姑娘，平心而論，撇開三位對我的救命之恩不談，光憑三位的這一份天姿國色，我也沒法自行選擇。」

芳文靜不由笑問道：「這是說，你對我們三個，都……都……」

儘管芳文靜是江湖上叱咤風雲的巾幗英雄，沒有一般世俗姑娘的忸怩作態，但這種事情，當面談起來，還是有點不好意思出口，因而「都」了半天，却沒法接下去。

（本文轉入第45頁）





侠義中篇連載故事

玉笛雙英

（五）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侯震、石中英、索英珠、井若文（此時尚女扮男裝，化名狄玉）欲僱舟前往洞庭一遊，但所有船戶皆因白骨教徒衆在洞庭一帶肆虐，所以不敢受僱，侯震等人正無計可施之際，汪澄却駕船而至，自告奮勇，願載侯震等人前去。航行中，互相交談，更增進彼此間之瞭解。原來丐帮叛徒郁天雄在外爲非作歹，於安盛做案時被汪澄所見，壞其好事，兩人惡鬥一場，未分勝負，雙方約定再鬥。汪澄深恐不能取勝，乃邀侯震等人相助，侯震等人慨然應允。船抵城陵磯，汪澄依時赴約，羣俠則預先隱伏附近叢林，伺機出擊！部署妥當，郁天雄施然而來，兩人舌戰一番之後，郁天雄首先出手向汪澄進攻……

鬼蜮萬端　神魔千臂
解圍飛鐵掌　度厄仗松針

鐵簫漁子汪澄，移身進步，雙懷杖一招落空，鐵簫指處，直點貪花惡鬼郁天雄的左肩井穴。

郁天雄不遮不架，微一仰身，不容汪澄點空的鐵簫撤回，一招「雙風貫耳」，雙懷杖左右橫擊。

汪澄縮頭藏頭，噹的一聲，郁天雄懷杖互擊，在黑夜之中，火光直冒，汪澄方待還招進擊，郁天雄懷杖一合一分，又砸汪澄兩脇，汪澄此時眞還無法躲閃，若往上縱，則落下之時，郁天雄雙懷杖迴環掃蕩，必打自己雙腿，身在半空，如何躲過？萬般無奈，只得倒行縱出七八尺遠，揉身再進，眞怒已生，施展自己數十年浸淫獨創的鐵簫招術，與貪花惡鬼郁天雄的鑌鐵懷杖，戰在一起。

郁天雄在安慶城外，與鐵簫漁子汪澄，初次交手之時，因係夜入人家，採花作案，雙懷杖携帶不便，改用單刀，兵刃太不趁手，以致險爲汪澄所傷，此刻雙杖在手，又仗有奥援在後，頓時精神陡長，耀武揚威，他與汪澄功力本來相若，但這對鑌鐵懷杖，每枝兩節，每節兩尺二寸，加上連鎖鋼環，連手臂伸開，六尺有餘，這一施展開來，點打崩挑，封攔截壓，丈許方圓之內，杖風虎虎，到眞逼得個兩淮老俠鐵簫漁子汪澄，一枝短短鐵簫，暫時無法進手。

鐵簫漁子汪澄，成名多年，亦非倖致，暫時雖被郁天雄雙懷杖威力所懾，不敢輕易進招，但廿招一過，敵勢漸明，一聲長嘯，施展上乘輕功，不時閃進郁天雄的一片杖影之內，右手鐵簫，左手駢指，打、斫、拍，着着攻向郁天雄周身要害，並且翩若驚鴻，一擊不中，立即遠颺，郁天雄一對懷杖，雖然迅疾無倫，倒也時屢遇險着。

轉瞬百招，二人仍是勢均力敵，但窪鬢角，俱已微微見汗，郁天雄久戰汪不下，雙眼不住亂轉，忽然左手懷杖，一緩慢，被汪澄鐵簫順勢一粘一挑，竟脫手，郁天雄一聲不好，轉身躍退。

鐵簫漁子那肯容他走開，身形剛剛起，頭頂一聲：「汪兄且慢，留神毒手」巧手魯班侯震的身形，就如一隻大鳥凌空飛落，右手劈空一掌，打向郁天雄左手微按，汪澄便吃輕輕震落。

郁天雄震杖出手，原是誘着，耳聽澄追來，足剛落地，身形猛往右翻，功左臂一隻左手，頓時肉陷皮收，漸呈烏，形同鬼爪，一陣陰毒寒風，剛自出手侯震突然凌空飛落，劈空掌力已到胸前兩股掌力一交，郁天雄這點學得尚未周的玄陰鬼爪，那裏是侯震精純掌力之敵，一下便被震出六七步外，一條左臂已自動轉不靈，方待怒罵。抬頭一看，見是侯震，昔日師叔，功力又不能敵，如何不怕？一言不發，轉身疾逃。侯震却連追都不追，站立當地，面含冷笑。

郁天雄剛欲逃入東邊林內，猛然林內一聲：「犯戒叛帮，罪無可逭！」鐵脚丁丁，從林內走出一個手拄鐵杖的獨脚乞丐，郁天雄一見，竟比見了侯震還怕，慌不迭的一個「巧燕穿雲」，身形剛剛落到南邊林口，林內又是一聲極爲宏亮的「善惡到頭終有報」，一個瘦長老年乞丐，手執一根朱紅竹杖，緩緩自林內走出。

郁天雄簡直如遇蛇蝎，混身戰抖，額間汗如雨下，猛的一聲高呼：「雲香主，柳護法，快快……」

聲猶未畢，頭頂有人接口道：「『祇爭來早與來遲』，郁天雄你已惡貫滿盈，還不受我帮規懲治，還敢違抗圖逃麼？」

郁天雄聞聲抬頭，只見斜外裏一株參天古木，四五丈高處的極細枝條之上，坐着一個中年乞丐。話音方收，隨着風勢蕩枝條，原式不變，直落下來，到將近地面之時，才雙足微伸，塵沙不驚，飄然着地，端的輕靈悠閒美妙已極。

目光之下，辨清面貌，正是昔日傳藝恩師，丐帮帮主丐仙佟雲。想不到就爲自己，竟然丐帮中四大長老，一齊到來，朱紅法杖一現，生已無望。所倚仗之靠山，毫無音訊，再若抗拒，則刑罰之慘，便難忍受，只得匍伏在地，戰慄待死。

侯震忽見師兄與兩位師弟，同時在此出現，也覺詫異，上前向丐仙禮見，還未開言，丐仙佟雲已先笑道：「侯師弟，不必多禮，你樹上那三位小友，何不請下相見？」

侯震方待招呼雙英狄玉，西邊林內，突又傳來一聲暴喝道：「郁天雄，休得這等膿包，你既已入我白骨教門下，何人敢動你一掌一指，馬上叫他嘗嘗我的白骨陰風掌力，這麼一羣臭花子，算得什麼？還不快與我起來！」

人隨聲進，自西邊林內，走出一老一少。

少的一個，通體黃衫，正是白骨雙凶之一，毒心陰掌雲涵，老的一個，年約六旬開外，瘦削矮小，身着玄色對襟密扣衣褲，腰中繫有一條三四寸寬的奇形皮帶，左右腰下皮帶之下，另外各有幾個寬仄大小形狀不同的皮袋，帶口夾層之上，却明晃晃的插有十餘柄柳葉飛刀，連肩頭衣內，也有形似圓筒之物，隆起其中，兩人均是空手，一路談笑而來，根本就沒把這眼前的丐帮四大長老，放在眼內。

那郁天雄本來俯伏在丐仙足下，待命處置，此刻見這一老一少到，宛如絕處逢生，心胆頓壯，驀地一個長身，便想縱回雲涵身傍。

丐仙佟雲，微微冷笑，屈指虛空一彈，郁天雄哎呀一聲，又復栽倒在地，不能動轉。

雲涵大怒，戟指丐仙佟雲道：「你大概就是這窮家帮中的花子頭，叫什麼丐仙佟雲的吧？我剛才業已言明，郁天雄現爲白骨教下弟子，不容他人妄加傷害，你自己德能不足服人，妄逞兇威，阻人上進？你以爲你那手『彈指神通』的黔驢小技，就嚇的住人麼？」

話方至此，瞥眼忽見侯震，只道中英英珠也在此間，臉上倏然變色，等到四顧無人才又恢復那種桀傲蠻橫驕狂之氣。

丐仙佟雲，不屑答言，侯震接口哈哈笑道：「我把你這不知廉恥的小賊，黃鶴樓下，我石賢侄縮掌施仁，放你一條狗命，予以自新之路，不想惡性難泯，又來此間生事。郁天雄乃本帮叛徒，欺師滅祖，江湖武林之中，視爲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誅之，何況此賊，不斷採花作案，蹂躪婦女，惡跡昭彰，我帮掌門人在此正以帮規，何容你等横加干涉？識事時，快快退去，靜待四日之後，君山正邪決戰之時服誅，不然，要想再找黃鶴樓前的那等便宜之事，可就難了！」

毒山陰掌雲涵，得白骨教主白骨神君戚子銘，秘傳心法，出江湖以來，白骨喪門劍，白骨陰風掌，白骨陰燐砂，三般絕技，向未使全，即已無敵，那知在黃鶴樓上，見石中英與自己心上人，玉笛飛仙井若文，同舟賞月，丰神品貌，又比自己俊逸多多，醋火頓熾，夤夜挑戰，原想俠義及綠林兩道中的成名老輩，多半均非自己之敵，這麼一個白面書生的石中英，還不是手到即可除此情敵，那知大謬不然，一下碰了眞正的對頭貨，師傅至寶，緬鐵精鋼打造的白骨喪門劍，在前古至寶紫郢墨劍之下，簡直如摧枯拉朽，白骨陰風掌遇上了般若神功，又如螳臂擋車，人家掌貼後心，縮力不發，將自己輕輕送出，藉此

機會，使出最後的看家本領，兩把白骨陰燐砂出手以後，也不知傷着敵人沒有，便被一股驚人掌風勁力嚇跑，引爲生平奇恥大辱。但心中何嘗肯服，逃走以後，急急趕回君山，想找師兄獨角鬼王尹慶，合手再來報仇，偏偏尹慶亦已他往，要到會期當日，才回君山，恰巧郁天雄與汪澄城陵磯定約，邀請相助，一時興起，遂與教中護法千臂神魔柳青，同來助陣。

此時一見侯震，先頗一驚，後看中英等尅星不在，黃鶴樓舊恥，頓上心頭，立意要拿這丐帮的四大長老開刀，以挽回昔日顏面。

靜聽侯震講完，陰惻惻一聲冷笑道：「雲二太爺一時失眼，不知那石家小賊手中墨劍，乃前古寶器，兵刃被削，這才遭敗，何足爲奇？二太爺正在到處找他，再決生死，今天也是你們這一干臭花子倒霉，替那石家小賊送死，我先把你們奉若神明的花子頭打垮，然後再把你們幾個臭花子，一個個挫骨揚灰，才消我雲二太爺心頭之恨！」

說罷便向丐仙佟雲指名索戰，丐仙微微一哂，還未答言，站在東邊林口的獨脚乞丐，巳自冷冷的說道：「呸！憑你也配！就這樣一副行屍走肉的骨頭架子，禁的起我家帮主『少陽神掌』的一指才怪，莫看你吹了半天大氣，連我這麼一個六根不全的殘廢花郎，你也未必準能對付的了！不信的話，你就先嘗一嘗試試！」

話音剛落，右手鐵杖一拄，叮的一聲，身已凌空飛起，「泰山壓頂」，颯然帶風，照定雲涵頂門，一掌擊下。

雲涵冷笑一聲，不閃不避，翻掌硬接，兩掌交接之下，雲涵脚下，微見晃動，那獨脚老丐，因身在空中，稍爲吃虧，竟被震出四五尺遠，落在地上，毒心陰掌雲涵一掌試出獨脚老丐功力不如自己，仰首向天，一陣狂笑道：「我道窮家帮四老，有通天徹地之能，伏虎降龍之力，原來不過如此，我說四位齊上如何？」

丐帮中，這四大長老，是親師兄弟，丐仙佟雲居長，侯震次之，那手執朱紅竹杖的老丐，活報應雷同第三，獨脚老丐鐵行脚辛中賡居四，辛中賡生性剛強，因一腿巳廢，全身功力，聚於上盤，練就左手一隻鐵掌，擊石如粉，縱橫江湖，也是罕逢敵手，鐵行脚辛四，名頭甚大，此時竟被雲涵反手輕輕一掌，凌空震退，再聽他口出狂言，慚憤交併，暴吼一聲，鐵杖點處，縱身再上，施展內家重手「白虎掌」法，與雲涵打了個石破天驚，龍騰虎躍。

丐仙佟雲在這四師兄弟中，先就秀出羣倫，後來爲報鐵心雙道一爪之辱，十年面壁，練成專門尅制玄陰鬼爪這種陰柔掌力的至剛純陽掌法，少陽神功之後，不但其他武功，隨之倍增，連容貌都有了返老還童之概，他巳年過七旬，此刻看來，却像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乞丐，細看鐵行脚辛中賡，毒心陰掌雲涵動手，卅招一過，便知辛中賡決非雲涵對手，遂點手叫過活報應雷同道：「這雲姓少年，武功巳臻上乘，老四決非其敵，你去把他換下，用『五絕降魔棒』法，和他動手，即或不勝，也可保不敗……」

話剛至此，鐵行脚辛中賡久戰無功，竟與雲涵硬拚掌力，一招「獨劈華山」，換了雲涵一掌運足白骨陰風掌力的「橫架金樑」，克察一聲，左臂竟被雲涵斫折，陰風透骨，全身一打寒噤，便自暈倒。

好個雲涵，眞稱得起「毒心陰掌」，辛中賡巳然失招落敗，折臂倒地，他却依然上步舉掌，剛待落下。一陣疾風，長瘦老丐，活報應雷同的一枝朱紅竹杖，巳朝眉心點到。雲涵微一偏頭，雷同竹杖，化點爲打，又到左肩，逼得雲涵後縱數步，他此時白骨喪門劍巳失，就憑一雙鐵掌，與雷同的窮家帮鎭帮絕學「五絕降魔棒」，打在一起。

雷同這枝竹杖，是融合鞭、劍、槍、棒以及判官筆等五種兵刃的精絕招術，而稱「五絕降魔棒」，點挑划打，迅疾無倫，雲涵暫時被弄得莫測高深，連連後退。

丐仙佟雲見三弟雷同，倚仗精奇棒術，巳不致敗，向侯震嘆道：「過剛則折，老四生平不肯服人，這回讓他受點磨練也好，你與他接骨，我來會會對面這位綠林怪傑！」

千臂神魔柳青，本來怯于丐帮四老威名，生怕自己人少吃虧，未肯妄動，此刻一見江湖中號稱難惹的鐵行脚辛四，竟吃雲涵斫折左臂，以爲丐仙也不過如此，見佟雲出陣，兩手當胸一拱道：「佟帮主有興，在下奉陪！」

他們兩人，未曾動手，就先較上了勁，柳青這當胸一拱，暗暗用上隔山打牛的內功潛力，丐仙則微微含笑，也是兩手虛拱道：「不敢！請賜招。」

柳青何等人物，兩股掌力微一交接，便知自己內力，差得太遠，趕緊收手抱拳，開招立式，左掌微晃，右手駢指點向佟雲右胸道：「恭敬不如從命，佟帮主，接招。」

丐仙微微一笑，兩隻破袖一抖，就在千臂神魔的拳招掌風之中，宛如穿花蝴蝶，飄飄而舞，晃眼五十餘招，任憑柳青使盡掌招絕學，連丐仙一絲衣角均未沾上。

這一來，千臂神魔柳青，不由大驚，想不到丐仙佟雲，這多年來，功力竟精進如此，若再不施展自己成名絕學，難望取勝，雙掌虛晃，一聲且慢，將身縱出圈外，向丐仙道：「佟帮主掌法精奇，柳某甘拜下風，但我還有一支追魂鐵拐和幾般不登大雅之堂的暗器，想一併討教如何？」

未等丐仙答話，便自左腰下一個較長皮袋之中，抽出一根長還不到一尺的短拐，左右手分攢拐頭拐尾，向外一分，那拐竟是中空，由三節合套，這一打開，長約三尺，交在右手，目注丐仙，等待動手。

丐仙佟雲，見他取出此拐，雙眉一剔，沉聲叱道：「千臂神魔柳青，我本因彼此無仇，才略爲比劃，未下重手，你敢用此下流兵刃，莫非找死……」

話猶未了，空中一聲清叱，一陣龍吟，千臂神魔柳青，就見眼前似有無數玄色寒星，當頭罩落，慌忙與拐一擋，嗆啷連聲，手中追魂鐵拐，只賸四五寸長一截，拐內所藏追魂毒粉，也化作一蓬黃烟，被一陣強烈掌風，激蕩得飄揚四處，面前却站着一個長身玉立，年約二十上下的英俊少年，滿面悲容，手執一支奇形墨劍。

原來中英，與侯震及英珠狄玉等，在樹上觀戰，自郁天雄棄杖誘敵，汪澄中計臨危，侯震現身嚇退郁天雄後，丐帮三老及雲涵柳青，相繼出現，雲涵大逞兇威，掌斷鐵行脚辛四左臂，依了英珠，早就下樹助戰，中英因看出丐仙功力，巳臻絕頂，足以應付，自已三人，均是後輩，冒昧逞能，終有不妥，勸阻英珠故未出手，狄玉則更因另有苦衷，不能露面。

這時聽得丐仙喝叱千臂神魔柳青，才曉得這與雲涵同來的矮瘦老人，就是當年在六盤山南麓，黑森林外，用暗器埋伏暗算自已父母的主要元兇千臂神魔柳青，屈指一算，父母逝世迄今，恰恰五年，天網恢恢，居然在這城陵磯上巧遇此賊，中英宅心仁厚，對人對事，素極寬宏。但此刻親仇在眼，想起五年以前，依依父母膝前，天倫之樂，被這干賊子，破壞無遺，大伯石堅，及自已與英珠父母，齊遭慘死，不由怒憤塡膺，珠淚雙落，那裏再肯容情，回手拔劍一陣龍吟，出手便是法華庵主心如神尼，精研親傳的伏魔慧劍，「亂洒天花」，紫郢墨劍，化成萬點玄星，清叱一聲，往千臂神魔柳青，當頭罩落，追魂鐵拐一斷，突自拐中冒起一團黃烟，中英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不等黃烟散佈，左掌微吐太乙神功，便告擊散，一看老賊雙手巳空，中英終是憨厚，亦將墨劍歸鞘，用手一指千臂神魔柳青道：「柳青老賊聽眞，我名石中英，五年前在終南玉柱峯頭，我恩師清虛道長，令老賊吳濤傳言，六盤血債，五年之後，由石索兩氏後人，向當時參與諸賊清算，如今報應臨頭，時機巳到，你這老賊當年親手用暗器，傷害我父，此仇不共戴天，今日狹路相逢，無話可說，各憑所學，一分生死，你如今手內，兵刃巳無，我也決不倚仗前古至寶取勝，彼此空手對敵便了。」

說罷，雙目精光烱烱，注定柳青，足下不丁不八，暗合子午，凝神待敵。

中英自上飛落，身法，劍招，掌力，均極高妙，一下便把個又經大敵的成名老賊，千臂神魔柳青唬住，再一聽是瀟湘三俠聖手崑崙小諸葛石鈺，及辣手仙人方素雲之子，更知不妙，五年前，陰陽判吳濤巳被他嫡親舅父清虛道長，收歸門下，聲言五年之後，再報親仇，當時諸人計議，此患難消，才應聘往投白骨教受任護法，就爲的是想倚仗白骨神君戚子銘的「九幽氣勁」來對付青虛道長的太乙神功和兩儀眞氣，不想在此，與此子狹路相逢，看他眼神身法，分明巳得清虛道長眞傳，手中又是一口奇形寶刃，何況還有強仇大敵，丐仙佟雲，在旁虎視眈眈，自己今日勝決無望，但望能僥倖逃生，連君山大會，全不參與，立即約同降龍羅漢法塵，趕回哀牢，告知羅浮三煞，設法邀請白骨神君，及新在苗疆二度出世的鐵心雙道，一齊出手，方有勝算。

他剛剛盤算至此，見中英墨劍歸鞘，不由暗喜，心想這小賊，太巳賣狂，自已一身七暗器，鬼神難測，冠絕江湖，空手對敵，總有時間施展，那時管教你就是神仙，也難逃此厄。

念頭打定，高手對敵，本應凝神相對，互覓可乘之機，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制敵機先，方操勝算，千臂神魔此時則因思覓機施展暗器，遂反其道而行之，一聲：「休得多言，小賊看掌！」掌先發，聲後出，話音方落，右掌巳到中英胸前。

中英「黃龍轉身」，側身左走，不用那些普通招術，左掌默運先天太乙神功，在四五步外，對那千臂神魔柳青，劈空便是一掌。

千臂神魔柳青，心裏未免有氣，暗想饒你清虛道長武功蓋世，中英聰明過人，短短五年，頂多不過學會幾套劍招掌法，我就不相信連內功氣勁，也能勝過自已數十年性命交修所得。

柳青素來精細，雖巳蓄意試拚內力，但亦預留退步，中英單掌發招，他却以雙掌用八成力接式，留兩成眞力，以作萬一不敵時，遁逃之需，兩股內力一交之下，千臂神魔柳青便知不好，各派內家掌力，有剛有柔，如丐仙佟雲所練的少陽神掌，便是陽剛掌力之最上乘者，陰柔掌力，則應推鐵心雙道勾魂羽士常獨的玄陰鬼爪，和白骨神君戚子銘的白骨陰風掌爲最，但這石中英所發掌力，竟是剛柔並濟，自己掌力與他一交之下，竟被一種陰柔之力，輕輕化解，然後一股極爲猛烈的陽剛勁氣，直逼過來，嚇得連忙那預留的兩成眞力，一個「細胸巧翻雲」，縱退丈許，身剛落地，石中英跟蹤又到。

中英適才削斷柳青追魂鐵拐，見他拐柄之內，竟然暗藏迷香毒烟，心想這老賊內功掌力，無甚出奇，在江湖之中，列名十怪，想全靠暗器成名，必然眞有精妙之處，自己千萬不可托大，務須不讓他有匀手機會，則再毒辣的暗器，也不足怕，所以一掌將柳青擊退之後，跟蹤再進，一出手就是清虛道長獨創精研的正反陰陽三十六解，只見他，掌分陰陽，勢合五行，人轉四方，身游八卦，身形招式，完全是按着八卦形勢和卦象，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宮入門，交代的清清楚楚，在圈外看來，只覺得中英的身法招式，迅疾美妙無倫，但圈內的千臂神魔柳青却被轉得個頭暈目眩，只覺得四面八方，全是石中英的人影，迴環進擊，他這一驚，非同小可，但也確有數十載純功，立時身形往下一矮，施展「燕青十八閃翻」，夾着地趟招術，對敵方來招，只守不攻，一面仔細觀察中英所用掌法來歷，徐圖破解。

英珠因怕中英心切親仇，疏神失誤，她知道狄玉不便現身，遂囑她在樹上稍待，並略爲告訴與羅浮三煞等結仇經過，也來到戰場，經侯震引見，先向丐仙禮見，便佇立一旁，爲中英壓陣，這時見中英巳施展師傳絕學「正反陰陽三十六解」，圈住柳青，有勝無敗，心始放定。

中英見這千臂神魔柳青，功力既深，人又狡猾，身形一縮，捷若靈貓，在自己掌風之下，閃展騰挪，只守不攻，一雙鼠目，也滴溜溜地不住亂轉，似在覓機逃竄，遂長嘯一聲，倒轉陰陽，掌法頓變。

千臂神魔柳青，被中英這一套絕妙掌法，打得暈頭轉向，用盡功力，勉強自保，那裏還能够匀出手來，施展暗器，好容易從中英疾若飄風的身形之中，漸漸明方

位門戶，認準西北角艮宮，乃是生門，一見中英掌法又變，越發神妙無方，知道再若延遲，必遭不幸，趁中英身形，轉到東南，陡的一聲怒吼，雙掌劈空發力，好似久守心煩，拚力進擊，但掌力一發即收，腳跟用勁，「金鯉倒穿波」，已自縱向西北生門，並且身在半空，右手微理，已把右膝上暗藏的「飛蝗針」筒，機括撥開，只須右膝一抬，即可打出。

他這種心思，用的雖甚巧，但那知中英的正反陰陽三十六解，前三十六解已然用完，此刻所用，乃是後三十六解，陰陽易位，八卦反排，五行逆運，死門到有生機，生門却成死地。

千臂神魔柳青，身形剛剛落在西北艮宮，中英恰好轉到，右掌一伸，先天太乙神功猛運，「孤雲自舒」，打向千臂神魔當頭，柳青適才發招誘敵，中英還在東南，做夢也未曾想到，此刻已在西北，眼看掌到，身未站穩，欲避無從，竭盡全力，雙掌一擋，仍和剛才一樣，對方一股陰柔之力往裏一吞，陽剛之力往外一吐，自己掌力，全被化解，兩掌齊腕，全被震折，痛澈心肺，一聲慘號，頓起與敵併骨之念，右膝剛剛想抬起，又猛覺雙膝要穴一麻，站立不住，仰天跌倒，中英先天太乙神功，也如傾山倒嶽，排空下擊，五官一擠，手足一伸，「一個蓋世魔頭，就此了結。

千臂神魔柳青，人雖已死，他那膝上的飛蝗針筒，却因機括早開，受此巨震，格登一聲，仍自發出，但他此時，膝未抬起，作惡自受，那一蓬銀雨，除把他自己打了個滿臉開花之外，賸餘的却正對另外一對正在鏖戰中的毒心陰掌雲涵，和活報應雷同打去，兩人慌忙往外一跳，閃過針雨，那雲涵自見中英現身，早就想跑，但總還以為千臂神魔暗器可恃，此刻見柳青慘死，那裏還敢停留，藉此擺脫活報應雷同「五絕降魔棒」的纏繞，接連幾縱，便自隱入林內。

中英原知千臂神魔柳青暗器厲害，但總以為自己逼得他無法勻手施展，當可無慮，如何會想到他膝上也有暗器，飛蝗針一發，未免觸目驚心，但又忽然想起，柳青何以右膝抬而不起？及在自己太乙神功未到之前，會先行跌倒，殊覺不解，低頭細看柳青屍體，忽又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原來柳青雙腿的中瀆穴上，竟各插有一支松針，這雙方動手之處，離四外樹林，最近的也有丈許，一枚輕軟松針，能從這遠地方，貫人要穴，聲息皆無，中英自問亦無此功力，再一細想，若無此兩針，柳青右膝抬起，自己怎脫此厄，恩師五年來，寒暑無間，親傳絕藝，不想下山以來，屢蹈危機，動輒蒙人搭救，不禁感慚立榮，一身冷汗。

英珠見他這般神色，莫明就裏，遂喊道：「英哥！老賊死屍，有甚好看？還不過來拜見丐仙佟老前輩！」

這時，狄玉亦已下樹，侯震將二人向丐仙引見，中英長揖到地道：「晚輩適才心切親仇，在佟老前輩之前，冒昧出手，失禮不恭之至，尚祈諒宥，至於暗發松針，相救晚輩於危機頃刻之中，更是刻骨銘心，永當啣結的了。」

丐仙佟雲，聞言不覺一怔，中英才知自己猜錯，那兩枚松針並非丐仙所發，遂將有人暗救之事，對衆說明。

丐仙佟雲，聽完之後，四顧空林杳杳，那有人跡，仰天一陣長笑，宛如龍吟虎嘯，笑畢，又向侯震微微嘆息道：「我自從面壁十年，練成少陽神功，自覺督任二脈，業已打通，三花聚頂，五氣朝元，頗為自負，這才二次出山，訪尋鐵心雙道，欲報當年一爪之恥，不想在城陵磯上，才自知鄙陋，漫說那位隱形奇俠，松針度厄於無形無聲之中，神功不可企及，就是眼前這石索二位，靈骨仙根，他年必勝你我百倍，連狄……小俠也何嘗不是武林奇葩？看來白髮摧人，眞不足與這般少年英俊，並論英雄了。」

雙英狄玉自又遜謝，此時鐵行脚辛中賡的折臂，經侯震用丐帮獨擅的接骨之法，業已接好，但白骨陰風掌餘毒尚在，正在苦撐，混身戰抖，頗見痛苦，丐仙正欲略耗眞氣，用純陽眞火，為他祛除寒毒，狄玉笑話無須，從懷中取出白色丹丸一粒，送與辛中賡服下，囑他侯過一盞茶時，丹田感覺微熱之際，用本身眞氣導引，周繞全身要穴，掌毒自解。

丐仙佟雲，又打量了狄玉幾眼，笑謝道：「狄小俠贈藥之恩，他時佟某若有能為力之處，必當有報！」

說罷，突又對侯震正色道：「二弟，妖孽四起，武林浩刦，今已臨頭，你只知四日後君山之會，及白骨神君戚子銘，雄長滇南，可知鐵心雙道，勾魂羽士常獨，與玉面無常董妙清，已在苗疆，二次出世，不過目前似尚在嘯聚黨羽之期，但雲貴邊境，他們那『雙心鐵令』，已有數度發現了麼？」

侯震驚道：「當年鐵心雙道，在泰山南天門鎩羽，勾魂羽士常獨一雙鬼爪，被清虛道長震斷，還說可以覓得『千年續斷』之類靈藥，接骨復原，但那玉面無常董妙清，所練五毒蜘蛛功，被兩儀眞氣，硬給擊散，練功自斃，難道還能有藥可治，而又再度出現江湖麼？」

丐仙佟雲道：「我自面壁期滿，即通令帮中弟子，各處搜查這鐵心雙道，是否還在人間，及匿居何處？直至月前，才得黔中密報，滇黔邊境，三現『雙心鐵令』，此種標誌一見，不但鐵心雙道尚在人間，而且必居左近，經百般探詢，兩惡道形跡十分詭秘，巢穴所在，現似尚不願人知，自苗疆『萬花坪』一地，極為可疑，我自得此報，又接湘江漁隱周洪所傳俠義柬，即與三師弟趕來兩湖，尋找你與四弟，君山赴會，並同下苗疆，不想僅尋着四弟，即獲報當初罪魁禍首，叛帮孽徒郁天雄，亦在此間，追踪至此，才與你巧遇，現千臂神魔柳青一死，君山賊威大殺，何況這幾位小友，各懷武林絕技，此會我已毋庸參與，將這逆徒按帮規處置之後，即偕雷三弟等，先下滇黔，探探那白骨神君與鐵心雙道虛實，你們侯君山事了，亦即急下雲南，雙方聯手合攻，倘此三害能除，當可挽回未來的武林浩刦，為江湖中稍戢風波了！」

說完，便向衆人作別。率同活報應雷同、鐵行脚辛中賡，自地上提起郁天雄，走入林內。

侯震知道本帮處置門下作惡叛徒，用刑甚慘，丐仙不願人見，亦自與雙英、狄玉、汪澄等人，回轉舟中，輕搖櫓槳，緩駛洞庭。

鐵簫漁子汪澄，任舟隨波逐流，進艙向中英笑道：「石小俠適才惡鬥千臂神魔柳青的一套精奇掌法，令汪澄歎為觀止，汪澄自束髮闖蕩江湖，綠鬢少年，垂垂已老，平日尚自詡武技，今日一見丐仙佟大俠及諸位少年英俊，方知海闊天高，隨諸位君山大會觀光之後，便眞正遁跡黃山白嶽之間，以簑衣漁竿，遣此餘年，決不再以這蕭蕭白頭，置身江湖鋒鏑之中了！」

中英自是遜謝，衆人紛紛討論那暗發松針相助者，究係何人？却均猜度不出。

天色已曙，城陵磯就在湖口，洞庭秋水，本極宜人，此刻紅日方起，繁霞麗天，金芒萬丈，平射湖面，碧波澄澈之中，漾起片片金鱗，煞是好看，山容凝黛，水色拖靑，端的美景無邊，觀賞不盡。

中英見狄玉獨立船頭，衣袂迎風，丰神清絕，不由湊上前去，握住狄玉一隻皓腕道：「狄大哥，你看這八百里洞庭，天水混融，波濤浩渺，何等壯觀？却被那些白骨妖邪，在君山盤據，弄得烏烟瘴氣，遊人裹足，連十二螺，亦因此蒙羞，中秋之會，到要費番心力，務期在不妄殺戮之下，為這大好湖山，把腥膻蕩滌呢！」

狄玉在羣寇之中，衆濁獨清，孤芳自賞，素心無托，花晨月夕，每感凋零，自識中英之後，一顆芳心，即為他颯爽英姿所醉，但以英珠清麗無儔，宛如月殿神仙，自慚難於比擬，何況雙英青梅竹馬，世代至交，更秉承師命，早定良緣，雖然英珠言語之中，常有撮合自己與中英之意，但總不信女子能有這般度量，臥榻之旁，竟容他人鼾睡。所以反更怕人訕笑輕浮，竭力矜持，把萬斛柔情，深藏不露。

此刻一隻皓腕，被中英握住，並肩笑語，耳鬢厮磨，一股男性特有的熱力，把個玉笛飛仙井若文，弄得嬌紅滿面，掙又不願，惱又不是，任他如此，則又怕英珠侯震，出艙撞上，難以為情，正在芳心亂跳，無法自主之際，突然瞥眼右岸，轉身掙脫中英手掌，向艙內叫道：「侯汪兩位老前輩及珠妹，你們看岸上柳陰之下，似有兩人在動手呢！」

侯震等推窗一看，此時曉霧冥濛，尚未消盡，船舷右側十餘丈外，岸邊柳陰之下，果有兩條人影，兔起鶻落，虎躍猿蹲，打在一起。

依了侯震，本不願管，但中英神目，雖在霧中，距離又遠，面目不清，但看出其中一條人影，身法好似雲涵，心想此人武功甚高，手又太辣，另外一人，既與相敵，必像正人，怎能見危不救，遂請汪澄將船攏岸。

到離岸四五丈處，霧已漸淡，果是雲涵與一個高身大漢相鬥，那大漢長相極其笨拙，但動作却極靈敏，幾次中了雲涵的白骨陰風掌力，但却每次均如柳絮隨風般的飄出丈許，到地又回，竟似毫無傷損，但時間一長，已有漸趨呆滯之勢。

此時狄玉見是雲涵，遂將身隱往剛走出艙來英珠的身後，中英卓立船頭，亮聲喝道：「雲涵小賊，城陵磯頭，你見機先逃，竟又在此生事麼？」

雲涵一見尅星又到，惡狠狠的盯了中英兩眼，一掌擊退大漢，便即逸去。

中英等人，抵岸下船，只見那大漢身高將近七尺，年紀彷彿甚輕，不過十八九歲，生得豹頭環眼，虎背熊腰，甚是威猛，見衆人上岸，突然抓抓頭皮，向中英、英珠問道：「你們兩個是不是叫什麼墨劍雙英的麼！」

這一來，到把中英等弄得莫測高深。

中英抱拳一拱道：「在下石中英，這位是我師妹索英珠。腰下雙劍，確係墨色，敢問壯士上姓高名，及如何識得在下的呢？」

那大漢高與得哈哈大笑道：「那就不錯了，那老道對我說的，祇要碰上墨劍雙英，以後就永遠跟着你們，就不會再常常挨餓了，你們眞願意管我吃飯麼？」

英珠見這大漢，神態那般威猛，言詞却甚憨厚天眞，頗為喜愛，知道他是一個渾人，故意把眼一瞪，怒道：「你這麼大的個子，知道一天要吃多少東西，要是不聽話，那個管你的飯，剛才我師兄問你叫什麼名字，你說的老道是誰？及為何與那雲涵打架，快說給我聽！」

那大漢天生異稟，食量極宏，又不願强搶豪奪，經月之中，難得一飽，前些時得遇異人，武功大進，並指示須追隨墨劍雙英，終日則可飽食，此刻見英珠發怒，嚇得連忙諾諾連聲，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這大漢複姓歐陽，單名一個實字，父親歐陽松，也嫻技擊，在歐陽實十二歲上父母雙亡，孑然一身，又復年幼不識產生，不到一年，家徒四壁，祇得為人傭工，以求衣食，但耕種之家，各事多能自理，又都嫌歐陽實食量驚人，除非在眞正農忙之時，極少有人僱用，以致時常食不果復。

兩年前，歐陽實為人放羊，在一條絕澗之中，偶然拾獲一部殘缺奇書，上面竟然載有達摩老祖易筋洗髓之術，他本來嗜武如命，自得此書，如獲至寶，朝夕鑽研，把書中所載背了個滾瓜爛熟，一練三年，雖然無師自通，但收效之宏，已出意料，不但天生神力，增加數倍，全身已然刀槍不入，即連悟性，也日有進展。竟成了一塊外濁內秀的渾金璞玉，月前，那部奇書，不慎在舉炊之時焚毀。因書中精義，已全部記熟，懊喪了幾日，也就罷了。

那日，一個丰神瀟洒的中年道人，走過門前，見歐陽實正在練功，遂停步含笑相視，看他練完之後，竟笑他這種功夫，雖然可以避刀槍，却還挨不了他輕輕一掌，歐陽實自然不服，那中年道人叫他在距離十數步之處，拿樁站穩，倏地一掌虛推，歐陽實便覺一股極其柔和的大力，當胸撞到，龐大的身軀，不由自主的飛出三數丈外，一交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來，這下還不心服口服，跪下硬要拜師，那道人執意不允，只將他週身穴道，推拿點拍一過，說是只要不遇上那種極其惡毒的陰掌之類，打人雖然各憑武藝，挨打已自無妨，另外又傳了一種專門遇上硬手挨打的「飛絮隨風」身法，並叮嚀在中秋前後，如遇上兩個腰懸墨色長劍，極其俊美靈秀的少年男女，就說奉道人之命，追隨墨劍雙

新派中篇武俠小說

武林大奇案

文·秦紅　圖·盧令



英，從此即可每頓均吃飽飯，不再挨餓。那道人在他家住了數日，等歐陽實把所授練熟，即飄然自去。

歐陽實生平唯一大願，就是每餐得飽，聽道人一說，每日均在湖邊，或操舟湖上，希望早點遇上什麼墨劍雙英。這日凌晨，正在樹下用功，恰值雲涵路過，歐陽實見他俊秀年輕，遂把路一攔，問他是不是所等之人，及曉不曉得墨劍雙英現在何處，雲涵聽他提到墨劍，怒火就升，一言不發，左掌一揚，出手就是白骨陰風掌，尚幸歐陽實粗中有細，覺得雲涵掌力未到，寒風先自襲入，不敢硬接，施展道人所傳「飛絮隨風」身法，輕飄飄的隨着對方掌風颺出丈許，落地再回，打在一起，雲涵見威震江湖的哀牢秘傳白骨陰風掌，竟會傷這猛漢不得，不由暗罵自己背時逆運，近日到處都碰上這些奇人怪事，中英等一到，驚弓之鳥，那敢再留，便即遁去。

英珠聽歐陽實說完，心知那中年道人，必是師執前輩，但再三推想不出，遂對歐陽實道：「你既孑然一身，此時便可隨我們同走，我們在此相候，你回家鎖好門戶，並往你父母墓前祝禀之後，就來引導我們先暢遊幾月洞庭名勝，等到中秋正日，再上君山，打他一場大架好了！」

歐陽實聽得有架可打，而且知道以後不再挨餓，笑逐顏開，如言自去。

少頃歸回，並帶來自己的慣用兵器，一支獨足銅人，中英見那銅人約如五六歲兒童大小，雙掌在頭上合攏，指尖成一錐形，心想難道這猛漢還能用這重兵刃點穴？用手一掂，重達百斤以上，一時興起，向空一拋，一道金光凌空飛起八九丈高下，中英飛身迎上，就空中抄住銅人獨足，先來一個「盤花蓋頂」落地之後，銅人使發，虎虎生風，但見一片金光繚繞，人影頓杳，歐陽實方自看得目瞪口呆，猛然眼看金光一閃，中英業已收招停勢，銅人出手，向自己飛來，連忙一伸右臂接住，但覺力有千鈞，身軀不由連晃了兩晃，退後兩步。

中英脫手飛出銅人，原是試試這歐陽實究有多少膂力？見他竟然用手接住，也頗讚美，方待開言，歐陽實已先說道：「我以爲墨劍雙英，就能管我吃飯，不料還有這大本領，從此以後，我歐陽實死心塌地，永遠聽命！」

中英上前，與他携手笑道：「彼此俱爲朋友，何言聽命二字，歐陽兄，異材美質，璞玉渾金，他時再遇那位前輩道長，我等必當代爲苦求，收列門牆之下，此刻便請同往舟中，暢飲一番，以作你我訂交之慶吧！」

衆人登舟以後，開懷暢飲，歐陽實食量果是驚人，所有飯菜，被他一掃而空，才哈哈笑道：「這幾年以來，今天才第一次對得起我這肚子。」

衆人亦均爲之粲然。

夜月曉烟，長天秋水，這一葉扁舟，在八百里大湖之中，隨波容與。

流光易駛，這日已是中秋，在辰牌時分，舟抵君山。

狄玉却推以忽有急事，少頃再行趕來，未隨衆人一同入寨。

——未完——

勾魂四艷

·本文承自第38頁。

盧玉蘭是同鐵石心打開過天窗，說過亮話的人，也許她的面皮比較老一點，當下，「格格」地媚笑道：「芳文靜，還是由我來說吧！」

接着，又向鐵石心笑問道：「鐵公子，你是說，對於我們三個，你都愛麼？」

鐵石心點點頭道：「是的，我……」

盧玉蘭媚笑道：「公子爺，你的胃口，可眞不小呀。」

「不！」鐵石心忙道：「我的話還沒完！」

芳文靜含笑接道：「好，你就繼續說吧！」

鐵石心這才訥訥地接道：「我……我是想同……同三位姑娘結爲異姓骨肉！」

此話一出，不由使三位姑娘苦笑着，面面相覷，半天作聲不得。

半晌之後，芳文靜才長嘆一聲道：「鐵公子，你是認爲我們『毛遂自薦』，太以輕賤？」

鐵石心連忙接道：「不！不！姑娘千萬不要這麼想，我……我實在是有……有口難言。」

芳文靜正容說道：「縱然你已經訂了親，也不要緊呀……」

說到這裏，又見一批人馬止於客棧之前。

三位姑娘方自臉色一變之間，鐵石心却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三位姑娘，是自己的人……」

一位全身重孝的俊美少年，已匆匆奔入，並且含痛淚地，向鐵石心拜了下去。

鐵石心伸手將孝服少年扶起，並向三位姑娘含笑說道：「三位姑娘，這位才是本朝忠良後裔，眞正的鐵石心鐵公子。」

三位姑娘爲之木楞半晌之後，才由芳文靜發問道：「那麼，你又是誰呢？」

那位假鐵公子長嘆一聲，欲言又止，但他却雙目中已是淚光瑩瑩，泫然欲泣。

鐵石心連忙代他解釋道：「三位姑娘，這位就是建文皇帝的的長公主，爲了避免朱棣（永樂帝）的殺害，不得不僞裝死人，易釵而弁地逃出京城，却不料半路上被認爲是我鐵石心，區區早於半月之前，就已到達這兒了。」

就這說話之間，長公主已卸下男裝，現出她那比「勾魂三艷」更嬌艷而高華的本來面目，並向「勾魂三艷」盈盈施禮道：「三位姊姊，小妹這廂有禮了。」

「勾魂三艷」連忙還禮道：「長公主請莫折煞我們。」

長公主淒然一笑道：「方才我們已說過，我們已結爲異姓骨肉，三位姊姊，理當受我一禮……」

「追魂艷俠」芳文靜畢竟是是巾幗英雄，也不再多謙辭，一把拉住她的玉手，環顧其餘二位姑娘，嫣然一笑道：「王念慈，盧玉蘭，從現在起，『勾魂三艷』，應該有所增益，今後，我們要稱爲『勾魂四艷』的了……」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許家廢園中，公孫玉鳳和翟慧龍正遭到一位幪面中年人的襲擊，忽然一女鬼現身，救了翟慧龍和公孫玉鳳，却被中年人逃脫了，原來在此扮鬼的人是聞人嬌，而幪面中年人是她丈夫皇甫千里，她躲在廢園中，就是尋機會要對皇甫千里復仇。聞人嬌向翟慧龍講述自己的身世後，要求翟慧龍幫她向皇甫千里復仇，她還傳授絕世武功給翟慧龍，以便翟慧龍有能力去對付皇甫千里……月展翼乘船歸家途中，忽遇上自稱爲月十五的中年人，兩人在河中打鬥起來，瞬即跌入河中，一齊失去踪影……

疑兇漏綫索　命案露端倪

經過幾天的療養後，翟慧龍的腹傷已告大癒，而且由於服食兩種靈藥，精神顯得特別旺盛。

這一天，聞人嬌表示要開始傳授他武功。

武魔聞人堯的武功來自少林七十二藝，翟慧龍當然樂於習練，可是要他「苦練」半年之久，他却有「遠水救不了近火」之感，因此便向聞人嬌說道：「聞人姊姊，小弟若在這裏習練半年武功，那皇甫千里又不知要在外面鬧出多少事情，只怕又有許多人要死在他手中，所以依小弟之見，不如姊姊先敎我幾招能夠剋制他的招式，小弟學了之後，立刻去找他算帳，豈不更佳？」

公孫玉鳳也不喜歡在許家廢園住太久，立刻附和道：「對！對！姊姊先敎他幾招殺手鐧，讓他先去把皇甫千里收拾了，以後有機會，姊姊再傾囊傳授便了。」

聞人嬌輕嘆一聲道：「那惡賊身手異常了得，怎麼可能只學幾招殺手鐧就能收拾得了他？」

翟慧龍說道：「可以的，姊姊只敎我如何『對症下藥』以及『一針見血』就行了。」

聞人嬌道：「你若不先認識我爹的武學，怎能對症下藥一針見血？」

翟慧龍道：「那麼，姊姊不妨把令尊的武功演練一遍給小弟看看，並指出其瑕疵所在——」

聞人嬌怒道：「我爹一生嗜武如命，少林七十二絕藝能練成其半者，我爹可說是自達摩以來的第一人，他的才華之高是舉世無雙的，他曾在十萬大山的仙人谷中面壁三年，將所學的三十六絕藝去蕪存精，再經一番組合，便成了他特別的武功，後來他曾擊敗無數武林高手，每次出手絕不超過五招，因此被人稱爲『武魔』，你該想像得到我爹的武功已有多高？你小小年紀，所學不過一些劍法，怎能看出我爹武功的瑕疵所在？」

翟慧龍聽了有些不好意思，但仍强辯

道：「武術之道，貴在制敵先機，不論對手武功有多高，我只要知道他將打出甚麼招式，便可籌策以對啊。」

公孫玉鳳又附和道：「對！對！我爹的武功也不在當世任何一位高人之下，他也是這麼說的，所以姊姊只要——」

聞人嬌喝道：「住口！」

公孫玉鳳見識過她的厲害，聞言連忙閉嘴，不敢繼續說下去。

聞人嬌沉吟有頃，忽然笑道：「也罷，既然你們不想躭擱太久，我便先教你一路劍法，這路劍法名叫『天羅地網十二大式』，是我爹集合天下各門各派的劍法融會貫通而創出的一種劍術，你若能練好這路劍術，遇上那惡賊時，至少可立於不敗之地。」

翟慧龍問道：「要多久？」

聞人嬌道：「你已習過劍法，不太笨的話，十二天之內應可記熟它的招式，但其中變化萬千，若想得心應手，最快也要一個月的時間。」

翟慧龍道：「好！小弟就學這『天羅地網十二大式』，六天之內將它學成！」

聞人嬌道：「學不成，我打你一個耳光！」

翟慧龍點頭道：「一言爲定！」

於是，聞人嬌開始傳他的劍法，這期間公孫玉鳳負責飲食，爲恐被人發現，他們三人白天躲在房中睡覺，午夜始起……

到了第四個晚上，翟慧龍已練好「十二大式」中的六式，聞人嬌見他一教就會，十分高興的笑道：「你果然不笨，當初我練這路劍法時，足足苦練三個月才稍有成就，不知挨了我爹多少臭罵呢。」

這天夜裏，公孫玉鳳從外面偷得一些食物回來，也帶回一個使翟慧龍吃驚的消息：月展翼失踪了！

「怎麼回事？」

「據說他乘船過江時，在江上遇上一個神秘的黑衣人，月展翼於攻擊他時，兩人一齊落入江中，就那樣不見了。」

「妳聽誰說的？」

「我潛入一家酒樓偷食物，正好有兩個武林人還在那裏喝酒，我是從他們談話中聽來的。」

「可靠麼？」

「我想應該可靠。」

「不知道那神秘的黑衣人是誰？」

「不知道。」

「月掌門人的武功，武林中已少有敵手，怎麼可能落水而死？！」

「如果那黑衣人的武功與他在伯仲之間，兩人落水之後又糾纏在一起，那就可能——」

「有沒有發現屍體？」

「沒有，要是發現屍體，就不是失踪了。」

「這是多久的事了？」

「不知道，只怕已有好幾天了吧。」

翟慧龍很是不安，緊皺着眉頭道：「月展翼是很傑出的人物，他這一失踪，對江南第一家是個很大的打擊，只怕月家人又要懷疑是我們翟家人幹的了。」

公孫玉鳳道：「不會，據說當時月展翼身邊跟着一個門下弟子，他很清楚的看見月展翼與黑衣人動手的經過情形，他並沒有說那黑衣人是你們翟家的人。」

翟慧龍道：「我祖父還在那地下室中麼？」

公孫玉鳳道：「是的，他繼續控制着傻大姐，玩蛇老人和饕餮和尚三人。」

翟慧龍轉對聞人嬌道：「聞人姊姊，讓我回去見見我爺爺好麼？」

聞人嬌道：「不成，你現在必須一心一意勤練『天羅地網十二大式』，不可半途而廢。」

翟慧龍道：「可是……」

聞人嬌打斷他的話道：「不要可是了，你給我乖乖的練下去。」

翟慧龍道：「可是月展翼失踪是一件大事呀！」

聞人嬌問道：「你能怎樣？」

翟慧龍道：「我應該回去見見我爺爺共謀對策，至少我出現之後，會使複雜混亂的局面明朗一些。」

聞人嬌搖頭道：「別急，十二大式你已記熟了六式，再過三天，我一定放你回去，現在，天塌下來都別管，跟着我練劍吧！」

× × ×

與此同時，萬柳居士公孫奇來到了翟家地址，他剛剛一脚踏入火場廢墟，眼前便已出現三個翟家劍士，仗劍攔住他的去路。

公孫奇含笑道：「你們是江北第一家的門下吧？」

當中一個劍士面含敵意問道：「閣下貴姓大名？到此何爲？」

公孫奇說道：「我是萬柳居士公孫奇，特來拜謁翟老前輩，請爲我通報一聲如何？」

那劍士一聽他是萬柳居士公孫奇，不敢怠慢，連忙進入地下室稟告翟鳳翔，後者輕輕一哼道：「他來幹甚麼？」

「他沒說。」

「一個人？」

「是的。」

「好，請他進來。」

於是，公孫奇被引入地下室，翟鳳翔抱拳一禮道：「公孫居士當世之奇人，老夫未克遠迎，恕罪！」

公孫奇長揖道：「不敢，公孫奇欺世盜名，有幸謁見翟前輩，至感光榮。」

翟鳳翔請他坐下，然後便開門見山的問道：「公孫居士駕臨江都，不悉有何見教？」

公孫奇沒有立刻回答，看看那三個像豬一樣被綁在角落裏的傻大姐三人，微微一笑道：「這三人招供了沒有？」

翟鳳翔沒有回答。

公孫奇「哦」了一聲，笑道：「抱歉，在下應該先回答翟前輩的垂詢，在下今夜到此，是有兩件事要與翟前輩談談，頭一件是小女的事……」

他輕咳一聲，接着道：「敢問翟前輩，小女玉鳳是否與令孫翟慧龍在一起？」

翟鳳翔詫異道：「公孫居士這話怎麼說？你認爲令嫒與我孫兒在一起？」

公孫奇道：「不，這只是在下的推測，小女自與令孫結識之後……唉，說起來眞丟人，總之古人說女大不中留，這話一點都不錯。那天我一氣之下打了她一巴掌，她就負氣離開了我，如今已過了好多天，不知跑到哪裏去了……」

翟鳳翔忽然面露喜色道：「公孫居士認爲令嫒會來找我孫兒？」

公孫奇道：「是的，不過在下絕無追究之意，只是來問一問而已。」

翟鳳翔哈哈大笑起來。

公孫奇不解的問道：「翟前輩因何發笑？」

翟鳳翔笑道：「公孫居士這麼一說，老夫倒要反過來向你要人了！」

公孫奇微愕道：「反向我要人？」

翟鳳翔點頭道：「不錯！」

公孫奇道：「此言怎解？」

翟鳳翔便將自己孫兒翟慧龍引咎自殺未死，突告失踪一事說了出來。

公孫奇驚訝道：「翟前輩是否認爲小女將令孫帶走了？」

翟鳳翔道：「是的！」

「憑據是……？」

「第一：我那孫兒當天傷勢極重，正陷於昏迷中，不可能下床逃走。」

「第二呢？」

「第二：我孫兒如爲歹人所刦，行刦者必是欲利用他來要脅老夫而出此，可是到今天已過了八天，仍未見有消息來，因此可斷定他不是落入歹人之手。」

「有道理，可是這也還不能證明我女兒帶走了令孫呀！」

「既非被歹人所刦，又非他自動逃走，當然是被對他友善的人帶走了。」

「對令孫友善的人，只有小女一個人麼？」

「是的，他沒有別的朋友。」

公孫奇搓搓手，嘆氣道：「翟前輩言之有理，可是你若向我要人……」

翟鳳翔笑道：「放心，果眞令郞帶走了他，老夫倒是可以放下心來了。」

公孫奇嘆道：「我那女兒最近變了，變得很不聽話，眞是傷腦筋之至。」

翟鳳翔道：「如是令嫒帶走了他，公孫居士認爲她可能會去何處？」

公孫奇搖頭道：「誰知道呢？那丫頭這是頭一次出遠門，我實在想不出她會躲到哪裏去。」

翟鳳翔道：「好，此事暫時擱下不談，公孫居士來訪的第二件事是甚麼？」

公孫奇又看了那傻大姐三人一眼，問道：「這三人招供了沒有？」

翟鳳翔道：「他們自稱受一個蒙面人指使，卻堅稱不知蒙面人的姓名來歷。」

公孫奇點點頭，看看站在地下室門口的兩個翟家門下，表情突現嚴肅道：「翟前輩，在下有一極機密事要奉告，請先摒去左右如何？」

翟鳳翔道：「此處無外人，你但說不妨。」

公孫奇道：「不，請先摒退左右，公孫奇才敢開口。」

翟鳳翔乃向那兩個門下揮揮手道：「你們出去一下，把門關上。」

兩個門下應是退出，並順手將門帶上，走上地面，分左右站在地下室的出入口上。

過了約莫一刻時之後，只見公孫奇開門而出，一邊退出一邊拱手道：「留步，留步，公孫奇這就去找一找看，若有消息，定當即刻來告。」

說到這裏，人已退到門外，他又連稱「不送不送」，將門拉上，隨即轉身拾級走上地面，向那兩個侍守在一邊的翟家門下點頭笑笑，便快步向外走了出去。

所有埋伏在附近的翟家劍士都已知他是萬柳居士公孫奇，這時見他從地下室辭出，當然不以爲怪，而任他離去。

這時，三更已過，翟家火場於公孫奇走了後，一切復歸靜寂。

那兩個侍守出入口的門下很想進入地下室看看，但因沒聽見翟鳳翔召喚，也就不敢進去。

這樣直到破曉時分，翟北銀從客棧趕來（翟家婦孺均暫時安置於城中的客棧，由翟北銀和翟北銅親自保護）探視，他來到地下室的出入口，向那兩個門下問道：「聽說萬柳居士公孫奇昨夜來訪？」

門下躬身答道：「是的，已走了很久了。」

翟北銀道：「他來幹甚麼？」

門下道：「他女兒跑了，來問老爺子有沒有見到他女兒，說他女兒對我們三少爺……」

翟北銀冷笑道：「簡直鬼扯蛋，慧龍會去哄騙他的女兒不成！」

門下道：「不過，老爺子聽了很高興，他老人家認爲三少爺的失踪說不定與公孫姑娘有關呢！」

翟北銀目光一注道：「哦，莫非慧龍是被被他女兒帶走的？」

門下道：「可能。」

翟北銀道：「若是他女兒帶走的，那倒是不會有甚麼危險。」

門下道：「公孫奇還帶來了一項極機密的消息……」

翟北銀道：「甚麼消息？」

門下道：「不知道，他不讓我們聽到，要老爺子摒退左右……」

當下，將昨夜所見情形說了一遍。

翟北銀聞言面色一變道：「一直到現在，我爹都沒再露面？」

門下道：「是的，他老人家不要弟子們進去，弟子們便不敢進去。」

翟北銀頓感不妙，一陣風也似的衝下石級，舉手敲門，喊道：「爹！爹！」

地下室中無人應聲，不過房門在他敲叩之下，「呀！」的一聲開了。

室內仍點燃着幾盞燈，明亮的燈光使室內的一切清晰的呈現在眼前。

翟鳳翔坐在椅子上，一顆腦袋向後仰靠於椅背上，看樣子像是睡着了。

但他絕不是睡着了，因爲他的心口上插着一柄七首……

傻大姐，玩蛇老人，饕餮和尚三人情況也相同，每個人的心口上也插着一柄七首！

四人早已氣絕多時！

翟北銀震駭欲絕，大叫一聲，撲到父親身前，一把抱住父親的遺體，悲痛的大叫道：「爹！爹！爹！」

翟鳳翔遇害了！

兇手當然是萬柳居士公孫奇！

可是，公孫奇爲甚麼要殺害翟鳳翔及傻大姐三人？他連傻大姐三人一起殺了，

莫非是在殺人滅口？

　如是殺人滅口，這豈非表示公孫奇即是陰謀陷害翟慧龍及造成翟、月兩家大衝突的罪魁惡首？

　但是，他怎麼敢以其本人的面目出現？這不是欲蓋彌彰麼？

　翟北銅聞噩耗急急從客棧趕來，他目睹老父慘死的情景，不禁淚如雨下，握拳透爪，悲憤地道：「公孫奇！你這個狗娘養的，我不把你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說罷，放聲大哭。

　翟北銀流着淚說道：「三弟，愚兄剛才察看過了，爹和傻大姐三人是中了某一種劇毒，神智陷入昏迷之後，才被人殺害的。」

　翟北銅淚流滿面道：「二哥回到這裏時，那狗賊巳經走了？」

　翟北銀道：「是的，愚兄沒碰上。」

　翟北銅道：「誰見到他？」

　翟北銀一指侍立一旁的兩個門下道：「就是他們兩個。」

　翟北銅便轉對他們問道：「當時你們兩人不在這地下室中？」

　那門下弟子答道：「是的，公孫奇說有極機密的事情奉告，請老爺子摒退弟子二人，後來弟子二人看見公孫奇從這裏面辭出，口中還說着客套話，弟子二人便不疑有他……」

　翟北銅道：「在你們退出之前，可聽見他和老爺子說了些甚麼？」

　那門下弟子便將所聽見的一切描述了一遍。

　翟北銅回對二哥翟北銀道：「二哥，就你的記憶，爹以前曾經見過公孫奇那狗賊麼？」

　翟北銀點點頭道：「見過的。」

　翟北銅忿忿地道：「那麼，昨夜來的當是公孫奇不錯了！」

　翟北銀緊鎖着雙眉道：「可是，愚兄想不通的是：他公然現身殺害爹和傻大姐三人，目的何在？」

　翟北銅道：「當然是殺人滅口！」

　翟北銀道：「殺人滅口的意思，當然是不使傻大姐三人供出一切秘密了？」

　翟北銅道：「不錯！」

　翟北銀道：「若然如此，他怎敢以本來面目現身相見？」

　翟北銅一怔道：「這……」

　他好像這時才觸到問題的癥結，頓時也陷入五里霧中，滿面困惑道：「對啊！若要殺人滅口，怎可以本來面目出現？莫非來者並非眞正的公孫奇？」

　翟北銀道：「聽說公孫奇在月家做客，咱們是不是該去月家找他問問？」

　翟北銅皺眉道：「咱們翟家迭遭巨變，如今只剩下你我兄弟二人，而現在客棧的婦孺又不能不嚴加保護……」

　翟北銀嘆道：「所以，咱們二人現在似乎不宜輕離江都……」

　翟家門下衆多，能託以重任的其實不少，但由於老父的慘死，他們巳失去了信心，感到草木皆兵，不敢輕舉妄動了。

　兩兄弟正感束手無策之際，忽聽外面響起一片喝罵聲，繼聞一人大叫道：「慢來！慢來！你們這是幹甚麼呀？」

　接着，是一片搏鬥聲響！

　翟北銀和翟北銅急從地下室衝出，只見幾個門下正揮劍攻擊一個中年人，翟北銀正要喝止，一個門下巳先開口叫道：「二師叔，就是他！他就是殺害老爺子的兇手！」

　中年人，正是萬柳居士公孫奇！

　翟北銅一聽之下，登時雙目發紅，拔劍出鞘，便欲加入攻擊。

　「且慢！」

　翟北銀伸臂攔住了他，大聲道：「你們住手！」

　圍攻公孫奇的幾個翟家劍士聞言一齊撤劍後退，翟北銀這才上前道：「你是萬柳居士公孫奇？」

　公孫奇點頭道：「是呀！你們江北第一家的人好兇，怎的不分敵友，見人就殺呀？」

　翟北銀大聲道：「武喜！」

　「在！」

　一個門下越衆而出，他就是昨夜負責守衞地下室的兩個門下弟子之一。

　翟北銅一指公孫奇道：「仔細認一認，是不是這個人！」

　名叫「武喜」的青年仔細打量公孫奇一遍，點點頭道：「沒錯，只是衣服不一樣。」

　翟北銀道：「確實沒錯麼？」

　武喜道：「沒錯！」

　公孫奇滿頭霧水道：「怎麼回事？我是萬柳居士公孫奇沒錯，你們……眼睛瞪得這麼大，我跟你們翟家可沒過節，今天我是專程前來拜望翟老爺子的，是友善的拜望，可不是來生事的呀！」

　翟北銀冷笑道：「公孫奇，少在我面前裝傻弄鬼，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今天我跟你拚了！」

　一聲龍吟，劍巳出鞘。

　公孫奇呆了呆道：「殺父之仇，你這話甚麼意思？誰殺了你父親呀？」

　翟北銀吼道：「昨夜三更，你進入地下室殺害了我父親和傻大姐三人，大家都看見了！」

　說着，便要振劍攻出。

　公孫奇大吃一驚，連連搖手道：「慢來！慢來！先把話說清楚，你說我昨夜怎麼樣？」

　那名叫「武喜」的青年舉劍指着他罵道：「公孫奇！你這喪心病狂的狗賊，我們師祖與你無寃無仇，昨夜你竟下毒殺害了他，今天你居然沒事人一個，你以爲我們都是瞎子麼？」

　公孫奇嚇了一大跳，駭然道：「你們一定看錯了人，昨夜我在儀徵江畔與楊老頭下了一整夜的棋，直到五更鷄啼才離開他趕到了這裏，怎麼說我下毒殺害了翟老爺子？」

　翟北銀正想出手，一聽他提起「楊老頭」三個字，不覺一怔道：「你是說『長江老漁翁』楊正義楊老前輩？」

　公孫奇道：「正是。」

　長江老漁翁楊正義是一位著名的武林高手，五十歲以前，曾經在京師任職昭武都尉，後來才告老返鄉，在江邊築屋捕魚過日子，他的爲人就如其名，極富正義感，故極得武林人的尊敬。

　翟北銀也認識楊正義，而且交情不惡

，因此一聽公孫奇昨夜和楊正義在一起下棋，便不敢貿然動手了，道：「你說的是事實？」

　公孫奇道：「不信，你們可以派個人去問問楊老頭，他這個人一是一二是二，要他說謊騙人，比殺他還難呢！」

　翟北銅厲聲道：「可是，昨夜明明有個公孫奇前來拜訪家父，暗使鬼蜮技倆殺害了家父，這又怎麼說？」

　公孫奇神色嚴肅起來，問道：「令尊巳不幸遇害了麼？」

　翟北銅悲憤地道：「屍體尚在地下室內！」

　公孫奇道：「帶我下去看看如何？」

　兩兄弟便領他進入地下室。

　公孫奇看過現場四具屍體，面色微微一變道：「令尊及傻大姐三人是先中毒而後被殺的。」

　兩兄弟寒臉瞪視着他，不發一語，雖然他們巳不敢肯定公孫奇是兇手，對他的懷疑可也沒有完全消失。

　公孫奇沉聲道：「要是我沒看錯，來人使用的毒藥是『天山勾魂散』！」

　翟北銀冷冷問道：「何謂『天山勾魂散』？」

　公孫奇道：「這種毒藥是一位巳逝世的武林大魔頭在天山發現一種毒草而製成的，這武林大魔頭名叫聞人堯。」

　翟北銀自然也知道聞人堯這個人，聞言面色一變道：「哼，原來是他！」

　公孫奇道：「不過，武魔聞人堯巳死亡二三年，就我所知，他沒有傳人，只有一個女兒……」

　翟北銀道：「他沒有把製造『天山勾魂散』的藥方傳給別人？」

　公孫奇搖頭道：「聞人堯這個人雖然不是甚麼好東西，但也不是心黑手辣殺人不眨眼的惡人，我不相信他會將這種天下至毒傳給外人。」

　翟北銀道：「不傳外人，那麼傳給自己的女兒是一定的了。」

　公孫奇點點頭道：「不錯，他很可能傳給自己的女兒。不過……這也不通，聞人堯的女兒與你們翟家不可能有過節，何況昨夜來人是一個冒充我的男人，如果他女扮男裝，令尊一定看得出來。」

　翟北銅突然問道：「公孫奇，你今天來到江都爲的何事？」

　公孫奇道：「我來尋找小女。」

　翟北銅道：「令嫒失踪了。」

　公孫奇道：「是的，她和我嘔氣，竟不告而別，我想她可能來找翟慧龍，是以前來江都——」

　翟北銅冷冷一笑道：「昨夜來的那個公孫奇，他也是這麼說的！」

　公孫奇一怔道：「甚麼？他也說要來尋找女兒？」

　翟北銅道：「不錯！」

　公孫奇大爲驚異道：「怪哉！怪哉！那個冒牌貨怎的把我的情況摸得這樣淸楚呢？」

　翟北銅冷哼一聲道：「公孫奇，你是當今武林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不是？」

　公孫奇道：「不敢，公孫某人雖然略有虛名，但向來與人無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翟北銅道：「像你這樣的大人物，如想幹甚麼，應該擺明了來幹才對。」

　公孫奇道：「當然，藏頭露尾，偷鷄摸狗的事公孫某人是不屑爲的。」

　翟北銅說道：「你不承認昨夜來的是你？」

　公孫奇道：「不承認！」

　翟北銅道：「好，假定昨夜那人不是你，但是他知道令嫒失踪，由此可知他對你的近況十分了解，那麼你也應該猜得出他是誰才對吧？」

　公孫奇搖頭道：「我不知道，我想不出來。」

　翟北銅道：「那葛士俊是你的小舅子，他巳牽涉在歹人的陰謀之內，這件事你又如何解說？」

　公孫奇道：「我與內人離異巳久，他巳不是我的小舅子了。」

　翟北銅嘿嘿冷笑道：「公孫奇，你這樣推得乾乾淨淨，我們是不會滿意的！」

　公孫奇淡淡一笑道：「令尊不幸遇害，公孫某人感到十分難過，不過你們兄弟如懷疑到公孫某人頭上，這就大錯特錯了！我與巳發生的諸事毫無關係，信不信由你！」

　翟北銅身形一閃，橫劍攔在門口，道：「對不起，在案情未明之前，你得留下來！」

　公孫奇哈哈笑道：「我有能力硬闖出去，你相信不相信？」

　翟北銅面露殺氣道：「你想硬闖的話，不妨試試看！」

　公孫奇笑道：「好！」

　他舉步而上，輕輕一掌拍了出去。

　翟北銅厲叱一聲，振劍直刺，但眼看劍尖巳然觸及公孫奇的胸部，突然有一股無形的力道硬生生的將其劍鋒推向旁邊，而且帶得他立足不穩，往旁顚出一步。

　次瞬間，但覺眼前一花，公孫奇竟巳轉到他身後，反站在門口上！

　翟北銅雖是翟鳳翔的第三個兒子，但一身修爲不在兩個哥哥之下，可說巳盡得乃父眞傳，尤其正當壯年，功力正在巓峯，武林中巳少有敵手，不料一個照面即巳相形見拙，登時又驚又怒，大吼一聲，反手一劍「呼！」的掃了出去。

　這一劍出如電掣，是在公孫奇剛剛轉到他身後即行發出的。

　那知一劍掃出之後，竟然走了空招，公孫奇好像會隱身術似的，忽然不見了！

　翟北銅方自一怔之間，只聽公孫奇的聲音巳經在地下室內響起：「公孫某人在此！」

　敢情他又回到室中來了！

　他本來巳轉到翟北銅身後，站在「出路通暢」的房門口，只要一個縱身便可飛上地面，但是他却未乘機逃走，反而又回到室內。

　一旁的翟北銀見他身法神奇絕倫，如入無人之境，不禁面色一變道：「三弟小心！」

　翟北銅活了這麼大，這是第一次被人當猴兒耍，登時羞憤難當，一張臉脹得通紅，又大吼一聲，振劍疾出，銀蛇竄動間，一口氣攻出七劍！

　公孫奇身形左右幌動，好像一個虛無

實體的人，輕輕鬆鬆就巳躲過鞏北銅的一陣猛攻，口中笑道：「公孫某人願意留下來，不用再出手啦！」

他有能力走，却願意留下來，這是甚麼意思呢？鞏北銀心裏明白，不禁長嘆一聲道：「三弟，你住手吧！」

鞏北銅一聽他願意留下，也覺沒有繼續攻擊的理由，當即撤劍後退，仍然攔在門口上。

鞏北銀滿面凝重說道：「公孫居士武功蓋世，非我兄弟所能抵敵，你要走就走吧！」

公孫奇微微一笑道：「不錯，你們兄弟絕對不是我的對手，我說一聲走，你們絕對攔不住，不過我却不想走！」

鞏北銀道：「爲甚麼？」

公孫奇道：「我要你們相信昨夜那人不是我。」

鞏北銀嘆道：「嗯，以公孫居士之技藝，如欲對我們鞏家不利，似乎犯不着使用鬼蜮技倆……」

公孫奇道：「我要你們明白的，正是這個。」

鞏北銀道：「既然此如，我們相信你便是——三弟，讓他去吧！」

公孫奇却反而一屁股在牆角坐下來，含笑道：「爲了洗刷我的罪嫌，我決定留在這裏，直到你們抓到那眞兇爲止。」

鞏北銀道：「我們既然認定你不是兇手，你留在這裏對我們無用。」

公孫奇道：「不管有用沒用，我要等你們抓到眞兇才走。」

鞏北銀道：「家父遇害，我兄弟將爲喪事而忙，無暇招待你。」

公孫奇道：「不用招待，你們忙你們的，我只要有一碗飯吃就行啦！」

× × ×

四天之後——鞏慧龍終於練成了「天羅地網十二大式」，聞人嬌十分高興，說道：「鞏慧龍，你很聰明，可惜我爹巳死了，否則他一定樂於收你爲衣鉢傳人。」

鞏慧龍一心只想趕快回去見祖父等人，便道：「我現在可以走了吧？」

聞人嬌道：「你願意爲我報殺父之仇麼？」

鞏慧龍點頭道：「願意的，皇甫千里既與九仙眞人混在一起，很可能他就是造成鞏、月兩家干戈相見的陰謀者，即使不爲妳，小可也要找他問個明白。」

聞人嬌道：「好，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壞消息！過去的四天中，由於你在練劍，我怕影响你的情緒，所以沒有把這壞消息告訴你。」

鞏慧龍驚慌說道：「甚麼壞消息？」

聞人嬌道：「你爺爺死了。」

鞏慧龍好像被人在腦門上敲了一棒，眼前一陣發黑，差點軟倒地上，駭然大叫道：「妳說甚麼？」

聞人嬌一指公孫玉鳳道：「是她在外面聽到的消息，說有人冒充公孫居士去拜訪你爺爺，在地下室中殺害了你爺爺和傻大姐三人。」

鞏慧龍大叫一聲，向外衝了出去。

× × ×

現在，鞏慧龍跪在二叔鞏北銀和三叔鞏北銅之前痛哭不已。雖然事實巳證明一切不幸並非他一人造成的，但是鞏家迭遭巨變，仍使他肝腸寸斷，痛不欲生。

鞏北銀也垂淚不止，他不想再責備這個侄兒，但是當他聽鞏慧龍述說在許家廢園的事情後，突然雙目突睜，急問道：「武魔聞人蕘的女兒躲在許家廢園？」

「是的。」

「現在還在麼？」

「還在。」

「走，咱們一起去見她！」

於是，一行五人（鞏北銀、鞏北銅、鞏慧龍、公孫奇、公孫玉鳳）一起匆匆來到許家廢園。

這時巳近黃昏，鞏慧龍領着大家直趨聞人嬌居停的那間暗房，在房外叫道：「聞人姊姊，我二叔三叔要見見妳，請妳出來好麼？」

暗房中靜寂無聲，沒聽聞人嬌回答。

鞏慧龍又叫道：「聞人姊姊，我二叔三叔有事要與妳談談，請出相見如何？」

仍然沒有一點聲响。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張騫

遠通西域的第一人。

漢武帝雖然是開發國家領土的一位明主，但是他對於佔據北方的匈奴，始終認爲將是一大患難，根據地理的形勢，他認爲如果要把匈奴打敗，解除這個患難，一定要先開通往西域的道路，聯絡西域強國大月氏，兩國聯合攻擊，才能有效，至少也應該藉這次打通道路來斷絕匈奴和西域各國的聯絡，使得匈奴孤立沒有朋友，因此下命令，招募些勇敢的人，去打通西域的道路，當時其中一位，就是張騫。

張騫是漢中人，那時候正做個小小的官兒，但他心胸懷有遠大的志向，自然不希望被埋沒他的才氣，一旦遇到有這種通西域立功的機會，自然會去應徵。

但是，這個使命，是很不容易達成的，因爲想要到大月氏，必須要經過匈奴，如果被發現，就會被抓去的危險，而且那邊小路又遠又危險，走路不容易，除非有不怕辛苦，不怕死的精神和決心，是不能辦到的，但是張騫並不怕危險，願意去試試看。

張騫去應徵後，就和原來是匈奴人的

甘父和一百多個壯士一起動身，從隴西出發，經過匈奴，終於被匈奴抓到，從他的身上搜出漢武帝給大月氏的信，知道了他是漢朝的大使，就把他留住，並且還替他娶了匈奴女孩子作妻子，要他安心的住下去。

但是張騫並沒有忘記他的任務，於是他過了十幾年後的一個秋天的晚上，帶着妻子兒女和甘父乘黑夜逃走了，當年跟他去了的壯士，都死了或逃跑，只剩下一個甘父和他同吃苦。

張騫這些人逃走後，於是往西邊走了十幾天，到了大宛，大宛知道中國很富强安樂，見到了張騫，很高興，就好好的接待他，張騫將他要到大月氏的目的告訴了大宛國王，並請他派人作響導，作翻譯人員。於是大宛國派人送張騫到了康居，再由康居轉到大月氏！

本來大月氏的祖先，居住在甘肅的山谷間，人口大約有四十多萬，一直是匈奴的强敵，到了後來，匈奴的冒頓單于强了起來，在東方打敗了東胡以後，又向西方攻打大月氏，大月氏大敗之後，便往西邊逃走，以逃避匈奴猛烈的攻擊，到了老上單于的時候，烏絲國王昆莫奉了匈奴的命令，再度地攻打大月氏，大家氏又敗了，大月氏的國王的頭被漆成了飲器，獻給了單于。

大月氏不得巳，便又往西邊逃走，逃到了大夏這個地方，才稍微的安定下來，重新建立了一個國家，叫做大月氏。所以大月氏和匈奴有很大的仇恨，大月氏也一直想找機會報仇。這個時候大月氏巳經是西域的强國，漢朝爲了消滅匈奴，便想聯合大月氏出兵來攻打匈奴，這樣，得勝的機會比較大，張騫到了大月氏，以爲可以完成聯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的使命了。

但却沒有想到，大月氏這個時候因爲土地肥沃，生活很安定，不願意和匈奴開起戰來，張騫目的沒有達到，但却對於開通西域的路，有了很大的成就，這在中國與西域文化溝通方面的貢獻，巳經是無法估計的。

張騫從大月氏回國，爲了避免匈奴的注意，便從南山走，想從羌中回來，不料中途仍然被匈奴所捉，他這十多年來，眞是吃過不少的苦，好不容易才到了大月氏，但却沒有達到政治目的，沒有立功而回國，巳經很失望了，現在不幸又被匈奴抓到了，如果意志稍弱的人，必定會一切指望都喪失了，不會再有任何的掙扎了。然而張騫仍然積極的奮鬪，絲毫不在意失敗，因此在匈奴地方住了一年多，乘着匈奴發生內亂，監視稍微放鬆了些，才又逃回了國。

張騫去了西域十多年，現在居然能够回來，這是出乎於漢武帝夢想以外的事，於是，便立刻召見張騫，拜張騫爲太中大夫。

於是張騫便把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這些國家的地理形勢，風俗及出產，詳詳細細的報告給漢武帝，並且對武帝說：「臣在大夏，曾經看到四川出產布和竹杖，我問這些東西是從那裏來的，他們匈奴人說是從身毒商人那兒買來的。由此可見，與四川省相距很近。」武帝聽了非常高興，從此以後便注意到西南區的開發工作。

元朔的十八年的春天，漢武帝出兵攻打匈奴，張騫奉命跟隨大將軍的身旁作事，因爲他熟悉通西域的路，軍隊前往非常順利，武帝便封張騫爲博望侯。第二天，張騫身爲衞尉，和大將軍李廣共同攻打匈奴，但是却失敗了，於是武帝就廢了他的侯爵封號。

到了二十五年，漢朝的軍隊又攻打匈奴，追匈奴到了漠北，武帝又以通西域的事問張騫，張騫並沒有因爲武帝廢了他的侯爵封號而爲意，願意再爲國家效力立功，因而向武帝建議，烏絲王昆莫，本來是不服從匈奴的，改在乘着匈奴北遷，如果聯合烏孫向東遷，空出他們所住的地方，那麼就可以切斷匈奴的左邊途徑，烏孫既然巳經歸附漢朝，那麼烏孫以西的國家，就可以和漢朝建交。

武帝非常佩服這些話，就拜張騫爲中郎將，叫他率領着三百人，牛羊一萬隻，金帛數千萬，到烏孫去，張騫到了烏孫以後，烏孫王不能決定，張騫便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這些國家，以達成使命。

過了三年，這些國家的使者果然都隨着那些副使來朝貢，於是西域和漢朝開始有了聯絡。

張騫在漢武帝廿六年從烏孫回國便去世了，他爲中國貢獻了很大的功勞。

鞏北銅忍不住抬脚「砰！」的一聲踢開房門，陽光隨之投射入房，但見房中空空如也，聞人嬌巳經不知所踪了。

公孫玉鳳驚訝道：「咦，她不在！」

五人入房察看，只發現一些日用品和一件衣服，此外別無所見。

鞏慧龍道：「她走了。」

鞏北銀問道：「她有沒有告訴你要離開此宅？」

鞏慧龍道：「沒有。」

鞏北銀表示懷疑道：「那爲甚麼走了？莫非料到我們會來看她，因此避開？」

鞏慧龍道：「可能是的，她被皇甫千里毀容樣子很難看，不喜歡被人見到。」

公孫奇問道：「你說皇甫千里毀去她的容貌？那麼你可曾見過她被毀的容貌？」

鞏慧龍道：「見過，確實很醜惡。」

公孫奇道：「這麼說，四天前出現的那個冒牌貨可以肯定不是她了。」

鞏北銀點頭道：「看情形她丈夫皇甫千里是殺害家父的兇手，他既是武魔聞人蕘女婿，必然懷有『天山勾魂散』！」

公孫奇道：「不錯，陰謀挑起你們鞏、月二家干戈相見的也必是他無疑，如今總算知道兇手是誰了。」

鞏北銀道：「慧龍，你再詳細說一說，皇甫千里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

鞏慧龍道：「聞人姊姊對他似乎也不大了解，甚至還懷疑皇甫千里可能不他是的眞實姓名。總之聞人姊姊說他是個無情無義的畜生，要我找到他時把他的首級砍下來交給他，替她父親報仇。」（未完）

兩月完俠情小說

雪中行

雲劍飛・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熊大小姐在地窖中爲獨孤行所救，回到熊大爺身邊，熊大爺驚喜不已，對獨孤行感激萬分，更見女兒對獨孤行情有所鍾，雖然他心目中的乘龍快婿是原白海，但熊大小姐對原白海全無愛意，同時拒絕原白海的求婚，熊大爺抝不過女兒，只有暫時擱下不提。原白海因熊大小姐拒絕他的求婚而憤然離去……獨孤行也想獨自去辦他的事情，無奈熊大小姐非要跟他同去不可，熊大爺只好答應，誰知雷莽却在此刻奔來報告說李鍔中劍身死，同時看來是個熟悉的人下的毒手，於是各人對此事都非常驚異，但又不知是誰下的手……

揭破眞面目

危機四伏

這時，熊北周待獨孤行說完，不由佩服道：「獨孤大俠眼光銳利，觀察入微，思想細密，判斷準確。老夫佩服！老夫心裏也有同感，也早從李鍔的目光表情看出來了。」

雷莽這時忽然揚起一掌，疾拍向頭頂天靈蓋，熊大爺手急眼快，一把執住他的手腕，大驚道：「三弟，你要作什麼？是何意思？」

雷莽悲聲道：「小弟大意，害死了李鍔，況且小弟嫌疑最大，小弟爲了表明心跡，只好一死以示！」

熊大爺急聲道：「三弟，你眞傻，咱們三人義結金蘭，情同手足，大哥怎會懷疑是你！何況你用的是貎尾鞭，兇手用的是劍，怎會是你呢！」

古誠上前一步道：「三弟，你怎會如此糊塗，生出這樣的念頭！」

熊大小姐這時也撲上前拉着他手臂道

粉碎大陰謀

：「三叔，千萬不可如此，咱們怎會懷疑你！」

雷莽頓足道：「但小弟心疚難安，總覺得李鍔被殺，小弟要負責任！」

獨孤行不便開聲，也不想說話，他只在旁細心注視。

熊大爺慰解道：「三弟，你這樣想就錯了，也中了敵人的毒計，他們存心要殺害李鍔，李鍔現在不死，他們也會千方百計殺他，你如一死，正如了他們所願，如今他們已經徹底毀了我的右手，你一死，等於毀了我半條左臂，我已折去七十二騎，現在就只剩下你和二弟了，三弟，你懂嗎？」

雷莽含淚垂下手臂道：「大哥，小弟一時糊塗，請大哥原諒！」

熊大爺一笑道：「這才是好兄弟！」

古誠道：「三弟你明白就好，以後我們的處境將會更危險！咱們千萬小心！」

熊大小姐問：「兇手是從房門進來，還是從窗外進來？」

熊大爺道：「蠢丫頭，這還用問，肯定是前門進來，並且是光明正大地進來，不信，你可問問獨孤大俠，看他同意不同意我的看法。」

熊大爺見女兒臉露不信的神色，所以才要她問獨孤行。

「獨孤兄，你和我爹的看法一樣嗎？」熊大小姐問。

「在下贊同前輩的看法，兇手既是熟人，也爲了不讓李鍔起疑心，方便他行刺，肯定不會從窗門進來，必定從房門從容地進房，假如妳是兇手，會從窗口進來的嗎？」

這一問，令熊大小姐不能不相信：「當然不會！」

古誠道：「君兒，現在妳同意妳爹的看法了吧！」

熊大小姐向熊大爺扮了個鬼臉，熊大爺搖搖頭。

這時店掌櫃和小二領着人，抬進一副棺材，對熊大爺道：「大爺，棺木買來了，是不是立刻收殮？」

熊大爺點點頭道：「盡快收殮，立即動手！」

八個仵工立時七手八脚，很快爲李鍔換了衣，淨了身，掀開棉被，將李鍔從炕上抬起，放落棺中。

李鍔身下赫然放着一封信。一封信封普通的信。

熊大爺一步上前，伸手檢拾。

獨孤行伸手一攔，道：「前輩小心，恐防有詐！」

一言提醒熊大爺，忙縮步收手，望着獨孤行道：「怎辦？」

掌櫃與小二早已退出房做他們的事，房中就只有獨孤行及四個仵工，獨孤行道：「前輩和他們先退出房，爲防萬一，小心點好，由在下檢起那封信。」

熊大爺道：「這怎麼成，要獨孤大俠你冒險！」

雷莽也道：「獨孤兄，大哥，由小弟來檢吧！」

上前就欲伸手檢那封信。

獨孤行一把攔住道：「還是由在下吧，一有危險，在下會破窗遁避的！」

熊大爺見他意決，只好叮囑道：「獨孤大俠，一有不對，立即閃避！」

熊大小姐無限關切地道：「獨孤兄，一切小心！」

獨孤行一笑，揮手叫他們快出去！

待到房中只剩下他一人——李鍔的棺木也叫仵工抬了出房，獨孤行小心行前一步，細細打量那封信。

信封是普通的信封，和獨孤行上次接到的信封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信封鼓鼓的，就是這個緣故，獨孤行才阻止熊大爺貿然上前取信——他恐防裏面有炸藥或歹毒的暗器，房內人多，萬一眞是，那時就走避不及了，這是獨孤行的想法。

抽出腰間長劍，伸前，小心地用劍尖觸觸那封信，同時全神戒備着，準備情況不對，立時穿窗而出——他站立之處，離窗口最近。

劍尖觸在信封上，沒有異樣，輕輕一挑，信封反了個身，細一監視，沒有異樣，獨孤行收起長劍，小心地上前一步，伸

出食中兩指，小心翼翼地挾着信封一角，拈起來，信封輕輕的，嗅了嗅，也嗅不到空氣有何異味，才放心地放在桌上，拿出一把銳利的短劍，小心地將封口割開，用劍尖挑開封口，瞥見信封內有幾張信箋，他放心地吁了一口氣，信封鼓鼓的，原來裝了幾張信箋！

輕輕抽出信箋，最上的信箋上寫着幾個大字，獨孤行開聲對房外的四人道：「前輩，沒事了，進來吧！」

熊大小姐第一個進門，來到獨孤行身邊，關心地問：「你沒事吧？信封裏裝的是什麼？」

獨孤行看了她一眼，笑道：「在下不是好好的嗎？熊前輩，你瞧瞧這封信！」

伸手將寫着幾個大字的信箋遞給正跟着進來的熊大爺。

熊大爺伸手接過，問：「信封裏沒裝什麼玩意吧？哦——」

熊大爺一眼看到手上紙箋寫的字，臉色一變，驚哦一聲。

熊大小姐和古誠、雷莽急問：「信箋上寫的什麼？」

熊大爺激聲讀道：「先殺李鍔，毀你右臂，古誠，雷莽，難逃刦運，熊北周，左右雙臂一毀，你也命不久矣！」

衆人聽得大驚，特別是熊大小姐：「爹，誰人敢傷害您，女兒就和他拚了！」

雷莽怪叫道：「好大的口氣，被撞在咱手裏，咱不將他碎屍萬段，難洩心頭之氣！」

古誠道：「三弟，千萬不可衝動，要不，正好中了兇徒奸計！」

熊大爺點頭道：「咱們必需冷靜，看來，他們矛頭所指，將是二弟和三弟，咱們今後千萬小心，不可獨自行動！」

獨孤行再將手中的幾張信箋遞給熊大爺：「信封中就只得這幾張信箋，累咱們白吃驚了一場，他們倒眞善攻心計，看來他們這一着收到了效果！」

他指的是他們剛才恐防信封裏有古怪白担一場驚怕的事！

熊大爺接過，逐張看過，隨手遞給古誠，冷笑道：「他們想用這一着來擾亂咱們的心神，那是白想！」

古誠順次一看，第一張寫着：古誠，不出三日，必取你命！

第二張寫着：雷莽，古誠命喪，你隨後！

第三張寫着：熊北周，你完了，徹底完了！

第四張寫着：獨孤行，算你大命，今次必取你命！

沒有署名，每張紙就寫着這幾個字，信紙是隨處可買到的毛邊紙，字跡普通，看不出有何特別之處，從信封信箋，筆跡，根本尋不到綫索！

雷莽看完之後，氣憤得差點將信箋撕了。

熊大小姐看完後，對獨孤行道：「這些信箋和信封都很普通，隨處可買到，字跡也平常，憑這些很難找出綫索！」

獨孤行點頭道：「他們很細心，從不留下一絲綫索，在下上次收到一信，約在下到大雪山的，也是同一樣信封，信箋，字跡，上次唔算在下和刺殺李鍔的，肯定是同一人！」

說着從懷中掏出那封約他到大雪山，差點令他死在雪崩中的信拿出來，遞給熊大爺。

熊大爺接過，掏出信箋，和在李鍔炕上發現的信封一比較，果然和獨孤行所說，信封，信箋，筆跡，皆相同：「唔，一點不錯，暗算您和刺殺李鍔的，果是同一人！」

交給古誠，雷莽，熊大小姐順次觀看比較。

「果然一樣！」熊大小姐將信放在桌上。

古誠道：「他們現已展開行動，大哥，咱們留此無益，還是盡快趕回熊鎮，早作準備，萬一大院發生意外，那就不堪設想了。」

「立即起程！」熊大爺當機立斷，「李鍔遺體暫時厝在廟中，等以後再運回熊鎮擇地安葬。」

轉對門外的四個仵工道：「這裏有五十兩銀子，麻煩各位將棺木抬到廟中厝放，過些時日老夫自會尋來，將棺木運走，靈牌上請書李鍔之名，一切勞煩。」

其中一名仵工收下銀子，道：「大爺請放心，棺木暫厝鎮北頭天師廟中，大爺們以後到天師廟去尋找就成了。」

說完退出房，和另三個仵工將棺材抬走。

望着抬走的李鍔棺木，熊大爺自語：「七十二騎徹底毀了，徹底毀了！」

「大哥，七十二騎雖毀，但咱們熊家大院不是好欺侮的，咱們還有力量，要叫他們雙倍償還！」古誠安慰熊大爺。

「爹，咱們走吧！不要想了。」熊大小姐上前拉着熊大爺往房門外走。

殷殷叮囑，依依不捨，熊大爺別了愛女，對獨孤行抱拳一禮，古誠，雷莽也別過獨孤行，三騎馬，衝風冒雪，馬蹄揚起的雪花與落下的雪花迷漫起揚在一起，刹那間，將三騎漸去漸遠的人馬濛蔽了。

一任風吹雪落，熊大小姐凝立在風雪中，呆望着人馬遠去的方向。

獨孤行站在熊大小姐身邊，對呆站着的她道：「熊小姐，風雪大，咱們回客棧吧。」

熊大小姐聞言抬頭，衝着他嫣然一笑：「獨孤兄，我和你，眞的這樣生份，不能再接近些嗎？答應我，叫我君妹吧，好嗎？行哥！」

獨孤行想不到熊大小姐這樣直率坦白，人說北地姑娘豪放大方，不似江南少女，忸怩作態，果然不差，獨孤行望着熊大小姐嬌笑的臉龐，目中滿含情意，熱切的目光，他實在不忍心拒絕，人非草木，誰孰無情，何況，一個少女純潔無邪的情意，可以將一個硬漢溶化，拒絕她，將會嚴重地傷害她的心靈，獨孤行在心裏嘆了口氣，暗道：「爲什麼要教我遇見妳，妳爲什麼偏偏要喜歡我！」

熊大小姐熱切的，充滿情意的目光如火般灼炙在獨孤行臉上，將獨孤行內心的抗力慢慢溶化，終於，獨孤行抗拒不了，心裏低呻一聲，口裏叫道：「君妹！」

熊大小姐聞聽獨孤行叫她「君妹」，如飲醪酒，滿臉緋紅，顫着聲嘆道：「行

哥！」身軀一軟，撲倒進獨孤行懷中。

獨孤行也被她那聲：「行哥」喚得心頭一震，情不自禁張臂摟住了她——緊緊的。

兩人在風雪中摟抱在一起，心中的激動，沸騰的血液，擋煞了風雪的酷寒，兩人都沉醉在突發的激情中。

熊大小姐被獨孤行有力的雙臂緊緊摟着，身軀軟軟的，感覺到在他懷中，無比舒適安全。甜蜜迷醉，耳中聽到他强烈的心跳聲，與及自己撲撲的心跳聲溶混在一體，刹那，她在恍惚中，感覺到自己和獨孤行合二爲一。

獨孤行摟着熊大小姐，恍惚又回到了他初戀的時光，他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忽然間又會想起初戀的情景，他又感受到初戀時的那種激情，那種甜蜜與迷醉。忘記了眼前的一切，忘記了風雪，酷寒，天地間彷彿就只剩他兩人。

當愛情來到的時候，你抗拒不了，就像獨孤行現在一樣，他本已將他的心完全密封起來，自以爲很固實，誰知却脆弱得很。被熊大小姐純眞的情意之拳輕輕一敲，就碎裂了，徹底瓦解了。

愛情眞有無窮的魔力，奇妙得不可思議，使人感情爆發，不可收拾。

現在她倆的情況正是如此。

也不知過了多久，兩人身上落滿了雪花，從頭到脚，看上去就像一個雪人。

沉醉在愛情激流中的人，是不知時間流逝的！

沉醉中的獨孤行，猛然間心內閃過另一個少女的身影，那個第一次闖進他生命中，令他刻骨難忘的，永遠不會回到他身邊的少女身影。

獨孤行終於從沉醉中清醒過來，一個軟弱低微的聲音在他心內叫道：「我怎能這樣，不能，不能。」

但另一個强而有力的聲音抗拒而且壓過了那低微的聲音道：「能！你爲什麼不能！你能够！」

獨孤行心內實是矛盾極了，他心彷徨，他不知接受還是推却好，最後，愛情的力量，終於擊碎了其它一切阻力。也可說感情戰勝了理智。

愛情可以令人神魂顛倒，勇氣百倍，信心十足，也可令人沉淪苦海，意志消沉門志全失，不知獨孤行是前者還是後者。

輕輕鬆開雙臂，獨孤行眞不忍心移動仍沉醉在愛情美夢中熊大小姐，低下頭，看到熊大小姐像睡着了一樣，長睫毛的眼臉垂蓋下，臉上眞是嬌媚動人極了，獨孤行雙目像被磁石收住了一樣，不能移動。

「君妹。」獨孤行終於低沉輕喚。

熊大小姐長長的睫毛動了動，徐徐張開明媚的雙眼，口中輕「嗯」了一聲，身軀倚偎在他懷中，沒有動。

「君妹，咱們回去吧！」獨孤行略提高了聲音，並輕輕推動她雙肩。

「行哥。」熊大小姐像夢囈般低喚了聲：「這樣快就回去了？」

「時候不早了，咱們還有事要辦！」獨孤行提醒說。

熊大小姐不情願地，嬌慵無力地慢慢挺起身：「行哥，不能多留一會嗎？」

「不能，咱們傍晚時份還要去十里香酒舖，妳忘記了嗎？」獨孤行替她拍打身上的落雪。

熊大小姐這時候也平靜下來，想起還有正經事要做：「行哥，那麼咱們快回去吧！」

很自然的，拉住了獨孤行的手。

獨孤行不自覺地也反握着熊大小姐柔滑的玉手，一股暖流通過了兩人全身，熊大小姐深情地看了看獨孤行一眼，輕聲道：「走吧。」

兩人踏着積雪，帶着一身雪花，向鎮內走去。

× × ×

天已入黑，外面風雪更大，寒風凜冽，像洪水猛獸一樣肆虐大地，雪花一個勁地下着，像非要將大地的一切完全徹底掩蓋在白雪下不罷休一樣，密密麻麻撒落。

熊大小姐和獨孤行已穿戴整齊，準備走出客棧到十里香酒舖，他兩人在客棧房中休息過，兩人現在精神奕奕精神充沛。

熊大小姐身穿皮裘，仍然束髮戴帽，作男裝打扮。

獨孤行看着熊大小姐一身男裝，臉色白中透紅，眉目如畫，有如粉裝玉琢般，容貌俊美到極，不由笑道：「君妹若妳眞是個男的，不知迷倒多少女孩子，就連我，若是個女的，也會被妳迷倒。」

熊大小姐低頭打量了一下自己，也不由失笑道：「這敢情好，小妹倒要嚐一嚐被大羣女孩子包圍，終日在溫柔鄉裏的滋味。」

獨孤行看一看天色，道：「君妹，咱們去吧，一切小心，情況不對，妳就先走，不要理我！」

熊大小姐上前偎在他肩膊上，低聲道：「行哥，無論如何兇惡，我也要和你在一起！」

獨孤行知道勸不動她，只好叮囑道：「無論發生何事，都由我出頭，切不可輕舉妄動，知道嗎？」

熊大小姐嬌媚地看了他一眼，微笑點頭。

兩人帶上房門，出了客棧，冒着風雪，向十里香客棧走去。

伏擊

十里香酒舖今晚生意興旺，其門如市，十桌九滿座，老狗頭與小二兩人，奔來走去，招呼人客，忙個不亦樂乎。

獨孤行與熊大小姐到十里香酒舖，好不容易在店堂當中找到一張空桌，剛坐下，老狗頭臉上永遠帶着那種難看的笑容，殷勤地問道：「兩位，怎麼還未走，風雪太大走不了吧，那就非要來小店喝兩杯，吃香肉不可，兩位今晚要吃喝些什麼，只管吩咐，小老兒包你兩位滿意。先來兩壺十里香再來個『神仙企不穩』，怎樣？」

一邊說，一面替兩人擺好了杯筷。

獨孤行看了老狗頭一眼：「在下只怕今晚吃了，眞的會企不穩，熊兄，妳說是嗎？」

老狗頭嘻嘻兩聲，道：「客官說笑了，兩壺酒，喝不醉兩位，一煲香肉撑不破兩位肚皮，怎會站不穩，兩位說笑了。」

熊大小姐笑道：「既如此，老板，就先來兩壺酒，一煲香噴噴的『神仙企不穩

』吧！」

老狗頭點頭哈腰，大聲叫喚道：「小二，送兩壺酒來，給這兩位客人！」

又對兩人道：「小老兒馬上給兩位送上香肉！」一哈腰，快步轉向舖後。

酒舖內人聲嘈雜，烟氣瀰漫，每一桌都在盡情喝着酒，吃着香氣撲鼻的香肉，羊肉與牛肉，熊大小姐和獨孤行迅快地打量了酒舖內各人一眼，熊大小姐俯頭低聲道：「行哥，看不出有何異樣！」

獨孤行低聲對她說道：「總之一切小心！」

這時小二送上兩壺酒，再送來小炭爐，兩人也不再說什麼，獨孤行拿起酒壺，先替熊大小姐斟了杯，再爲自己斟了杯，微一點頭，兩人舉杯，淺呷了一口。

放下酒杯，老狗頭已親自捧上熱氣騰冒的香肉，放在炭爐上。

瓦保中沸騰起香肉那種特別誘人，令人饞涎欲滴的濃郁香氣，令兩人食指大動，不由同時拿起筷子，伸進瓦保中。

老狗頭今次沒有多說，嘻笑着道：「兩位請用。」退回櫃枱。

獨孤行挾起一塊香肉，雙筷中不知何時已夾藏了一枝銀針，略一瞥眼，微一點頭，抬手將香肉送到口中，抬手間，銀針已巧妙地滑進他袖中。

熊大小姐放心地挾起一塊濃香撲鼻的香肉，送進嘴中。

兩人邊吃邊談笑着，享受着美酒佳餚，目不旁及，完全和普通客人一樣，神態優悠。

× × ×

十里香酒舖今晚不知是何原因，人客始終滿座，走了一桌，又來一桌，獨孤行和熊大小姐前後共喝了三壺酒，添吃了一保嚼羊肉，兩人都吃得很愜意，放下筷子，相視一笑，酒壺與爐火映照下，更顯得熊大小姐俊美，獨孤行不由低聲笑道：「妳臉上好似塗上了胭脂，迷死人了。」

熊大小姐瞪了他一眼，伸手摸着熱烘烘的嬌臉，嗔聲道：「又笑人家，貧咀，小心，老狗頭過來了。」

老狗頭嘻笑着走過來，對兩人道：「吃飽喝足了吧，怎麼樣？不是眞的企不穩，走不了吧！」

他是看到了熊大小姐臉上的醉紅。

獨孤行望着老狗頭別有含意地一笑：「老板，三壺酒，一保神仙企不穩，還不至於讓咱們站也站不起來。」

「兩位要走了嗎？請便。」老狗頭淡笑一聲。

獨孤行掏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熊兄，咱們走。」

瞥了一眼熊大小姐，兩人同時站起，脚下一軟，連忙扶住了桌邊，無力地坐下來。

老狗頭見他兩人情狀，得意地嘻笑着道：「兩位，怎麼哪，眞的企不穩，走不了？」

獨孤行和熊大小姐臉色大變，獨孤行驚怒地道：「你做了手脚算計咱們！」

老狗頭退開一步，獰笑着道：「任你兩個奸似鬼，始終逃不過老夫的手指隙縫，你兩個已中了老夫的『企不穩』，今番就是有神仙來打救，也救不了你兩個，你兩個也休想逃得了。」

「『企不穩』這是何種毒藥，在下怎麼沒有聽說過？」獨孤行一個身軀無力地倚坐在桌邊。

熊大小姐無力地俯在桌上，怒聲道：「你好卑鄙，竟然暗中下毒，各位，這是謀財害命的黑店……」

以下的話她說不下去了，因爲她游目四顧，店堂內的食客，每個人都沒有反應，都齊齊向她咧嘴一笑！

老狗頭獰笑一聲道：「姑娘，不要再叫了，妳叫破了喉嚨也沒有用，你兩位可說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如今兩位已中了老夫的秘製『企不穩』，獨孤行，今晚你死定了！」

老狗頭已看出熊大小姐是女扮男裝。

獨孤行無力地道：「你究竟想怎樣？你怎知她是女扮男裝？知道在下姓名？」

老狗頭一笑道：「從你一到駐馬鎭，咱們就注意上你，你是鼎鼎大名的『獨行俠』，咱們如何不識，至於這位姑娘，她就是熊北周的獨生女兒，人稱『女神』的熊幗君熊大小姐！至於想怎樣？好簡單，要你死在這裏！」

隨即暴喝一聲：「殺！殺了這小子，熊大小姐留下！」

不知何時，酒舖內的人客，已全部換了老狗頭的人。

喝聲未落，散坐店堂四處的人，霍然躍起，一陣兵器聲中，最少有兩把斬馬刀，一條套馬索，一把三尖兩刃劍，兩枝短槍，三把長刀，猛往獨孤行身上招呼！

唯恐獨孤行不死！

獨孤行疾聲道：「慢着！」

熊大小姐臉色慘白，驚呼出聲。

老狗頭及時一擺手，喝道：「停！」攻向獨孤行的七八名客人，聞聲立時停身縮手，站在地上，虎視着獨孤行！

老狗頭冷笑一聲道：「有何話說？」

獨孤行掃了一眼那些環立的人，慘笑道：「原來早有預謀，老狗頭！在下已是籠中鳥，俎上肉，可否在臨死前，問你幾個問題？」

老狗頭冷然一笑，道：「你已是煮熟的鴨子，諒你也逃不了，好，讓你死也瞑目，有話只管問吧！」

獨孤行嘆一口氣道：「老狗頭，在下非死不可？」

老狗頭殘忍地道：「幾次讓你逃脫，今次你非死不可！」

獨孤行瞳孔收縮，望着老狗頭：「上幾次暗計伏擊在下，都是你之所爲？」

「小院子那次是老夫佈置主使，嘿嘿，至於上兩次，是咱們公……總之都是咱們所爲，不說也吧！」老狗頭發覺說漏了咀，及時煞住。

「是『公子』所爲吧？」獨孤行問。

「你，你怎會知道，快說！」老狗頭臉上閃過一抹驚容。

「猜出來的。」獨孤行淡然一笑，「爲何要殺在下？」

「你眞的想知道？」老狗頭盯着獨孤行。

「當然想知道，在下自問初到塞外，和人無仇無怨，却三番四次遭到你們的暗算襲擊，若就這樣死了，豈不死得不明不

白，做個糊塗鬼！」獨孤行苦笑。

「好吧，就讓你死得明白，第一，你不該到塞外來，第二，你不該和熊大小姐在一起，更不該插手管咱們的事，將熊大小姐救出，至於最後的一個原因，不告訴你也吧，告訴了你也吧！」老狗頭目光如刀。

「爲什麼？」獨孤行追問。

「告訴了你，你會死得不瞑目。」老狗頭說。

「就爲了這些原因，必要殺在下？」獨孤行嘆了口氣，「在下一定要死？」

「不錯！」老狗頭語氣斷然。

「你們可是受命於人？」獨孤行問。

「你問得太多了，老夫不會回答你，現在你去死吧！」老狗頭抬起手，示意環立的人下手！

獨孤行連忙道：「在下死前，可否再問一個問題？」

老狗頭仍是招手作勢，道：「快問吧！老夫沒這好的耐性！」

獨孤行眼光銳利，盯視着老狗頭道：「你是怎樣下的毒？」

老狗頭詭惑一笑道：「老夫就在爐中燃燒的木炭上作了手脚！」

獨孤行道：「可是將『企不穩』混在木炭中，木炭燃燒時，借烟氣升騰，讓在下和熊大小姐在不知不覺中吸進去？」

老狗頭得意地一笑道：「果然不愧是獨孤行，聰明，對付你這樣的聰明人，在酒中下手脚，怎騙得過你。」

「果然手法獨特高明，在下栽在你手裏，夫復何言！」

老狗頭得意地大笑起來。

熊大小姐一直無力地俯靠在桌子上，很少出聲，這時忽然道：「你莫要得意，不怕我爹來救咱們？」

老狗頭笑聲更加響亮，震動屋瓦，笑聲戛然一停，得意地說：「作夢，簡直是作夢，你爹已在回家途中，又怎知妳現在的情形，就算知，他現在起碼已在三百里外，又怎能及時趕來救妳。」

頓一頓，接道：「小妞兒，老實告訴你吧，熊北周老兒，只怕現在也自身難保，甚或已陳屍雪原！」

熊大小姐和獨孤行聞言大驚，熊大小姐更難堪顫聲道：「你們怎樣對付他？」

「很簡單，就像對付七十二騎一樣對付他和古誠，雷莽三人！」老狗頭語聲中充滿了殘忍之意。

熊大小姐慘呼了聲：「爹！」垂頭低泣。

獨孤行道：「你們好卑鄙的手段，難道眞的要趕盡殺絕！」

老狗頭曖昧地看了在垂頭飲泣的熊大小姐一眼：「你說錯了，最少，咱們不會殺了她，會留下她，好好對她。」

獨孤行忍不住問：「爲什麼？」

老狗頭神秘一笑：「你死後再告訴你吧！」

熊大小姐忽然抬起頭，帶淚地說道：「你們想將我怎樣？你們想要折辱我，休想！」

老狗頭道：「到時妳自會知道。」

獨孤行忽然問：「你將『企不穩』放在木炭中，借木炭燃燒後發出的烟氣，令咱倆在不知不覺中吸入中毒，那麼，他們怎會不中毒，當時毒烟飄散，他們也會吸入。」

老狗頭哈哈一笑道：「老夫既能製出這種毒藥，當然也能製出解藥，他們之所以沒有中毒，是老夫已預先給他們服下了解藥！現在再沒有問題要問了吧！」

抬起的手臂倏然揮落，喝了一聲：「殺！」

環立着的七八條漢子，手中兵器閃動，網一般罩落獨孤行身上！

其餘十多名扮作食客的漢子，虎視着熊大小姐。

看來，獨孤行這次非死不可了！

× × ×

熊大爺和古誠，雷莽三騎，果如老狗頭所說，此刻正陷在重重包圍截殺中，在浴血苦戰。

風雪雖大，熊大爺三人一心只想早些趕回熊鎭，是以熊大爺、古誠、雷莽，在天色全黑前，已奔馳了四百多里，來到一個雪丘上。

熊大爺一路上皆十分小心，恐防敵人會故技重施，在途中埋伏截殺。

所以熊大爺預早作了佈署，三騎成品字形前進，熊大爺一騎當先，古誠、雷莽兩騎左右相隨，策馬跑了四百多里，沿途沒有尋故發生。

只有風雪無情粗暴地撲打在三人頭臉身上。三人全然不顧，全力催策，想在天明時分，趕回熊鎭。

人馬衝風冒雪奔馳，終於，三騎馬在衝落小丘之後，熊大爺担心的事終於發生了。

熊大爺一騎馬首先衝下雪丘，驀地坐下馬唏律律一聲嘶鳴，前蹄貲起，差點將熊大爺從馬背上摔了下來。

好在熊大爺心存戒意，無時無刻不在提防埋伏暗算，早有心理準備，加上馬上功夫了得，驟聽馬鳴，已順勢勒韁，身軀前俯，坐下馬受驚人立而起時，穩穩地坐在馬背上，沒有被掀下馬背。

當時古誠和雷莽兩騎也同時衝到，也受驚馬跳，兩人連緊勒韁停馬。

熊大爺受驚的瞬間，已然瞥到馬前六尺不到外，一排冒起如幽靈般的白衣人，白衣與白雪同色，天黑雪光下，眞不容易辨認。

待到古誠雷莽二騎衝到，左右也忽然冒起一排白衣人，成半弧形圍擋住他們，刹那間白衣人影紛動，已然將他們三騎成圓圈型包圍起來！

這時他們三人已穩住了受驚的馬，熊大爺處變不驚，神志凝重地掃了一眼前後左右的白衣人。

這羣白衣人少說也有三十多人，全身由頭到脚皆裹在一件由頭到脚密縫裏，只在雙眼處開了兩個眼洞，白毛外露的緊身套衣中，連手掌五指也是，怪不得他們剛才掩埋在雪地中不怕凍，不易被人發現。

這羣全身上下只露出兩只眼睛的白毛衣人，半數拿着長槍，半數拿長刀，每人手中皆有一把弓箭，箭已在弦，正朝三騎人馬，大有一放即發之勢。

熊大爺看到白毛衣人手中的弓箭，不覺暗暗心驚，他怕的不是這種人，而是他

們手裏待發的長箭。

弦響箭發，那就很難閃避，保得了人，顧不了馬，這是必然的現象。

古誠和雷莽這時也明白了眼前的情勢，兩人同時上前，低聲道：「大哥，咱們怎辦？」

熊大爺瞥了眼如鬼魅般的白毛衣人，心中閃過一連串念頭：「他們不動，咱們暫時也不動，如他們放箭，咱們以馬蔽身，咱們三人不能分開，一定要聚在一起，不然，就會被各個擊破，想生離此地的機會就很微了。」

兩人同時應聲：「大哥說得有理，咱們就這樣辦！」

三騎馬成品字形屹立在白衣人圈中。

雙方在這短暫的時間裏皆沒有說話，那羣白衣人就像啞巴幽靈般，圍着三人，不言不動。

熊大爺不想再僵持下去，微咳了聲，道：「各位，因何雪夜攔路，請一位能作主的站出來說話好嗎？」

隨着他的聲音，馬前方立有一白衣人踏前一步，手中拿着把闊背劍，他是唯一拿劍的人，亦可能是這羣白衣人的頭兒。、

熊大爺這時已抱着要來的終會來，避也避不了的心情，他知道這羣人一定是和襲殺七十二騎是同一路人。

手握闊背長劍的白衣人上前一步後，仍是不聲不響，夜色中雙目如電光般射在熊大爺身上。

熊大爺被這目光看得心頭一懍，從這人如電光般的目光，測知此人功力不弱，可能是個勁敵：「朋友，這是何意思？」

「死！要你們死！」手執闊背劍白衣人悶聲悶氣地說。

熊大爺迅速和古誠、雷莽交換了一下眼色，三人都從語氣中聽不出此人的身份來歷。

熊大爺一笑道：「有把握？」

白衣人道：「若無把握，怎會在此攔截！」

熊大爺心念一轉，若讓他們先發制人，則必落下風，不若採主動之勢，或可在對方不及防下，能衝出包圍，主意一決，立即行動。

「只怕未必！」熊大爺猛一夾馬腹，人馬如箭矢般衝向手執闊背劍白衣人。

他一動，身後的雷莽古誠也一動，緊跟在後。

熊大爺本着擒賊擒王的主意，疾衝向白衣人，他認定此人必是這羣人的首腦，只要能制住他，情勢就會逆轉，對他們有利，所以他在發動時，已掣出了他十多年未用過的一雙熊爪，左手二尺長的熊爪猛向手執長劍的白衣人當頭抓去！

這一抓若被他抓中，白衣人半個腦袋不被抓碎裂才怪！

照說在這樣短的距離下，熊大爺又驟然發動，長劍白衣人很難閃避開，但白衣人亦非庸手，熊大爺人馬一衝，他如枯葉般猛向後飄退，一退丈外，退出了包圍圈，喝一聲：「放！」

如響斯應，圍着他三人的白衣人扣在弓弦上的箭一放，但聽弓弦崩響，箭似飛蝗，朝三人勁射過去！

熊大爺人馬衝前，白衣人一閃退，他一踢馬腹，人馬跟着疾衝，白衣人退出圈外，他也差點衝出了包圍圈，他雖是正面受敵，由於他離白衣人最近，令到他們措手不及，白衣人放箭，他人馬已衝到放箭白衣人面前，一雙熊爪帶起一道光幕，護住人馬，射向他的長箭盡被光幕擋落，人馬一衝，已然衝破人圈，衝出包圍，直向白衣人衝去。

人馬未到，一雙熊爪已左七右十三，一共二十爪，交織成一道光網，罩向白衣人。

長劍白衣人估不到熊大爺如此神勇威猛，一下子衝出包圍，一怔神間，熊大爺人馬衝到，雙爪如網罩下！

封擋已來不及，唯有躲，長劍白衣人猛伏身，倒在雪地上，手中闊背劍一閃，削向馬足！

不但避敵，兼且攻敵之必救，此人不但身手敏捷，頭腦更靈活！

熊大爺人在馬上，可說高高在上，佔了優勢，但白衣人滾身在地，二尺長的熊爪自然攻不到滾身在地的白衣人，但他也不慢，憑着豐富的搏殺經驗，就在白衣人滾倒在雪地的刹那，他猛一提韁，坐下馬閃跳而起，躍在一旁，避過了白衣人削向馬足的一劍。

就趁這瞬間，熊大爺已瞥眼看到，古誠雷莽兩人未能衝出包圍，已然陷在那羣白衣人的圍攻中。

他心內大急，勒轉馬，就要衝向那羣白衣人，企圖和古誠、雷莽兩人合在一起，全力搏殺！

滾倒在地的白衣人，已然看出了他的企圖，當然不會任由他衝向那羣圍攻古誠和雷莽的白衣人，他一劍削空，身軀順勢一滾，倏然挺躍而起，闊背劍不攻人攻向馬，劍如刀劈，一劍斬劈馬頭！

既攻敵所必救，又阻了熊大爺的去勢，此人的確厲害！

熊大爺不能不顧坐下馬，一帶馬頭，人馬閃移，避過了白衣人凌厲如長刀般的一斬！

看樣子白衣人是全心不讓他和雷莽古誠二人合在一起，存心各個擊破，人馬一閃避，他衝前一步，長劍劃起一道弧光，斬削熊大爺人馬！

熊大爺腳踢馬腹，馬受踢驚痛，猛向前標，熊大爺及時拋蹬聳身，脚尖一點馬屁股，人已躍騰在空中二丈高下，腰一折，人如鷹般撲向那羣毆攻古、雷兩人的白衣人！

熊大爺似是無論如何都要和古雷兩位盟弟聚合在一起！

白衣人似也下定決心，纏着他不讓他和古、雷兩人會合，就在熊大爺掠撲向古雷兩人時，他人劍合一，黑夜白雪中，如一道閃電劃空，疾射向在空中的熊大爺！

此人好快身法，熊大爺在空中掠撲的身形竟然被他截住，兩人爪劍在空中互擊，爆出一蓬火花，身形一墮，兩人同時瀉落地上。

白衣人脚尖才沾地，人已衝前，闊背劍少說也有十多二十斤，他却如握着根羽毛般，橫劈豎砍，刹那間向熊大爺攻出三十七劍！

熊大爺此刻已動了眞怒，一心只想快

些和古雷兩人會合，想盡快將這人解決了，見這人一攻三十七劍，不閃不避，一雙粗如兒臂，精鋼打造，形如熊掌，指爪銳利的熊爪，迎着來劍，硬擋白衣人三十七劍！

火花與交擊聲閃響，白衣人被震退一步，熊大爺乘機揉身而上，一雙爪一鎖長劍，一爪封喉，疾攻向白衣人。

白衣人想是知道厲害，不敢硬接，身形如風般閃轉，避開一旁，長劍帶風，斜斬熊大爺足踝！

熊大爺足下一點，閃跳起，雙爪飛舞，帶起嘶嘶風聲，一罩頭，一抓腰，誓必要將白衣人斃在爪下！

白衣人長劍拒擋攻向頭頂一爪，身形如鬼魅般一轉，閃開三尺，熊大爺那肯放鬆，身形一動，猛撲上前，兩人又合在一起，鬥了起來。

熊大爺雖是佔了上風，一時却奈何白衣人不得。

白衣人也自知不是熊大爺對手，不再和熊大爺硬碰，一味閃身游鬥，一時之間，熊大爺被白衣人纏着，不能脫身。

白衣人達到了他的目的，不讓他和古、雷二人會合在一起，實行各個擊破！

×　×　×

古、雷兩騎在熊大爺身後左右，一見熊大爺猝然發動，他們早有默契，立時催動坐下馬匹，跟着衝出，並且照顧了熊大爺的左右背後！

兩人雖是緊跟着熊大爺催馬衝前，但始終慢了一步，加上箭如飛蝗般射到，既要照顧自己的人和馬，又要帮着封擋射向熊大爺身側身後的箭，無形中他們所受的壓力大了，而熊大爺只需照顧正面射到的箭，所以他很輕易就衝出了包圍。

而古、雷兩人可說四面受敵，顧得了左右，顧不了前後，可說顧此失彼，他們想緊跟着熊大爺衝破的缺口衝出包圍，已然慢了一步，衝破的缺口，一裂即合，白衣人又重新將缺口圍堵起來。

由於他們受敵面太大，弓強勢勁，飛蝗般射到，兩人雖是全力封擋，然而百密有一疏，兩人沒有受傷，倒是坐下馬都中了箭，馬負痛狂跳亂衝，將兩人分開了。

白衣人箭一射完，立時開弓，手執長槍，蜂湧撲向兩人，兩人這時已被迫分開，不能彼此照顧，很快，白衣人就將兩人分別圍起來，展開兇猛的攻擊！

他們三人，已被逼得各自爲戰。

×　×　×

七八名假扮食客的漢子在老狗頭一聲「殺！」令下，立時套馬索，斬馬刀，雙槍，三尖兩刃刀，齊齊猛向獨孤行身上招呼，唯恐不能一下將獨孤行殺死。

熊大小姐沒有動，仍然無力地俯靠在桌子上，中了老狗頭「企不穩」毒藥，全身無力的獨孤行却動了，就在兵器臨身的刹那動了，劍光如金虹暴現，攻向獨孤行的七八名漢子，眼看就要將獨孤行擊殺，忽然都不動了，同時悶叫一聲，身軀一幌，全部栽倒在地，死狗一樣動也不動，喉間有鮮血沁出。

好快好準的一劍，一劍竟然殺了八條漢子，老狗頭和其餘扮作食客，在旁監視的漢子不由俱臉色大變，驚叫出聲。

最令老狗頭震驚和不解的是獨孤行分明中了「企不穩」，軟倒在桌上，怎會忽然間能發出了如此快速凌厲的一劍，一舉刺殺八人。

老狗頭現在人不佝僂，挺起腰身，退了一步，目中閃出兇厲疑惑之光，不信地道：「獨孤行，你，你無中毒，難道你百毒不侵？」

獨孤行站着身子，微微一笑道：「君妹，不要裝了，戲已做完。」

熊大小姐聞言霍地站起，甜甜一笑，對獨孤行道：「行哥，你的解藥眞行。」

熊大小姐這句話，等於替獨孤行作了回答，老狗頭當然聽到，他一臉驚疑神色，不信地說：「妳說什麼，獨孤行，你怎會有解藥？這是老夫的獨門秘製毒藥，任何人也解不了。」

獨孤行一笑道：「咱們不是好好地站在這裏嗎？你既能製毒，又能製解藥，爲什麼別人不能。」

「你到底是誰，這解藥是何人給你的？」老狗頭兇厲地問。

獨孤行一笑道：「我就是我，如假包換的獨孤行，至於解藥是誰人所給，我不想告訴你，看在你剛才解答了在下不少問題，告訴你吧，他就是人稱：『妙手解毒』解千毒老前輩。」

「原來是他這個老匹夫，老夫後悔當年不殺了他！」老狗頭兇惡地說。

「你後悔已遲，今天便是你惡貫滿盈之日，從今後，世上再沒有你這個殺人魔王——勾九魂！」

「勾九魂」三字一出，老狗頭神色劇變，由不住退了一步，激聲道：「你怎會知老夫就是勾九魂？」

老狗頭等於承認他就是十年前在江湖中突然失踪，雙手血腥，殺人無數，善於用毒，更精易容，人稱「千面七毒客」的勾九魂！

十年前他連殺武林九大門派門下弟子三十九人，激起了武林公憤，九大門派爲了替死去的弟子報仇，聯手結隊，四出追查他的下落，要將他擊殺，爲武林除害，但由於勾九魂不但善於用毒，更善易容，他的易容手法，可說千變萬化，不然，他也不會博得個「千面七毒客」的名號，九大門派追查了一段時間，由於追查不到他的下落，也就算了，但從此，他也在中原武林中失了踪，再沒有人見過他，想不到他却避到了塞外，居然變成了十里香酒舖的老板！

獨孤行淡笑道：「我出道江湖時，你已消聲匿跡，在中原失了踪，在下當然不會認識你，但有人告訴我！」

「是誰？」老狗頭咬牙切齒。

「就是送解藥給在下，能解天下各種毒的解老前輩！」

「又是他這個老匹夫！」老狗頭神色獰厲。

「想不到惡名遠播，雙手血腥的勾九魂，居然會在這窮荒塞外，一躲十年，變成了一個酒舖老板，眞是令人難信，在下若不是親眼所見，眞不敢相信！」

略頓，接道：「大概這間酒舖的眞正老板早被你在十年前殺了吧？」

「多此一問！若不殺他，老夫怎能成

爲這間酒舖的老板，頂了他的身份。」

「戴了十年的人皮面具，難道不討厭嗎？脫下來吧，讓在下見識一下你的廬山眞面目。」

「好，老夫戴了十年，別扭透了，現在也該是還老夫本來面目的時候了，老夫今後再不用窩在這小鎭酒舖內了！」老狗頭手在頭上一抹一扯，扯下一張人皮面具，露出了本來面目。

勾九魂回復本來面目，原來是個白臉無鬚，神情陰毒，雙目兇光閃閃的年近六十老人。

獨孤行和熊大小姐雙目不瞬，注視着回復本來面目的勾九魂，其餘的漢子也驚異地看着他——他們直到現在，才知勾九魂戴着老狗頭的人皮面具，頂了老狗頭的身份，做其酒舖老板，他眞正的面目原來如此。

熊大小姐問：「他眞是老狗頭嗎？」

獨孤行肯定地說：「如假包換！」

勾九魂目光如刀，盯着獨孤行：「你是怎樣看破老夫的，老夫不信會露出任何破綻，這十年來，就連鎭上的人也看不出老夫是頂替的。」

「你確實沒有露出任何破綻，只可惜你太過注意在下了，在言語中露出了馬脚，初時我只是懷疑，直到你今晚向在下使用出你的獨門秘製的『企不穩』，在下才確定你是十年前在中原失踪，殺人無數的勾九魂！」

「是誰告訴你『企不穩』是老夫獨門秘製的毒藥？」勾九魂追問。

「當然是無毒不可解的解老前輩。」獨孤行說。

「又是他！可恨！」勾九魂切齒說，「如老夫推測不錯，你這次到塞外來，是專門對付老夫的了！」

「你說得對！在下這次到塞外，是受少林掌門一澄大師，及解老前輩之托，追查你的踪跡，並爲武林除害！」獨孤行凜然說。

「好大的口氣，老夫揚威江湖，你還在娘胎，你自信有把握殺得了老夫？」勾九魂不大置信地說。

「在下若無這份能耐，一澄大師和解老前輩也不會委托在下的了。」獨孤行淡笑。

一直很少說話，在全神戒備的熊大小姐，突然問：「勾九魂，以你的身份輩份，怎會甘心在這小酒舖內，頂着老狗頭的身份，蟄伏在這小鎭上十年？」

勾九魂哈哈笑道：「等老夫殺了獨孤行，妳自會知道！」

獨孤行盯着他：「如無大利益，他怎會甘心蟄伏，君妹，在下敢斷定，他一定和對付你爹的那羣人有關！」

勾九魂哈哈一笑：「獨孤行，你果然聰明，可惜你要死了！」

話未說，猝然揚手，一蓬毒針罩射向獨孤行全身，同時撲身一掌，擊向獨孤行心胸！口裏喝一聲：「殺！」餘下的漢子一湧而上，有的對付熊大小姐，大部份人對付獨孤行！

對付熊大小姐的漢子都沒有下殺手，正如勾九魂先前所說，不會傷害她。

× × ×

古誠坐下馬被箭所傷，驚痛竄跳，和雷莽分開了，一羣白衣人爲數不下二拾人，一湧上前，刀槍劈刺，攻向他和馬匹。

古誠知道很難擋得了這多人的攻擊，適時甩蹬縱起，刀槍在足下撕風劈刺而過，坐下馬一聲悲嘶慘鳴，已然被擊到在地——三槍兩刀，刺劈在牠身上，倒地四蹄蹬了蹬，寂然死去。

古誠人在空中，一雙刀輪已撤在手中，繞圈一排尺長的尖刀，在黑夜中閃爆出森冷的寒光，他不待白衣人再行攻擊，人已如飛星丸墮，刀輪劃閃起萬道寒光，其勢迅猛，擊向環身白衣人。

圍攻他的白衣人一擊不中，剛想作勢再擊，刀輪閃幻起的寒光已然罩下，血光暴現，慘呼聲起，已然倒下八個白衣人——三個執槍，兩個握刀，有的開膛破肚，有的斷手飛頭，死狀極慘。

剩下的白衣人身形暴退，仍然圍着他，但被他猛烈的一擊嚇得窒了窒，一窒又動，猛向剛落地的古誠撲擊。

這羣白衣人悍不畏死，攻勢如瘋子，但配合得很好：使槍的白衣人同時抖起碗大的槍花，猛刺向古誠頭頸，抖散的槍纓將古誠雙目遮蔽了，使刀的有的倒地滾進，砍削雙足，有的伏腰竄進，斬刺向古誠腰腹！

古誠猛縮頭矮身，右手刀輪向上一劃閃，右手刀輪迅速地環身一閃，蕩開攻向腰腹的長刀，同時頓足收腿閃，過了砍削向足踝的長刀，四個動作一氣完成，身手確是不凡！

向上劃閃起的刀輪，也在一陣金鐵交鳴聲響中，巧妙地鎖套住了五管長槍。

脚根沾地，左手猛一運勁，喝一聲：「撒手！」被刀輪套鎖住長槍的五個白衣人，猛覺一股大力傳來，握槍不住，長槍撒手飛向空中。

五人大驚暴退，已然不及，古誠刀輪已乘勢向前一送一劃，五名白衣人被輪上尖刀劃開胸膛，血光現，慘叫起，仰後摔跌在地。

古誠手段可謂狠辣，兩個照面間，竟然連斃十三名白衣人！

二十多名白衣人現在只剩下七八名，對倒下被擊殺的同伴看也不看，刀槍交疊，撲擊向古誠。

古誠這時壓力大減，有餘暇去窺搏鬥中的門塲情況，他一邊從容招架着拚死攻擊的白衣人，一面打量着，見到熊大爺在十多丈外和長劍白衣人激鬥着，逼得長劍白衣人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閃退連連，他對熊大爺那方面放了心，轉頭望向雷莽那面，但見二拾多個圍攻雷莽的白衣人，已倒下了一半，但雷莽也身上負傷，在剩下的十多個白衣人圍攻下，險象環生，心內大驚，手中刀輪一緊，逼退七個白衣人的攻擊，身形縱起，掠撲向雷莽，意欲助雷莽一臂。

剛才二十多名白衣人也擋架不了古誠，現在剩下七名，又怎樣擋得了古誠，七名白衣人見古誠撲射向雷莽，也緊跟着縱撲向圍攻雷莽的同伴，聯手擊向古誠、雷莽兩人。

× × ×

獨孤行雖然早有戒備，但在如此短距

離下，却不易閃避封擋如牛毛般疾射而來的毒針，也顧慮到身側的熊大小姐，百忙中靈機一動，一彎腰舉起了身前的桌子，桌面向前猛力一推，擋向那蓬射來毒針。

但聞「篤篤……」密如雨點的聲響中，「砰！」聲大响，砰裂散射。

獨孤行這一着，不但遮擋了射來的一蓬毒針——毒針全數射在桌面上，而且也擋煞了勾九魂隨後撲擊的一掌，「篤篤」聲是毒針射在桌面聲，「砰！」然大响聲是勾九魂一掌將桌面擊碎。

同時間，熊大小姐彎刀出手，電閃虹飛般一現。一刀迫退了攻向她和獨孤行的十多名漢子。

原來熊大小姐身手如此高！

勾九魂兩擊不中，不進反退，暴喝：「退！」人已倒射而起，撞破一扇窗戶，落在屋外。

十多名漢子一聞「退」字，身形竄撲，紛紛從窗口、門口竄出屋外。

獨孤行驟聽勾九魂叫退，心知有異，疾對熊大小姐道：「不好，快衝！」

可惜已經遲了，但聽一陣屋瓦崩碎聲中，夾着弓弦聲，屋頂，門口，窗戶，密如飛蝗般，長箭疾射向兩人。

有幾個來不及從門口，窗戶竄撲出的漢子，首當其衝，被射進的亂箭所中，慘叫着撲倒在地。

對方好狠辣的手段，爲了射殺兩人，不惜連自己人也犧牲了——爲了不讓獨孤行兩人有時間逃出屋外，也背棄了勾九魂先前的說話：絕對不會傷害熊大小姐。看來敵人爲了要達到目的已開始不擇手段。

獨孤行拉着熊大小姐，剛向最近的一扇窗戶衝去，箭雨已到，疾忙舞動長劍，護着熊大小姐，熊大小姐也舞動彎刀，兩人刀劍齊舞，將第一陣箭雨擋落，人已一步衝到屋角，順手帶起一張桌子，舞動着護在身前頂上，熊大小姐緊貼屋角，獨孤行護在她身前，舞動的桌子護着兩人，但聽一陣密如雨點般的暴响聲，整張桌面，釘滿了長箭，第二陣箭雨也被獨孤行舞動的桌子擋住了。

屋中倒地死去的十多名漢子，身上中滿了長箭，人如箭豬般。

獨孤行和熊大小姐躲在牆角，佔了角度和位置的便宜，譬如緊靠着他倆藏身的牆角的一面窗子就射不到他們，但斜對的窗口，門口，特別是屋頂，不受角度與位置的限制，幸得獨孤行順手帶過一張桌子，舞動，擋煞了屋頂、門口、窗外射來的長箭。

雖是擋了兩陣箭雨，但第三次再來，就很難封擋了，因爲獨孤行手拿的桌子不但中滿了箭，箭入桌面，箭矢在桌底透出一半，桌面受了衝擊力，已然崩裂，萬一再舞動時在箭雨激射下崩裂破碎，那就不堪設想了。

獨孤行正想在第三陣箭雨將來的一瞬間，有所行動，門外已傳進勾九魂的聲音：「獨孤行，果然好本事，居然在兩陣箭雨勁射之下不死，老夫佩服，現在再讓你嚐嚐老夫的拿手好戲吧！」

隨着話聲，蓬一聲响，屋內烟霧散開，迅速掩撲向兩人！

獨孤行手急眼快，疾喝：「屛息！」

同時身一揚，一掌擊向撲湧來的烟霧，一拉熊大小姐，兩人已如冲天鶴般，順着牆壁，衝騰而起，「嘩啦」一陣巨响，衝破屋瓦，破屋衝空！

兩人身在空中，兵器撕風碎雪聲已起，兩人毫不考慮，刀劍如疾風驟雨，硬生生與猝然攻來的四件兵器交擊在一起！

一擊身形再起，兩人急縱撲向屋前，也不理會身後緊追的人。

獨孤行現在最担心的是勾九魂逃了，如被他逃了，以後再要找他，以他的易容術，那就難了！

熊大小姐好像明白他的心意般，身形不慢一步地和他縱撲向屋前。

獨孤行猝然反手一劍刺斃緊跟在他身後的漢子，身軀已落在屋前簷邊，一眼見到勾九魂站在一羣幪面人身後，正在呼喝着，更不怠慢，一拉熊大小姐，縱身飛撲向勾九魂。

勾九魂抬頭一望，見獨孤行和熊大小姐竟然在箭雨與毒烟之下竟能不死，且已逃上屋頂，現在衝撲而下，其勢迅猛，心內大驚，知道此番再不逃，定是難逃一死，猛然大喝：「上！殺了他兩人！」

隨着喝聲，那羣白衣人騰地躍起，力阻撲向勾九魂的獨孤行與熊大小姐。

白衣人騰地躍起，勾九魂却身形疾退，一退三丈，轉身盡展身形，如飛而去。

獨孤行和熊大小姐在屋簷上縱撲下，人在空中，見勾九魂已然飄退轉身疾馳，心內大急，口中疾道：「君妹，不要讓那老賊逃了！」

手下不留情，手中劍閃揚，幻起一天劍雨，拉着熊大小姐的手一揚一送，熊大小姐的身軀如鞦韆般蕩起，落葉風吹般一下子飄越過騰撲起的白衣人頭頂，在十多丈外落地，離飛躍而去的勾九魂身後只有四五丈遠。

熊大小姐身形輕盈，人如青蜓點水般脚尖在雪地上一點即起，彈射向勾九魂，只兩三個起落，已然追躡在勾九魂身後不到一丈。

勾九魂驚覺，身形更快。

想不到熊大小姐輕功如此高明，任勾九魂如何奔逃，刹那間，已然相距不到八尺，足下一點，人如跳蚤，一下子越過了勾九魂頭頂，在他身前九尺處站下，身轉刀閃，一刀劃向收勢不住，身形前衝的勾九魂！

勾九魂眞是發夢也估不到熊大小姐輕功如此了得，後發而先至，並超越了他，阻擋了他的身形，前衝的身形疾忙往左一側閃，閃過劃來一刀，人也趁勢往左側竄躍，他現在已鬥志全失，只想覓路逃命，越快越遠越好！

熊大小姐怎容他逃，身形一閃，一刀橫出，橫在勾九魂身前，勾九魂若繼續竄躍前，就會撞在刀鋒上，勾九魂自不會如此做，一掌拍落刀身，人又倒縱而起，往右邊逃。

熊大小姐不知用的什麼身法，人如風般一閃轉，人已攔在勾九魂身前，一刀斜削向他肩頭。

勾九魂這時像頭被人趕急了、無路可逃的瘋狗般，卸肩側身，手一揚，打出三枚勾魂釘。

熊大小姐在如此短距離下，猝然間很難封擋，腰一折貼地倒仰，三枚勾魂釘貼身射，勾九魂可說歹毒，獰笑一聲，手一揚，一蓬暴散激射，廣及丈寬方圓，射向貼地倒仰，還未來得及挺身站起的熊大小姐。

毒針散射出，人跟着縱躍起，一躍三丈，奪路逃遁。

熊大小姐貼地仰倒，避過三枚勾魂釘，毒針如漁翁撒網般罩射到，廣及一丈方圓，無論她竄滾衝擋，皆已來不及，眼看她就要喪命在毒針之下！

適時一大蓬雪花激射而到，雪花與毒針相撞，竟然全數將那些毒針擊飛！

一條人影當空瀉落，一把拉起熊大小姐，向逃出已有十丈過外的勾九魂猛追。

來人正是獨孤行，他只不過比熊大小姐慢了一步，原來他一把將熊大小姐「扔」出後，勁力一催，手上劍光大盛，迎頭向騰撲上來的八九個白衣人揮斬而下，洒下一天劍光，但聽一陣兵器交擊聲中，八九個騰撲而起的白衣人，不但阻不了他，反被他一劍震落地上。

就空一個翻滾，人已藉勢斜掠撲前，掠過被震落的白衣人，在七八丈外落地，一落再起，撲向正在逃遁，攔阻的勾九魂與熊大小姐。

人在丈外，熊大小姐已陷險境，撲救不及之下，猛然一腳順着前撲之勢，踢起一大蓬雪花，疾擊向罩射着熊大小姐全身的毒針，估不到在這情急之下的一腳，竟然意外地救了熊大小姐一命。

那羣白衣人蜂湧着追向獨孤行，但不大一會，就被一逃兩追的三個人遠遠拋在身後，不久，白衣人連三人的身影也看不到，只好停身不追，他們知道就算跑斷了他們的腿，也永遠追不到三人。

× × ×

古誠淩空撲落的身形，疾如鷹隼，一圈護身，一圈攻敵，勢不可擋，圍攻雷莽的白衣人不由紛紛閃退，避其鋒銳。

古誠躍落雷莽身邊，一把扶住搖搖欲倒的雷莽，急聲說道：「三弟，還能支持嗎？」

古誠看一眼雷莽，雷莽肩背手臂均受了刀槍之傷，全身浴血。他安慰道：「大哥不要緊，快，咱們快衝出去，和大哥會合！」

雷莽胸膛起伏：「好，咱們一起衝出去！」

這時圍攻古誠，死剩的八個白衣人，已和圍攻雷莽的十餘個白衣人會合在一起，重新將古、雷兩人圍起來，作勢夾擊。

古誠一手扶着雷莽，右手刀圈一掄，泛幻起了一圈圈的寒光，撲向正面的白衣人。

白衣人似乎被古誠的神威所懾，身形隨着古誠撲前的身形飄退，後面的人跟進，將古誠雷莽兩人圍住，却不急於攻擊。

古誠一手扶着雷莽，身手當然沒有那樣靈便，雷莽一再叫他放下他，一個人衝出去，古誠硬是不肯，一個要放，一個不肯，古誠爲了這，不免略一疏神，就在這一刻，白衣人覷準了機會，刀槍猝然劈刺而出，全部招呼向古誠！

難道雷莽他們不殺？當眞令人奇怪！

古誠和雷莽爭持着，白衣人趁這得難的機會突襲，古誠倉促間空着的右手刀輪一圈，硬擋正面攻來的四槍二刀，右面背後的刀槍已到，要不是他左手扶着雷莽，閃避又不大靈活，憑他的身手，很易化解這一擊。

扶着雷莽，右手刀輪順勢向右一劃，身向前衝，右邊攻來的刀槍雖被他蕩開，前衝欲避背後襲到的刀槍的身形却欲衝不動，原來被他扶持着，奔行艱難的雷莽，竟然將他衝前的身形硬拖着，不讓他動！

古誠乍然間想不到雷莽是存心靠害，疾叫一聲：「三弟，你怎麼了？」

他以爲雷莽被左面劈刺來的刀槍所傷，無力站立，所以才拖着他。

身形一衝不前，背後急襲到的刀槍已然沾背，心頭一凜，拒擋閃避皆不及，身形再次往前俯衝，想卸避背後刺劈到的槍刀，那知雷莽却夾着他左臂發力猛往後一扳，猝不及防下，身軀不前反仰，欲避反迫，二桿長槍已然扎進他背肩，這時古誠才明白過來，心頭閃過一道念頭：雷莽是奸細！

可惜他明白得太遲了，背後錐心劇痛，一把長刀猛然砍在他腰上，差點將他攔腰劈斷！

他扭頭瞪目，張口想叫，大概是想對熊大爺示警，聲未出口，面前一管長槍，「噗！」一聲輕響，刺進他喉頭，古誠頭往上一昂，要叫的話咽在喉間，氣絕倒下。

就着古誠倒下的軀體，雷莽放開了夾着古誠左臂的雙手，也跌坐在地，口裏痛叫一聲！那羣白衣人也作勢刀槍齊舉，刺劈跌坐地上的雷莽！

（未完）

其人其事

江上龍智破旋風刀

麥海雲・文

李小龍在美國設館授徒，身經百戰，典定了中國第一流功夫的地位，跟着回到香港拍片，所拍的影片是以中國功夫爲主的，片中許多動作，充份反映出他的本領高强，就算他已經逝世，仍有許多武林高手不斷的放映由他主演的電影，細心研究他的招式，作爲寶貴的參考，由此可以反映出他實有極高的造詣，不過，李小龍雖然不在人間，他當年苦練的武功，如果有人走他走過的一條路，仍會變成一流高手，跟任何一個國家的武林高手一決雌雄，別的不談了，現時我想說的一個人僅有三十歲，李小龍喪生之後，他就在美國紐約唐人街的李館做總教練的職位，此人叫做江上龍，一來他的體型比較李小龍更加結實，且又更加粗壯，重一百六十多磅，還沒有學習中國功夫之前，已經是西洋拳的名手，學會了功夫，發招更快，打得更加有威，二來他一直都在李館担任助教，湊巧他的姓名也有一個龍字，於是李小龍撒手塵寰，就由他順理成章的負責管理館務，教授李小龍留下來的截拳道。

江上龍剛巧是三十歲，還未結婚，一向只知練武，對李館的人非常和靄，上上下下尊稱他做龍大哥，李小龍威震紐約的時候，南美洲土人以及非洲黑人的一部份惡霸，不敢輕舉妄動，李小龍離開了塵世，他們就逐漸放肆起來。

有一天，唐人街裏面有一名姓蔡的老闆，做餐廳生意，他是李館的永久會員，兼名譽顧問，入門向江上龍訴苦，說：「我們做餐廳生意的人，特別吃虧，因爲晚間生意較爲清淡，如果天黑就關上了門，未免可笑，反之，到了深夜然後關門，就有些麻煩，最近一個月來，有幾次麻煩發生，每次總是南美洲的醉貓闖出來，那些醉貓不單是吃飽喝醉，搖搖擺擺的走開，不肯付欵，而且乘着幾分酒意，到櫃面伸手要錢，他們吃了多少就要多少，如果那晚四個南美洲土人吃吃喝喝，花掉一百二十元，他們就伸手討這個數目，總之，進門的傢伙愈多，吃得愈多，我們的損失就愈大，初時我們爲了息事寧人起見，只好忍氣吞聲的付欵給他們，後來却不對了，因爲那些人蠻不講理，一個星期之內，必有兩晚進門找麻煩的，伸手討錢，所要的數字愈來愈多，很難應付。在我的餐廳裏面有兩個青年是李館裏面的，一向依照龍大哥的吩咐去做，盡量容忍，可是，有一個晚上，他們二人看見三個南美洲人調戲一名中國的少婦，那就忍不住了，挺身而出，指責他們，喝令他們走開，因此觸犯了這幫人的憤怒，合力圍毆，兩個人慘被打傷，至今還睡在醫院裏，這件事情是十天之前發生的，昨晚突然有十多個南美洲的醉鬼進門，大吃特吃，喝了許多酒，臨走的時候，要我們付給一千元，保證一個月內不會再來胡鬧，當時店裏實在沒有那麼多的錢，只有兩百多元，他們不肯收，其中有一個綽號旋風刀的土人用英語對我們說知，他翌日的晚上單人到來索取，如果沒有錢給他，他就不客氣，把店裏所有傢俬什物打爛，外邊那塊橱窗的玻璃也會粉碎，我實在很難應付，只好到來向你請教，如果龍大哥認爲有把握對付他們，替我們出頭，那就再好也沒有了，反過來說，假定龍大哥認爲這件事情不要擴大，我就忍痛付欵算數。」

蔡老闆雖然說得那麼委屈，似乎他爲了大局着想，願意賠錢送賊，但在他說話的語氣當中反映出來，他這番話很有份量，擺明想邀請江上龍出馬。

江上龍聽了，稍爲想想，說：「我還沒有看見過那個土人，不知道他的拳脚怎樣，不過，他綽號旋風刀，一定有點來歷，我先要打聽一下，知道他爲甚麼稱做旋風刀，再行定奪，這件事情恐怕不是兩三個鐘頭之內可以打聽到的，總要一兩天的時間，故此，我雖然很樂意出頭，仍然想倒轉過來，請你老哥帮忙，今晚他進門就讓他喝酒，說幾句好話，自稱無法立刻籌足一千元，請他後晚的深夜來取欵，這樣做對我比較方便。」

得到江上龍一口答應，蔡老闆喜出望外，立刻含笑點頭，頻頻道謝。

兩人談妥，蔡老闆就很高興的告辭。

當晚深夜，忽然有人打電話給江上龍，叫他趕到蔡氏餐廳，還說蔡老闆被人打傷，店裏有許多人都受傷，傢俬什物打碎，江上龍聽了，猛吃一驚，趕快到那間餐廳看看，進門一眼就看見那個地方好像垃圾崗，枱椅、玻璃窗、酒櫃，以及在大堂裏面當中懸掛的大鏡，全部打爛，有兩個伙記，包裹着一雙脚，哭喪着臉，其中有一名喚做阿季，自稱由他打電話的，他看見幾個伙記給綽號旋風刀的南美洲人打傷，蔡老闆的傷勢並非很嚴重，可是，胸部捱了一脚，流出許多血來，故此他也要送到醫院療治，如果江上龍想看看他，就要到醫院去。

江上龍自然是趕快到醫院看蔡老闆的，那時蔡老闆已經在胸前敷了藥，另外用綳帶包紮傷口，沒有甚麼問題，不過，受傷的五個伙記當中，有兩個人傷勢很重，需要在醫院留醫，其中一人頸子的一條大筋慘被尖刀割斷，看來就算醫好，也會令到頸子萎縮，跟以前的模樣頗有分別，不過，頸上的動脈以及血管沒有割斷，總算對方手下留情。

江上龍怒不可遏，說：「不必再聽這傢伙的來龍去脈了，我先問你一句，他究竟是單人匹馬進來搗亂的？抑或三幾個人湧進來呢？」

蔡老闆說：「他只是一個人進來。」

江上龍再問：「他是赤脚進來的還是穿着皮鞋呢？」

蔡老闆說：「他是穿上皮鞋的。」

聽了這句話，江上龍想了想，說：「

南美洲土人一向喜歡赤脚，他却穿上了皮鞋，而且有旋風刀這個綽號，料想他是鞋尖藏刀了，換言之，他那一對皮鞋的鞋邊特別厚，在鞋邊裏面藏了剃刀片，一脚掃過來，就等於用脚割裂對方的皮膚，我的推測未必是事實，但却極有可能，蔡老闆，請你想想當時的情形，是否他起脚踢來，你躲閃不及，便即覺得胸前發生劇痛，跟着流血呢？」

蔡老闆說：「是的，正是如此，我覺得胸部吃了一脚，發生劇痛，不敢跟他搏鬥，迫於退後兩步，三個伙記一齊接戰，先後給他打傷，全部傷勢好像給刀尖割了一下，流出血來，龍大哥，你所推測的情形，百份之百是事實。」

江上龍勃然大怒，說：「身懷武器，走進別人的商店尋仇，已經是違法的勾當，何況那種武器暗中藏在鞋頭呢？這種舉動，不但違法，而且非常陰險，我必須挺身而出，跟他一決雌雄，使他知道一山還有一山高。」

江上龍說得那麼豪氣，恍如當年的李小龍，看來這一場龍虎鬥無可避免，蔡老闆有點驚慌，却又非常欣慰，江上龍不輕易出馬，對付普通的醉貓，只是派徒弟動手，他肯挺身而出，當然有把握取勝，雖然他不知道江上龍憑着那一招可以擊敗旋風刀，但却隱約感覺得到，江上龍說得出做得到，旋風刀並非他的對手，既然心上一喜，傷勢就好像消失了似的非常開心。

兩人談了一會，再由護士把江上龍引到另外一些受傷伙記的病榻之前，由江上龍說幾句慰問的話，然後離去。

翌日早上，蔡老闆就吩咐賬房先生透過中間人，把江上龍向旋風刀挑戰的話轉告，希望旋風刀選擇地點和時間，到時雙方僅派一人作戰。

這一場龍虎鬥不單是中國功夫跟南美洲拳脚分出勝負來，還有另外一些賭注，假如蔡老闆這一邊輸了，願意立刻給他一千美元，而且每月按時交一千元保護費，否則，對方就要認輸，以後不得登門騷擾，並且由對方約束南美洲人不得到中國人開設的茶樓酒館胡鬧。

綽號旋風刀的波里斯，欣然接受這種挑戰，講好了在週末的深夜，雙方各派一人出戰，决鬥的地點就是蔡館外邊那一條長街，雙方任何人不准參加，而且不准帶任何武器。

江上龍從蔡老闆口中獲悉，知道這場龍虎鬥就快展開，他立刻早作準備，設法找皮鞋手袋店的專家帮忙，製造一對由鱷魚皮製造的手套，到時就把這雙鱷魚手皮套看做秘密武器，跟旋風刀一决雌雄。

那個鱷魚皮製造廠專替各地訂購婦女所用的高跟鞋以及手袋，從來沒有把鱷魚皮製造手套的，但却有麖皮手套製造出來，故此，它對江上龍十分有用，廠長奧拔蘭一向認識江上龍，而且在社交場合見過幾次面，故此江上龍到他的工廠請求他製造一對鱷魚皮的手套時，他有些驚奇，詳細詢問，才知道江上龍的意思，就是想着鱷魚皮手套預防別人用刀襲擊。

奧拔蘭是個廠長，但却經常打獵，對刀法頗有研究，知道對方的心理，再問：

「江先生，你打算預防甚麼人偷襲呢？」

江上龍說道：「很難說，不過，我可以肯定的指出這一點，這傢伙如果用刀向我偷襲，並非牛肉刀或彈簧刀，只是剃刀片。」

奧拔蘭頗爲詫異，說：「江先生，你說的是剃刀片嗎？那種刀片這樣細小，很難抓在對方手裏，就算給它割了一下，相信沒有甚麼重大的損傷，何必担心呢？」

江上龍說：「這件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最近我打算跟一個南美洲土人决鬥，因爲這傢伙習慣了把刀片藏在鞋尖，故此我要早作準備。」

奧拔蘭說：「江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大概是担心對方起脚踢到高處，用鞋尖所藏的刀片割裂了咽喉，以致喪命，如果你只是針對刀片那麼細小的東西，去做些預防的工作，那就不必使用厚的鱷魚皮手套，再者，製造鱷魚皮手袋那種皮是鱷魚身上取得的，作爲一對手套，必須特別堅實，非用很厚的鱷魚皮不可，反之，用來預防刀片，那就採用普通的麖皮手套好了，只要在那種手套裏面多放一塊很薄的鱷魚皮作爲托底，那就更加安全。」

江上龍聽了，仍非完全明白，對方繼解釋幾句他恍然大悟，原來鱷魚並非生下來就是那麼兇的，剛剛出世的鱷魚僅有一尺長，身上的皮膚很薄，但却十分堅韌，用來製造手套的內層，外邊再加一層麖皮，相當柔軟，普通人看不出來，但却充份能够抵擋刀片，不過，奧拔蘭仍然加以解釋，說：「江先生，這種鱷魚皮太薄，但却堅韌，如果有人用刀片割裂一個麖皮手套，再插過去，就不會把它弄穿，假定沒有麖皮手套擋住第一關，它會割穿的，到時你的手便會受傷，故此，你一定要注意到這一點，不能够讓對方連續起脚都踢在那一處，否則，麖皮手套割裂之後，跟住再割，便會在連續兩處割裂的地方把它割穿。」

江上龍笑了笑，說：「我不會讓他連續踢那麼多的脚，只要他不能在三幾脚之內取勝，他就完了。」

江上龍說得如此豪氣，奧拔蘭暗暗的佩服，那一對麖皮手套是特意加工製造的，價值三百五十美元，江上龍爲了預防對方把刀片看做暗器，就算它再貴也要購買，故此，花多了幾百元，毫不在乎，因爲那時天氣寒冷，夜間更凍，穿了麖皮手套，並不碍眼，而且那種手套就算加上了一層很薄的鱷魚皮，它只是加在內層，外邊看不出來，因此江上龍更加放心。

到了决鬥的晚上，雙方都有公證人，站在街上，到時江上龍聽見外邊人聲嘈雜，走了出去，遙見南美洲拳王旋風刀自遠而近，兩人打個招呼，就讓雙方公證人分別檢查身上所有衣物，證明沒有人暗中收藏各種暗器，然後分別叫他們二人在東西位站定，一聲號令，一齊出擊。

對方的皮鞋雖然在鞋底藏刀，但却經過巧妙安排下來，除非他用脚趾使勁一壓，刀尖不會突出來的，故此，檢查之際，就看不出來，江上龍明知負責檢查雙方衣物的人有些偏袒對方，但却不以爲意，因爲他自己亦有一種秘密武器，可以預防刀片，它就是三百五十元購入的一對麖皮手套。

那晚已經是深夜，大概凌晨一時，全部商店關門，僅有微光在那條横街兩邊的住戶射出，儘管如此，仍有足够的光亮，因爲有街燈由高處懸掛，不會太過陰暗，根本上夜色那麼深，沒有人，再又雙方都有人把守兩邊出入的通道，就算有行人也不會走過來，僅闊三十尺的一條横街，正好變成戰場，到時一聲號令，雙方同時出擊。

江上龍預知對方必定用車輪脚襲擊，鞋尖藏刀，故此他向前衝過去的時候，不過是假局，快要衝到對方的眼前，僅有四尺距離，便即退後，誘惑對方起脚，看看他的脚法。

旋風刀雖然厲害，並不知道中國功夫有所謂以退爲進這一招，因此，他非常勇猛的連續飛脚出擊，果然不出所料，他所踢的正是中國功夫北方拳脚裏面說的車輪刀，先由右脚踢起，跟着轉身再踢左脚，雙脚俱是踢到對方咽喉那麼高，而且非常靈活，有如車輪，照理這種脚法是不容易躲閃的，打算用手擋格更加困難，不過，江上龍有備而戰，那就毫無懼色，好像西洋拳搏鬥似的，分別把左右兩手曲蹐豎起來，用兩個麖皮手套擋格，正如奧拔蘭說過的情況一樣，對方的刀片不過有少許由鞋頭突出來，絕對比不上彈簧刀，那麼凌厲，只能割裂麖皮手套，無法傷及內層的鱷魚皮，故此，他雖然有三幾脚踢中江上龍的拳頭，但却發覺江上龍沒有應聲倒下來，大感詫異，不自覺的窒了一窒。

凡是用車輪脚撲攻的人，不能中途罷手，一旦窒步，就給對方有機可乘，立刻反攻，江上龍看見他忽然窒步，認爲機不可失，趨前以極靈活的步法貼住他，兩人團團轉，突然一聲巨响，拍的一掌，江上龍就把這傢伙打到飛起來，向後打滾，跟着倒地，只是這一掌，就把他打敗了，當時大獲全勝，唐人街裏面的人非常熱鬧，歡呼不已，至於旋風刀那邊的人，却黯然無聲，三十多人轉身走開，半句話也沒有說。

江上龍以爲憑着這一招大獲全勝，旋風刀那帮人以後不敢找痳煩，跟住店翁擺酒慶功，吃得非常開心，殊不料旬日之後，旋風刀忽然又派人登門，自稱要找江上龍算賬，來人並非粗魯的傢伙，而是一派商人打扮，因此蔡翁很客氣的接見，跟着打電話請江上龍到來，然後交談。

不過一會，江上龍抵達蔡氏餐廳，此人自行介紹，說是南美洲商會主席，叫做柯加里，懂得說英語，兼且懂得說廣東話，因此，很快就道達本人想說的意思，江上龍聽了幾句便即明白，原來對方認爲他所戴的麖皮手套有古怪，希望再度交手。

江上龍笑了笑，說：「既然他有意思跟我再度决鬥，我必然奉陪，但必須提出一個條件，雙方只穿內袴，並且准許佩戴護陰，上邊是裸露的，下邊赤脚，不穿鞋子，兩人都沒有手套，如果旋風刀肯接納我的條件，隨時奉陪，再度一决雌雄。」

雙方談了一會，認爲滿意，跟着蔡翁很誠意的招待這位嘉賓，喝了點酒，然後把他送走。

翌日早上，柯加里再來，告訴他們，轉達南美洲拳王旋風刀的意思，希望一切依照江上龍說的話去做，雙方赤脚，不穿衣裳，在很冷的殘夜交手。

既然一切說妥，並且由柯加里跟蔡翁分別担任雙方的公證人，沒有別的意見，於是就在另外的十天之後，展開第二次龍虎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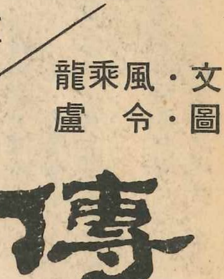
上一次龍虎鬥因爲知道的街坊不多，由於蔡翁設宴慶功，然後知道江上龍戰勝了旋風刀，唐人街所有居民非常高興，此事很快就傳播到唐人街每一個角落，故此，兩人在第二次交手的一晚，人山人海，單是唐人街已經有三百多人聚在附近，有人還把櫈子叠在枱子上面，然後坐在櫈子上，枱子也坐了人，此外還有人企在前排，變成三重的人羣，至於决鬥地點兩邊的商戶以及住宅，都是打開窗子觀戰的，他們覺得江上龍戰勝了南美洲的拳王，那是一種光彩，兼且可以繼承李小龍的威名，特別是江上龍答應第二次交手，看來必有把握打贏，故此人們更加興奮。

旋風刀那邊磨拳擦掌，也是非常興奮的，他們充滿了自信心，認爲中國人一向不是赤脚走路，再又因爲天氣寒冷，體魄稍差，單是一個冷字，已經捱不起，既然雙方毫無武器携帶，只穿一條內袴，便即搏鬥，顯然對旋風刀那邊有利，他們認爲旋風刀的脚法異常厲害，就算沒有鞋尖藏刀，一脚踢在對方咽喉之上，仍有威力，可能把對方的喉核打爆，就此喪命。因此之故，雙方都是充滿了信心的，那一場龍虎鬥仍是和上次同樣的時間展開，殘夜一點鐘過後，雙方分別站着，一聲號令，隨即展開猛烈的衝刺-

這一回南美洲拳王似乎乖巧了許多，不敢在剛剛交手的時候就傾全力撲攻，看準了機會然後飛脚踢出，因此雙方的打鬥更加劇烈，並且時間延長了很久，仍是不分勝負，最後，旋風刀急於求勝，突然以最凌厲的脚法出擊，有如車輪，怎料江上龍早有準備，不單是反手保護自己的咽喉那麼簡單，還在對方踢到微有倦意之際，俯頭直衝過去，雙手抓住他的脚使勁一拉，跟着一拳打下去，由於旋風刀被人拉跌，剛剛倒地，肋骨吃了一拳，登時有三條肋骨打折，慘呼一聲，便即暈倒。

不消說，這一次龍虎鬥又是江上龍獲勝了，兩戰之後，江上龍的威名遠播，不單是李館的榮譽仍在唐人街獨樹一幟，還使美國人知道，中國功夫的威力，决不會因爲李小龍的逝世而消失，只要中國的武林高手親自出馬，仍有把握打贏任何一個拳王。

（完）



俠義中篇故事

七龍傳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花雨傲遭暗算，生命垂危，金松鼠奮不顧身把他救走，一口氣跑了十多里，才甩開敵方的追殺。當他住進一間小客棧，剛把花雨傲安頓下來時，驀地發覺一名青衣大漢持刀向他劈正來，在千鈞一髮之際，衞七龍適時而至，殺了大漢，救了金松鼠。兩人久別重逢，互道離情之後，衞七龍才知道花雨傲身受重傷，這時金松鼠的師兄潘若侯適從門外經過，衞七龍即着金松鼠把他請來爲花雨傲治療，潘若侯診脈過後，發覺傷者中毒甚深，一時無藥可用，建議將傷者送往藏龍坳安置，然後去尋解藥，但當他們將到藏龍坳時，却遇到一夥强盜……

一聲怒龍吟　狐羣挾尾走

（一）殺手元帥

望龍嶺並不是强盜出沒的地方。

在藏龍坳外，怒龍上人的地方上居然會有强盜出現，那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

但現在，他們的確遇上了强盜，不多不少，恰好十個。

金松鼠怒喝道：「何方鼠輩？竟敢攔住金大爺的去路？」

那十個强盜大笑。

「你就是金大爺？」站在最右邊的一個灰衣大漢桀桀怪笑：「金松鼠大爺？」

金松鼠在馬車上，挺起胸膛，大聲道：「既知本大爺在此，還敢猖狂？」

「猖狂又怎樣？」另一個赤脚、手提大刀的禿頂漢子喝道：「這裏是十霸的地方，無論是誰經過，都一定要放下買路錢的。」

金松鼠冷冷一笑：「這裏的買路錢貴不貴？」

「不貴！一點也不貴！」其中一個身材最高的黃衣漢說：「這裏的規矩，是每一個人收取黃金一萬兩。」

「一萬兩金子？」

「不錯，對於金大爺來說，這數目並不離譜。」

「不離譜，不離譜，」金松鼠嘿嘿一笑，「就算你們要一萬個一萬兩金子，本大爺也一樣照付不虞。」

灰衣大漢桀桀一笑：「那最好，只不過就算你拿不出來，也沒多大關係，大不了給咱們每人砍一刀，劈幾掌，然後丢在路上餵野獸。」

說到這裏，已沒有甚麼好說的。

這夥强盜要的不是金子。

因爲世上沒有人能付出一萬兩金子，也絕對不會有强盜開出這麼大的數字，那根本是離譜之又離譜的事。

× × ×

衞七龍在江湖上的閱歷並不豐富，他不知道這十個强盜是何方神聖。

花雨傲已在暈迷之中，就算他以前見過他們，或者是知道他們是誰，他現在都已「不聞不問」。

金松鼠只覺得他們可惡，却也不知道對方是甚麼來歷。

唯一知道他們是誰的人，是「糊塗神醫」潘若侯。

他從車廂探頭出來，對金松鼠說：「他們是十二飛狐帮的十位帮主。」

聽見了「十二飛狐帮」這幾個字，金松鼠不由一凜。

這是一股最殘酷的流匪，經常出沒於黃土高原一帶，非但神出鬼沒，而且行事手段之毒辣，在江湖上，很少帮會能比得上。

這裏距離他們平時出沒的地方遙遙千里，想不到他們居然會在這裏出現，顯見事態實在是不大尋常。

那灰衣大漢瞪着潘若侯，忽然喝道：「你能認出了咱們十二飛狐，未知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潘若侯悠悠道：「我來自康莊大道，却不是你們的朋友。」

金松鼠眼珠骨碌地一轉，忽然道：「十二飛狐，怎麼只來了十個？」

他這句話才出口，那十人的臉色都變得很不好看。

金松鼠這一問，倒連潘若侯都答不上來，只是說：「還有兩位，也許還沒有睡醒覺罷？」

「不錯，他們的確是睡着，」衞七龍的聲音忽然傳出，「我早在半年前，就已聽人說過，十二飛狐的鐵臂狐董雙、紅尾狐薛桐，他們都已給怒龍上人各贈一掌，自此之後就長眠不起。」

灰衣大漢怒喝道：「可惡，你滾出來，讓老子看看你的骨頭有多硬？」

衞七龍很聽話，立刻就從車廂裏走出來。

「你就是衞七龍？」

「在下正是。」

「老子灰狐午勝，看棒！」灰衣大漢用的是一桿熟銅棒，一棒擊出，氣勢相當嚇人。

他曾用這桿棒子，連續打碎一百零八顆核桃，這份準確，這種勁力，使他在同儕中一向自視甚高。

除了禿狐厲萬，狐王赫連鴻之外，他一直都沒有把別的人看在眼內。

他已儼然以十二飛狐中的第三號人物自居！

衞七龍在江湖上已漸有名氣，他若能一出手就把這個年輕劍客置於死地，那麼他在帮中的地位，也自然更是提高了。

他甚至有了最壞的打算。

——即使自己一下子沒法擊敗衞七龍，最少也可以全身而退。

這是有賺無蝕的生意，又何樂而不爲呢？

午勝並不愚蠢，可惜這一次他還是打錯了算盤。

他向衞七龍連攻七棒，每一棒都是凌厲無比的殺着。

但就在他準備攻出第八招的時候，他的雙脚忽然不見了。

一道絢爛奪目的刀光閃過，接着兩蓬

血影暴射，午勝的兩條腿就已給人砍了下來。

砍掉他雙腿的人並不是衛七龍。

衛七龍用的不是刀，而是他兄長衛翔鶴遺下來的劍。

把午勝雙腿齊膝砍下來的人，居然是糊塗神醫潘若侯！

（二）

午勝已疼的滿地亂爬！

他嘴裏叫的已聽不清楚是「爹」、還是「娘」。

他連潘若侯的刀也沒有看清楚，就已看見自己的一雙腿不見了。

他的叫聲實在比殺豬還難聽。

潘若侯還是那副樣子，臉上迷迷惘惘的，背上殘舊的藥箱彷彿根本就沒有移動過。

但狐王赫連鴻已看得很清楚，潘若侯的刀，一直都藏在那藥箱之下。

現在午勝的腿已被砍下，潘若侯的刀又已藏在藥箱裏！

赫連鴻終於豎起姆指，叫道：「你的刀好快！」

潘若侯淡淡一笑：「再快的刀，也會遇上另一把更快的刀。」

赫連鴻冷冷一笑，說道：「你以爲咱們十二飛狐裏，沒有任何人的刀會比你更快？」

潘若侯搖搖頭，道：「我不知道，只知道你不是個用刀的人。」

禿狐厲萬倏地發出一聲暴喝：「我用的是刀！」

潘若侯瞳孔收縮：「你的刀雖然威力無儔，但却太慢。」

禿狐正想反駁，赫連鴻已點頭道：「不錯，他的刀太慢，他甚至連你的第一刀都接不住。」

厲萬怒道：「俺不信這個邪！」

赫連鴻冷冷一笑：「厲萬，你若能勝過他，我的臉就給你用來抹腳！」

厲萬一怔，想不到狐王居然會說出這種嚴厲的說話來。

他不敢再輕舉妄動。

狐王的說話，就算不一定是命令，也絕對不容別人漠視。

衛七龍忽然嘆了口氣，對狐王道：「你們是來尋仇的？」

赫連鴻淡淡道：「你沒有猜錯。」

衛七龍道：「怒龍上人殺了你們兩個兄弟，所以各位到此大興問罪之師。」

赫連鴻道：「也不錯。」

衛七龍道：「寃有頭，債有主，你們儘管去找怒龍上人算帳，何必惹到我們的頭上？」

赫連鴻臉色忽然陰沉下來，冷笑道：「聽你的口氣，似乎是十二飛狐帮惹不起你們幾位？」

衛七龍道：「這不是惹不起與否的問題，而是各位實在犯不着到處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

他輕輕嘆口氣，接道：「十二飛狐在黃土高原威風八面，又何必到這裏充當別人的爪牙？」

說到這裏，狐王赫連鴻的臉色已變得很難看。

顯然，衛七龍最後的兩句說話，又說進他的心坎裏去。

但他還是冷笑說道：「這是咱們十二飛狐的事，你犯不着多管閒事。」

「多管閒事？」衛七龍笑了笑，道：「我實在弄不清楚，現在究竟是誰在多管閒事。」

他的目光直盯在狐王的臉上：「是誰先動刀子？是誰要人留下一萬兩金子作爲買路錢？」

赫連鴻爲之語塞。

金松鼠哈哈一笑，道：「你們要找怒龍上人算帳，那是你們的事，惹到我們的頭上來，的確是不太智了。」

潘若侯冷笑道：「怒龍上人也絕不是易與之輩，憑他們這些材料，想報仇嘛，恐怕還得再下三十年的苦功！」

衛七龍眨了眨眼，道：「怒龍上人現在多半不在藏龍坳內，否則也不容得他們如此猖狂。」

突聽一人冷冷一笑，說道：「怒龍上人早已挾着尾巴逃之夭夭，當然不在藏龍坳內！」

在這兩句話說完之後，赫連鴻的背後忽然出現了一個灰衣人。

（三）

灰衣人的聲音單調而平淡，他的臉孔看來也是平凡得很，沒有半點值得別人欣賞的地方。

他的臉上彷彿完全沒有表情，一雙眼珠子沒有瞧着任何人，只是遙注着遠方。

這人雖然相貌平凡，但他的神情，却似是天下間再已沒有任何人值得他看在眼內。

潘若侯冷冷一笑：「我沒有說錯罷，憑十二飛狐帮這幾個人，根本就不成甚麼氣候。」

他目不轉睛的瞧着這個灰衣人，冷冷接道：「在下潘若侯，這位兄台高姓？」

灰衣人冷冰冰的說出了四個字。——

「你不配問。」

潘若侯臉色一變，沉聲道：「我不配問，但我的刀呢？」

「更不配，」灰衣人的聲音更冰冷無情，「你的刀只配去割取草藥材料！」

潘若侯閉上了嘴。

他知道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而是動刀子的時候。

他的藥箱又打開，却並不是打開上面的箱蓋，而是打開下面的一層。

他的刀長不過尺半，一直都是收藏在藥箱之下。

這把刀不能算太鋒利，但他出刀的手法却很快。

但他的刀剛從藥箱裏取出，灰衣人的拳頭已打在他的胸膛上。

刀快，拳更快。

但另一隻手也很快，及時拉了潘若侯一把。

雖是如此，潘若侯仍然捱了這一拳，一股沉重的衝擊力，使他連站都站不穩，那把尺半長的刀更是「嗆啷」一聲，跌落在地上。

若不是那一隻手及時拉了他一把，這一拳恐怕立刻就得叫他永遠站不起來。

潘若侯「咯」的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

他的臉色幾乎已變成了綠色。

灰衣人又再站在赫連鴻的背後，彷彿剛才出拳的人根本就不是他！

他站立的姿勢還是沒有改變。

唯一有分別的，就是他的一雙眼睛，已不是目中無人的遙注着遠方，而是盯在一個人的臉龐上。

他盯着衛七龍。

衛七龍沒有逃避他的目光，也針鋒相對的看着他！

不知過了多久，灰衣人終於淡淡一笑：「你的手很快。」

「尊駕的拳也不慢，」衛七龍冷冷一笑，「只不過太狠辣一些。」

灰衣人道：「拳不狠，招不辣，不如不學拳。」

衛七龍道：「你是學拳的人？」

灰衣人點頭。

衛七龍又問：「除了拳頭，尊駕還用甚麼武器？」

灰衣人道：「你想看？」

衛七龍道：「能够看一看，倒也無妨呀。」

他的目光已轉移到灰衣人身上的一個包袱上。

這包袱也是灰色的，就和灰衣人身上衣裳的顏色一模一樣。

灰衣人忽然搖搖頭，道：「我的武器，你不能看。」

衛七龍道：「我不能看，誰能看？」

灰衣人道：「只有死人才能看。」

衛七龍道：「人若死了，又怎能看見你的武器？」

灰衣人道：「也許我剛才是說錯了，我的意思是：只有快將死的人，才能看見我的武器。」

衛七龍沉吟半晌，道：「尊駕言下之意，是你的武器一出手，敵人必死無疑，是麼？」

灰衣人冷然道：「最少在此之前，屢應不爽。」

衛七龍道：「現在我是不是可以有機會試一試？」

灰衣人搖搖頭，道：「現在還不是時候。」

衛七龍道：「爲甚麼不是時候？」

灰衣人道：「我並不隨便殺人，尤其是動用到武器，更不是隨隨便便都可以出手。」

衛七龍目光一閃：「你要在甚麼條件之下才動手殺人？」

灰衣人乾咳一聲：「我的條件只有一個字。」

「錢？」

「不錯，」灰衣人目中露出一絲贊許之意，「你很聰明，比我想像中還更聰明一點點。」

「只是聰明一點點？」

「那已很足够，」灰衣人的臉色忽然又變得冷漠，木無表情，「我一向很少稱讚別人，尤其是男人。」

衛七龍淡淡道：「尊駕是個殺手？」

灰衣人道：「十九年前已經是。」

衛七龍道：「那時候我還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

灰衣人道：「你現在是不是已經很懂事？」

衛七龍一怔。

灰衣人又已接道：「你若已懂事，便該瞭解到，藏龍坳現在已成爲一個是非之地，無論是誰接近這個地方，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衛七龍摸了摸鼻子：「所以我若聰明的話，就該遠遠的離開藏龍坳。」

灰衣人道：「你還年輕，應該好好的活下去，不要像衛翔鶴一樣——」

他只是說到這裏，衛七龍的臉色已變成一片青白。

灰衣人沒有再說下去！

因爲他要等待的人，已經回來！

那是一個銀髯禿頂、身上穿着白袍的老人。

× × ×

這人雖然年逾花甲，但在他的臉龐上却幾乎找不到皺紋。

其實他的臉龐不是沒有皺紋，只不過比別人少，也比別人的皺紋淺得多。

別人到了他這種年紀，已是老態龍鍾了。

但他却仍然健步如飛，腰幹仍然伸得像鋼槍般筆直。

他的腰間有一雙金環。

這一雙金環並不是平滑的，在每一隻金環之上，都鐫刻着三條神態活現的龍。

江湖經驗豐富的人，就算不認識這個老人，也該看出這一雙金環，就是名聞天下的金龍魔環。

這一對金環原本只叫金龍環，但自從落在怒龍上人手裏之後，這雙金環就像是添增上無窮無盡的魔法，無論是誰給它纏住，都很難有脫身的機會。

所以，別人又給金龍環加上了一個「魔」字。

這個健步如飛、突然出現的老人，正是中原六條龍之一的怒龍上人！

× × ×

怒龍上人脾氣很暴躁，這是人所共知的事。

他發怒的時候，簡直比十座火山一起爆發還更可怕。

現在似乎該是他大發雷霆的時候。

但很奇怪，他沒有光火，反而滿臉笑容的走過來，對灰衣人說：「楚多情，你來得正好！」

潘若侯聞言，不由喃喃道：「果然是他……果然是他……」

金松鼠道：「他是誰？」

「楚多情。」

「我沒有聽過這人的名字。」

「他又被人稱爲殺手元帥。」

「殺手元帥？」金松鼠吸了口涼氣。

潘若侯嘆息一聲：「我沒有死在他的手下，算是走運。」

金松鼠沒有再問下去，探首往車廂裏望去。

花雨傲仍然是暈迷不省。

金松鼠也差點暈迷過去。

因爲他忽然發覺，在車廂裏，竟忽然多了一個人。

他看見的這個人，身材普通，衣裳也很普通。

但這人的臉孔却很可怕，一塊青，一

塊藍，頷下的肌肉更是霉爛猩紅，容貌可說是難看到了極點。

他險些就驚呼出口，但總算勉強抑制着。

那人冷冷一笑，忽然道：「這裏沒你的事，滾出去！」

丁獵重現江湖

（一）

金松鼠沒有「滾出去」。

倘若在平時，不必這怪人開口，他早已逃之夭夭。

但現在金松鼠不但沒有逃，反而衝進車廂裏，喝道：「何方鼠輩？竟想暗算花公子？」

他說了這兩句話，連衛七龍也爲之一凜。

金松鼠沒有衝進車廂裏，因爲他的身子剛衝前，就已給這個神秘的怪人推了出去。

「倘若我要殺花雨傲，他早已是個死人！」

金松鼠一呆，心想不無道理。

衛七龍立刻到車廂探頭一望，也看見這個臉孔醜惡的怪人！

「你是誰？」

「七郎，你不認得我了？」那怪人的聲音似乎很蒼老，還帶點沙啞。

衛七龍的臉色忽然慘白，失聲道：「是你？」

怪人嘆息一聲：「想不到罷？」

衛七龍顫聲道：「你……你怎會變成這副樣子的？」

怪人乾咳兩聲，道：「我的樣子很難看嗎？」

衛七龍抽了口冷氣，半晌才道：「是甚麼人把你害成這樣的？」

怪人搖頭：「沒有人害我，是我自己把臉孔弄成這樣的。」

衛七龍楞住，完全的楞住。「你爲甚麼身樣折磨自己？」

怪人淒然一笑，緩緩道：「說來話長，將來有機會，我一定把事情源源本本的對你細說。」

衛七龍道：「你是和怒龍上人一起回來這裏的？」

怪人點頭，沒有再說甚麼。

當衛七龍從車廂退出來的時候，忽聽怒龍上人對楚多情說：「三萬両這數目已不算少，你到底幹不幹？」

楚多情搖搖頭。

他的回答只有很簡單的兩個字：「不幹！」

怒龍上人的脾氣終於發作：「你不幹洒家幹你娘！」

楚多情道：「你幹甚麼是你的事，我還是不幹。」

怒龍上人怒聲道：「別以爲只有你才能殺衛七龍，洒家若找到那小子，還不是一樣可以把他宰掉？」

衛七龍、金松鼠、潘若侯聞言，全都嚇了一跳。

原來怒龍上人居然要聘請楚多情刺殺衛七龍。

金松鼠忍不住悄悄的對衛七龍說：「這是怎麼攪的？我還以爲你是怒龍上人的老朋友。」

衛七龍吸了口氣，苦笑道：「我也想不到，他居然要聘請殺手殺我。」

金松鼠道：「幸好他不知道你就是衛七龍……」

他的聲音已壓得很低，幾乎和蚊子飛翔的聲音不相上下。

那知他的說話還沒有完，怒龍上人的目光已向他們厲射過來！

（二）

金松鼠給怒龍上人的目光瞧得渾身發冷。

那是一種無法抑制的寒意。

怒龍上人只是瞧了他一眼，目光就又停在衛七龍的身上。

他突然暴喝如雷，厲聲道：「你就是那個混帳的衛七龍？」

衛七龍透了口氣，潘若侯已替他說道：「這位的確是衛公子，却不見得有甚麼混帳之處。」

他雖然被人稱爲「糊塗神醫」，但在這種重要事情的關節上，他可一點也不糊塗。

他不但不糊塗，而且還極具機智，胆色過人，別人不敢說的話，他倒有勇氣說了再算。

怒龍上人冷冷一笑，目光如鋒刀般在潘若侯的臉上刮來刮去。「你可知道洒家是誰？」

「晚輩就算認不得你的人，也已認出你腰間的一對金龍環。」

「嘿！既知本上人在此，還敢胡亂插嘴？」

「晚輩不錯是插上一嘴，却不是胡說八道。」

「你叫甚麼名字？」

「潘若侯。」

「師承何人？」

「家師複姓司空，人稱猴帝。」

「老猴皇帝司空急？」

「正是他老人家。」

怒龍上人面容稍寬，「唔」的一聲說道：「司空急雖然出身寒微，武功也不怎樣高明，倒算是一號人物。」

金松鼠臉色一變，怒道：「他老人家當然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最少比你這老王八蛋強百倍！」

怒龍上人喝道：「放肆！是誰竟敢如此無禮？」

金松鼠挺起胸膛，大聲道：「猴帝的關門弟子金松鼠！」

「你也是老猴兒的弟子？」

「上人若再言出不遜，休怪翻臉無情！」金松鼠剛才還是很懼怕怒龍上人的，但忽然間他的畏懼已完全化爲怒火。

潘若侯大笑：「不愧是好師弟，有種，有種！」

衛七龍却皺着眉頭，喃喃地說，道：「你們也未免太過份了，上人畢竟是咱們的前輩。」

潘若侯冷然道：「前輩又怎樣？他對咱們本來就是毫不客氣！」

金松鼠拍了拍胸膛，接着說道：「士可殺不可辱，上人可以殺了咱們，却不容他瞧不起咱們！」

怒龍上人怔住。

過了很久，他突然大笑道：「好！有種，不愧是猴帝的好徒弟，我總算是服了你們！」

衛七龍微微一笑，正想說話，怒龍上人的臉色忽然又沉了下來，「衛七龍，洒家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想不到南三龍教出來的弟子，竟然是這麼卑鄙無恥！」

衛七龍聳然動容，道：「前輩可是對我有甚麼誤會？」

「甚麼誤會？哼！」怒龍上人一拍腰間雙環，鏗鏘有聲，喝道：「你暗算小花，手段卑鄙毒辣，此事江湖中已無人不知，豈容狡辯。」

「小花！甚麼小花？」衛七龍茫然半晌，又道：「誰是小花？……噢！前輩說的莫不是金陵第一劍花公子？」

怒龍上人更憤怒：「南三龍究竟教你學武還是教你學戲？人已給你暗算了，還在假惺惺，裝糊塗！」

金松鼠「呸」的一聲，他的表情也很憤怒：「以耳代目，不分清紅皂白的才是老糊塗！」

怒龍上人一聲怒喝：「他娘的，你在罵誰？」

「他娘的」三字剛出口，金松鼠已給他揪了起來。

金松鼠沒有反抗，也沒有掙扎，却仍然大聲道：「我駡你老糊塗，你有種的就斃了我！」

怒龍上人左掌一揚，厲聲道：「臭小子，你以爲洒家不敢殺你？」

衛七龍忙道：「前輩息怒，他還年輕，不懂事……」

金松鼠冷冷一笑，道：「我年輕，你又比我大了多少歲？」

衛七龍一呆。

金松鼠又振聲說道：「上人可以寃枉好人，也自然可以枉殺無辜，只不過老糊塗這三個字，他是傾盡長江之水也洗不脫的了！」

怒龍上人揚起了的左手忽然又垂了下來，瞪着金松鼠說：「你敢罵洒家，憑的是甚麼道理？」

金松鼠不答反問：「你說衛七龍暗算花公子，又是憑甚麼道理？」

怒龍上人道：「此事已在江湖傳揚，人人皆知，誰都知道衛七龍用暗器傷了小花！」

「誰都知道個屁！」金松鼠冷冷一笑，「花公子不錯是給人暗算，但出手暗算他的人却絕對不是衛七龍！」

「你豈敢如此肯定？」

「嘿嘿！眞是滑稽得要命！」金松鼠冷冷一笑，「花公子被暗算的時候，我和他的距離還不超過十尺，我是目擊此事發生的人，爲甚麼不敢肯定？」

怒龍上人道：「此話當眞？」

金松鼠冷冷一笑：「你以爲猴帝的弟子很喜歡撒謊？」

怒龍上人道：「那麼，暗算小花的人是誰？」

「尹青霖！」

「尹青霖？」怒龍上人楞住，「誰是尹青霖？何以洒家從來都沒有聽過這人的名字？」

金松鼠道：「世間上千千萬萬的人，難道每個人的名字你都知道？」

怒龍上人苦笑，說道：「他是何門何派的人？」

金松鼠搖搖頭：「不知道。」

怒龍上人又喝道：「你是在胡謅還是眞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可不是個神通廣大的人。」

「你說尹青霖暗算花雨傲，有誰可作證？」

金松鼠一怔，答不上話。

怒龍上人冷冷一笑，道：「你敢騙洒家？」

「不，我沒騙你！」金松鼠大聲道：「你不相信，可以問花公子。」

「小花在哪裏？」怒龍上人急問。

金松鼠向車廂一指。

怒龍上人立刻衝前。

「小花！」

「他沒事，」車廂裏一人回答說：「只不過他現在已昏迷不省。」

怒龍上人怒道：「昏迷不省還說沒有事？」

車廂內那人又道：「昏迷總比已經死掉好得多，最少，他還有救。」

（三）

十二飛狐帮的人，本是衝着怒龍上人而來的。

但怒龍上人在這裏，他們却反而沒有動手。

因爲楚多情也在這裏，沒有楚多情的命令，他們根本就不敢輕舉妄動。

他們以爲，楚多情一定會下令發動攻擊。

但楚多情却忽然對他們說道：「我們走！」

狐王楞住。

他的幾個兄弟也楞住。

怒龍上人忽然轉身冷笑道：「你們既已來了，又何必要走？」

楚多情道：「楚某高興來便來，要走便走，難道上人還想把我留下？」

怒龍上人冷冷道：「你總算承認怕了我！」

「怕你？」楚多情漠然說道：「別把自己看得太高，中原六條龍也好，七條龍也好，還不足以讓在下有絲毫害怕的感覺哩。」

怒龍上人道：「你們現在不動手，莫非是因爲丁公子也在這裏？」

楚多情淡淡道：「也許是的，他畢竟還是我妹妹的丈夫。」

金松鼠忍不住悄悄的問衛七龍：「車廂裏的人是誰？」

衛七龍神色黯然，緩緩道：「他是我的師兄。」

金松鼠喃喃說道：「他是丁公子……又是你的師兄……」

說到這裏，不禁失聲道：「難道他就是洛陽城的丁公子丁獵？」

衛七龍沒有回答，只是輕輕的點了點頭。

金松鼠的眼睛似巳發直，又喃喃道：「丁公子怎會變成這副樣子？他眞的就是洛陽城的丁獵？……」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留香帖

文·皐令　圖·高盧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少林寺收到留香帖後，因不願加入神秘組織，期限一到，三百名賊人闖上山來，雙方發生一塲激烈的拚鬥，荊一非和齊琴韻主僕也出手助陣，塲面險象環生，打鬥中，荊一非施用七巧火蓮燈的幾招殺着，節節獲勝，最後少林寺終於打贏了敵方，屍橫滿死，不忍卒睹……世禪掌門收荆一非爲徒，並親傳「菩提九轉禪功」，使荊一非的武功有所提高，如飛猛晉隨後荊一非和齊琴韻主僕離開少林寺，四大韋陀相隨，途中又傳給荊一非武功，至此荊一非武功已非往日可比……

黑煞遇羅剎

「這個我相信，靈猴安雲是何等人物，誰有資格支使他？」接話的是齊琴韻，原來她們主婢早已被驚動，却一直在一旁觀看，此時才緩步走了過來。

荊一非道：「師妹認識他？」

齊琴韻道：「認識，安叔叔跟我爹有交往，你就放了他吧！」

荊一非拍開了靈猴安雲的穴道，然後雙拳一抱道：「晚輩出手魯莽，希望前輩不要介意，我那幾位師兄怎樣了？」

靈猴安雲道：「這是我的不對，怎能怨你，你那幾位師兄不要緊，一個時辰之內他們會自動醒來。」

他語音甫落，一個輕哼忽然傳了過來，道：「靈猴安雲果然名不虛傳，貧僧等自不量力，還要向施主請教請教。」

靈猴安雲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笑道：「少林四韋陀畢竟不同凡响，在下又算栽了一次，不必比了，在下認輸。」

齊琴韻也對四韋陀道：「安叔叔是家父的朋友，小妹願意代他賠個不是。」

玉女懲狂徒

少林四僧原想找回適才的過節，如此一來只好作罷。

不過法雨仍然有些氣憤的道：「咱們奉命保護師弟，結果却是師弟救了咱們，這叫咱們如何向恩師交待？」

荆一非道：「大師兄千萬別這麼說，適才如非經過你們幾關，小弟怎會警覺？何況靈猴安雲輕功無雙，獨門暗器黃粱夢威震江湖，咱們縱使失手，也算不了甚麼，四位師兄別放在心上。」

經荊一非這一解說，靈猴安雲再連連打躬作揖，直賠不是，法雨也只好作罷。

只是他却堅決反對跟靈猴安雲合作，靈猴無可奈何，只得快快離去。

這一晚雖是有驚無險，却給他們帶來不安與困擾，四大韋陀認爲有虧職守，始終耿耿於懷，由第二天起，他們輪番守夜，決不讓舊事重演。而荊一非的困擾更多，他負有除魔衞道的重大責任，但時至今日，對那些興風作浪者仍毫無所知。

按目前的情勢，爭奪白玉鷄心是正邪

兩道全力以赴的焦點，這一焦點的關鍵却在盧若蘭的身上，只有找到她，才能追出盧駿的隱跡之處。

但現在盧若蘭忽然在江湖之上消失了，那麼箭頭一轉，荊一非就首當其衝，變作第一個目標了。

他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却爲盧若蘭的安危而担憂。

自然，盧若蘭決不是一個簡單人物，否則她怎敢單身一人獨闖江湖？又怎能甩掉那些追踪者？

不管荊一非如何替她担心都與事實無補，因爲沒有人能够找到她，只有盼望她自動現身出來。

這是荊一非的困擾，齊琴韻主婢何嘗沒有？最重要的當然是不該愛上她們的敵人。

七巧火蓮燈設下圈套，將荊一非收爲記名弟子，只是想利用他獲得白玉鷄心而已。

估不到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向孤芳自賞的女兒竟然動了凡心，不只是將齊門武功一古腦兒傳給了荊一非，還以身相許，使得七巧火蓮燈賠了夫人又折兵，這是他夢想不到的。

將來如何向她爹交待，以及如何應付那尷尬的未來，這就是齊琴韻主婢倆的煩惱。

尤以適才靈猴安雲指出盧若蘭在找荊一非，這使他們主婢兩人受到一股很大的衝激。

荊一非與盧若蘭青梅竹馬，已有十分深厚的情誼，這一點他曾經坦白承認，適才更表現出一片關懷。

男女之間的感情是十分自私的，齊琴韻雖是有些不快，還能鑿在心裏，小蕙却忍不住了。

「小姐，妳瞧到了沒有？」

「瞧到甚麼了？小蕙。」

「他對姓盧的還是放不下，瞧他那份關心的勁兒。」

「這不能怪他，人家是青梅竹馬。」

『人家是青梅竹馬，咱們可是名份已定，他怎能再這樣？」

「名份？唉，妳太天眞了，小蕙，所謂名份只不過私訂終身而已。」

「這個……小姐，我心裏倒是有一個主意。」

「哦！說說看。」

「咱們選個日子，要他跟小姐成婚，以後咱們就可以管他了。」

「不，小蕙，這沒有用的，咱們如果管不住他的心，逼緊了會適得其反，其實咱們顧慮是多餘的，我相信他是君子，會千金一諾的。」

「小姐，妳當眞這麼相信他？」

「是的，所以我担心的不是這個。」

「那妳担心的是甚麼？」

「是我爹，妳想想，安叔叔既然已經找來了，說不定我爹就跟在咱們後面。」

「啊，小姐，那怎麼辦？」

「還能怎麼辦？咱們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這雙主婢沒有討論出一個結論，反而帶來了一片煩惱，除了走一步算一步，她們實在找不出一個更好的法子。

× × ×

秋雁北來宿雁灘，塞風駝鈴陣陣寒，一隊出沒皐蘭山下的駝隊，爲蘭州帶來一個客人。

她是一位身材嬌小，年約二九的紅衣姑娘，也許由於長途跋涉的原因吧，她的面容顯出幾分清瘦，精神也有些疲乏。

離開駝隊之後，她進了神川門，在西關街找到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西關街也就是「唐公主驛」，歷朝公主和番都以此地爲最後一個驛站。

此時的「唐公主驛」已不是當年的景況，但見蒙地胡姬，河西粉黛都聚集在這兒，敢情這令人斷腸的驛站，已變作一個風月場所了。

蘭州城蒙回藏胞雜處，只有漢人最少，如同鳳毛麟角一般，很難找到一個，要麼只不過是過路的旅客而已。

這位紅衣姑娘就是一個漢人，而且美比仙姬，風華絕俗。

她路經蘭州，只是一個過客，按說是不會有甚麼麻煩的，可惜她不該投宿西關街，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

西關街有幾戶青樓是以北地胭脂，蘇杭嬰宛作爲號召的，不管他們是否當眞來自北地及蘇杭，號召力却比那般胡姬强得多。

紅衣姑娘是一個漢人，生得又是如此嬌艷動人，她投宿在這風月場所，要是不招蜂引蝶那才算怪事。

這客棧之中原本就有一些妓女穿梭其間，別人對她生出誤會，那也算不得怎樣出奇。

她剛剛吃過晚餐，只見一名滿臉絡腮鬍子的彪形大漢忽然歪歪斜斜的向她走了過來。

一隻皮靴向她身旁的長櫈上一踩，同時嘿嘿一陣乾笑，一股帶着腥味的酒氣已噴了出來。

「小妞兒，妳叫甚麼名字？」

這個無禮而邪惡的詢問，使得紅衣姑娘面色一變，不過她不想惹事，出門在外之人，要求的是一個平安，因而她忍了下來。

她不願惹事，絡腮鬍子可就得寸進尺了。

「小妞兒！怎麼不說話？來，陪大爺喝幾杯。」

他伸出巨靈之掌去抓紅衣姑娘的玉腕，誰知忽然縮回手掌，一跳而起，鬼哭狼嚎一般的大叫起來。

敢情他抓錯了地方，竟然抓到一隻筷子。

抓到筷子原也算不了甚麼，只是他用力過猛，抓的又是筷子的尖端，因而被截透掌心，穿到手背上來了。

竹筷穿透手背，還能不疼得他冷汗直流？

「臭婊子！妳敢暗下毒手？大爺如果不廢了妳，就枉稱神拳胡萊了。」

此人果然不愧神拳之譽，右手雖然是受到創傷，左拳搗出之際，仍然具有無比的威力。

紅衣姑娘撇撇嘴，仲手拈起桌上的另一隻筷子，好整以暇的向絡腮鬍子的拳頭迎去。

別看她動作緩慢，好整以暇，但筷子的尖端却迎向絡腮鬍子左腕的脈門，如非他迅速收招，他這隻左手就不想要了。

現在絡腮鬍子總算明白了，敢情紅衣姑娘竟是一位武林高人。

就算紅衣姑娘是武林高人，但絡腮鬍子這個觔斗他摔不起，因爲在蘭州他是一個有頭有臉的名人。

當然，他不是蘭州的老大，可也是老大身邊的得力助手之一，他栽了不要緊，豈不連帶砸了老大的招牌？

於是他怒吼一聲道：「臭婊子！有種的妳就不要走，大爺待會再找妳算賬。」

他走了，還有幾個人跟着他一道奔了出去。

這家客棧的店東是一個五十出頭岔蒙人，他曾經到過中原，所以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

神拳胡萊一走，他苦着臉走了過來，道：「快走吧，女客官，再遲妳就大禍臨頭了。」

紅衣姑娘冷冷道：「你是攆我？」

店東道：「女客官言重了，小老頭只是替妳着想而已，强龍不壓地頭蛇，妳人單勢孤鬥他們不過的。」

紅衣姑娘道：「他們是誰？」

店東苦笑一聲道：「請女客官原諒，小老兒是生意人，不敢多惹是非。」

紅衣姑娘道：「那你就不必說了，不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當眞有不開眼的，我就會叫他好看，你放心，店中如有損失，我照賠。」

店東勸紅衣姑娘走已經担下很大的關係，估不到紅衣姑娘如此執拗，他只好三緘其口了。

店中的客人原是在瞧熱鬧的，此時全都遠遠的避開，偌大的一間食堂，除了店東及小二，此時就只剩下紅衣姑娘一個人了。

約莫半柱香的時間，一陣雜沓的足音向客棧奔了過來，店中之人全都面色一變，紅衣姑娘還是若無其事的在那兒坐着。

第一個奔進店門的正是神拳胡萊，他身後跟着一名面貌威猛的青衣老者，及十多名彪形大漢。

神拳胡萊指着紅衣姑娘對青衣老者道：「老大！就是她。」

青衣老者向紅衣姑娘打量一陣，道：「姑娘胆量不小，竟敢傷我二弟，妳是那位高人門下？」

紅衣姑娘道：「我路過蘭州，無意跟閣下兄弟結這個樑子，但令弟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我出手輕薄，他是咎由自取，怎能怪我傷他？」

青衣老者道：「很好，不過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藍某想向姑娘討教幾手高招，不知姑娘是否願意賜教？」

紅衣姑娘道：「閣下既然如此決定，小女子豈能不從，不過此地不够寬敞，咱們到外面去。」

青衣老者道：「好的，老夫帶路。」

在神川門外一塊空地之上，青衣老者停了下來，他身旁的一名瘦高漢子道：「老大！小弟先上。」

青衣老者點點頭，瘦高漢子馬上摘下一柄鬼頭大刀，向紅衣姑娘挺身挑戰。

紅衣姑娘由包裹中抽出一個圓筒，再用手一拉，忽然變做四尺長短的短槍，雙方一言未發，立即展開惡鬥。

瘦高漢子刀沉力猛，他想仗着氣力及兵刃上的優勢，磕飛紅衣姑娘的短槍，但一幌十招，他仍然無法達到他的願望。

達不到願望不要緊，糟的是十招以後他竟然手忙脚亂起來。

原來紅衣姑娘的短槍變化多端，他的鬼頭大刀竟然招架不住，此時他連自保都成了問題，想磕飛別人的兵刃豈不是痴人說夢！

青衣老者旁觀者清，知道瘦高漢子已無力再支持下去，他正待派人接應，忽然在一記悶哼之後，再噹的一聲脆响，瘦高漢子已經敗下陣來。

他臂彎中了一槍，鬼頭刀也把持不住，不只是敗了，幾乎是丟盔棄甲。

不待青衣老者吩咐，兩名矮胖漢子已同時搶了出來，他們使的是單刀，兵刃雖然沒有瘦高漢子沉重，但他們是以二對一，在人數上已經佔了優勢，而且他們長於聯手，有一套合擊的刀法。

如此一來，紅衣姑娘就陷於苦戰之中了。

但在五十招後，她已經摸清了矮胖兄弟的刀路，槍頭輕輕一顫，忽然展開了反擊。

刷刷兩槍，鬥場之上舊事重演，矮胖兄弟同時傷了臂彎，也同時丟掉他們的兵刃。

青衣老者面色一變道：「好功夫，老夫請姑娘賜教。」

此人不用兵刃，但他雙手粗大，異於常人，在掌力上他必然具有特殊的造詣。

紅衣姑娘明知如此，她還是不願佔別人的便宜，於是她收起短槍，就以一雙玉掌與青衣老者狠鬥起來。

這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紅衣姑娘沒有想到這蘭州城裏會有這麼一個勁敵。

論內力，紅衣姑娘沒有對方雄厚，而且青衣老者那雄渾的掌力之中還有一股怪異的力道。

它像是西藏喇嘛的大手印，掌勁擊出，帶有一股炙人的熱力。

紅衣姑娘不敢與對方用內力拚鬥，也不敢跟他對掌，她惟一能够仗持的，只是避實就輕，相機還擊。

但青衣老者搏鬥的經驗極爲豐富，他自然不會讓紅衣姑娘如願。

左環右抱，橫掃直擊，這一陣兇猛的狠擊，紅衣姑娘幾乎喘不過氣來。

百招以後，青衣老者已經控制了全局，看來不出十招，紅衣姑娘必然會傷在他的巨掌之下。

果然，再鬥五招之後，紅衣姑娘竟然空門大開，整個前胸完全失去防衞。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青衣老者自然不願放棄，口中一聲暴吼，以全力向紅衣姑娘的前胸擊去。

紅衣姑娘是一個高手，能够打敗這麼一個高手，可以說十分不易。

得來不易的成果會使人心花怒放，與奮却能使人流於疏忽。

青衣老者就是這樣，當他全力擊出一掌之際，自以爲勝券在握，敵人即將傷在

他的掌下，他自然不必再作甚麼防範了。

只是他却一掌擊空，同時脅下傳來一陣劇痛。

糟了，敢情紅衣姑娘是故露空門誘敵，使他上了一個大當。

這個當上得的確不小，蘭州的老大栽了，被一個姑娘家砸了金字招牌。

紅衣姑娘不爲已甚，一招擊傷了青衣老者的脅門，讓他躺個十天半月就够了，雙方沒有深仇大怨，她不想再下絕情。

沒有再瞧青衣老者一眼，嬌軀一擰，逕向西關街的客棧走去。

但……

「姑娘請賜姓名，一掌之賜，藍某他日必有一報。」

好像伙，敗得不甘，還想他日報復。

紅衣姑娘原是不願吐露姓名的，但在這等情形之下她却不得不說，否則她就是怕人報復，面子上會有些過不去的。

她沒有回頭，只是說出了三個字「盧若蘭」。

這三個字並沒有使蘭州的武林朋友感到驚愕，却爲她自己帶來無窮的困擾，幾乎因此丟掉了生命。

翌晨她在馬市選購了一匹長程健馬，然後南下楡中，經定西折往東行，一直向陝西奔去。

她每經一處，只要有鏢局必然會去打聽荊一非的下落，一直奔馳千里，還是一個失望。

這天她原想趕到涇川縣城投宿的，但剛剛到達縣城以西的王村，却遇到一樁意外。

「各位！這是做甚麼？」

「沒有甚麼，咱們只是想跟妳打個交道。」

五名勁裝大漢堵着她的去路，要跟她打交道的是一個年約四旬的長臉漢子。

盧若蘭呆了一呆道：「你認錯人了吧，咱們素不相識嘛。」

長臉漢子道：「妳在蘭州折辱了姓藍的，這該不會錯吧？」

盧若蘭道：「你們是替姓藍的討公道？很好，請划下道來就是。」

長臉漢子嘿嘿一笑道：「姓藍的算甚麼東西？也值得咱們兄弟替他出頭。」

盧若蘭道：「這我就不懂了，你們究竟爲了甚麼？」

長臉漢子道：「很簡單，因爲妳叫盧若蘭，咱們找不到妳爹只好找妳了。」

盧若蘭終於明白了，這般人寃魂不散，終於找到她的身上來了。

她略作遲疑，以十分平淡的語氣道：「找到我也沒有用，我也不知道我爹在那裏。」

長臉漢子說道：「妳認爲咱們會相信嗎？」

盧若蘭道：「信不信由你，我也是在找我爹。」

長臉漢子道：「不對吧，妳找的只是妳的師兄荊一非，這些妳瞞咱們不過。」

盧若蘭道：「這你就不懂了，我爹年事已高，不會再作保鏢這門行業，所以先找我師哥再作打算。」

長臉漢子道：「這話好像有點道理，那妳就跟咱們走吧，咱們保證替妳找到妳的師哥。」

盧若蘭道：「我不需要你們帮助，好意心領。」

長臉漢子哼了一聲道：「不需要也不行，那可由妳不得。」

盧若蘭面色一變，說道：「你們要用强？」

長臉漢子道：「妳如是不肯合作，咱們不得不用點手段。」

盧若蘭撤出短槍，冷冷道：「你們是誰？」

長臉漢子道：「妳不必管咱們是誰，但有一點我必須說個明白。」

盧若蘭道：「請說。」

長臉漢子道：「咱們兄弟五人聯手，江湖上從無十合之敵，如果要咱們兄弟用强，只怕妳不會好受。」

盧若蘭道：「盧若蘭雖是一個女子，決不作城下之盟，有甚麼手段你們使出來就是。」

長臉漢子道：「妳一定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咱們只好得罪了，上。」

在長臉漢子指揮之下，其餘四人一起圍了上來，他們兩人用劍，三人用刀，五件兵刃立刻展開兇狠的攻擊。

長臉漢子是他們的首腦，攻防之時也是惟他馬首是瞻。

這五人各有一身不凡的功力，在聯手之際常能取長補短，配合得頗爲佳妙。

盧若蘭功力頗高，一桿短槍更使得神出鬼沒，但對方五人都非弱者，這一聯手她就迫落下風了。

只不過她這桿短槍有幾招十分霸道的招式，也可以說是幾招同歸於盡的打法，盧若蘭時常用以挽回頹勢，穩定戰局。

但在五十招後，她已有後力難繼的現象，因爲敵人可以輪番休息，她却必須全力應戰，長此下去，必然是一個悲慘的結局。

好在敵人似乎不想要她的命，所以她才能用同歸於盡的打法苦苦支撑。

最後終於在一個疏失之下，左肩中了一劍，這一劍不算太重，但已衣裂血現，受了一點皮肉之傷。

也許由於眞力虛脫吧，這不算太重的傷勢却使她摔倒下去。

看來搏殺已經結束了，一個虛脫倒地的人，那裏還有反抗之力。

但她的四週忽然响起三聲慘號，兩記悶哼，五名勝劵在握的大漢竟然一起倒了下去。

這是爲了甚麼？莫非來了救星不成？

不，救她的還是她自己。

敢情這位盧姑娘在力不能敵之際，竟然來了一記絕招。

她借肩頭中劍往下一倒，敵人一個鬆懈，她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來了一招「地堂劍法」。

她全力蔽斷三人的雙腿，再以兩塊銀錠擊中兩人的喉結，敵人在痛極之下，自然要慘吼悶哼了。

她由地上爬起，發出一聲淒涼的苦笑，這次是憑機智逃過一刦，但往後的困難只怕會愈來愈多，她眞不知道應該如何應付。

不過她的性格是堅强的，淒涼的神色

只是一掠而過，接着彈身一躍，跨上馬背逕向縣城急馳而去。

此後進入陝西境內，她的處境果然愈來愈難，她發覺天下的武林都在找她，她已經成爲衆矢之的了。

她後悔沒有聽她爹的話，但後悔已經無補於事實。

四面楚歌，危機時時都在等着她，無論她走到那裏，都會帶來一批龐大的跟班，你想想，如果你遭遇到如此恐怖的處境，你是否還有活下去的勇氣？

盧若蘭當然也會害怕，不過她有一股堅定不移的信心。

「我會找到小哥的，只要找到他，哼，我要給你們一點顏色瞧瞧。」

她這股信心極端强烈，因爲這股信心是在她懂事以來就建立起來了。

當她與小哥荊一非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時刻，只要她有困難，她的小哥必然會替她解決，好像天下的事沒有一件能够難倒荊一非，她的小哥是一個無所不能的强人。

現在她爹有困難，她們父女面臨着山窮水盡的絕境，因此她不顧她爹的反對，出來找她的小哥。

她打探過不少鏢局，得來只是一個失望，但她決不灰心，她相信一定會找到她的小哥的。

但自從踏入陝西省境，她就連番遇到找碴的，憑着她的武功與機智總算有驚無險。

這天到達渭南，她買了一包乾糧，撇開官道，專揀山區小徑行走。

這樣她的行程會慢一點，却被她甩掉不少心存叵測之人，躲過不少危機。

林岔河是終南山下的一個山鎮，在一個晌午時分，盧若蘭來到鎮上進食。

她滿身風塵，清麗的粉頰更見瘦削，那幅慘悽悽的景象，當眞是我見猶憐。

她還沒有走進鎮口，一聲嘆息忽然自身側傳來。

「盧姑娘，妳這是何苦……」

盧若蘭聞言一呆，及扭頭向道旁一瞥，她也發出一聲嘆息。

好在來人只有一個，但這一個却不是等閒人物。

全身黑衣，黑帕蒙面，身材只有中等，瞧不出他的長像及年齡。

不過他的聲音是蒼老的，而且目光有如冷電，必然是一個內家高手。

盧若蘭向來人打量一眼，道：「閣下是衝着我來的了，你那『何苦』二字作何解釋？」

黑衣人說道：「姑娘不認爲太過辛苦麼？」

盧若蘭道：「找人麼，本來就是辛苦的，只要能找到我爹，辛苦一點又算得了甚麼。」

黑衣人道：「明人面前不說假話，妳當眞是找妳爹？」

盧若蘭道：「這就怪了，我找爹關你什麼事，爲甚麼要騙你？」

黑衣人說道：「爲甚麼要騙我，妳心裏明白，妳是要找荊一非，也騙咱們不過，其實妳應該瞧得出有多少人在抓妳，邀侔的事不會太多，何不聰明一點跟老夫合作。」

盧若蘭道：「人人都在抓我，跟你合作你就能與天下武林爲敵？」

黑衣人哈哈一陣大笑道：「本門勢雄力大，高手如雲，放眼天下，能够與本門爲敵的很難找出一個，你只要跟老夫合作，包管沒有人再敢動你一根汗毛。」

盧若蘭道：「原來閣下的來頭如此之大，你是誰？貴門是怎樣一個門派？」

黑衣人道：「你只要跟老夫合作，這些妳不必知道。」

盧若蘭道：「天下那有這種事，你要我合作却甚麼都不讓我知道，只有傻瓜才會相信你，我不幹。」

黑衣人道：「不幹？嘿嘿，那可由妳不得。」脚下一跨，向盧若蘭欺了過來。

好快的身法，他這輕輕一跨，就已到達盧若蘭的身前，金筆帶起一股勁，點向她的肩井重穴。

盧若蘭見過不少搏殺的場面，但像黑衣人這等高明的身手的，這還是第一次遇到。

她不敢硬接，撤身避招，斜進攻敵，短槍吞吞吐吐之間，已經一連刺出五槍。

「五子連環」是她師門的絕藝，這一路之上只要使出這招絕藝，必然會收到傷敵的效果。

現在她竟然失了手，「五子連環」沾不到黑衣人的衣角。

看來這是一場不太公平的搏鬥，黑衣人的玩意高過她很多，輸定了的搏殺，如何還能硬撐下去？

不能戰就只有逃了，但黑衣人金筆縱橫，封閉了她任何一個方向的逃生之路，她縱使智慧如海，也想不出一個自救的法子。

她苦苦的撐了二十幾招，身上巳經掛了幾次彩，傷勢雖是不重，身手却沒有以前靈活了。

最後她逼到一個懸崖邊沿，黑衣人嘿嘿一陣冷笑道：「無路可走了，盧姑娘，放下妳的兵刃吧，老夫不難爲妳就是。」

盧若蘭冷哼一聲道：「別做夢了，沒有活路難道沒有死路麼？逼急了我就跳下去，看你能得到甚麼好處？」

不錯，她如果當眞跳下去，黑衣人的確得不到半點好處。

更重要的他們是要由盧若蘭的身上找到盧駿，然後追出白玉鷄心的下落，如果盧若蘭跳崖而死，他的願望豈不落空？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別傻了，盧姑娘，人可是只有一條命，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盧若蘭寒着面孔說道：「誰跟你鬧着玩了？你只要再走進一步，我就跳給你瞧。」

黑衣人道：「好，好，我不再前進，不過妳要明白，妳爹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妳丟得下妳那白髮蒼蒼的爹？」

這話不錯，而且是一針見血，擊中了盧若蘭的缺點。

盧駿年歲巳高，只有她這麼一個獨生女兒，父女連心，她如何捨棄得下？

因此，她呆住了，心頭也顯得紊亂無比。

這正是黑衣人所希望的，騰身一躍，

一把向盧若蘭的肩頭抓去。

黑衣人這是低估盧若蘭了，不管她的心頭如何紊亂，一個身負上乘武功的人，他的反應必然也異於常人。

當勁風攝衣，黑衣人的五指陰堪堪扣上她的肩頭之際，她巳經有了警覺。

在電光石火的刹那之間，她縮身後躍，避開了黑衣人志在必得的一抓，但聽得嘶的一聲，她肩頭的衣衫巳經被抓下了一片。

她在彈身後躍的同時，短槍也以全力刺了出去，她沒有瞧到這一槍的結果，只聽到一聲悶哼。

她沒有瞧到結果的原因，是她無法瞧到，因爲在匆忙之間她忘記身後是懸崖了，適才向後一躍，那裏還有瞧到的機會？

人在瀕臨死亡之際，可以說萬念皆空，她雖是死難瞑目，也只能付之一嘆。

但在下墜約莫三尺之後，她的身軀忽然猛的一震，敢情她命不該絕，三丈以下便是實地，由於山間有霧，不仔細就瞧不清三丈以下的景物，才誤以爲此地是一個懸崖。

這一摔不算太輕，但也不會太重，她躺在地上休息了一會，就翻身爬了起來。

這是一條山溝，沿溝前進兩三里，再爬上一片山坡，她吁出一口長氣，有着兩世爲人之感。

山坡上是一片松樹，林中紅牆綠瓦，聳立着一座尼庵，她感到飢疲交迫，不由拉着沉重的脚步，向着尼庵走去。

她剛剛走到庵前，脚下竟然一窒，原來這是一個荒廢了的尼庵，她想求得一飽的願望，看來是無法實現了。

沒有吃的也得歇歇，她相信林岔河鎮就在附近，調息一下再到鎮上也還不遲。

於是，她不再遲疑，邁步由庵門跨了進去。

「好傢伙，妳竟然沒有死！」

聲音來自身後，這一驚非同小可，當眞是寃家路窄，不必瞧看她巳經知道是黑衣人。

她緩緩擰轉身形，擧目一瞥果然是那個寃魂不散的黑衣蒙面老者。

這一瞧盧若蘭又生出一綫希望，因爲黑衣人的左肩血跡殷然，傷勢似乎不輕，這傷勢自然是墜崖之時，被她全力刺出一槍所留下的。

依她的估計，黑衣人不只是左臂巳不能使用，功力上也將大大的打一個折扣，她的短槍還在手中，不妨跟他拚命一搏。

想到這些胆氣也爲之一壯，手挺短槍冷冷一哼道：「咱們無怨無仇，你爲什麼要苦苦相迫？人急造反，狗急跳牆，逼急了你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黑衣人嘿嘿一笑道：「妳認爲老夫受了傷就奈何妳不得？別作夢了，老夫縱然只用一隻手，三十招內依然能够叫妳服服貼貼的。」

「不見得吧，還有我老婆子呢。」

這聲音來得十分突然，黑衣人不由心頭一慄。

他在這座破尼庵待了不少時辰，竟然沒有發覺其中早巳有人，這位老婆子功力之高可以想見。

此時由暗影之中走出一位鶉衣百結的老婦，黑衣人身形一震道：「是妳？」

老婦身材削瘦，頭髮斑白，瞧年齡只怕巳經六十出頭了，但她的精神却十分飽滿，尤以雙目冷焰如電，有一股威凌迫人的感覺。

她手中持着一根四尺長短的竹杖，在黑衣人身前八尺之處停了下來。

「想不到吧？黑煞，你蒙着面孔作什麼？莫非壞事做多了見不得人？」

「我黑煞的確做了不少壞事，但妳八手羅剎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小偷笑扒手，妳不覺得臉紅？」

「你說錯了，雖然我也殺了不少人，不過我只殺壞人，今天天網恢恢，你就是其中的一個。」

「妳想撿便宜，哼，我並不怕妳。」

他的語氣雖是强硬，但語音未落身形忽然往後一仰，幾乎是貼着地面向門外竄出。

此人一身修爲實在驚人，單說這一手絕招，盧若蘭縱然再練個十年八年，也未必能够辦到。

只可惜他逃出不過兩丈，就老老實實的躺了下來，因爲他時運不好，偏偏碰到八手羅剎。

顧名思義，八手羅剎必然對暗器有獨到之處了！

這一點絕對正確，因爲在指顧之間，黑衣人的身上巳經中了五隻暗器。

太陽穴上兩枚金針，咽喉之上一隻小弩，胸前一左一右插着兩把飛刀，每一處都可致命，他一連中了五下，自然活不成了。

八手羅剎沒有再看黑衣人，目光一轉却向盧若蘭打量起來。

「妳是誰？」

「晚輩盧若蘭多謝前輩救命之恩。」

「這沒有什麼，黑煞惡跡如山，我早就有心將他除去，哦，妳叫盧若蘭，妳爹是不是盧駿？」

「是的，前輩。」

「這麼說咱們不是外人，妳爹曾經替老婆子解過一次圍，他現在還好麼？」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家父巳是衆矢之的了。」

「哦，妳爹得了什麼天材異寶？」

「前輩沒有聽到江湖傳言？」

「因爲小女之病，老婆子不入江湖巳經三年多了，妳說，究竟爲了甚麼？」

「一個被人追殺的垂死老人，拿來一塊白玉鷄心，要求家父替他保管。」

「妳爹答允了？」

「對一個垂死的人，我爹又怎忍拒絕呢？」

「這就難怪了，白玉鷄心之上，隱藏着曠古奇學乾坤一擲，妳爹怎能不成爲衆矢之的？那妳爲什麼不跟妳爹在一起？」

「晚輩是出來找我三師哥的。」

「爲了白玉鷄心，別人自然放妳不過，老婆子倒有一個法子，不知道妳願是不願。」

「前輩請說。」

「小女與我相依爲命，不幸她却丟下了老婆子——」

「晚輩也替前輩難過。」

「我希望收妳爲義女，老婆子可以將

全部武功傳給妳，妳再扮作小女，咱們娘兒兩個行走江湖，這樣就不會有甚麼痲煩了。」

「晚輩願意，只怕牽連前輩，使晚輩難以心安。」

「傻孩子，妳忘記老婆子名叫八手羅刹了，羅刹居然會怕事，豈不令人笑掉大牙？」

「娘——」

「哈哈哈——好孩子，快起來。」

盧若蘭從小就沒有娘，八手羅刹新近又失去了她惟一的愛女，她們這一相認，兩個人的內心都有一份與奮踏實的感覺。

八手羅刹由百寶囊中取出一隻鑲滿珠寶，色作碧綠的鳳頭小劍交給盧若蘭道：「孩子，妳可知道這是甚麼？」

盧若蘭雙目大開，滿臉驚愕之色道：「這是碧眼寒鐵？」

八手羅刹微微一笑，說道：「不簡單，娘這柄小劍從未出示於人，妳居然認得出來。」

盧若蘭面色一紅，說道：「女兒只是猜的。」

八手羅刹道：「猜也不簡單，妳總得聽人說過。」

盧若蘭道：「是託家父保管白玉鷄心的那位老人家，他臨終之前，說出碧眼寒鐵，他要我爹將白玉鷄心交給持有碧眼寒鐵之人，可惜語焉不詳，所以女兒只是瞎猜。」

她這一瞎猜，八手羅刹却也緊張起來了！

「孩子，妳快說，那人姓什麼？叫什麼？」

「他沒有說。」

「那麼他的長相呢？」

「他瘦瘦高高的，一張方型的臉，面貌頗爲慈善，只是眼睛小了一點。」

「他左耳靠近面頰之處，是否生有一顆黑痣？」

「這……啊，不錯，的確有一顆黑痣，娘莫非認識他？」

八手羅刹沒有說話，却已悲傷的流下淚水來了。

盧若蘭吃了一驚道：「娘？那位老人家莫非——」

八手羅刹忍住悲痛道：「他是妳的義父，江湖上稱他爲『驚鴻一現』，他雖是名滿四海，但認識他眞面目的並不多。」

盧若蘭一笑道：「原來是他老人家，可惜咱們相見已晚。」

八手羅刹道：「他是埋骨在蘇州了，妳可知道他埋葬之處？」

盧若蘭道：「知道，我爹猜忖他老人家必非常人，因而厚葬在太湖之濱，離我家住處十分相近。」

八手羅刹長長一吁道：「那好，待此間事了，咱們去太湖瞧瞧妳義父。」

盧若蘭道：「此間還有什麼事？」

八手羅刹道：「我要用半年時間調教妳，八手羅刹女兒總不能教人瞧不起。」

盧若蘭道：「娘——」

八手羅刹道：「別生氣，孩子，娘跟妳說着玩的，哦，妳除了家傳八卦門的武功，有沒有另外拜過其他門派的師父？」

盧若蘭道：「有，女兒的師父是海心老人。」

八手羅刹一怔道：「海心老人？好像沒聽說過。」

盧若蘭道：「家師從未涉足江湖，所以沒有人知道他的名號，年前我爹帶我逃到青海，竟然得了重病，如非遇到家師，女兒只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八手羅刹道：「原來他是一個醫生，後來他就收妳爲徒了。」

盧若蘭道：「是的，我爹就住在海心山上，娘，那塊白玉鷄心是義父留給娘的，待咱們祭墳之後就趕往海心山去。」

八手羅刹道：「不，只怕還得讓令尊委屈一下。」

盧若蘭道：「爲什麼？娘。」

八手羅刹道：「咱們娘兒兩個，加上妳爹及師父，不過四個人而已，怎能與天下武林爲敵。」

盧若蘭道：「難道乾坤一擲也敵不過他們麼？」

八手羅刹道：「乾坤一擲曠古絕今，縱然是千軍萬馬也擋它不住，問題是誰來學，怎樣才能讓字跡顯露出來？」

盧若蘭道：「讓字跡顯露確有困難，至於誰來學女兒就不懂了。」

八手羅刹道：「乾坤一擲只適於男子學習，咱們娘兒兩個不用說，妳爹及海心老人也不行，因爲他們血氣已衰。」

盧若蘭毫不思考的脫口而出道：「找三師哥，只有他……」

八手羅刹微微一笑，說道：「妳三師哥是誰？他必然是一個逗人喜愛的美男子了。」

盧若蘭羞得螓首一垂道：「娘！女兒不來了。」

八手羅刹不由哈哈一笑道：「別害臊，女兒，此地只有咱們娘兒兩個，妳怕什麼呢？」

盧若蘭道：「他姓荊，名叫一非，只比女兒大兩歲，爲了那塊白玉鷄心，害得他坐了三年的寃枉牢，聽說他已經出獄了，所以女兒要去找他。」

八手羅刹道：「妳很喜歡他？」

盧若蘭點點頭。

八手羅刹道：「他也喜歡妳麼？」

盧若蘭再點點頭。

八手羅刹道：「如果他知道妳爹故意讓他坐寃枉牢，他還會喜歡妳麼？」

盧若蘭道：「無論遭到什麼事，他對女兒的心不會變的。」

八手羅刹道：「那好，半年之後咱們去找他，不過這半年之內，妳要丟開一切，好好的用功學習。」

盧若蘭道：「是，娘。」

八手羅刹道：「這柄小劍的全名是碧眼寒鐵鳳頭劍，將它藏在身上可以百毒不侵，如若遭到內傷，只要略一運功，它就可以發出一股寒氣帮妳療傷，無論傷勢如何沉重，片刻之內就可爽然若失。」

盧若蘭啊了一聲道：「想不到這柄小小的寶劍，竟有這麼多的好處。」

八手羅刹道：「還有呢，它可以帮妳運功，使妳提前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達到一般練武之人無法突破的最高極限。」

盧若蘭美目大張，半晌才吁出一口長

氣道：「在女兒來說，這枚碧眼寒鐵鳳頭劍，其份量並不比白玉鷄心爲低。」

八手羅刹道：「這話不錯，只不過乾坤一擲武功是千古絕响，咱們女人雖是不能學習，如是一旦落到壞人的手中，後果的嚴重就不堪設想了。」

盧若蘭道：「娘放心，沒有人知道我爹在海心山，只待女兒的武功練成，咱們娘兒兩個立刻趕往接應。」

八手羅刹道：「好吧，咱們開始練功吧。」

由於江湖風雲日急，以及她們處境的險惡，盧若蘭幾乎是日以繼夜的拚命用功，八手羅刹則憚精竭慮的教導，不到半年，盧若蘭已經習得一身驚人的藝業，再也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這天晚餐之後，八手羅刹瞧着盧若蘭微微一笑道：「苦了妳了，孩子，咱們原定半年，結果五個月還不到，娘壓箱底的看家本領都被妳掏去了。」

盧若蘭說道：「這可不是女兒的功勞，一來是娘教導有方，二來是虧了那隻碧眼寒鐵鳳頭劍，否則只怕再學上一年也不行。」

八手羅刹哈哈一笑道：「妳這孩子眞會說話，告訴娘，咱們去那裏？」

盧若蘭問道：「娘是說咱們要離開這裏？」

八手羅刹說道：「不錯啊，咱們還有很多事要做，這座破廟也沒有甚麼好留戀的。」

盧若蘭略作沉吟道：「爹在海心山很安全，女兒想先找師哥。」

八手羅刹會心的一笑道：「娘依妳，不過爲了減少路上的痲煩，妳得先改扮一下。」

盧若蘭道：「這個女兒知道。」

八手羅刹道：「咱們明早天亮就走，今晚早點歇息吧。」

盧若蘭道：「是，娘。」

翌晨她們由陝西向東走，直趨中州，在一個艷陽高照的晌午時分，她們趕到了繁花似錦的洛陽。

九朝都會的洛陽，四塞險要，爲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如果談到名勝古跡，那眞像恆河沙數一般，多得不可勝記，八手羅刹母女倆雖是久走江湖，但仍有目不暇接之感。

她們住在西關，「金谷春晴」是洛陽八景之一，金谷園近在咫尺，當然不能放過。

再說她們是找人，如果悶在客棧，如何能够找到盧若蘭的師哥？因此，她們午餐之後，稍作歇息就向金谷園走去。

金谷園是晉代豪富石崇所建，如今名園雖然早已數易主人，但山石花卉的綺麗，在洛陽仍然首屈一指，自然也是遊客响往的地方。

現在金谷園的主人是一位年輕的公子哥兒，洛陽人見過他的不多，只知道他名金谷公子，究竟他是因金谷園而得名，還是本來就姓金名谷，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洛陽人對金谷公子都有一份好感，因爲金谷園天天開放，任人參觀，只要不攀折破壞，他決不干涉。

自然也有「遊客止步」之處，那是他起居歇息的地方。

時當孟春，金谷園百花怒放，引來川流不息的遊人，八手羅刹母女，自然也是遊客之一。

園中不准小販進入，由園主免費供應茶水，八手羅刹此時有點口渴，需要喝點茶水潤潤嗓子。

她們原是向東走，但西邊一座凉亭之前才有茶水供應。

於是她回過頭來向西走，一路分花拂柳，到達凉亭之前。

盧若蘭道：「娘！妳到亭子裏面歇歇，待女兒去倒茶水。」

八手羅刹道：「好的。」

盧若蘭走到茶棚之前，却找不到茶杯，茶桶上原有的四隻茶杯，都有人正在使用。

在此等情形之下，盧若蘭只好等着了，誰知她剛剛立定脚步，一隻茶杯忽然送到她的胸前。

「姑娘請用茶。」

是什麼人如此禮讓？盧若蘭自然要向對方打量一眼。

他年歲不大，穿着却頗爲豪華，長相也不太差，只是目光不正，面帶邪惡，分明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對這種人盧若蘭絕無好感，只是別人是禮讓，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她不便給他難堪。

「多謝」在一聲道謝之後，她用右手去接對方遞來的那隻茶杯。

茶杯她是接住了，却沒有能够拿它過來。

因爲那人並沒有鬆開他的手指。

不鬆手指倒還罷了，他竟然伸出左手，向盧若蘭的手背上摸去。

此人當眞色胆包天，在光天化日，大庭廣衆之中，他竟敢施展祿山之爪，去輕薄一位陌生的少女。

可惜他看走了眼，將盧若蘭當做一個可以欺侮的常人。

一聲冷哼，茶杯上湧來一股強猛的暗勁，勢如排山倒海一股，直向那人當胸一撞。

那人面色一變，知道遇到了高人，只是他沒有能力化解，只好硬生生的受了一擊。

這一擊使他連退數步，再一屁股坐倒下去，接着一張口噴出一股鮮血。

「賤婢竟敢來暗算本公子，快給我拿下。」

此人敢情還是一位公子，而且帶着一羣橫眉豎眼的家丁。

公子吃了虧，家丁自然不會放過盧若蘭，在一聲吶喊之下，五六個人就一起湧了上來。

盧若蘭自然不會將他們放在心上，玉手反覆伸縮幾下，六個人就倒下了三雙。

這回公子爺的威風沒有了，與幾名手下連爬帶滾的逃了出去。

不過他却丟下了一句話：「賤婢，有種的妳就不要走，待會本公子一定要妳好看。」

這種自找台階的話，盧若蘭聽得多了，她自然不會放在心上。

（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輕侯在房中看護蕭紅葉，誰知東海留侯利用月奴，引開了楚輕侯，讓輕侯去追殺月奴，而把蕭紅葉又擄去，到楚輕侯發覺不妥時，急回樓中，蕭紅葉已失踪了。而大法師認為東海留侯劫持蕭紅葉，只是要達到他要脅的願望，所以蕭紅葉暫無生命危險……芭蕉和芍藥在趕去火龍寨的途中，芭蕉發現蝙蝠在樹林中，遂走近他，發覺蝙蝠面色難看，行動呆滯，不如先前在白雲館時的靈敏，而芭蕉躲在他附近，蝙蝠也一直沒有發現，搖幌着身子直向林中走去，蝙蝠要去什麼地方呢？

羊皮舊地圖　昔是已今非

如臨大敵

蝙蝠並沒有發現芭蕉的追踪，只是怔怔的往前行，芭蕉原是有些懷疑，蝙蝠可能故意裝成這樣，誘他追下去，追入留侯安排好的陷阱中，但追踪了一段路，已肯定這只是自己的過慮。

蝙蝠絕不是一個耐性那麼好的人，那就是故意裝出來，亦早已經採取行動，而且，蝙蝠既不知道他這個時候經過，也不像故意讓他發現倒掛在樹木橫枝下。

況且蝙蝠的武功一直在芭蕉之上，要對付芭蕉一個人，似乎用不着花這許多機心。一切都顯然只是巧合。

芭蕉却是到現在才敢肯定。

前行在半里，蝙蝠突然在一個斷崖之前停下。

芭蕉慌忙亦停步，也就在這剎那，蝙蝠突然揚起了雙袖，用力的搧動起來。

他始終沒有回頭，也沒有再左顧右盼，隨着雙袖的搧動，那兩條腿亦左右交替踩動，動作看來充滿了稚氣，也隱約透着一股邪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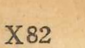
芭蕉看得怔在那裏。

搧了一會，蝙蝠叫出來，怪聲怪氣的叫道：「飛，飛！」

無論動作語聲都是充滿了稚氣與邪氣，那面上更完全就是白痴一樣的表情。

芭蕉看不到蝙蝠面上的表情，但只看他的動作，已不禁由心寒出來。

這種只見於小孩子的動作，由蝙蝠這樣的一個大人做出來，本就難免有些恐怖



，何況芭蕉對蝙蝠又是如此的熟悉？

風吹急，蝙蝠雙袖搧動着，整個身子竟眞的飛了起來，飛離了地面。

一陣「拍拍拍」的衣袖聲响，蝙蝠往上飛上了一條樹木的橫枝。

他雙袖繼續搧動，身形一頓又飛下來，這一次，竟是直往斷崖下飛落。

下落的勢子並不怎樣急，那剎那，芭蕉不由生出了一種蝙蝠已化成了一隻眞的蝙蝠的錯覺。

眨眼間，蝙蝠已經在芭蕉眼中消失。

芭蕉當機立斷，縱身疾掠了過去，以他的輕功當然亦很快就掠到斷崖之前，也所以他仍然能夠看見蝙蝠在向下飛落。

那面斷崖非常陡峭，壁立如削，高逾千丈，寬闊得很，成弧形，包圍着一片水面。

面對芭蕉的那邊，有一個缺口，遠看來，只見一綫天光，再往下望，却竟然看見海面。

海水也就是從這個缺口湧進來，這個缺口看來雖然很狹窄，芭蕉都知道，這完全是因為距離太遠，事實連大船都可以經過。

因為他看見蝙蝠的同時，亦看見了一艘大船。

從蝙蝠與那艘船的比例，芭蕉絕對可以肯定那的確是一艘大船。

那艘大船異常華麗，船艙竟然建築成樓閣一樣，顏色鮮明奪目。

陽光正從那綫缺口透進來，正照着那艘大船，所以芭蕉看得很清楚，而且可以清楚的數出，那艘大船一共有五桅，上掛的風帆，亦一樣分辨得出，每一面的顏色都不同。

「五色帆——」芭蕉不由自主脫口叫出來。

他沒有忘記楚輕侯孤島的遭遇。

五色帆本屬胡四相公所有，但胡四相公已經歸順留侯，當日留侯離開那個孤島，乘的也就是這一艘五色帆。

可是五色帆又怎會泊在這裏？

芭蕉畢竟也是一個聰明人，很快就想出這原因的所在。

留侯若眞的不是一個活人，那麼，就只能夠在夜間出現，在日間，不過是一具白骨。

為安全設想，在日間他當然得藏起來，藏在一個不容易為人發覺的地方。

斷崖下這個內海，豈非就是一個適合的地方。

胡四相公縱橫海上多年，對於這沿海的形勢當然非常熟識，五色帆駛進來這內海，事實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這樣說，蝙蝠絕無疑問，眞的已經歸順東海留侯。

芭蕉心念再轉，不禁心頭一凜。

× × ×

蝙蝠下落的速度事實不怎樣快，搧動的雙袖也一樣不怎樣急。

那雙袖子却是寬大得出奇，而且形狀很奇怪。

芭蕉居高臨下，才發覺蝙蝠這件衣服的特別，却不能肯定這是蝙蝠在白雲館平日所穿的那一套。

那件衣服使蝙蝠現在看來，簡直就像

是一隻眞的大蝙蝠。

距離越遠就越像，芭蕉根本不敢肯定現在的蝙蝠到底還是一個人，抑或巳經化成了一隻眞的大蝙蝠。

這念頭芭蕉也不能不承認實在有些可笑，但連一百年的死人也可以復活，又還有什麼不可能。

蝙蝠看來顯然就是要飛投向那艘五色帆，這麼高跳下去，若不是瘋子，除非就有絕對的把握，確信自己絕不會摔死。

蝙蝠現在到底是不是巳變成了一個瘋子，芭蕉雖然不知道，却並不以爲蝙蝠會輕賤自己的性命。

蝙蝠的生命力也遠比一般人强韌，這些在白雲館的時候，芭蕉巳經很清楚。

他再看清楚蝙蝠下落的身子，更就心寒。

蝙蝠的身子飛投到斷崖大半的距離，竟就打起旋子來。

一旋再一旋，水花一現，蝙蝠便巳經消失不見。

那兩個旋子方圓也甚寬闊，是那件奇怪的衣服抑或是蝙蝠眞的巳化成蝙蝠，還是什麼力量使蝙蝠能夠這樣，芭蕉看不出來。

可是他巳能夠肯定，蝙蝠這樣掉下去，衝力無疑巳減到最低，應該不會受傷。

那片水面在水花一現之後，又恢復平靜，芭蕉不待看仔細，蝙蝠有沒有從水裏冒出來，就聽到了芍藥的叫聲。

「師兄，芭蕉師兄——」

聲音隨風吹來，雖然微弱，芭蕉仍聽得到，那刹那心中一連轉了好幾個念頭。

他沒有回答，倒退着退出兩丈，身形一轉，原路疾掠回去。

芍藥的呼喚聲不斷傳來，芭蕉的身形也相應越來越急，快到了林外，才突然緩下。

透過枝葉縫隙，他巳經看見芍藥一人兩騎在路上徘徊。

他吁了一口氣，以不徐不疾的步伐走了出去。

芍藥也巳經向這邊望來，一臉的焦急之色，但一見芭蕉便蕩然無存，而且又現出笑容。「師兄，你壞、你壞，躲起來捉弄我。」

芭蕉苦笑了一下。「我只是無聊，過去看看那邊是什麼地方。」

「是什麼地方？」

「一望無際，都是林木。」芭蕉只怕芍藥看出他在說謊，說話同時，偏過臉向那邊望去。

芍藥目光一轉，忽然道：「師兄雖然容易分心，不像是這樣無聊的人。」

芭蕉目光緩緩轉回，一聲歎息。「人總易會變的。」

這句話倒是有感而發。

芍藥竟然聽不出，嬌笑道：「那師兄怎麼不變得對我好一些？」

她的眼瞳中又露出了那種誘惑，芭蕉一皺眉，視綫從芍藥面上移開。「那匹馬跑得倒遠。」

芍藥目光隨着轉落在芭蕉的坐騎上。

「可不是，跑得又快，好不容易才將牠追上。」

「辛苦師妹。」

芍藥噗哧的一笑。「又來客氣了。」接將韁繩遞向芭蕉。

芭蕉小心翼翼的接下，總算沒有與芍藥的手接觸，隨即滾鞍下馬。「師妹，我們得盡快趕路了。」

「爲什麼？」芍藥眨着眼睛，「師兄，是不是你方才發現了什麼？」

她的反應有時好像很遲鈍，有時却又好像很敏銳，芭蕉不敢再望她，一面應一聲。「路上我再跟你說。」一面催騎疾奔了出去。

芍藥疑惑的望着芭蕉的背影一會子，再看看芭蕉出來的那邊林子，才催騎追前去。

這會子芭蕉一騎巳經奔出很遠，絕無疑問他是在眞的在趕路。

芍藥方才爲了要追回芭蕉那匹坐騎，人與馬都耗去了不少氣力，也就慢了那會兒，追了好一段路，始終都追不上芭蕉。

她一再叫芭蕉緩下來，芭蕉却是以半開玩笑半挑戰的口吻回答：「怎麼不追了，不是說，馬你給我騎得好？」

這是否他的心裏話，芍藥好像又聽不出，也所以她只是一面笑罵，一面催騎追前。

到了火龍寨前，芍藥總算將芭蕉追上，却非獨芭蕉，就是她，也巳累得說不出話來。

早巳有火龍寨的弟子截住了二人，聽說是大法師的弟子，聽說有急事要見大法師，忙在前替他們開路。

看見火龍寨弟子那種緊張匆忙的情形，芭蕉亦知道必然出了事。

這時候，巳經是正午。

× × ×

芭蕉芍藥進入火龍寨聚義堂的時候，大法師蕭十三楚輕侯他們巳經等候在那裏，大法師表面上似乎若無其事，眼瞳中，巳露出悲痛之色。

雖然還沒有聽到芭蕉的話，他好像巳知道白雲館的慘變。

很奇怪，一入了火龍寨後，芍藥便又變了另一個人，其實，是變回她本來的自己。

入到聚義廳，她的頭垂得更低，更顯得拘謹。

第一個開口的是楚輕侯。「芭蕉，芍藥，你們怎麼跑到這裏來，白雲館那兒怎樣了？」

他當然看到芭蕉芍藥的疲倦，可是他實在壓抑不住心頭的焦慮。

左右巳有人奉上茶來，芭蕉沒有喝，喘着氣，說出了白雲館的慘變。

楚輕侯蕭十三楊天沈宇都爲之震驚，大法師態度平然，但聽罷仍不由露出了一絲慘笑。

「刧數，刧數——」大法師連聲嘟喃，無限感慨。

「師父，我們與留侯勢不兩立！」楚輕侯咬牙切齒的叫了出來。

「古刹談判破裂，留侯本就與我們勢不兩立的了。」大法師慘笑。

「玉硯還只是一個孩子。」

大法師搖頭。「他本就是少年早亡之相，只是想不到應在此刦。」

楚輕侯苦笑。「師父想不到的只是留

侯的魔力巳到了這地步。」

大法師淡然頷首。「還不是一樣？」

楚輕侯微喟。「師父當時顯然巳有些預兆，所以才會將那串佛珠留給芭蕉。」

「只是有些。」

「否則師父也不會將他們留在白雲館了。」

「我本該將他們帶走的，可是我當時竟然沒有生出這個念頭，這到底是自視太高還是天意如此，只有天知。」大法師歎了一口氣。

楚輕侯亦自歎息。

「是人難免就有錯，我也只是一個人。」大法師垂下眼蓋。

「天意又如何？」楚輕侯目光一遠。「難道容許留侯留到這時候，不是一種錯誤？」

蕭十三接上話。「說得好，這一切若都是天意，何以服人？」

大法師搖搖頭。「口孽口孽——」

蕭十三目光一轉。「難道到這個時候，你還認爲天意很公平？」

大法師沒有作聲。

蕭十三長身而起，一面前行一面道：「天意若公平，就不會有那麼多不該存在的人留在世上。」

沒有人插口。

蕭十三接道：「若說那些死在他們手上的人是前生作孽，今世報應，那更是笑話，爲什麼不乾脆將他們留在地獄？」

「對！」楚輕侯立表同意。

蕭十三雙手握拳，語聲更激動。「看紅葉，連螞蟻也不忍心踩死一隻，却是要受此折磨，若說是我這個父親的作孽，幹嗎不降禍在我身上。」

沈宇插口道：「大哥一直以來就只是抱打不平，替天行道。」

「好一個抱打不平，替天行道！」蕭十三霍地轉身，抬頭盯着聚義堂上那方黑底金字的橫匾。

橫匾上寫的正是「替天行道」四個金漆大字。

所有的目光不期亦隨着落在橫匾上，蕭十三一戟指。「看，天若公平，用得着我們抱打不平，替天行道。」

語聲一頓，蕭十三目光一掃，落在大法師的面上。「琵琶，你一直那麼多道理，這個你怎樣解釋，又如何令我心服。」

大法師只有苦笑。

蕭十三目光再一掃。「我早就明白天意的不公平，只有以殺止殺，天下間，偏就天生那麼多的卑鄙小人，邪魔妖孽，殺之不盡！」

大法師一聲歎息。

蕭十三接道：「先人亦有言，治亂世，用重刑，跟那些邪惡之徒說道理，說服他們改過向善，那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一頓他又問：「琵琶，你有生以來，說服過多少邪惡之徒？」

大法師又一聲歎息。

「還是我用的方法來得直截了當，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若是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我這樣的人，要太平那還不簡單？」蕭十三再問：「琵琶，你想想，我說的可對？」

「這不是說這些的時候。」大法師目光轉落在芍藥的身上。「芍藥，你抬起頭來。」

芍藥應聲，身子一抖，緩緩將頭抬起，她的眼瞳，一片清澈，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妥，大法師却搖頭歎息。「你覺得怎樣了？」

「我？」芍藥好像有些心虛。「我沒有什麼？」

「沒有最好。」大法師目光移向芭蕉。「蝙蝠追隨留侯離開之後，沒有再回去白雲館？」

芭蕉點頭。「相信沒有……」

他話中顯然還有話，楚輕侯却在這時侯插口。「師父，蝙蝠只怕眞的巳成了留侯的奴隸。」

大法師歎息。「他體內流的本來就是邪惡之血。」一頓突然問：「芭蕉，你是否又看到他？」

芭蕉垂下頭。「在來路上的一個林子內，弟子事實又看見了大師兄。」

「他又怎樣了？」

「還是那樣子倒懸着睡覺，只是面色很難看，白紙一樣，行動反應也變得很遲鈍。」

「你還看到什麼？」

「他跳下一個斷崖，一隻大蝙蝠也似，簡直就像是飛下去。」芭蕉苦笑。「這師父或者不相信，但弟子說的是事實。」

大法師只是問：「斷崖下有什麼？」

「是一個深深陷入去的海灣，泊在胡四相公的……」

「五色帆？」楚輕侯脫口叫了出來。

「相信就是了。」芭蕉接說道：「那艘船一共有五條桅，掛着不同色的帆，船艙建築成樓台，很華麗……」

蕭十三截口道：「只有胡四的五色帆是這樣子，芭蕉，那斷崖在什麼地方，距離這裏多遠？」

芭蕉才說出距離，蕭十三就奇怪的問道：「不曾聽說過那附近有這樣的一個海灣。」

楊天接口道：「那周圍全是荒野樹林，並沒有人家，一般過路的沒有事也不會深入那個林子裏去。」

蕭十三點頭。「胡四縱橫海上，知道有那麼一個所在却是不足爲怪。」

大法師目光倐的一亮。「我們必須在日落之前趕到那地方去。」

蕭十三心頭一凜。「不錯——」

「莫忘了帶備火種。」大法師接又叮囑。

蕭十三立即向楊天沈宇大喝：「你們都聽到了，還不快去準備。」

楊天沈宇急應一聲，雙雙奔出。

蕭十三隨即又道：「琵琶，輕侯，我們走！」

楚輕侯立即奔到蕭十三身旁，大法師同時亦長身站了起來，芭蕉忙上前。「師父，弟子也走一趟，也好引路。」

「好，大家都去。」大法師移動脚步，芍藥一旁默默的亦跟了上來。

才走出忠義堂，一陣悲凉的號角聲巳然劃破長空，那些火龍寨的弟子迅速的四面八方向堂前集合。

馬匹亦迅速準備好，在蕭十三一聲「出發」之下，三百六十騎整齊的先後衝出

了火龍寨。

馬蹄雷鳴，塵土蔽天，聲勢浩大。

三百六十騎雖然不算得多，却都是火龍寨的精銳，每一個都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都經過嚴格的訓練，足以夷平十三省中任何的一個帮派。

他們近這幾年都沒有這樣出動，但他們的武功也沒有丟下。

蕭十三大法師楚輕侯三騎奔在最前，急風吹起了他們的衣髮，蕭十三一掃頹態，一面策馬一面道：「琵琶，我這些屬下如何？」

琵琶大法師淡然一笑。「很不錯。」

「天下間我相信還沒有任何一個帮派擁有一支這樣强勁的隊伍。」

「我也相信。」琵琶大法師說得很認眞。

「火龍寨在各地的分舵都有一支差不多的隊伍，必要時，每一個分舵，還可以組合另外兩支實力雖然比較次一些，但也不是一般烏合之衆可比的隊伍。」

大法師一面聽一面點頭。

蕭十三接道：「這兒也當然可以，而且能夠組合七支，但我認爲這一支已經足夠。」

「嗯——」大法師又是點頭。

蕭十三又道：「你不必懷疑他們的戰鬥能力，我絕對有信心只憑這一支隊伍，已能夠走遍天下。」

大法師倏的一聲歎息。

「你歎息什麼？」

大法師無言，楚輕侯一旁苦笑應道：「前輩的力量實在太大了，若是集合起來，就是奪取天下，也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蕭十三搖頭。「你們當然很清楚，我是絕不會這樣做的。」

「可是這對於東海留侯，又是怎樣的一種誘惑。」楚輕侯不禁歎息起來。

蕭十三一怔，苦笑了一下。

「覬覦前輩這股力量的，只怕還不止留侯這個妖魂。」楚輕侯搖頭：「前輩千萬要小心。」

蕭十三沉吟着道：「這件事之後，我會想辦法，好好的處理我這些兒郞，我會的。」

他目光一轉，又望了隨來那些武士一眼，苦笑了一下。「他們對我的忠心絕無疑問，要想一個那樣的辦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楚輕侯無言頷首。

蕭十三目光轉回。「幸好我還有時間，就是這一次，萬一我不幸死了，楊天沈宇也應該應付得來。」

一股不祥的感覺立時襲上楚輕侯的心頭，蕭十三好像知道楚輕侯的感受，笑接道：「一般人認爲無論做什麼事，開始不敢說不吉利的話，可是，我偏就不信這個邪。」

楚輕侯只有苦笑。

蕭十三目光轉向大法師。「琵琶，你以爲我說得怎樣？」

大法師笑笑不語，蕭十三搖頭。「你這個老東西就是這樣，要你說話的時候不說，不要你說的時候却是說得人發悶。」

大法師笑道：「該說的時候，我就說了。」

「你的意思是，這不是說話的時候？」蕭十三大笑，韁繩一催，放馬疾奔了出去。

大法師沒有追前，只是看了楚輕侯一眼。

楚輕侯忽道：「這是說話的時候。」

「在你們說的，」大法師微喟：「也許你跟他多談幾句，能夠令他的心神安定下來。」

楚輕侯頷首。「心神不安定，很容易出亂子，强敵當前……」

大法師截道：「這對於留侯來說，並沒有什麼分別，不要忘記了，他並非江湖上一般的那種高手。」

楚輕侯不能不承認。

大法師接道：「現在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在日落之前趕到去。」

楚輕侯方待問爲什麼，心頭已突然靈光一現，面色不由得一變。

他不由自主催騎疾奔前去。

蕭十三雖放馬拋離他們，但他們說的每一個字他都聽得很清楚，放騎更急。

楊天沈宇他們看在眼內，亦一齊催騎追上前。

馬蹄雷鳴，風雲變色。

火焚五色帆

未是黃昏，但已經很接近，看着那偏西的日頭，一齊又焦急起來。這時候，一行人已經來到那座林子之外。

蕭十三一騎直衝入林內，幾乎撞在一株樹幹上，他及時將坐騎勒住，隨即滾鞍躍下，急不及待，一聲吆喝：「芭蕉，快來引路！」

芭蕉大呼：「往前走就是了。」

蕭十三的身形應聲疾掠了出去，大法師楚輕侯緊追在後面，楊天沈宇也不慢。

那些武士紛紛下鞍，馬嘶聲中，潮水般湧了進去。

他們的刀亦紛紛出鞘，披荊斬棘，所以移動非常迅速。

這與蕭十三幾個高手比較，當然又慢了很多。

×　×　×

蕭十三身形子在斷崖旁邊停下，大法師便在他右側飛絮般落下。

蕭十三耳聽衣袂聲，目光一轉。「想不到你的輕功已到了飛絮隨風的境界。」

大法師淡然一笑。「一個人年紀大了，骨頭也難免會輕一些。」

語聲甫落，楚輕侯已然叫起來。「看，五色帆！」

蕭十三目光急落。

那艘五色帆仍然停在斷崖下，芭蕉離開的時候並沒有變動。

「不錯，這就是胡四的五色帆，」蕭十三冷冷一笑。「好一個隱蔽的地方。」

楚輕侯目光一轉。「這斷崖雖然陡峭，還難不倒我們。」

語聲一落，他便要往下躍，大法師一把抓住。「別胡來，雖然心切救人，這樣躍下去，很容易會弄傷，如何再與留侯搏鬥？」

楚輕侯一仰首。「這還是白天。」

大法師搖頭。「我們非獨要攀下去，還要爬上來，這一來一回，也要費很多時間。」

蕭十三點頭。「我們來得還是晚了一些，五色帆停泊在這種地方，我們除了原路攀上來，看來，並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供選擇。」

大法師沉吟着道：「不是沒有，只是所花的時間並不比原路攀上來的少。」

楚輕侯心念一動。「師父是說我們可以利用那艘五色帆？」

「不錯。」

蕭十三隨即道：「隨我來這些手下中，不少都懂得駕馭船隻。」

大法師點點頭。「我們絕不懷疑你的話。」

蕭十三倏的又一皺眉。「只是要將這艘五色帆駛出那一綫海峽，的確要花好一些時間。」

大法師點頭。「在黑夜降臨之時，我們肯定仍然在大海上。」

蕭十三倒抽了一口冷氣。「大海浩蕩，我們這些力量，在大海之上無疑微不足道。」

楚輕侯沉聲道：「留侯既能够控制這艘五色帆，要我們置身魚腹，相信也不是一件難事。」

蕭十三一字一頓。「我們還是在岸上安全。」

楚輕侯目光再轉，已看見火龍寨那些武士迅速的向這邊奔來。

大法師鄭重的道：「不要太急躁，我們還有時間，儘量避免不必要的傷亡。」

蕭十三「嗯的一聲。

那些武士迅速的接近，蕭十三等了一會，才發出命令。「準備繩子，我們要下去這道懸崖。」

嗆啷聲中，長刀入鞘，那些武士紛紛取出繩子，繫在樹幹上。

他們的動作迅速而純熟，雖然已安逸了多年，他們顯然都沒有將身手放下。

在蕭十三的一聲「出發」的命令中，所有武士，一齊手執繩子，分成了兩組，一組留在斷崖之上，一組迅速的往崖下掠去。

所有武士俱都是一色黑衣，驟看來就像是大羣蜘蛛，他們的動作，也有如蜘蛛也似，迅速而靈活。

第一個下去的都是楚輕侯，他一手執着繩子，一手執劍，流星般往下飛墮。

他的手也不是緊抓在繩子上，一時鬆開，一時緊抓，這一鬆一抓之間，已經是數丈距離。

蕭十三的身形並不在楚輕侯之下，大法師仍然是那麼瀟洒，彷彿御風飛飄。

楊天沈宇芭蕉都留在崖上，看在眼內，都躍躍欲試，但都沒有試。

他們也明白，留他們在崖上，並不是全無作用。

說不定是下崖去的那些人的性命就在他們的掌握中。

那些武士顯然都明白，一面在樹旁緊抓住繩子，一面小心周圍的情形。

×　×　×

那個港灣從崖上看來並不怎樣大，但越往下去就越寬闊。

五色帆亦大得出奇。

楚輕侯看着已到了船桅的高度，急不及待，雙腳往崖壁一蹬，手一鬆繩子，身形凌空飛越水面，向當中那條船桅射去。

相隔差不多四丈，但借這一蹬之力，已足够飛越這個距離。

楚輕侯身形一落，左手一抱，已然抱住了那條船桅。

大法師即時喝一聲：「小心。」

楚輕侯入耳驚心，目光及處，已看見一個人從船桅上冒出來。

那個人本是雙腳勾着繩子，倒懸在桅旁風帆之下。

風帆黑色，他亦是一身黑布衣裳，實在不容易察覺，只可惜他的動作實在遲鈍了一些。

楚輕侯所認識那樣倒懸着的只有一個人！

——蝙蝠

倒懸在那裏的也就是蝙蝠，他顯然被楚輕侯驚動，腰一折，陡然從下翻起來，雙手一張，疾抓向楚輕侯。

就是沒有大法師那一聲：「小心，」楚輕侯要避開這一抓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蝙蝠！」楚輕侯身形一弓，倒掠了出去，落在懸掛風帆的那條竹竿上。

蝙蝠置若罔聞，身形在船桅上一凝，又撲過去。

他的身形雖然仍嫌遲鈍，但比起芭蕉見到他的時候已快了很多，聽覺也顯然好了很多，已能够耳聽風聲，追及楚輕侯。

「大師兄——」楚輕侯又叫了一聲。

蝙蝠應聲一笑，那種笑容却令人毛骨悚然，去勢並沒有停下。

楚輕侯身形急動，倒掠而回，又抱住了那條船桅。

那面風帆立時被蝙蝠抓開了一個洞，裂帛聲中，蝙蝠怪笑一聲，倒飛追回。

楚輕侯身形往下滑落，一陣驚心動魄的「篤篤」聲中，船桅上被蝙蝠的雙爪抓出了一個個指洞來。

蝙蝠有如瘋子一樣，雙爪緊追着楚輕侯抓下去。

霹靂一聲暴喝，突然凌空落下。「蝙蝠住手——」

是大法師的大喝聲，蝙蝠一聽，身形猛一震，面上露出了恐懼的神色來。

他的動作同時停下，猛一聲怪叫，身形疾往上拔起，雙袖展開，掠上了桅頂。

大法師亦同時向這條船桅掠來，雖然仍遠，蝙蝠彷彿已看見，又一聲怪叫，衝天飛起，飛撲向那邊峭壁。

他非獨眼睛突然好了很多，身形也敏捷起來。

大法師旋即落在那條船桅上，雪白的鬚髮衣袈一齊揚起來，出塵脫俗，彷如神仙中人。

蝙蝠看來却更像瘋子，一面尖聲怪叫，一面「喽喽」的往上飛撲，鳥爪也似的一雙手迅速而準確的抓住了峭壁上突出來的岩石，接又借力拔起來。

大法師輕嘯一聲，飄離了那條船桅，飛掠向蝙蝠那邊。

蝙蝠頭也不回，迅速的向天塹那邊的缺口移去，叫聲更加凄厲，彷彿已知道大法師隨後追來。

大法師身形飛靈巧幻，峭壁上可供立足的地方却不多，對這個環境，當然還沒有蝙蝠的熟悉。

蝙蝠連那裏有一條石縫也瞭然，眼看壁立如削，那距離他絕對越不過，非掉下去不可了，那刹那，他的手却不偏不倚的插入了一條石縫之內，身形藉此飛越過如削石壁，繼續掠前去。

大法師幾個起落，已經被蝙蝠遠遠拋下，他要先找立足的地方，難免緩下來。

他也知道追不及，身形再起，向五色帆這邊掠回來，正好又落在那條船桅上。

蕭十三這時候亦已立足一條船桅，目光一轉，道：「琵琶，他環境比你熟悉，又能够充份利用，你是追不到他的了。」

大法師無言頷首。

這片刻之間，蝙蝠又已掠前了十幾丈，身形始終是那麼瘋狂，怪叫聲不絕。

那個出口遠看來只得一綫，實在寬闊得很，只可以讓那艘五色帆駛過。

出口兩邊都是壁立如削，筆直伸展出去，從只看見那一綫天光來推測，絕不是一個短距離。

要將五色帆從這個缺口駛出去，無疑也不是一件易事，除了足够的人手之外，還要配合純熟的技術。

蕭十三帶來的人雖然不少，但要他們控制這艘五色帆，能否在日落之前駛離這個地方，實在是一個疑問，所以，一看清楚周圍的環境，蕭十三已完全打消這個念頭。

蝙蝠沒有理會是否被追趕，繼續瘋狂往前撲，在那一綫天光看來，的確有如一隻蝙蝠也似。

蕭十三接道：「看來他對你倒是害怕得很。」

他雖然沒有看見蝙蝠的表情，但是從蝙蝠的舉動與叫聲，已不難發覺他內心的恐懼。

大法師只是一聲歎息，楚輕侯便接問：「師父，大師兄要跑到什麼地方去。」

大法師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這種話不是你會說的。」

楚輕侯一怔，歎了口氣。「弟子方寸已亂。」

「關心則亂。」大法師搖搖頭，雙袖一振，飄然往主艙上落下。

蕭十三緊接落在大法師身旁，楚輕侯亦自掠下去。

這時候，那些武士亦紛紛掠到適當的地方，紛紛抛出了一條條飛索。

那些飛索的一端連着一個鈎子，紛紛鈎在五色帆的船舷艙壁船桅之上，隨即滑過繩子，滑向五色帆。

那艘五色帆立時就像被網在一張巨大的蜘網中，那些黑衣武士有如蜘蛛般迅速向網中接近。

他們一落下，長刀出鞘，紛紛佔據住有利的地方。

蕭十三居高臨下，一聲暴喝：「搜！」身形隨即急動，「嘩啦」一聲撞碎了一扇窗櫺，直撲入主艙之內。

楚輕侯只恐有失，身形援動，撞碎了另一扇窗櫺，亦闖了進去。

那些武士應聲亦紛紛採取行動，向其餘的船艙撲進去，每一個都有如豹子般標悍。

他們也沒有一個發出聲音，就是這一點，已可見平日訓練的嚴格。

大法師却沒有動，木然立在那裏，若有所思，又像在準備隨時接應。

水面平靜無波，那艘五色帆亦異常穩定，多了那麼多人，竟似完全沒有影响，那份堅固，實在不簡單，而那種寬敞更加驚人，難怪胡四相公只憑這艘船，便能够縱横四海，

那個主艙在外面看來倒還不覺怎樣，進入了艙內，才知道竟有如大富人家的廳堂，非獨寬敞，而且華麗。

蕭十三也不是沒有見識的人，但奪窗而入的那刹那亦不禁大感詫異。

艙中兩行柱子，每一根都粗可合抱，上面彫刻着諸般花紋，下接綉氈，上接承塵，俱是非常精緻，而錦帳四懸，配合華麗的陳設，就是一般大富人家，也未必有這般堂皇。

長明燈處處，照耀得十分光亮，艙兩壁，柱兩旁，赫然靠着一個個白衣人。

那些白衣人衣白履白，就是面色亦有如白堊也似，一些血色也沒有，一個個手執兵器。

他們的眼睛却都睜大，眼睛都是死白色，絲毫神彩也不見。

這絕不像是活人的眼睛，他們一個個也就是殭屍那樣，木立不動。

蕭十三身形落下，正落在兩個白衣人的身旁。

那兩個白衣人毫無反應。

蕭十三已準備應付他們的襲擊，看見他們那樣子，立時省起楚輕侯的話。

——這些莫非全都是活屍？

蕭十三心念一動，雙掌疾劈了出去，凌空疾擊向兩個白衣人的胸膛。

掌並未擊實，相距還有三尺，「蓬蓬」的兩聲，那兩個白衣人已被強勁的掌風震得倒飛出去。

一飛丈外，撞在一條柱子上，又是「蓬蓬」的兩聲，貼着柱子凌空摔下來。

那兩個白衣人始終一些反應也沒有。

——果然並不是活人。

蕭十三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艙門旋即被撞開，十多個火龍寨武士迅速闖進來，他們非獨行動迅速，出刀更加迅速。

刀光閃處，在艙門附近的幾個白衣人全都被他們斬倒在刀下。

有的頭被劈開了兩爿，有的被攔腰斬成兩截，但全都不見有血冒出。

斷口顯露出來的是死白色，乾癟的肌肉，那些骨頭，甚至連骨髓也都沒有，却惡臭撲鼻。

那些武士看在眼內，不由都脫口叫出來，有生以來，他們還是第一次遇上這樣的敵人。

楚輕侯早已在那邊奪窗闖進來，游目四顧，聽得驚呼聲，回頭望一眼，道：「這都是活屍，不要管他們。」

那些武士應聲奔前。

蕭十三縱身掠到楚輕侯身旁，道：「這就是你說的那些活屍？」

楚輕侯點頭：「在白天他們不能動，但到了夜裏，却是跳躍如飛，而且不畏刀劍。」

練功秘訣之十二

布袋功

靈空子

所謂布袋功者，非用布袋練功也。蓋即練習腹部之軟功，使其如彌勒之布袋，包涵混元之氣，而禦一切賊害也。練習之初步，每日靜坐，鼓足其氣於腹部，用手左右各順摩三十六度。先左後右，然後更吐氣復原狀，更用兩手各逆摩三十六度，如是數行之。練一二年後，其腹軟如綿，一鼓氣則其剛又如鐵，然後用巨木爲樁，旁架横木，以腹抵横木之一端，歛氣上提，使腹緊裹於木端而後向後倒曳之。初固易於脫落久，練之後，則木端漸能爲腹所收吸，漸如生根者然。即猛力倒拔之，亦不能出，能如此則功造大成。若吸住之後，用力一鼓氣，則木桿鮮有不直射而出，或至折斷者。非但敵人之拳，一着其腹，足使之深陷腹中，不能拔出，且如被桎梏，痛苦備至。即使用長槍利刀刺之，亦不能損其毫髮，此布袋功陰陽互用，剛柔相濟，較諸鐵卄功等之專以陽剛之勁爲尙者，誠不可以同日語矣。然而練成此功，亦須十年苦行也。

以上十有二種，皆爲軟功，以靜制動，以柔尅剛，功之純者，無往不勝。彼專以陽剛之勢，號拔山舉鼎之雄者，當之無不敗也。其實軟功固不止此十二種，此僅其最通行而練習較易者，蓋軟功之深者，運力歛氣，與內功相去亦僅一間也。故軟功至爐火純青之候，多轉而練習內功，按步而進，較諸毫無根底而即貿然練內功者，其難易固不可以道里計也。至若外功中之硬功，法較軟功爲多。完全用陽剛之勁，練習之法，亦較軟功爲簡單。且不必皆有成法。成功易而收效速，故習者獨衆，初未若軟功之罕見於世也。

「那是因爲他們已沒有性命，根本已沒有所謂受傷死亡？」蕭十三搖頭。「我却是不明白他們怎能動。」

「這正如湘西的趕屍，一樣不可解。」楚輕侯歎了口氣。「有人說那只是騙人的玩意，我沒見過，所以也不敢肯定。」

蕭十三冷哼一聲。「我也一樣沒有見過趕屍，但眼前這些活屍，我却是絕對相信，到了夜間，他們眞的能够跳動。」

楚輕侯苦笑。

蕭十三接道：「這並不是因爲告訴我這些事的是你這個老實人。」

楚輕侯明白蕭十三的話，這幾天所發生的事情豈非每一件都不可思議，都是難以令人置信？

蕭十三歎息又道：「你我無疑都不願意接受這種事實，但事實如此，亦無可奈何。」

楚輕侯搖頭。「希望在日落之前，我們便能够將事情解決。」

語聲一落，他拔劍挑開了一幅幔幕，蕭十三雙掌同時一錯，蓄勢待發。

幔幕後什麼也沒有，楚輕侯一收劍，轉向對門那面屏風奔去。

那面屏風一看就知道年代久遠，在屏風之前，放着一張形式古拙的長几。

一張羊皮地圖在長几上攤開，竟然是皇城附近的駐防地圖，却也不知是多少年前之物，不少地方已經被蟲蛀穿，蕭十三目光落在地圖之上，忽然笑起來。「這張地圖太老了。」

楚輕侯點頭道：「的確太老了，皇城已改變很多，駐兵的地方大都改易。」

蕭十三道：「我只是知道東南兩條官道已因爲山洪潰壞，不能再使用，另闢新路，而好些地方，亦改了名字。」

楚輕侯微喟道：「從這張地圖看來，留侯的確野心勃勃，當年的被逐，也不是寃枉的了。」

蕭十三一聲冷笑。「百年後的今日，他非獨野心未滅，反而更高張，主意竟然動到我頭上。」

「這倒是沒有動錯。」

「但顯然，他很多方面仍然停留在百年之前，以他的執拗，能够說服他的人只怕不多，就拿這張地圖來說，若是以它來行軍佈陣，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楚輕侯歎息道：「無論成功與否，不戰則已，一戰之下，難免屍横遍地，血流成河。」一頓接又道：「我雖然未經戰禍，亦想像得到戰爭的殘酷。」

蕭十三頷首道：「我一樣沒有經歷過，但在火龍寨崛起的一段日子，亦與江湖上的幾個大帮派血戰幾次，那雖然只不過千百人，血戰之後，亦已有慘不忍睹的感覺。」

說話間，主艙已經被那些武士搜遍，除了那些活屍之外，並沒有任何發現。

蕭十三看在眼內，斷然道：「能够拆掉的，都給我拆掉。」

那些武士應命，長刀揮舞。

一塊塊幔幕在刀中碎裂，艙壁亦被砍開，那塊血紅色的地氈亦被割成一片片。

不過片刻，整個主艙已幾乎被翻轉過來，一樣沒有發現。（未完）

武林軼事

兩代棍王龍虎鬥

文·圖：霜令·嚴盧

近代武林中人談到南派功夫，首先說的一個名拳師就是黃飛鴻，黃飛鴻的父親叫做黃麒英，當時黃麒英做過鎮粵將軍，兵部技擊教練，但却因薪金太過微薄，每月收入僅有幾兩銀，而且職位空閒，對他有損無益，索性辭退，在廣州靖遠街設生草藥店，有暇之際，帶着黃飛鴻在附近的空地賣武，那時黃飛鴻不過十二歲，年齡雖輕，手上却有些斤両，且又因爲他的口才很好，談吐流利，看來有點似乎是一個小公子，文質彬彬，因此他賣藝之後，往往有人抛擲銅錢，並不買藥。

黃飛鴻賣藝之前，照例先用飛錘向圍觀的人打出打入，使他們騰空，留下了二丈多闊的一個空位，然後抱拳行禮，說幾句江湖開場白，這樣說：「家有千金積玉樓，不如學藝在心頭，日間不怕人來借，夜來不怕盜賊偷。」跟着又再說：「小子六歲從父練武，粗枝大葉，因爲家貧求食，不得不在街頭獻技，萬望列位師傅長老成全。」

講完這些話，他就在地上檢起一枝單頭棍，放在手中，跟住表演，每一次演式之後，順便講解那一條棍的招式，他演完了五郎八卦棍之後，順勢將那條棍運力一抽，棍鋒震成大湯碗似的一個小圈，然後刺出，由於那是鼠尾棍，頭大尾細，棍尾刺向對方的時候，對方受擊，眞的像給花槍刺中一般，這種棍就是化棍爲槍，能够一棍打盡四方，前後左右兼顧，每個方位都有棍點打落，八八六十四點，一齊打到，故此稱做五郎八卦棍。

黃飛鴻多數是表演棍法之後，再演拳脚，因爲他僅有十二歲，雖然身型比較普通童子結實，但總是年紀太輕，居然棍法神妙，因此沒有人買藥，仍然有人抛擲銅錢。

當時賣武之人，多數是靠賣藥得到酬金的，如果沒有賣藥，只是賣武，巳經有人抛擲銅錢，那就是表示出這個人的武功得到街坊欣賞，因此之故，黃飛鴻父子兩人的名氣漸响。

有一日，兩父子賣武之後，正想返回那間生草藥店，突然有人撥開人叢走出來，送上黃麒英一封信，跟着轉身走開，黃麒英拆開那封信看看，竟然是一封挑戰的信，不禁愕然。

如果這封信是向黃麒英挑戰，他當然很樂意接受，問題在這裏，該信並非向他挑戰，而是向他的公子挑戰，寫信的人字跡相當老練，龍飛鳳舞，氣概不凡，這一個人指出他巳經看過黃飛鴻表演的棍法多次，認爲確實出色，他本人一向喜歡練棍，因此渴望落場玩玩，彼此並無惡意，希望他在翌日中午帶同公子到廣州西瓜園的城基上面，他就在該處恭候。

信尾簽署「鄭大雄」的名字，黃飛鴻看了，不禁眉心一皺，因爲黃飛鴻實在年輕，料不到竟然有人向他挑戰，而且此人還是精於棍法，在廣州享譽甚濃，一向有棍王之稱，本來他的氣量很大，何以忽然之間向黃飛鴻這樣細小的一個徒輩挑戰呢？黃麒英實在想不透，他苦苦的思索，把自己在江湖走動，幾十年的經過情形逐項回憶，從腦海中拿出來默默的推測，始終無法獲悉眞相，迫於暫時把這一份沉重的心情放下來，一方面派門徒到處打聽，另一方面，晚上叫黃飛鴻到來，細心指導一番。

黃飛鴻雖然僅有十二歲，但因他六歲開始就練習武功，手脚都有勁，十分靈活，那一枝棍就更加出色，但因他還沒有完全長成，看來只是一個童子，由於他的高度未够標準，故此他的一條棍比較別人所用的棍也短了一尺，單是這一點，巳經是走下風的了，何况鄭大雄所握的棍又比較平時的棍長了一尺呢？兩條棍如果放在一起較量，等於對方的棍相差兩尺，因此，黃麒英有點担心，晚上跟黃飛鴻討論棍法的時候，很鄭重的說：「黃飛鴻，你的年齡這樣細小，並非挑戰對象，如果他想挫敗我，令到少林棍法屈居下風，就應該向我挑戰，奇怪得很，他沒有向我挑戰，反而向你挑戰，顯然是別具用心了，暫時我還沒法查得出，他的用意何在，不過，我是少林寺裏面第一名徒弟陸阿采的高徒，怎能拒絕他不敢赴約呢？不過，你跟他較量棍法，由於他人高棍長，你人矮棍短，那就會走下風，幸而你所握的是鼠尾棍，有幾招可以由腋下標出，他未必懂得這一路棍法，或者以此取勝，倘若你沒有這種機會，難以鬥得過他，記得這一點，兩棍相交之際，必須提防他使用金鷄啄米這一招取勝。」

黃飛鴻說：「父親之言甚是有理，因爲兩個人握棍作戰，如果苦戰不下，往往忽然之間一個斜劈下來，一個向上擋住，便會兩棍相交，彼此發力，各不相讓，到時難免他會變招出擊，我也會聽過金鷄啄米這一招，不知如何應付，請即指教。」

黃麒英說：「所謂金鷄啄米，即是兩棍相交之際，突然把那枝棍向對方握棍之手削下來，如果對方閃過，那一條棍就向對方下三路出擊，化棍爲槍，刺向對方的膝蓋骨和小腿，那就是金鷄啄米，還有一招毒着，可以繼續發展下去，假定一棍刺不中對方的脚眼或者膝蓋骨，那枝棍由下挑上，同時進一步馬，剛剛挑中對方的下體，這一招等於殺人，故此，武林中人相戒，除非萬不得已，絕不採用，鄭大雄跟我們毫無仇恨，大概也不會採用的，萬一採用，你該想辦法破這一招！」

說完，黃麒英就握棍在手，黃飛鴻另握一條棍，兩人相對而立，跟着兩棍相交，由他表演金鷄啄米這一招如何應付，如何反攻。

儘管如此，他仍担心，黃飛鴻的年齡太輕，可能因此受傷，說：「究竟鄭大雄是個彪形大漢，你的身型細小，久戰就會吃虧，因此我仍然替你担心，特別是他施展金鷄啄米這一招，你未必能够應付得來，你儘管依照我說的方法去做好了，萬一他眞的一棍把你刺死，我就立刻雙刀齊出，替你報仇。」

他這句話暗指身上帶着雙刀，預防不測，那種刀就是少林門經常佩帶在身的闊邊刀，但却很短，亦即現時一般武林中人說的詠春刀。

黃麒英把這一場比武說得如此嚴重，黃飛鴻當然不敢輕敵，小心翼翼，當晚把這番話緊記在心，便即上床睡覺，翌日稍遲然後覺醒，盡量休息，到了中午，前往城西決鬥！

那時，黃麒英派門人到外邊調查，巳經有了回音，原來鄭大雄係晏公街永元堂的製藥師傅，至於他的棍法，乃係上西關將軍里拳師高大金的入室弟子，高大金擅長釣魚棍法，從無敵手，鄭大雄苦心學習，巳經十年過外，就算他的一條釣魚棍仍然比不上高大金，總有多少斤兩，認眞厲害。

事情發展到這裏，黃麒英亦無話可說，只好吩咐門人不必多口，準備迎戰。

那天中午，黃麒英帶了黃飛鴻前往西瓜園的基地，到時巳經有幾個人等候，黃飛鴻以及門人等在旁侍候，只是黃麒英單人匹馬走到前面去，向站着等候的幾個彪形大漢點頭行禮。

數人當中有一名特別高而且目光烱烱的中年人，看見黃麒英，說：「前面的一個少郎君，大概是令郎黃飛鴻了，是否如此呢？」

黃麒英點頭笑道：「是的，他就是黃飛鴻！」

這個中年人的眉毛往上一揚，說：「今天幸得兩位駕臨，彼此研究棍法，兄弟十分興奮，先行道謝，然後談及棍法的比劃，根本上我們兩人並無寃仇，變化莫測，只不過是覺得令郎的一枝棍十分神妙，並無惡意，如果兩人之間有甚麼一招能够打贏對方的，但却錯手打傷了任何一個部位，請勿蓄怨在心。」

他的說話相當有理，而且臉露笑容，似乎是並沒有惡意，因此，黃麒英也略爲放心，打個手勢，黃飛鴻就走前兩步，跟他點頭行禮，尊稱他一聲：「鄭叔叔，請

指教！」

黃麒英跟着叫兩人分別站在東西位，相隔二十尺，然後一聲號令，分別趨前，各用自己的棍出擊。

凡是握棍，能够把一枝棍放在左邊，而且棍頭向天，棍尾垂直，這是左手釣魚棍，特別厲害，變化莫測，如果有人當胸一棍刺去，他就立刻身型略爲閃側，把釣魚棍由下邊打到上邊去，反手刺向對方的身體，只是一招，就有機會打贏，因此之故，鄭大雄連敗許多個有名氣的棍法高手，綽號棍王，照道理說，黃飛鴻不應向對方中路發招刺去的，不過，他憑着家傳的五郎八卦棍法應戰，另有一番景象，不怕釣魚棍，當時他就是如此，突然發招，直衝過去，向對方刺了一棍，不過，這一招並非存心戰勝的，只是虛招，刺了一半，便立即縮回，改用橫棍向對方的脚下掃去。

鄭大雄，依照釣魚棍的招式應戰，看見對方直棍刺來，身形一閃，棍尾由下邊挑上，殊不料對方橫棍一掃，他連忙退馬，險些第一招就打輸，暗吃一驚，趕快傾全力應戰，黃飛鴻早就得到父親指示，釣魚棍法能够打贏許多路的棍，但却單獨怕流水棍，所謂流水棍，忽左忽右橫棍出擊，身隨棍轉，使對方失去攻擊的目標，五郎八卦棍，本來不是這樣施展的，黃麒英知道如果黃飛鴻依照他平時表演的棍法出擊，一定輸給對方，因爲對方連看幾眼，已經摸透了門路，故此叫黃飛鴻將棍法變換，初時幾招是五郎八卦棍，後來變招出出擊，所施展的却是流水棍，因此，鄭大雄急攻無力，兩人打個平手，逐漸殺得難分難解，忽然之間兩人都站着不動，正如黃麒英預先估計得到，兩棍相交，貼在一起，暗中發力，看來好像兩座石像。

黃麒英定眼看時，知道鄭大雄心懷不軌，果然不出所料，鄭大雄突然將棍放軟，跟住一標，使對方的棍忽鬆忽緊，慢了一下，他的棍就向對方的前鋒手劊去。

如果黃飛鴻所握的棍，跟普通長棍一般，便會吃虧，幸而他握的是鼠尾棍，棍頭沉重，棍尾很輕，即使鬆了前鋒手，僅用單手握棍，亦可應戰，這一招，却是鄭大雄意想不到的，他發覺對方前鋒手鬆開，依照金鷄啄米的絕招出擊，便向對方前鋒手劊下，跟着將棍尖刺向對方膝頭，再把棍尾向上一挑，不是刺向下體，而是刺向小腹，異常毒辣，快如閃電，但因黃飛鴻的鼠尾棍與別不同，剛剛鬆開了前鋒手就橫棍一彈，跟着將棍尾變成花槍，向對方出擊，當時鄭大雄所握的棍給對方一個彈棍打落，雙手空空，隨即左邊肋骨吃了一棍，痛楚異常，雙手掩着左腰倒下來，黃飛鴻立刻收手，黃麒英趕快趨前，用跌打酒和藥物急救，跟着看見鄭大雄滿臉羞慚的頻頻稱謝，然後勉强轉身走開，同來的兩名壯漢扶着他朝着原路走回去，就此結束了這一場龍虎鬥。

黃麒英雖然因爲兒子打贏了對方，相當高興，但是却有些隱憂，担心鄭大雄會到來尋仇，吩咐門人守口如瓶，絕對不能洩漏半句，至於黃飛鴻，不但沒有在別人臉前談及此事，而且躭在家裏有旬日之久，朝夕練棍，不敢外出，避免歹徒攔途截擊。

過了幾天，忽然有人夜間敲門，黃麒英開門看看，站在門外的人竟然是鄭大雄，暗吃一驚，鄭大雄說：「黃師傅，我並無惡意，登門拜訪，只是因爲胸間受傷之處隱隱作痛，到來懇求黃師傅醫理，較量棍法之事，不必計究。」

原來鄭大雄雖然綽號西關棍王，但却不懂跌打醫術，故此登門求診，一來黃麒英覺得他給自己的兒子打傷，有些不安，二來對方確是誠意求診的，當然很樂意替他專心醫治，除了給他吃些藥酒，還用生草藥敷在傷處，使瘀血標出來，想盡辦法醫治，不過三日，鄭大雄不痛了，買了兩隻大肥鷄以及十多斤燒肉到來，另外送上兩瓶美酒，表示敬意，因此鄭黃兩人沒有芥蒂，反而變成朋友。

鄭大雄喜歡跟黃飛鴻打門，研究棍法，事後登門求診，那是他個人的事，對別人絕無損害，殊不料這件事情給高大金的入室弟子高涼獲悉發生反感，派人到黃麒英的醫館談及此事，叫黃麒英跟黃飛鴻兩人到茶館去相見，並且說明日期，不得拖延。

黃麒英獲悉這件事情，有些沉悶，黃飛鴻看見父親晚上不能安睡，多次起來，來來往往的行走，他也無法再睡，索性起來向父親查問，黃麒英無法可想，只得吐實，說：「那天你剛剛外出，有個人進門把拳師高涼約見的話轉告給我，故此我不安於心。」

黃飛鴻問：「高涼不過是姓高的拳師吧了，大概也是高大金的門徒，儘管他是鄭大雄的同門兄弟，我也不懼，父親何必多慮呢？」

黃麒英說：「飛鴻，你有所不知了，當日鄭大雄只是一個粥販，靠賣粥度活，因爲他早上經過高館，天色未亮，發覺館內有一名高大漢子，已是中年的後期，頭髮已經開始變白，抓住一枝長棍，棍尾挑了一個布袋，袋裏貯滿了沉重之物，料想非沙即石，把這條棍將布袋忽前忽後挑動，練習腕勁，跟住聽到門內有斥喝之聲，似乎有人練棍，他一向喜歡練武，那天匆匆走過，緊記在心，晚上打聽，才知道這是高館，教授拳脚，此人名叫高大金，棍法十分厲害，他聽了喜出望外，索性搬到高大金居住的將軍里賣粥，而且在殘夜一直賣粥賣到天亮，碰着高大金站在門前，他還把放在粥檔前面的一枝長棍揮舞，口中所發的斥喝之聲跟他聽到高館門內練棍呼喝的聲响相同，如是者反反覆覆，想盡辦法使高大金注意他。

「有一天，高大金果然查問此事，知道他誠意學習棍法，但却不敢登門拜師，慨然說：『難得你有心學習我的棍法，不必學費，我特別把棍法傳授給你。』

「此後，鄭大雄就一邊賣粥一邊練棍，置身於高館的門牆之內，當時高大金的首徒叫做高涼，不知道是否高涼對鄭大雄不滿，本來高館的棍法由高涼負責指導的，至於鄭大雄，自始至終都是高大金指導，由此反映出高涼跟鄭大雄之間有點磨擦，後來高大金給軍營的人賞識，推薦到統帥那邊，又再委派爲營中棍法教練，身份也高了一級，不再設館授徒，原有的拳館

就交給族侄高涼主持，鄭大雄也在另外一處街巷設館授徒，所教授的拳脚、棍棒，全是高大金的招式，由於鄭大雄跟我們決門打輸，此事傳到高涼的耳中，或者他認爲有辱師門，想向我們挑戰，亦未可料，否則，他決不會無緣無故，邀請我們兩人到茶館相敍，況且他所約的茶館在小北門外，地方空曠，極有可能就在該處比試棍法，不可不防。」

黃飛鴻豪氣凌人，說：「我們只是聽到鄭大雄在西關極有名氣，綽號棍王，沒有人說過高涼是棍王的，可見高涼的棍法比不上他，他已經敗在我的手上，就算高涼出頭，約我比試棍法，他也不過如此，或者他只是想跟我們喝杯茶談談，如果他有心挑戰，我必然挺身而出，跟他玩玩，父親不必多慮。」

黃麒英聽了這句話，不但沒有笑容，反而眉心緊皺，說道：「飛鴻，你的年紀尚輕，不知道人心險惡，俗語說得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既然有心挑戰，顯然不懷好意，而且有充份把握，認爲必勝，然後叫我們兩父子同行，假定他確有此想，就算我們兩人戰勝了他，門外仍有伏兵，恐怕因此發生一場惡鬥，弄到血染黃沙。」

黃飛鴻沉住氣說：「父親，你總是太過多疑多慮，倘若你有所懷疑，可以帶備雙刀在身，預防萬一。」

局勢如此緊凑，黃麒英既然答應了對方，依時赴約，只好硬着頭皮去一次，那天他在靠近中午的一段時間帶黃飛鴻同行，前往小北門外的茶寮。

黃麒英父子兩人抵達該處，遙見十多人坐在茶寮之內，其中有一人身體特別結實，濃眉大眼，看來似是教頭的模樣，他趨前拱手爲禮，此人已經站起來，笑着打招呼，說：「難得黃師傅駕臨，料想那位小公子必然是令郎黃飛鴻了，看不出他還沒有長成，棍法如此厲害，把我的師弟鄭大雄殺敗，我就是高涼，希望彼此喝杯茶，談談棍法。」

他的話似乎平平無奇，實在等於挑戰，正如黃飛鴻所料，黃麒英無法推辭，只好跟他喝茶，依照江湖上的規矩，互敬一杯，以茶代酒，希望和平了結，殊不料喝了一盞濃茶之後，高涼忽然臉色一沉，說：「我跟黃師傅以及令郎絕無寃仇，不過，人言可畏，因此，我必須領教，閒話休提，現時就請你或令郎其中一人走出來，跟我比劃棍法，死傷不究。」

他口中說出死傷絕不追究這句話，顯然是有備而戰，因此，黃麒英聽了，暫時無法回答，黃飛鴻忍不住，一躍而出，說：「高師傅，你說得對，我們的五郎八卦棍確是打遍廣州，從無對手，你想研究棍法，最好由我出頭跟你交手，因爲打敗鄭大雄的是我，並非我父親。」

高涼聽了，哈哈大笑，說：「黃飛鴻，你眞是有勁，黃麒英老前輩，請你做公證人，看看我跟令郎兩人交手，而且雙方替對方檢查，看清楚沒有帶備暗器，然後打門，這樣做好不好？」

黃飛鴻說：「好的，我們就如此決定好了，一言爲定，我只是一人跟你交手，希望你的朋友不要插手，就由我們兩人單對單的搏鬥，不過，我們沒有帶備一條棍來，你可否借我一條棍用呢？」

高涼早就決心挑戰，而且担心對方伴作沒有携帶武器，作爲推擋，故此他帶了幾個門人同行，而且把五種長短棍帶來，任由黃飛鴻選擇。

黃飛鴻一向喜歡玩鼠尾棍，棍頭愈粗，棍尾愈尖的一種棍，最合心意，很快他就在對方帶來的幾種長短棍當中揀了一條鼠尾棍，放在手中按按，要出一個棍花，發覺那條棍沒有折斷，然後放心，說：「我就用這條棍跟你交手好了，你是否打算在茶寮前面的一塊空地交手呢？」

高涼聽了，欣然點頭。

兩人很快就分別走到空曠的草地之上，那時黃麒英知道無法制止黃飛鴻跟高涼交手，只好沉住氣做公證人，希望公平解決這一場龍虎鬥。

高涼站定脚步，手中握着一條長達一丈的長棍，至於黃飛鴻，年紀很輕，所握的是鼠尾棍，兩人之間，名氣相差很遠，棍也大不相同，看來似乎是高涼穩佔上風的，當時西關分上下西關兩截，上西關的棍王是鄭大雄，下西關的棍王就是高涼，高涼係軍營教頭高大金的首徒，當然比較鄭大雄的棍法更精，因此之故，在場看熱鬧的人都覺得高涼必勝。

兩人剛剛交手，兩棍相交，高涼就把那條長棍揮動，有如銀蛇亂舞，向對方上中下路刺去，每一次衝刺都是疾走衝前的，如果落空，他就收棍退幾步，因此，黃飛鴻只有招架之功，無法還擊，不過，黃飛鴻雖然只得十二歲，但却棍法精妙，憑着那枝鼠尾棍，不管對方如何衝刺，俱是能够抵擋得住，絲毫不亂，故此，高涼連續刺了三十多棍，棍棍落空，說：「黃飛鴻，爲甚麼你總是迎戰，不肯出擊呢？是否怕我的棍太長，無法搶攻呢？」

黃飛鴻說：「高師傅，這一場挑戰是你發動的，我只是奉陪，能够沒有給你一棍打扁，於願巳足，我實在無心苦戰，倒不如就此罷手，免傷和氣。」

他說得十分婉轉，照理是應該接納的，不過高涼此人一向自傲，認爲他無法用長棍擊敗一名乳臭未乾的小童，實在失威，他不但不肯罷手，而且冷笑一聲說：「黃飛鴻，我要施展高家最精妙的一種棍法，那是你想不到的，叫做長短棍，請你看招！」

說完，他略爲動手，就見那一條長棍分爲兩截，變成一長一短，原來那條棍長達一丈有多，靠近棍尾，有螺絲裝置，把它扭開，立刻變成兩支棍，一條棍長達七尺過外，未到八尺，另外一條棍却是三尺多些，長短棍，等於兩條棍，亦即一棍一鐧，不懂得其中奧妙的人，可能發生誤會，以爲多此一擧，實則不然，長棍僅有七尺多些，手上有勁，儘可以單手握棍向前衝刺，誘敵進招，然後用左手所握的短棍向對方前鋒手拍打，換言之，誘敵深入，長短棍一齊出擊，對方就難以應付。

高涼說得對，高家的棍法變化多端，能够一條棍化爲兩條，用法各異，這是他們獨有的地方，別的拳館無從知曉，甚至看也沒有看見過，故此，出到這一招，十居其九總是打贏的，不過，這回他碰着黃

飛鴻，他就吃虧了，因爲黃飛鴻的棍法係由槍法變成，本來是五郎八卦槍，化爲棍法，亦即在棍法當中含有花槍的意味，昔日楊五郎在千軍萬馬當中取勝，一條花槍，能敵千人，怎會害怕對方僅持一棍一鐧作戰呢？故此黃飛鴻絕無所懼，仍然依照五郎八卦槍的招式打出，但却盡量避免打到盡，換言之，每次出擊，俱是一發即收的，決不會在對方的長短棍中間夾住，因此之故，高凉雖然出到長短棍這一招，仍然無法取勝，苦戰一會，但見黃飛鴻的棍法突變，忽然一個箭步，向前搶攻，但却靠近高凉身邊，他立刻收棍，轉身把鼠尾棍從左邊腋下插去，當時高凉一向沒有學習鼠尾棍，輕視這種棍法，認爲不够大方，故此不知道葉底針的妙用，看見對方轉身，他雙棍出擊，迎頭斬落的是長棍，攔腰打出的是短棍，以爲這一招必然把黃飛鴻擊敗，不料兩條棍還沒有接觸黃飛鴻的身體，突然覺得左邊肋骨劇痛，慘呼一聲，便即倒地，雙棍拋開，臉如土色，各門人看在眼裏，大吃一驚，趕前施救，才知道他的肋骨已經折斷了三根。

一來兩人有言在先，這一次龍虎鬥不管誰勝誰敗，不再追究，二來黃飛鴻的棍法厲害，加上了他的父親，目光烱烱，大概他的身上還有刀劍暗藏起來，一旦搏鬥，不是他兩父子的對手，只好恨恨連聲，扶着高凉走開。

黃飛鴻看見他們走後，才把鼠尾棍放在茶寮之內，拜托店翁翌日交還高府，另外給他一些銀兩，然後告辭。爲了避免敵人的伏兵，兩父子不敢朝着原路走回去，寧願向北方再走一程，到了公路，沿着公路掉頭再回市區。

第二次龍虎會也是黃飛鴻戰勝的，在黃飛鴻說，當然是得意洋洋，但在他的父親那邊說，却仍是担心，因爲連傷高館兩名高手，恐怕高大金覺得面目無光，就算拚了老命也要再戰，此外，還担心高館的人尋仇。果然不出所料，三日之後，高大金派徒弟兩名，投下戰書，單獨向黃麒英挑戰，認爲黃飛鴻的年齡太輕，打贏了不算英雄，既然黃飛鴻棍法係由父親傳授，應該向黃麒英挑戰。

局勢急轉直下，黃麒英無法推卸，只好硬着頭皮應戰，翌日晚上，他就到陳府找陸阿呆求助。

黃麒英的棍法是陸阿呆傳授的，確是少林眞傳，不過，他跟陸阿呆仍有一段距離，一來陸阿呆是他的師傅，二來陸阿呆年壯力强之際，打遍江湖好漢，年老多病，隱居陳村，或者有特殊的見解，能够用棍壓倒高大金，故此他夜間拜訪。

那時陸阿呆的病愈來愈加沉重，整天躺在床上，咳嗽不已，多走幾步，也覺得頭暈眼花，故此他看見黃麒英到來，談及此事，嘆息一聲，說：「高大金最擅長的是標棍，標馬上前，向前衝刺，一條棍長達十二尺，他能够標到盡，突然一收，棍尖僅有兩尺，故此，敵人想在他的眼前揚威耀武，實在不容易，八卦棍最忌的就是標棍，故此，高大金有胆向你們兩人挑戰，如果你不懂得少林棍法最後的一招，恐怕打輸，趁着我現時尚未病死，還有氣力說話，現時你到廚房拿兩枝筷子出來，我跟你各握一枝，看做長棍，就在病榻之前互相衝刺，但却慢慢的擺出招式，讓我指點你如何發力，如何演出少林棍法最後的幾招。」

跟着他把棍法最精關的八個字講出來，那是：「進則圈點，退則抽彈。」

那晚陸阿呆把這種棍法傳給黃麒英，黃麒英自覺他的棍法登時躍進了一步，信心大增，當晚兩人到凌晨二時過外，然後寢息，黃麒英就此告辭。

翌日早上，他吃過了飯，黃麒英就跟黃飛鴻一起走向高大金指定的城牆附近空地，那時高大金已經跟七個門人恭候，既然有言在先，兩人便不打話，各執一棍，就此展開凌厲的衝刺。

高大金曾經把金鷄啄米這一招教給鄭大雄，他只是傳授了三招，其實這種絕技一共有四招，剩下來的一招叫做萬箭穿心，非常厲害，那時他跟黃麒英展開龍虎鬥，便把最後的一招展施出來，交手了不久，找個機會，他就設法誘惑對方用劈棍打來，向前迎擊，擺出兩棍相交的姿態，跟着用自己的棍向對方前鋒手剷下，隨即標棍刺向對方的膝頭，又再進馬用棍尾刺向對方的咽喉，那就是高家棍裏面很有名氣的一招金鷄啄喉了，鄭大雄懂得的只是這三招，其實還有一招，假如對方橫棍擋截，立刻收棍，向對方的胸部刺出，化棍爲槍，快如閃電，由於對方已經雙手握棍，暫時無法變化，這一條長棍忽上忽下的衝刺，只能橫棍抵擋，相信擋不了幾招，就給長棍當胸刺中心窩，可能一棍身亡，故此這一棍稱做萬箭穿心。

照高大金的看法，這種絕招無人能够抵擋，怎料得到黃麒英從病危的師傅陸阿呆口中得到破招之法，先行避過這三棍，橫棍擋截之際，對方突然向前衝刺，他的身形一閃，握着鼠尾棍的棍頭，把棍頭橫掃，跟住轉身，那時高大金向前連刺幾棍，無法收棍，突然覺得對方轉身，一棍掃來，大叫一聲，右邊肋骨就吃了一棍，登時臉色大變，不過，他的武功根基甚好，只是棄棍，沒有受傷，二來黃麒英只用三分力，點到即止，使他覺得對方手下留情，不願追究，勉强臉露笑容，拱手爲禮，說聲：「佩服！佩服！」便即離去。

這一次決鬥，只有幾個人知曉，各人守口如瓶，直到高大金死後，才把此事講述出來，至今武林中人仍然對這兩位老前輩的棍法十分佩服，把這幾場打鬥叫做「棍王龍虎鬥」。

（完）

下期預告

兩期完俠情小說：

報應使者

鐵翅·著

這是一篇俠義傳奇巨著，內容趣味雋永，妙事如珠，使者所到，羣魔迴避，閱讀之下，保證令你馳騁胸懷，豁然開朗，迴味無窮！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布達拉宮的西達雲寺中，十六位老喇嘛住在這裏，其中年近八旬的「蘇拉」老喇嘛，是前朝十三王時職掌武術營鐵衣隊的首領，武功了得，但目前却在寺院中過養老的日子，這夜，他正在房內彈琴，外面來了個鶴髮老人，這個四十年前和他有過節的老人，今晚來到，不是找他算賬，而是詢問當年七十二武士集體中毒的事，老喇嘛對往事深感歉疚，鶴髮老人抓住他這心理，向他了解當年埋藏寶藏的事，老喇嘛被鶴髮老人說動了，遂將寶藏的事述說。

掌影驚白鶴　石洞走蛟龍

蘇拉看了鶴髮老人一眼，輕嘆一聲點點頭道：「就算你說對了吧——可是……」

忽然他冷笑了一聲，看向對方這個神秘老人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哼哼，你想讓我去帮你把那批東西挖出來，你以爲我會去做這種事？哼哼……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鶴髮老人寒下臉道：「這麼說你是不想贖你過去的罪了？你剛才不是已經答應我了？」

「我答應你是去幹好事，誰答應你去挖寶發財？」

鶴髮老人冷冷的道：「我並沒有告訴你，要發財，如果這是一件好事，你可願意？」

老喇嘛愕了一下道：「哦？是什麼好事……？」

鶴髮老人道：「把所挖出來的寶藏，全部分給西藏的窮人，這是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老喇嘛頓時神色一怔，臉上充滿了喜悅之情。

「老天——怎麼這件事我一直都沒有想起來……過？太好了……太好了……」

鶴髮老人微微點頭道：「我猜你定會做的！這是你所能唯一爲自己贖罪的機會，你當然應該去做！」

蘇拉在一陣狂喜之後，臉上又變成了蒼白。

「可是……事隔了好幾十年……那個地方雲封霧鎖，實在難找……我怕已經忘記了！」

「你不會忘記的！」

「我一點把握……也沒有……」

一面說，他氣餒的搖着頭，苦笑道：「五年前，我曾經偷偷的……」搖搖頭他又不想說下去了。

鶴髮老人冷笑道：「原來你也動過這個念頭？想私自侵吞？」

「你想錯了……」

蘇拉頻頻苦笑道：「我只是想找着那個地方……想看看那些東西被人家偷走了沒有？」

「難道有人想去偷挖這批寶藏？誰又會知道那個地方？」

「哼，想這批寶藏的人多了……就這個布達宮，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作這個發財的夢……光我知道就有七八個了，可是這些人只有去，却從來沒有一個人回來過！」

鶴髮老人哼了一聲道：「那又因爲什麼？」

蘇拉冷笑了一聲，說道：「第一，他們根本不知道準確的地方，第二，那個地方雲霧封鎖，就算是找着了地方，也危險得很……」

苦笑了一下，這個老喇嘛氣餒的道：「剛才我說過……五年前我曾偷偷去過了一次，可是在那裏找了三天，也沒有找到地方！」

「那又爲了什麼？」

「爲了什麼？」蘇拉冷笑道：「好幾十年了，當初挖的地方，全部長滿了藤子，野草，再說當初，我雖然親身參加埋寶的工作，可是也只知道這一個大概的地方，至於寶物埋藏的洞穴，却有一張寶圖記載

......只有找到了那張寶圖，才能知道那些東西到底埋在那裏!」

「這麼說來，外面傳說的寶圖是眞的了?」

「當然是眞的......千眞萬確的事!」

蘇拉回憶着道：「我記得先王收藏那張圖時，我曾看了一眼......那是一張繪製在羊皮上的圖卷......一邊是圖，一邊是文字的記載：......」

說到這裏他冷笑了一聲說：「一般人就算得到了這張圖也是沒用的......」

「爲什麼?」

「因爲......」蘇拉聳動了一下雙肩：「......你知道，我們西藏的文字很特別，而埋藏寶物的那張寶圖，更是經過特別設計的秘語文字所記載，大體上看來雖與一般藏文沒有分別，只是到了重要的地方便不同了!」

「哦——」鶴髮老人像是恍然大悟的樣子：「這麼說起來，即或是有人能夠得到了這張寶圖，也是妄然了!就連你也不認識那些特有的字體了?」

蘇拉苦笑了一下道：「我是認得那些字的......只是，有什麼用?要有圖才行呀!」

鶴髮老人聽到這裏，情不自禁的挑動了一下長眉，一顆心總算完全放了下來。

——他不愧是一個老謀深算，總算拐彎抹角的把這個老喇嘛給引到了「死角」上去!

微微笑了一下，他打量着這個老喇嘛道：「既然是特別設計的秘語，又怎麼會讓你知道?」

「哼......問得好!」

老喇嘛起先是不肯承認，現在一經談開了，反倒是有如「魚鯁在喉」不吐不快了!

「先老王本來是不想告訴我的......可是，我的情形特殊......你知道我的工作是負責監督挖掘埋寶的......所以他們才不得不告訴我......」

「我明白了!」鶴髮老人冷冷的道：「事隔數十年之久，你想你還會認識這些秘體的字麼?」

「我......不會忘記的......」蘇拉說：「就算再過幾十年，我也不會忘記的......這些字，早已經刻在了我的心上!」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他啞然失笑道：「說了半天，有什麼用?——沒有那張圖，一切都是空的!廢話!」

「不是廢話!」

一面說着，鶴髮老人已取出了一個黃綾包裹，打開來，取出了那卷秘藏的羊皮圖卷!

蘇拉臉色頓時爲之一變，倏地站起來驚詫的道：「咦——你從那裏......得來的?」

「你先別管這些，只看看這卷圖是不是眞的?」

「唔......好好......」

鶴髮老人一面寧神馭氣，使之聚集雙手，一面故示大方的把手中圖遞向蘇拉。

他當然知道此圖的重要，不可遺失，他也更是自信，這種情形下，眼前這個老喇嘛是無能逃開自己手掌心的，是以乾脆放得大方一些!

老喇嘛蘇拉用着一雙抖顫的手，接過了羊皮圖卷，先不打開來，只是仔細的觀察着它的外面，特別注意到卷邊的一顆小小玉墜。

他抖顫的手指，一面摸索着，一面點頭道：「不錯......這就是了......我記得，這是眞的......」

鶴髮老人點點頭說道：「打開來再看看!」

蘇拉聽言行事，遂即展開了圖卷!一時，一張圖文畢現的完整畫面，展現在二人眼前!

蘇拉只看了一眼，已連連點頭，他彎下腰來，仔細的辨認着一行字迹——

「唔唔......這是眞的了......」

「好吧!」鶴髮老人取出了早已備好的字筆，放向桌上道：「既是眞的，現在就請你把它完全譯爲漢文，我知道，你的漢學根基很好......」

蘇拉點了點頭道：「好吧!」

——他臉上顯現出多年難見的喜悅——到底是一件天大的隱秘，將要在自己的手指下揭露開來了!

「啊——不行......」

就在他剛要寫下去的一刹，忽然又停住了筆!

鶴髮老人道：「怎麼不寫了?」

蘇拉搖搖頭放下了筆，把寶圖捲好，重新送到鶴髮老人的手上。

「這卷東西還給你，它在你手上，誰也搶不去，你保管着吧!」

鶴髮老人道：「可是你還沒有翻譯成漢文......」

蘇拉啞然一笑，指了一下頭道：「所有的東西，都在我腦子裏，跑不了的!」

鶴髮老人面色一沉道：「那沒有用，我要你白紙黑字的寫在紙上!」

「我不能答應你......」

蘇拉的表情很是沉着、冷靜!

鶴髮老人有一股突然的激動，當然，他絕不會在這個時候向蘇拉這樣一個重要的人冒然出手的!

「你難道變卦了?」强自壓制着內心的忿怨，鶴髮老人冷冷的道：「你是在動什麼念頭?」

蘇拉赫赫低笑了兩聲，無懼的看向對方道：「我一點也沒有改變......我是怕你說了不算，等我寫好了那張東西，你拿着一走，我可就沒有辦法了，現在最好，東西在你手上，你既不必怕我，我也不必怕你，我們一起去，到什麼時候辦什麼事情，這樣不是很好麼?」

鶴髮老人倒也沒有想到對方這個老喇嘛，敢情還是粗中有細，不過事已至此，倒也不愁他會鬧什麼玄虛!

「很好......就照你說的這麼辦——」

一面說，鶴髮老人已把羊皮圖卷收進了懷裏，站起來道：「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動身吧，日出之前，我在宮外八角山下等你!」

蘇拉道：「你也把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嘻嘻，你知道埋藏的金銀財寶一共有多少?只我們兩個人就能搬動得完麼?再說一定有別的人......」

鶴髮老人冷笑道：「這件事就更用不着你來操心了......你跟我一起走，你的一

切安危當然由我負責!」

蘇拉拱了一下手道：「多謝......」

接着他以十分懷疑的眼光，打量着面前的鶴髮老人道：「這些年來，我也聽見了一些外面關於你的傳說......你可是來自不樂島上的『白鶴』高立?」

鶴髮老人微微一呆，遂即笑道：「原來你一點也不傻，竟然把我的底細都摸清楚了，不錯，我就是高立，從不樂島上來的!」

蘇拉怔了一下，冷冷的道：「你在中原的名聲不大好......貪財是出了名的!」

「白鶴」高立冷笑道：「人不愛財，天誅地滅!」

蘇拉神色一變!

高立明白他的意思，立刻一笑道：「你不必多心，我答應你的事絕不會變的，這批寶藏出土之後，我們兩個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我只要我的一半，至於你的那一半做什麼用，那是你的事情，做好事也罷，壞事也罷，反正我們互不相問!」

蘇拉聽他這麼說，想了想，覺得倒也入情合理!

——他內心確是對過往所做所爲，充滿了愧恨，一心想着要做些補償的善功，自然有了這些錢，即使是只有一半的數目，也是够他拿來應用行好爲善了。

這麼一想，蘇拉也就樂於從事，正如高立所說，他也並不是傻子，當年寶藏是他親手埋的，由於他對某些特殊地形的瞭解，使他在與白鶴高立合作過程裏，感覺到一些安全保障。

高立精銳的眼睛望着他，神秘的一笑道：「我們就這麼說定了，日落前後，我在八角山下等你!」

說完不待蘇拉答話，身形輕縱，如同一縷輕烟般地已自飄身而出!

老喇嘛愣了一會，這才熄燈就寢!

× × ×

大雪茫茫，一眼看去只是那麼耀眼刺目的「白」!

「搭克馬干山」高近千仞，站在山脚下仰首上望，一片銀白，幾與天齊，雪花飛舞裏，簡直讓人分不清何者爲山，何者爲天，眞眞稱得上「天地朦朧」!

站立在底峯峯頭，仰首上望——

老喇嘛蘇拉呼氣成霧的喘息着道：「早着哪......這不過剛上路......往後還遠着哩......」

高立一身雪白的長衣，大冷的天，他甚至於只是一襲單衣!眸子裏精光閃閃，顯示着此人果然有異於常人的功力，無限精神抖擻!

平伸而出的一截岩石，正好擋住了落雪，在一段常行之後，二人暫時在此處落脚。

「好冷的天......」老喇嘛一面往手心裏哈着氣說：「今年的雪下得特別早......山上更冷......」

高立只是注意着附近的山勢，探手入懷，摸出了那張羊皮圖卷打開來看了看，又收起來。

蘇拉一面吃着藏粑，一面道：「這是搭克馬干山東路山口，我們要繞向西邊去!光這個繞頭就得兩天的路程——」

高立道：「既然這樣，爲什麼不直接從西面上去，不省事的多麼?」

蘇拉搖搖頭冷冷的道：「你說得輕鬆......西面山口豈是好登的?那裏正當風口，終年結着寒冰，自古以來，就沒有人敢從那邊入山的，不要說人了，連飛鳥都不敢由那裏進出......」

說着，他把一根杏黃色的絲絛，緊緊在腰裏盤了盤，由一塊石頭上站起來，拍打了一下身上的雪花，老喇嘛道：「走吧，要是入夜以前不能到『二羊分角』，那麼今夜我們可就得在雪裏過夜了!」

一面說，剛要起步，就見高立忽然站住道：「慢着......」

蘇拉道：「怎麼?」

高立凝神傾聽了一下，十分肯定的道：「有人來了!」

二人凝神以待，果然不大一會兒的工夫，即見脚下山窪子裏轉出了一個佝僂着身子的人影，敢情是個糟老頭兒，揹着一個大竹簍子，及穿着羊皮大襖，腰上插着旱烟袋桿子，足下是高要的白布襪子，一雙長毛的「扒地虎」鞋子——可眞够窩囊的!

這個小老頭兒，可就這個樣一步步地往山上走過來!

蘇拉似乎有點驚異了——這種天，竟然會有人往這般大雪封閉的高山裏跑，不能不說是怪事了。

小老頭兒一隻手拿着一根看似鐵籤的玩意兒，每走幾步就往地上柱上一柱，像是在探測什麼物什似的!

漸漸地，他們雙方的距離，可就接近了!

「喲——」

乍然發覺到頂上的二人，小老頭兒禁不住吃了一驚，先用西藏話說了幾句，發現二人沒有答，遂即又改口說漢語道：「兩位老哥早來啦......」

蘇拉看高立一眼道：「你們認識?」

高立搖搖頭，沒有答聲，一雙眼睛瞬也不瞬的向着對方小老頭兒逼視着!

蘇拉好奇的向對方答腔道：「老哥，你這是從那裏來?」

「從那兒來?——遠啦!」

一面說，這個老頭兒手上鐵籤還是不停的柱着，忽然像是發現了什麼，嘴裏嘻道：「對了，這就是了!」

鐵籤子扎在冰地上，錚鏘亂响。

隨即見他手腕子翻處，却由雪地裏挑出了一根紅色的山籐一類，又像是什麼植物根類的東西。

老頭兒一隻手抓着這根東西，眉開眼笑的說道：「總算找對了地方，可找着你啦!」

老喇嘛蘇拉看得奇怪，躍身而前，就着對方手上看了看那根東西，不過是生滿了鬚莖的一截樹根罷了。

「這是什麼?」

「寶貝!」小老頭兒咧着嘴笑道：「認識它的都管它叫『地龍』，不認識它的人叫它『老蜈蚣』!」

「幹什麼用的?」

「幹什麼用?」小老頭兒睜大了他那一雙小眼：「用途可大了，驅寒、生津、活血、補筋，樣樣都行，就差不能起死回生了!」

一面說，他反手揭開了背後所揹竹簍的蓋子，把這根「老蜈蚣」的「寶貝」給裝了進去！

蘇拉注意到他背後的竹簍內，除了這根「老蜈蚣」之外，空無一物，想是專為採摘此物而來！

小老頭兒笑向二人打了個招呼，遂即一路繼續向山道上攀行自去！

蘇拉打量着他的背影道：「奇怪，我在這裏幾十年了，竟然還是第一次見過這個人……原來他是個採藥的！」

「白鶴」高立臉上現出了一絲冷冷的笑：「你以為是麼？我看未必！」

蘇拉道：「難道他是為那批寶——」話方到此，立刻為高立輕噓之聲所止住！

老喇嘛再一抬頭，才注意到那個小老頭兒竟然去而復返！

雙方距離不遠，小老頭兒嘻嘻笑道：「敢問二位老哥一聲，這地方離『七星鈎子』還有多遠？」

蘇拉搖搖頭道：「不知道！」

老頭兒摸了一下頦子道：「我敢情是走錯了……大概是這條路吧！」

說時，伸手指了另一條路一下，向着二人咧嘴一笑，告了辭，遂即轉身向另一個方向踏雪而去！

「白鶴」高立等他去遠之後，遂即縱身而前，落向他身後，仔細的向地面上注視着！

蘇拉不解的上前道：「怎麼，有什麼不對麼？」

高立冷笑一聲道：「果然不錯，這個人你我要小心防着一點！」

蘇拉越加的不解道：「他有什麼不對麼？」

高立道：「你只看看雪上腳印就知道了！」

蘇拉聽他這麼一說，再注意的往雪地上細看了一下，卻見那積雪盈尺的地面上，小老人方才踏過之處，卻只留下了淺淺一行腳印，不過只有銅錢兒那般厚薄——只此一樣蘇拉就自愧不如。

「哦——好輕功！」

「白鶴」高立微微冷笑了一下，道：「能夠把這門『踏雪無痕』的功夫練到這個地步，已是不易，只是這老頭兒卻也未免過於自大，竟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句話，哼哼……一天若犯在了我的手裏，我要他死無葬身之地！」

蘇拉見他對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竟然發此毒咒，恨惡如此，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嘴裏連聲唸起佛來——

「喃無阿彌陀佛——高兄，這可萬萬使不得……使不得，你這麼一來，我這個善功也行不得了！」

高立見他胆小如此，不覺好笑，眼前還有求於他，自不便一上來就把他嚇跑了，當下嘿嘿笑道：「我只不過是這麼說說而已，其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這老頭要好生生的，那一個又去惹他！」

蘇拉又唸了一聲佛，這才各人揹起行囊，繼續向前面行走！

是時落雪漸大，雖非鵝毛大雪，卻也其勢可觀，仰首上望一片混沌，更覺雪勢逼人，只不過一剎間的功夫，蘇拉身上已經積滿了落雪，怪在「白鶴」高立全身上下，卻是片雪不沾。

蘇拉注意到雪花飄臨高立當頭，在尺許以外地方，遂即像遭遇到了什麼阻力似的，向四面散開，彷彿此人週身上下隱隱包裹着一層氣機，氣機以內的身體，不容侵犯。

他心知這個高立武功精湛，一身輕功更高不可測，卻不知更有異功若此，內心好不欽佩！由是更加留意到對方身法，卻發覺到他身法尤其輕靈，往上足尖一點，即騰身丈許，這還是為了怕自己跟綴不上，故意放慢，否則更要快上許多！

蘇拉看到這裏，內心更是有些悚然，自己如果與他比較武功，簡直有雲泥之判，雖然雙方約定在先，可也保不住此人的臨陣反悔，果然他是一個心懷叵測無義之人，那麼一旦反臉相向，後果堪憂，雖然蘇拉事先也已暗自留下了萬一的退路，可是這個高立是如此的厲害，自己看來萬萬不是他的對手，這便如何是好？

——事已至此，也是無可奈何，也只有期盼這個高立並非如此了！

想念之中，二人已向上揉升了百十丈高下！

忽然前行的高立站住腳步道：「我說的怎麼樣，又有人來了？」

蘇拉功力自不能與高立相提併論，這一陣疾馳之下，已由不住氣吁喘喘，當下偎向高立身側，順其目光視處，向地面上打量了一眼，發覺到一些獸蹄的印跡。不免奇怪道：「這不是人的腳印呀？」

高立冷笑道：「當然不是人的腳印，是驢子的足印——」

蘇拉細認了一下，搖搖頭道：「這我就分不出來了，這山上有很多野羊，梅花鹿，別是……」

高立搖搖頭道：「但是這些蹄印，卻是驢子的蹄印——」他目光在地上飄了一眼：「這是兩匹驢子的腳印，蹄印深入，多半驢背上有人——兩個人！」

蘇拉啞笑着搖搖頭，實在也沒有當回事的放在心上！

高立冷笑道：「雪山寶藏之事，江湖知道的人實在已是不少，奇怪的是，他們怎麼會知道走這條路？」

蘇拉搖搖頭道：「這個並不稀奇，東路風大不能入口，只有這裏才是捷徑……嘿嘿，你放心吧，這裏面地勢大得很呢，沒有寶圖的指引，就算他們繞上一年，也是白費力氣！」

高立道：「話雖如此，來者不善，我們卻也不能小看了他們，就拿這兩行蹄印來說吧，很可能騎驢的人為恐留下足印，遭人起疑，故意以驢代步，再以驢蹄與羊鹿近似，如非是內行如我者流，萬萬難以辨出，我們就往下等着看吧，看看我說的對也不對？」

蘇拉笑道：「自從雪山寶藏事傳江湖之後，這山裏經常有人進出，我們布達拉宮的『山管事』喇嘛說，每年入山都會發現到幾具屍體，可憐這些無辜的冤魂呀，真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呀！」

高立說道：「這些人既然是有心尋寶，想來也都是一些身負武功，很有能耐的人，何至於活生生的餓死深山，倒是奇怪了！」

蘇拉啞笑一聲，看了他一眼，得意的道：「嘿嘿，你的武功雖是天下少有，可是談到這些情形，可就不如我了！」

高立一笑道：「所以我才請教！」

蘇拉摸了一下他的小八字鬍，吶吶的道：「這你就不知道了……這片大雪山裏早晚多霧，每日子時前後霧發之時，瀰天蓋野，再加上日光的穿插，四方不分，嚇嚇，那個時候，誰也保不定會失迷方向，只要一不小心，準會走入死谷！」

高立道：「這裏還有死谷？」

「可不是！」蘇拉道：「那地方可怕極了，人進去以後是一定不能活！四週峭壁，獅虎難登，谷內聽說寸草不生，最最令人不解的是，那個山谷之內的水質竟然也含有劇毒，就連谷內的積雪也不敢冒然嘗試，誤飲一口就有性命之憂，所以不論人獸，只要深入死谷之內，可就必死不能活的了！」

高立呵呵沉聲笑道：「這倒是第一次聽人說過，當眞可怕得很！這麼說來，不識路途之人，是萬萬不便行走的了！」

蘇拉點點頭道：「當然，所以說這裏的獵人上山行獵，一定早出早歸，如果錯過了時辰，霧起之時只得就地打尖，困守一夜，妄動不得！」

高立在他說話之時，一雙眸子不時在四下搜索着，這時候冷笑一聲道：「這麼說，現在時辰還不到，我們倒要多趕些路了！」

一面說，遂即移步前進！蘇拉亦步亦趨的在後跟隨！

眼前來到了一片平坦的地方，只見大雪積野，一展無垠，四面高山或近或遠，兩相把持，獨獨空出了半山之間的這一片平地，其間松柏衍生，更有一種不知名的紅色植物間生其間，由是白、翠、紅三色相間，襯以聳嶺峭壁，簡直不似凡世人間，彷彿來到了瓊瑤世界。

高立目視當前，深深吁了口氣道：「好一個神仙的世界，吾人苟能修眞於此，天仙可得矣！」

蘇拉嘿嘿笑道：「這裏再到子午之時，風勢最是厲害，你只看樹上白雪儘落，也就可知風勢之厲害了。」

高立一驚道：「這麼說，時辰快要到了！」

蘇拉道：「對了，我們原來也打算在這裏歇息，過了午時之後再走吧！」

一面說這個老喇嘛遂即展開身法，迅速向着側岩撲縱上去，高立在他身後緊緊跟上！

這裏山勢陡峭，宛若刀削，如非間生小樹，簡直不易落足，蘇拉費了半天勁道，翻上嶺頭，卻見高立氣息不驚，早已立前相候！看在蘇拉眼中，更不禁大生愧疚，暗自折服！

站立在一株巨松之下，蘇拉喘息道：「時候差不多到了，我們得快找個地方——」四下打量了一下，他點點頭道：「不錯，是這個地方！」

當前是一片高起懸崖，妙在兩崖相貼，只空出了當中一綫之天，颼颼寒風，直由這道縫隙裏吹進來，偶一接觸，冷入骨髓！

蘇拉打量了一眼，似乎確定了這個地方，即見他偏向那道壁縫之間走近！

兩壁之間雖有一道縫隙，惟寬不過丈，下臨萬丈深淵，只在貼壁之處，盤生着一股粗如碗口的山藤，怪蟒也似的衍生壁縫之間。

蘇拉忍着身上的奇寒，一面抖顫顫的踏上枯藤，面向石壁，緩緩前移，高立緊躡其後，雖然還未到起風時刻，這裏的風勢已是不小！

高立心中正自起疑，也不知道這個老喇嘛把自己帶到這裏是何用意，他功力確是了得，一任夾壁寒風如何猛烈，卻似對他不生作用——嶺上冰雪吃風勢一刮，一顆顆如同冰珠飛彈，撞擊在石壁上劈剝亂響，中在人身上自然大大不是個滋味！

尤其是風勢所造成的那種「轟轟！」聲，頻擊耳鼓，即使像高立身負超人功力者流，時候一長也萬難忍受！

高立正感奇怪，蘇拉何以要把自己帶來這裏，卻見前行的蘇拉，忽然向壁間一倚，遂即消失其間，這才發覺到石壁間有一空處，間可容人，如非走近眼前，萬萬看不出來。

身子一閃進去，拐上兩拐，似乎來到了一處洞穴，由於內裏漆黑，原本就伸手不見五指，況乎由明處進來，更覺黑同墨染！

所幸老喇嘛蘇拉早已防到此點，手裏早已備好了打火物什，眼前一黑，他已就勢晃動手上打火之物，叭打！一聲亮出了拷拷大小的一團火光！

頓時眼前現出了光明！

蘇拉遂即以火照壁，未卜先知的已在壁間找到了一處乾枯的油松火把，雖然如此，亦無礙燃燒，等到他點燃了那根插向牆間的火把，這裏面才自光華大盛！

卻聽見一人呵呵笑道：「巧得很，我們可眞是有緣，想不到在這裏又碰見了你們！」

一面說時，在壁角裏站起了一個人來，一面向着二人頻頻拱手道：「幸會，幸會！」

聲音很熟，敢情相見未久，就是前道遇見的那個採藥的老人！

身邊放着一個竹簍，鐵籤擱在一邊！

這兩小老頭兒打過了招呼，遂即坐下，地上鋪着稻草，攤開的油紙包裏有餅有肉，還有一個葫蘆，看見了這個葫蘆，鼻子裏可就嗅見了陣陣酒香——他倒是挺愜意的！

蘇拉似乎吃驚不小——

「咦——你怎麼知道這個地方？」

小老頭幌着頭上像是馬尾也似的一束花白長髮，乾笑了兩聲道：「我怎麼不知道？——倒是你們來的奇怪，剛才我還忘了問兩位，你們到這個要命的地方幹什麼來啦？」

這可好，沒有問他，他倒是先盤問起自己來了——蘇拉頓時為之一怔，吶吶道：「這個……」

高立在一旁冷笑一聲，插口道：「還沒請教朋友你貴姓？」

小老頭一雙眼睛咕嚕嚕在高立身上轉着，點點頭道：「我叫人不知——你老哥請先不要生氣，說到我這個名子，可不是

沒有道理……二位請想，像我這種高山採藥的行當，幾十年也不知是怎麼活下來的，反正是在山上的時候多，在山下的時候少，你們說說看要名字幹什麼用？……」

說着說着，他像是犯了烟癮，由腰帶上抽出了旱烟，按了菸、叭打！一聲打着了火，呼嚕呼嚕吸了幾口。

吐出了一口烟，他瞇縫着兩隻小眼睛道：「姓嗎倒是有一個——年頭多了，可眞是記不清了！」

高立自與對方這個小老頭初次一見之下，巳心生警惕，這次見面，看來似乎像是巧合，却也不能掉以輕心！他這個人城府很深，什麼事寧可心裏盤算，絕不出自口風，多年以來行事詭秘，不出手則巳，一經出手，無不手到成功，多年來稱霸江湖，就是憑仗着他有過人的眼力，絕不打沒把握的仗，殺人雖多，却也並非平白無故，好壞都有原因。

眼前這個老頭兒雖然惹厭，可是高立在沒有完全摸清楚他以前，却是還不打算就下毒手。

似乎連一句話也不願與對方多說，高立就着地上的稻草倚壁坐下，暫時雙目下垂，像是靜坐運功，不再多說！

老喇嘛蘇拉可是掩不住心裏的好奇，兩隻眼睛始終注意着對方小老頭的一切。

喝了兩口水，蘇拉肚子裏咕咕叫了兩聲，敢情是又餓了，想到隨身帶的有乾糧，正要探手摸索，即見對面那個小老頭揚手拋來一物——

「接着，先來塊羊肉嚐嚐！」

「呼！」聲巳到了蘇拉臉前，緊接着他手指微翻，一枚鹵蛋，直向着高立面前飛來！

高立原是垂簾默坐，忽地雙眼大睜，眼看着這枚蛋夾着一股勁風，巳將打在他的臉上，却被他輕輕的一口氣吹向一旁，滴溜溜直轉到了蘇拉面前，被蘇拉莫明其妙的伸手接住！

高立只冷漠的看了對方那個小老頭一眼，又遂即半閉上眼睛，一如前狀的靜坐不語！

小老頭兒這一刹間，臉上表情頗不自在，顯然高立這一手並不起眼的「口吹蛋轉」功夫，帶給了他內心莫大困惑！從而不得不對這兩個人再作評價！

蘇拉吃了一口手裏的蛋，不禁讚道：「好香——」

嚥了一口，他眼巴巴的打量着對方的葫蘆笑着道：「老兄，葫蘆裏裝的可是酒麼？」

小老頭這才回過念來，呵呵地笑道：「好吧，我就好人作到底，再請你喝一盅吧！」

一面說這個小老頭兒忽然信手拋出一物，蘇拉忙伸手接住，見是一隻頗爲講究的酒杯，慌不迭的嘴裏稱謝。

却見對方小老頭雙手拿着個葫蘆笑道：「這可是上好的竹葉青，灑在地上可是太可惜了，你把酒杯端好了，我這就給你倒酒！」

一面說就見他雙手把酒葫蘆向前面一歪，只聽見「波，」地一聲，葫蘆蓋子自行跳開，即有一道酒箭自葫蘆裏自行穿出，却是不偏不倚，正好注入在蘇拉手上的酒杯之內。

妙在噴出的這一股酒箭，不多不少，正好够滿口一杯，酒杯方滿，注酒自停。

小老頭一面蓋上葫蘆，一面笑嘻嘻的道：「你嚐嚐這酒的味道如何，要是好的話，我這裏還有！」

蘇拉原是嗜酒如狂之人，聆聽之下，不禁大喜，當下答應一聲，一仰頭將杯中酒乾了一半，只覺得酒性極烈，芳醇無比，一時興緻大動，將較拳頭還要大的滿滿一盅酒，喝了個精光。

小老頭嘿嘿笑道：「怎麼樣，味道不錯吧，來，再來一杯！」

話聲出口，一如前狀的如法泡製，只見他葫蘆一歪，「波！」的一聲，又是一股酒箭，自葫蘆內噴出，又是不多不少，正好滿杯爲止。

蘇拉大口吃着菜，連口稱謝不巳，一歪頭看見高立仍自閉目不開，不由拿起一塊肉，就勢遞過酒去道：「來來來，肉香酒也好，老大哥，你也來一口！」

一連說了幾聲，高立却充耳不聞，甚至於連眼睛也不睜開！

蘇拉赫赫一笑道：「好吧，你打你的坐，我喝我的酒，我們各人幹各人的！」

一面說，咕嚕！咕嚕！又將手裏一大盅酒喝了個精光，長長吐出一口氣道：「好酒……老兄，再來一杯吧！」

小老頭「啊唷！」一聲，搖一搖葫蘆笑着道：「老喇嘛，你可眞是好酒量，我這酒常人喝上半盅，也就差不多該倒了，你却一口氣喝了滿口兩大盅，好吧，誰叫我們兩次碰面，可眞是有緣，就再來一杯吧！」

蘇拉素日酒量原本極好，只是所飲的皆是本地所產的「馬奶酒」，從來也沒有嚐過如竹葉青這類美味的中原甘露，一時酒癮爲之大發。

其實他那裏又知道，對方小老頭這個所謂的「竹葉青」較諸一般江南的竹葉青，自又不同，裏面更增加了不少着料，是以蘇拉酒性雖好，亦耐不住三杯下肚，等到第三杯方飲下一半，巳覺得天旋地轉，有些神智不清，嘴裏含糊的說了幾句，遂即倚向石壁，一時沉沉睡去。

小老頭看到這裏，嘆了一聲，說道：「這又是何苦來呢？平白的糟塌了我的好酒。」

一面說遂即走過來，由地上揀起了酒杯，將剩下的半杯酒端向一旁的高立，赫赫笑道：「這位老哥可要嚐嚐，眞正地道的江南竹葉青呀！」

高立原在閉着雙目，包括蘇拉醉倒，都不曾使他瞪開眼睛，這時聆聽之下，竟然微微睜開了一綫目光，向着面前的小老頭看了一眼，後者立刻體會到冷森森的一股寒意。

無奈，他自恃極高，雖然發覺到高立的種種有悖常人之處，却仍然並未十分在意。

嘿嘿冷笑了兩聲，小老頭左手微抬，中指微曲着向前邁進了一步。

盤坐垂目的高立，恰在這時，驀地睜開了眸子。

同時間，小老頭即感覺到一股冷森森的氣機，自襲身前，猝使得小老頭兒幾巳

抬起的手，不得不緩緩地放了下來。

「老兄你歇着你的吧……我不打擾你了！」

猝然發覺到了對方的不是好相與，小老頭不得不暫壓衝動，緩緩回到了壁角，另策出手之招。

壁間火把原本只剩下一截尾根，燃燒了半天，巳到盡頭，忽然光華一聳，遂即完全熄滅。

石洞裏再次回復了黑暗。

高立仍然在打他的坐。

老喇嘛敢情是眞的醉倒了，並且深深入了睡鄉，一時發出了如雷的鼾聲。

小老頭兒不知在幹些什麼，却也沒有發出聲音。

洞外像是起了大風，轟轟聲先是由遠而近，緊接着整個山都似乎爲之搖動了起來，人坐在地上，只覺到整個地面都在顫動，身邊上那陣隆隆聲更爲清晰，簡直有如萬馬奔騰，好厲害的大風。

洞裏火光既熄，即使出聲說話，也聽不眞切。

高立的一雙眼睛，却完全睜開了。

這種情況，對於一個初次經歷的人來說，必有其恐懼震憾的一面，然而對於「白鶴」高立這個老魔頭來說，却是並不顯著。

事實上他所表現的却是異常的冷靜。

洞內伸手不辨五指，洞外大風迴蕩，聲如萬馬奔騰，此時此刻，人的比重可就異常的渺小而微不足道了。

「白鶴」高立必然巳警覺到了什麼，似乎有一陣微風，由他身前數尺之外蕩飄了過去。

然後老喇嘛蘇拉的鼾聲忽然停住了，像是在翻動着身子，這一切在震耳欲聾的風聲襯托下，原是極其含糊不明顯，若非是心有專注的有心人，萬難覺察。

高立却察覺到了。

他曾練有多年的「透視」之功，即一般人常說的「夜眼」，只是這類功力即使練成之後，也不如外面所傳說的那等神妙，較之白晝觀物，尤其不可同日而語，大不了能够看個輪廓大概而巳。

然而，在此「伸手不辨五指」的情況下，能够看上一個大概，巳是絕頂的難能了。

憑着這一份訓練有素的視覺觀察之力，高立巳有所警覺，他隨即雙掌接地，借助兩肘之力，把整個身子向外挪開了數尺之外。

果然就在他身子方自挪開的片刻之間，一點豆大的星光直循着原來棲身之處落下去，火光一現發出了「轟隆！」一聲大震。

幾乎與這粒爆炸物什同時出手的是一條快捷的人影，如非是爆炸時所現出的那一閃之光，也是無能看清，借助這一閃之賜，可就看清了來犯者的全貌了。

敢情就是那個瘦小乾枯的小老頭兒。

瘦老頭儘管是瘦小乾枯，可是這奮身一擊之力却是大可觀，隨着他雙掌過處，石壁間頓時石屑紛飛，使得這本巳處天搖地動之勢下的情勢，更增添了幾許威力，然而，無論如何，這一擊，甚至於這一炸俱都落了空，隨着一現即熄的閃光之後，現場依然的如同墨染的黑暗所吞沒。

瘦老頭的驚訝自可想見。

他原是早巳忖度好了地勢，自信雙管齊下，萬無一失，却沒有想到這般精密的配合，依然落了空招，而一擊不中，平白暴露了自己的原形，對方豈是好相與，只怕一場激戰是在所難免了。

小老頭一擊不中，借着乍閃之光，巳經看清了高立的坐處，自是不肯放過。

是以在他一擊不中之下，整個身子來了一個凌空倒折之勢，一個反翦，疾風怒浪的摸着黑，再次向其認定之處反翦了過去。

由於有了前車之鑑，瘦老頭這一次施展的更爲凌厲，隨着他推出的兩掌，施展的是最耗內炁元力的「排山掌力」，雖然眼前一片漆黑，可是他却自信在他掌力所照顧下的當前丈許方圓地方，全都在自己凌厲的掌力之下了。

他當然知道對方的厲害，是以一上來即施展「搏獅」之勢，稱得上十成功力！

然而當前的那個高瘦鶴髮老人，確是有「神出鬼沒」的一面，似乎一切早都在他忖度之中。

這般情形之下，瘦老頭的凌厲攻勢竟然再次的又落空了。

瘦老人第二次掌勢落空之下，隨着撲出的身子，施了一招「地捲風」驀地把身子反翦起來。

眼前一片漆黑，除了外面所加諸的風勢干擾之外，石室內却是出奇的安靜。

「相好的，」瘦老頭出聲的道：「我這雙眼睛算是瞎了……認錯了好朋友……你老兄報個萬兒吧！」

石室裏實在太黑，瘦老人一面說話，一面也在提聚眞力使瞳孔放大，能够使自己看得清楚一些。

須知「他」亦是大有來頭之人，只是今天兩位相逢，讓他感覺到碰見了畢生少見的厲害對頭。

說話之間，他足下虛點，身子向左面錯開了尺許。

果然，就在瘦老人足下方自移動的一刹，「嗞嗞！」兩絲極細但至爲尖銳的風聲，由他身側上方滑了過去……這一細微的現象發覺，禁不住使得他背脊發涼，機伶伶爲之打了一個寒顫。

也許是兩片落葉，兩截樹枝，或是兩粒小石子……這些都無關緊要，更要緊的是加注了那等充沛的內力之後，便十足的能致人於死命。

高立不動聲色的發出了這兩枚細小的暗器，原以爲即可人不知鬼不覺的就把眼前的小老頭制於死命，却沒有料到對方也有異於常人的一面，居然防範杜微的事先從容化開了。

高立運用敏覺的聽力之下，發覺到自己發出的暗器竟然落了空。

緊接着，他發覺到小老人的身影巳移向了一邊。

第二次興起了殺機，高立二指駢處，以「一元神指」之力，猝然向着對方點過去。

那個小老頭兒敢情不是個弱者，雖然「夜視」之力較諸「白鶴」高立要差上一些火候，可是却也有他神妙不可思議的一

面。

就在高立指力發出的同時，他似乎已預感到了不妙，整個身子猝然向上騰昇而起，活似一隻大守宮般貼在了洞頂之上。

他這一手得力於方才火把未熄之前敏銳的地勢觀察，是以施展起來極是從容，身形一經上貼頓時隱若無形。

由於現場石洞，上下四方多爲峥嶸凹凸之岩石，一經藏身於內，幾乎全身隱沒，當此黑暗之境，即使高立精於「夜視」之功，猝然間也一時萬難查覺，一驚之下，非同小可。

小老頭「夜視」之力雖差於高立，惟借助先此的地勢觀察，一時竟然可與對方拉平。

「你跑不了的！」高立冷峻的一雙眸子睜大了，緩緩的在四下搜索着：「即使你有通天澈地之能，今天落在了高某人手裏，且叫你現出原形。」

這幾句話全是發自內力，是以擴散之功向外傳出，聲音聽來散自四面八方，即使是洞外風聲如吼，也都能清晰的聽在耳中。

小老頭當然聽見了，只是他却硬是悶不吭聲。

由於方才兩次的出手，使他發覺到對方這個高瘦鶴髮老者，大非易與之輩。一個人即使生性突梯滑稽，玩世不恭，然而當到性命攸關之際，也不能不有所收斂，一改初衷。

此時此刻的這個小老頭兒，簡直「噤若寒蟬」了。

外表「噤若寒蟬」，並不代表內心也是如此，其實小老頭豈能不知道對方是誰？對方那一聲「高某人」，無異自承了是誰。

「白鶴」高立的名字，儘管武林中並非人人盡知，然而凡是知道的人都幾乎有一直的「認同」之感——那是一個絕對不可招惹的人物。

由是一旦遇見了這個人，避之尚恐不及，又遑論胆敢接近招惹了。

小老頭兒偏偏不信這個邪，然而現在却似已有些後悔了。

——他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人——要不然也不會成爲當年本門中唯一的「漏網之魚」了，他「野心」極大，從不朋黨，所向獨行，數十年來足跡踏遍關內外，大大小小的案子眞不知幹了凡幾多少，特長是專門「老虎嘴上拔毛」，道上的朋友忌諱不敢動的買賣，他却越要碰來碰去，今天竟然碰到了「不樂帮」的頭上了，這番滋味自是感受不同，給了他前所未有的「大刺激」。

「白鶴」高立說了兩句話，靜等着對方的回音，偏偏對方這個「行家」硬是不開口說話，這就令他無能由聲音來處而測知對方的藏身地方。

「老小子！你躲不了的！」

盛怒之下，高立凌空劈出了一掌——

「咻！」聲如裂帛！

這一掌高立是採取「折射」的原理，直劈向對面斜角，一時石屑紛飛，直擋不出的內力却分成了三股，分向三個不同地方穿了出去！

不要小看了折出的三股流竄之力，其勢却端的驚人，三股力道分別擊向三個定點。

小老頭兒竟然僥倖的不在這三個定點之上！

石洞內發出了「嗡嗡」然的震耳餘聲，四面八方紛紛落散着石屑，這些混淆在天驚地動的室外風勢裏，益加的使人覺得心驚胆顫。

「白鶴」高立微微有一絲驚愕。

他終於感覺到對方這個小老頭兒更潛在的危險性了——不出聲，沒有行動，亦不逃走，加起來的總合，實在大堪玩味。

「嘿嘿！」

小老頭終於開聲了。

和高立一樣，他所採取的亦是氣體瀰散的方法，聲音散自四方。

「高當家的！這一次算我走了眼，咱們是半斤八兩，誰也沒沾着誰半點便宜，依我說，咱們眼前就來個君子協定吧，怎麼樣？」

聲音時遠時近，嗡嗡如蜂蠅聚會。

「哼！」高立冷哼一聲道：「說來聽聽。」

小老頭「吃吃」低笑了兩聲道：「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高老哥，你的家大業大，生意可不能獨自吃，嘿嘿……我的意思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老兄是明白人！」

「憑什麼？」

高立語氣凌人的道：「憑什麼你要分上一份？」

「這個……」小老頭兒還是那種叫人聽了不舒服的笑着：「當然有點道理！」

「說！」高立的眸子睜得極大，只要對方略微現出一些破綻來，他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向對方猝然施以殺手。

「老兄你是一個明白人，還用得我多說嗎！」

小老頭兒時時注意着自己所發出的聲音，務期不讓對方聽出來一些端倪！

「如今知道這檔子事的人，可多着啦！老兄你即使武功高強，可也總有顧此失彼的時候吧，老哥，這一點你可曾想到過嗎？」

「說下去！」

「嘿嘿……」小老頭繼續說下去，「兄弟不才，這裏也只要略施小計，故佈疑陣，就可以免了一時干戈，嘿嘿！那時候老兄你作起事來不就方便俐落得多了！」

高立沉默了一會。

「話倒是兩句好話，只是姓高的這一輩子陣仗見得多了，倒是不相信有誰能拔我的烟袋桿兒！」

「哼！話可不能這麼說。」

「願聽高見！」

「有幾位主兒，你高老兄也不得不皺眉毛。」

高立用了一連串的冷笑代替了他的回答。

小老頭冷冷的道：「布達拉宮的扎克汗巴活佛，此人可是出了名的難惹，他不會不來。」

高立依然用一聲冷笑，代替了他的回答，他早就有備在先——宮一刀的格攏烏

蘇，就是爲了對付扎克汗巴事先備好的棋子。

「還有呢？」

「哈！」小老人說：「你高老大眸子不花，還能看不見麼！只怕咱們脚底下有人在跟着。」

高立一笑道：「你說的是那兩個騎驢子的朋友？」

小老頭回笑一聲道：「高明之至，只怕另外還有吧！」

「白鶴」高立冷冷的道：「東西是無主的，誰有本事誰來拿，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小老頭「哼」了一聲道：「我知道這些話是聽不進你的耳朵……走着瞧吧！到時候你會後悔的。」

「姓高的一生從不做後悔的事！」他的聲音裏充滿了殺機：「只要我要殺的人，這個人一定就活不了。」

小老頭道：「你要殺誰？」

「殺你！」

兩個簡短有力的字一經出口，高立整個人已經迴然盪起。

這一式起姿奇快，有如穿樑燕子，斜出而向上方襲進，隨着他反兜而出的雙手，發出了大股的勁道，霍地直向壁頂上猛力貼了過去！

想於雙方互答之間，他已利用各方微妙的察覺，測定了一個位置，是以猝然全力以擊。

洞頂的小老人雖然無能看清一切，但是那猝然加身的力道却使得他爲之大吃一驚。

當此千鈞一髮之際，實難少緩須臾。

小老人再想伏身不動實已萬難，由於先前兩次的失手，高立這一擊更是既準又狠。

在危機一剎間，洞頂的小老頭施了一手「大尺蠖」功夫，整個身子只靠附頂的雙手力按之下，全身霍地倒射斜飛出去！

饒是這樣，却依然難逃刼難，整個後背吃高立雙掌間發出的勁力狠狠的擊了一下。

小老頭身子一經落下，禁不住發出了一聲嗆咳，饒是痛得他全身打顫，雙瞳裏金星亂冒，可也不敢少作停留，緊跟着一個快閃，躍向壁邊！

果然他的這猜測全屬合理。

就在他身子自閃開的當時，高立第二次施展了他的殺手，隨着他一式劈出的右掌，空氣裏傳出了凌厲的一股刀風，有如一把丈許長刀，就空直劈下來。

一式落空之下，高立已如怒海狂濤般的撲了上來。

「站着！」

說出了這兩個字，小老人再也忍不住噴出了一口鮮血！

高立竟然被他這一叱，當場鎭住，前進不得——敢情是事情大生「橫趣」，有點碍於出手！

小老人其實早就有這個打算，是危機一瞬之間，搶上一步，制昏睡中的蘇拉於掌握之中，這麼一來，高立便難出手了。

「你只要再前進一步，我就要了他的命！」

蘇拉雖在昏睡之中，人事不省，可是由其呼吸的痛苦狀況判來，他必然已落在了對方這個小老人手裏。

「白鶴」高立冷冷的道：「你敢——他要是死了，你更是非死不可！」

小老人咳了幾聲，喘息着發出了獰笑：「我這一輩子見過了許多狠惡毒辣的人，沒有一個比得上你……你實在也是個卑鄙的小人……」

一面說一面喘，又往地上啐了一口：「你以爲殺得了我麼？……嘿……只怕沒有這麼容易！」

高立道：「我即使眼前要殺死你，諒你還是無能逃出！」

「但是你不敢！」他似乎兩隻手緊緊揑在蘇拉的頸子上，以至於後者呼吸之間，發出那種近於窒息的聲音！

果然，他的這一舉動，立刻給與高立莫大的威脅！

「住手！」高立用着冷酷的聲音道：「你有什麼條件開出來吧！」

小老人嘿嘿冷笑道：「我不會就此甘休的，我們之間已沒有什麼條件好談……往後走着瞧吧！」

一面說，他似乎摸索着向外移動，地面上傳出了一陣索索聲。

高立很可以猝然撲前，施展殺手，無如此刻心念蘇拉，便不敢妄動。

當然以他素日爲人，自不會吝於蘇拉一死，只是這個人眼前却關係重大，萬萬是死不得！

二人說話之間，洞外似乎風勢已停，天光又重新轉爲明亮，石洞內也透入了天光！

黑暗既失，雙方已能清晰互見！

小老人一隻手揑着蘇拉頸項，一雙眼睛圓瞪着面前的大敵，羊皮褂子前襟，染滿了血漬，一面微微向洞外撤出！

高立那雙眼睛，鷹也似的凌厲——只是這一刹，他確實無可奈何！

小老人拖着仍然在打鼾的蘇拉，一直走到了洞口。

忽然他吐氣開聲了，向着當前的高立攻擊了一掌——用以救命的一掌。

空中似有紅影一閃，一片掌影直向着高立胸前印到！這紅色掌影一經入目，高立禁不住暗吃了一驚，猝然間想到了一個人，一門掌功！

此一刹間暇多想，點足旋身疾退，那片紅色掌影，有如一隻紅蝶似的由他身邊快速飄了過去，「拍！」的一聲，擊向石壁，石面上炸開了一片淡淡白烟！

小老人功力必然不止於此，只是眼前負傷之下，自不能全力以赴，他這通天紅掌，原爲失傳武林巳久的一門秘功，功力駭人，如在突然適當的情況之下施展出來，以高立之不可一世，說不定亦難免會爲其所傷，而此刻展出充其量也只能作爲逃命的緩兵之計了！

無論如何，它却使得小老人逃過了眼前一步危難，當高立身子站定再打量對方時，顯然這個小老頭兒巳消失石洞之外！

「婁全眞！」

高立一驚之下，呼出了這個名字，由對方這一式「通天紅掌」，終於使他悟出了這個「紅羊門」當會僅存的漏網之魚！

（未完）



五嶽英豪傳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聶小青奉命獨赴哀牢山，途經一處，突聞慘號之聲，於是便循聲而往，察看究竟，只見一老丐蜷臥地上，全身抽搐，四肢痙攣，輾轉呻吟，狀極痛苦，而其附近，則有一老一少對坐共飲，喜樂溢於言表。一見聶小青不速而至，不禁一愕，於是彼此問訊，互道姓名，原來該老者乃是申屠少華，而少年名叫葉元濤，該老丐乃葉之殺父仇人，現在葉正以獨門祕傳——抽筋縮骨截脈法折磨老丐至死。聶小青見老丐萬分痛苦，殊感不忍，便借故一掌將老丐打死。之後，聶小青裝成與葉元濤甚爲投機，大有相遇恨晚之感……

小青工心計　爲我收傳人

葉元濤見狀，以爲自己猜對，遂皺眉問道：「聶兄目前既不能與小弟同遊，則今宵一別之後，却是如何相會？」

聶小青笑道：「葉兄想想，你打算在何時何地，邀鬥『世外八凶』？聶小靖豈不便可趕來相會。」

葉元濤轉面向申屠少華問道：「申屠二叔，這地點時間，要怎樣預定才好？」

申屠少華聞言，便自蹙眉深思！

聶小青靈機又動，含笑說道：「申屠老人家不必思索，我來安排好麼？」

葉元濤點頭微笑說道：「聶兄代小弟安排最好，因爲你自己總知道你雲南之行，約需多久，及把地點訂在何處，比較妥當！」

聶小青因避免對方起疑，不願作肯定說法，祇向葉元濤及申屠少華微笑說道：「聶小靖祇建議時間最好定在明年年初，地點最好在『祁連山』左近，至於確期確地，還請葉兄與申屠老前輩卓裁！」

申屠少華點頭微笑說道：「聶老弟這建議甚好，我們便把時間地點定在明年元宵佳節，地點定在『祁連山玉杖峯』頭便了！」

葉元濤自無異議，聶小青更是高興巳極！

因爲她覺得祇要把這場約會之期，定在羣俠羣凶的明年清明「白龍堆」之會以前，則經過一番惡鬥，至少使「世外八凶」一方面，遭受損失，減去銳氣，計議既定，葉元濤與聶小青先各敍年庚，撮土爲香，一盟在地！

葉元濤比較年長，作了盟兄，但聶小青與對方締結蘭盟之際，心中却充滿了欷歔感慨！

她是由於今日之盟，想起了主人令狐楚楚，與「玉笛金弓神箭手」嚴慕光的金蘭之約！

令狐楚楚與嚴慕光之間，何等悱惻凄愴，如今自己又與葉元濤虛情假意地，訂了蘭盟，將來又不知要形成一種什麼結果？

葉元濤看出聶小青心事重重，遂含笑說道：「賢弟，你雲南之行，必然十分緊要，我不多留你了，我們且等明歲元宵，在祁連山玉杖峯頭再見！」

話完，彼此行禮爲別，聶小青依然靜待葉元濤，申屠少華走後，妥爲埋葬「鐵枴」柴三遺骨，方往「雲南哀牢」趕去！

一路之間，聶小青暗想，世間事往往巧合無稽，若非偶遇葉元濤，怎會曉得除了公孫爲我以外，還有一位與他容貌相同，武功相若的公孫獨我？

最妙的是兩人於雪山寒潭之中，被冰河冲去之後，居然一個困於「古森林」，一個困於「大沼潭」全在「哀牢山」內！

尤其因浸泡寒潭過久，兩人又復同樣得了下半身無法轉動的風癱之症！

但公孫獨我獲得傳人，把本身功力轉注葉元濤，使他於短短三年之中，學成一身絕世武學以後，業巳潛然物化！

公孫爲我却因所想收做徒兒的「南荒玉霸王」羅靜石，無端失去踪跡，以致一念未絕，至今仍在「哀牢山古森林」內過着那種缺食少衣的非人生活！

聶小青想到公孫爲我太以可憐，遂在進入「哀牢山古森林」前，替他置辦了不少必然是他朝夕夢想的衣食用物！

準備妥當以後，便即進入「哀牢山」尋找「古森林」！

但「哀牢山」內森林無數，且多半是洪荒未闢，究竟那一片森林，才是公孫爲我的困身之處？

聶小青祇好逢林必入，耐着性兒，慢慢找尋。

洪荒未闢的森林以內，自然多的是世所罕見的毒虫怪蛇，奇禽異獸，甚至連蚊蠅之類，都比尋常所見，大上數倍有餘，並多半是有奇毒！

天光若有若無，一片黑暗。

再加上腐木爛葉，及虫豸鳥類遺屍，所化的難聞瘴癘之氣，簡直是寸寸是險，步步難行。

聶小青雖有一身上乘武功，也防所難防地，不知吃了多少苦楚？

走完一林又一林，眼前又是大森林！

這座森林，比先前所經更密更高，林中光綫，自然也就更爲黑暗！

聶小青心頭暗想，自從進入這些古森林以來，自己業已大開眼界，見識了不計其數前所未見的虫豸鳥獸，如今這座森林，彷彿更大更深，其中不知是否藏有什麼更凶惡的怪物？

她一面尋思，一面前行，但走了好大一段路程以後，才知道自己所料想的完全不對！

因爲在這長長一段路程之中，她沒有看見一條蛇，一頭獸，一隻鳥，甚至一個虫兒出現？

聶小青心中覺得奇怪，口中則覺得有些口渴！

她遂選了一截樹樁坐下，取出水壺，並不甚在意地，略爲打量周圍的環境。飲了幾口，所坐之地，樹木較稀，但地上却鋪滿了軟厚落葉，時有一股頗爲難聞的霉腐氣息，中人欲嘔！

在聶小青所坐樹樁的左前方七八尺外，却自落葉之中生出一叢高約尺許的黑色細草！

聶小青心中一轉，暗忖自己走了多日，所見都是落葉巨樹，幾乎連這幾根不知名的的黑色細草尚屬初次見到，那公孫爲我却如何能在這等環境之中，活了十七八年光景？

思忖之間，耳中忽然聽得一陣「嗡嗡」微響！

因時値正午，烈日當頭，森林木葉雖密，依然疏疏落落地，透下天光，使人可看得清林內景物！

聶小青循着「嗡嗡」微响看去，只見去路林中，飛來了一隻幾乎大若人拳的墨黑巨蜂。

這種墨黑巨蜂，聶小青在其他森林以內，業已遇過兩次，幾爲所傷？曾施展劈空眞力，亦無法將其擊斃，深知厲害之處，不在「鳩盤宮主」赫連英仗以威震江湖，被主人令狐楚楚用「三昧雨」神功散去的「五毒散花蜂」之下。

此蜂性喜襲人，自己不僅曾遭攻擊，並且親見一條鷄冠怪蛇，被牠螫中以後，不到片刻，便告死去！

聶小青既知此蜂厲害，一見出現，自然立即戒備！

那隻拳大墨黑怪蜂，果似專爲襲擊聶小青而來，剛在林中出現，便向她疾飛而至！

聶小青凝定內家眞氣聚於右手中指，正待迎着巨蜂來勢，凌空彈出之際，突然怪事又生！

那隻墨黑巨蜂距離聶小青尚有七尺左右，忽似有甚無形大力吸引，使牠突告斜飛，直投那叢生自落葉之中的黑色細草以內。

這種奇異現象，自然使聶小青大感驚詫！

根據所見，顯然在那叢細草之中藏着一種富有極强吸力的怪物。

再根據聶小青連日穿行洪荒森林中所得經驗判斷，知道富有吸力的怪物，只有蟒蛇，蟾蜍，以及大壁虎形的响尾毒龍等類！

無論是那一種怪物，既能尅制墨黑巨蜂，定然更比墨黑巨蜂，更爲厲害難鬥！

聶小青正在深含戒意地，暗自揣測之際，那叢黑色細草以內，突又傳來了咀嚼之聲！

森林之中，尤其是洪荒未闢的古森林中，經常所聽到的聲音，無非是虎嘯猿啼，風聲鶴唳！

但這種咀嚼之聲，聶小青却還是初次聽到！

想像起來，在這咀嚼聲中，那隻墨黑巨蜂，已被黑色細草內的怪物活生生地吃下肚去！

聶小青的警戒之心，漸被好奇之心冲淡。

她想把草中怪物逼出看看究竟是樣什麼東西，長的是什麼形相？

主意既定，遂先端詳周圍，看準退路，然後凝聚內家眞力，向那叢黑色細草之中，凌空劈出一掌！

相距只有七八尺遠，以聶小青功力來說，這一掌既發，定然亂草紛飛，怪物出現！

誰知勁疾掌風，枉自劃空怒嘯，那叢黑色細草，却連任何一根草葉，都不曾絲毫搖動！

聶小青驚愕萬分，雙眉立挑，又是一掌推出！

這一掌，她不僅凝足了十二成功力，並係施展出「狂風九式」中的第一式「千山落木」！

「狂風九式」是無名神尼昔年降魔絕學，震懾武林，威力無比，聶小青前在「嵩山」施展之時，連「鳩盤宮主」赫連英，及「幽靈鬼女」陰素梅，都對其相當忌憚！

勁風怒捲，罡風狂排，慢說是一叢草就是一叢鋼絲，也將為之根根寸折！

理論上如此，事實上不然！

那叢黑色細草，依舊一點不動。

聶小青駭然欲絕，發現了莫大蹊蹺！因為，縱令這叢黑色細草，是甚罕世異物，能抗罡風眞力，但異草周圍的虛浮落葉，為何也絕無一片，隨風捲起。

不可思議！

委實太以不可思議！

聶小青霍然站起身形，準備不避任何危險，走到這叢黑色細草之前，去看個究竟。

更怪的怪事，隨着發生！

聶小青剛剛站起身形，那叢黑色細草也升起了兩尺五六！

怪事雖生，眞相大白。

這那裏是什麼黑色細草，却是一位躺在落葉堆中之人的亂蓬鬍鬚！

如今，這人自落葉堆中坐起，鬍鬚自然隨同升高，竟彷彿是那最黑色細草驀然長長不少！

這人的面貌，為他亂鬢所掩，看不眞切，只覺得顴骨高聳，眼眶深陷，頰上瘦得幾巳有皮無肉！

鬍鬚巳有一尺來長，頭髮自然更最少長出兩三倍去，但無論是鬚是髮，均一黑如漆，絕無半點花白！

這人，只坐起了上半身，下半身却仍深埋在落葉堆內。

無疑地這人便是聶小青特意遠來相尋，一身具有「長笑大王」「恨地無環鬼見愁」「千影神魔」三外號的公孫為我！

聶小青見着這位絕代異人，心中自然又驚又喜。

但她不能使對方看出自己特來相尋，故而裝出一副驚訝萬分的神色，失聲叫道：「老伯伯，方才那隻墨黑巨蜂，是被你吃掉了麼？」

聶小青是謀定而來，料準公孫為我獨居古森林十八年最難忍的，必是長期寂寞，最缺乏的，是和善人情，故而一開口便向他叫了一聲任何老人甚感喜悅的「老伯伯」！

果然這一聲「老伯伯」，便把公孫為我聽得自那枯瘦蒼白得毫無血色的臉上，泛起一絲難得顯露的笑容，點頭答道：「那是『烏王蜂』，味道頗不錯呢！」

聶小青「哎呀」一聲，皺眉叫道：「老伯伯，你當眞吃掉了麼？我知道這種巨蜂毒得很呢！」

公孫為我搖頭笑道：「我吃慣了毒東西，巳經覺得越毒滋味越好！」

聶小青走近幾步，含笑問道：「老伯伯，你是不是和我一樣，也在遊山，怎麼把頭髮和鬍子弄得這長這亂？並跑到這落葉堆中睡覺？說不定會有瘴氣的呢！」

公孫為我兩道隱蘊異樣精芒的眼神，在聶小青全身上下，略為掃視，含笑說道：「我不是遊山，我住在這古森林內，一動不動地，足有十八年了！」

聶小青「哦」了一聲說道：「怪不得老伯伯的鬍鬚和頭髮，弄得這樣亂，這樣長，原來在這裏住了十八年之久……。」

說到此處，故意向公孫為我埋在落葉堆的半身部位，看了幾眼，蹙眉問道：「老伯伯，你是腿斷了？還是風癱？不然決不會在這古森林中，住了這久，你餓了吃甚麼，渴了喝甚麼呢？」

公孫為我十八年來，除了遇見一次「百臂殃神」艾天澤之外，那裏有人對他如此關切探問？

故而聽完了聶小青的這幾句話兒，心中突生一種難以形容的凄涼之感，竟自頰上留下了兩行珠淚！

聶小青「咦」了一聲叫道：「老伯伯，你怎麼哭了？」

公孫為我舉起一隻乾枯消瘦得像鳥爪般的右手，略拭兩頰淚痕，向聶小青苦笑問道：「小兄弟，你叫什麼名字？」

聶小青一來因沒有隱瞞必要，二來因欲使公孫為我對自己毫無疑心，遂向他搖頭嬌聲笑道：「老伯伯，你不要稱我小兄弟，應該稱我小姑娘，我叫聶小青，女扮男裝之故，是為了江湖方便！」

公孫為我聽她自承是女兒身份，不禁又對聶小青端詳幾眼，長嘆一聲說道：「聶姑娘，我是下半身風癱，不能轉動，才困在這古森林之中，若談到飢餐渴飲這方面……」

他話猶未了，聶小青突然雙足點地，倒縱而出！

公孫為我急得高聲叫道：「聶姑娘，你不要走，我求求你陪我說上一天半天話兒再走好麼？」

聶小青縱到適才所坐樹椿左近，取了自己行囊，一面緩步走向公孫為我身邊，一面嫣然笑道：「老伯伯，我不是走，我是見你苦得太以可憐，去取些吃的喝的給你！」

公孫為我驀然雙睛一瞪，自那深陷眼眶之內，射出兩道幾乎比閃電還亮的森森碧光，獰視聶小青，厲聲叫道：「聶小青，你……你敢說我可憐？」

若論公孫為我的這副盛怒形相，委實可以嚇得死人。

但聶小青因成竹在胸，却仍不慌不忙，神色安詳地，點頭說道：「老伯伯，你本來可憐，我為什麼不敢說呢？你看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孤孤獨獨地，病困在古森林內，想吃喝，沒有酒飯茶湯，想說話，沒有親朋故舊，甚至於蜂兒鳥兒，都因為怕你把牠們吃掉，而不敢對你接近，忍餓挨渴，寂寞孤單，我眞不知道你怎會活得十八年之久？你再不可憐，這世界上還有可憐人麼？」

公孫為我臉上獰厲憤怒神情，隨着聶小青的語音，一絲絲地減退。

等到聶小青話完，居然當眞變成一副可憐兮兮的悲愴神色，長嘆一聲，又復流下了兩眶熱淚！

聶小青自行囊之中，取出一隻不太大

的酒葫蘆來，向公孫為我微笑勸慰說道：「老伯伯，不要哭了，我把這一葫蘆美酒，送給你喝！」

公孫為我聞言，立時收淚，兩眼目光發直，盯着聶小青手中的酒葫蘆，竟似不信地，顫聲問道：「聶姑娘，我……我對你這……這樣兒法，你……還肯請我喝酒麼？」

聶小青嬌笑說道：「我知道老伯伯多年不曾飲酒，定然饞得要命，這是極好的貴州『茅台酒』呢！」

話完，便把酒葫蘆向公孫為我遞去！

公孫為我雙手發抖地，接過酒葫蘆來，一面拔塞，一面向聶小青投以兩道極為感激的目光，顫聲說道：「聶姑娘……你……你這人太好了，我……我要好好對你報答！」

聶小青失笑說道：「老伯伯，你慢些喝，我囊中還有兩大葫蘆『茅台』及『瀘州大麯』，以及不少熏鷄，臘肉，兜兜鹹菜等物，保管比你方才所吃的那隻『烏王蜂』，味道好得多了！」

公孫為我聽得簡直饞涎欲滴，先咕嘟嘟地，喝了好幾口酒，咂咂嘴唇，又向聶小青央求說道：「聶姑娘，你既有這些好東西，趕快拿來我吃！」

聶小青微笑柔聲說道：「老伯伯，你不要太饞，十多年未進烟火食，倘若猛然狼吞虎嚥，定會把腸胃吃出毛病，所以我要一點一點的，拿給你吃！」

她邊自發話，邊自行囊之中，取出一小罐兜兜鹹菜，及一把長柄角梳。

公孫為我這多年來，何曾嚐過鹽味，故而趕緊接過兜兜鹹菜，抓了一把，入口大嚼！

他一面吃得津津有味，一面目注聶小青手中長柄角梳，訝然問道：「聶姑娘，這是一柄梳子，難道也是給我吃的麼？」

聶小青見這位絕代奇人，委實饞得可憐，不禁微覺凄惻地，嫣然笑道：「老伯，我看你頭髮太亂，是想用這柄角梳，替你梳梳頭髮！」

公孫為我「嗯」的一聲，嚥下口中美酒，高興得長嘆搖頭說道：「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我居然還有這樣好的福氣，竟在這『哀牢山古森林』中，遇上了一位好心的姑娘，不但請我喝酒，請我吃菜，並替我這形若妖魔的老怪物，梳理梳理頭髮！」

聶小青細心而緩慢地，替公孫為我動手梳理頭上糾結亂髮，並對他頗為關切地，含笑說道：「老伯伯，這兜兜鹹菜雖然可口，却似太鹹，你不要吃得過多，我一面替你梳髮，一面和你說話！」

公孫為我忽然自語說道：「奇怪！奇怪！」

聶小青嬌笑問道：「老伯伯，你在奇怪甚麼？」

公孫為我說道：「在這樣亙古無人，洪荒未闢的古森林中，遇見我這樣一個半妖半鬼之人，你怎會不覺得奇怪，直到如今，還不詢問我的姓名來歷？」

聶小青笑聲答道：「老伯伯，你能在這種環境之下，活了十八年不死，自然是位絕世奇人，我知道像你們這等奇人，多半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十分神秘，自居易說得好，『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你姓張，或是姓諸葛，姓歐陽，與我何干？我最多不過陪你在此說上一兩天話兒，便將風萍流轉，各自東西，多曉得一樁武林秘密，將來也許會在江湖上多添一些煩惱？故而我不想請教你的姓名來歷，只把你叫做老伯伯，不是反到顯得蠻親切而不生疏麼？」

公孫為我聽得「哎呀」一聲，說道：「聶姑娘，你只肯陪我一兩天，就要走了麼？」

聶小青微笑說道：「我沒有理由在此長留，除非我能為老伯伯治好你的風癱宿疾，但聶小青對於刀劍拳掌，詩賦詞章等文武兩途，雖然均曾涉獵，却於歧黃醫理，一竅不通！」

公孫為我揚眉笑道：「聶姑娘，你雖不懂歧黃醫理，治不了我的風癱宿疾，但却可以治好我比風癱宿疾，更渴需治療的心病！」

聶小青知道自己所用旁敲側擊，欲擒故縱的高級手段，業巳生效，公孫為我正在自動自發地，慢慢上鈎，遂裝作聞言失驚，「呀」了一聲問道：「老伯伯，你還有心病麼？」

公孫為我點頭嘆道：「我的心病，重得很呢？」

聶小青嬌笑道：「老伯伯，你且慢對我訴說心病，我先替你治治饞病！」

話完，便把角梳插在公孫為我長髮之上。

接着又走到行囊旁邊，取出了一葫蘆「瀘州大麯」，及半隻熏鷄！

公孫為我十八年來，不是忍飢挨餓，便是伺機捉上兩隻蛇虫禽獸，連毛帶血地，生吞裹腹！故而看着聶小青手上黃澄澄、油亮亮的半隻熏鷄，簡直口角流涎，雙眼發直！

聶小青撕了一塊鷄脯，遞向公孫為我口邊，嫣然笑道：「老伯伯，你嚐嚐這熏鷄滋味可好，這是我請人用古法熏製的，毫無水份，足可放上十天半個月，也不會壞呢！」

公孫為我吃完鷄脯，連讚好吃，索性毫不客氣，自聶小青手中，搶過鷄來，一陣大嚼，口沫橫飛，連皮帶骨地，一齊吃得乾乾凈凈！

聶小青微搖螓首，忍俊不禁地，失笑說道：「老伯伯，你這吃相，有多難看？半隻鷄兒下肚，居然連骨頭渣子，都不曾吐出半點！」

公孫為我摸着肚皮，哈哈大笑說道：「慢說半隻鷄，你便捉上一條大蛇，我也會一齊吃光，决不把蛇皮留下半寸！」

聶小青一皺眉頭，問道：「老伯伯，你以前是無可奈何，如今巳經有酒喝，有菜吃，還會有胃口吃那些令人噁心的蛇兒虫兒麼？」

公孫為我神情凄楚地長嘆一聲，目中淚光微轉，看着聶小青搖頭說道：「聶姑娘，你在這古森林中，我雖可以有酒喝，有菜吃！但你走了呢？我還不是不得不把那些分明難吃巳極的奇毒蛇虫，當作珍饈美味？」

聶小青雙眉深蹙地，幽幽說道：「老伯伯，我好像和你蠻投緣呢！有點捨不得

離你而去！」

公孫爲我聞言大喜說道：「聶姑娘，你眞不討厭我麼？我早就覺得你可能會治好我的心病！」

聶小青點頭笑道：「如今我該問問老伯伯，你究竟有甚麼心病了？」

公孫爲我一嘆說道：「我記得蘇東坡有幾句詩兒是『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聶小青點頭笑道：「這幾句詩兒，確是東坡學士所作，但不知對於老伯伯的心病，有何關繫？」

公孫爲我嘆息說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我一身武學，冠絕乾坤，總不能隨身而沒，最少，也應該留下一些雪泥鴻爪！」

聶小青見公孫爲我已經忍耐不住，話鋒漸入正題，遂仍以一種欲擒故縱，若即若離的神情笑道：「老伯伯說得不錯，你的武功眞好！」

公孫爲我笑道：「你怎麼曉得我的武功好壞？」

聶小青一面執梳理髮，一面嬌笑答道：「老伯伯能把那毒的一隻『烏王蜂』，生生吃掉，可見內五行功力，業已煉到十二成以上！」

公孫爲我笑了一笑，聶小青繼續說道：「尤其是我方才兩度凝勁發掌，不僅不曾拂動老伯伯的一根鬍鬚，竟連老伯伯身軀周圍的虛浮落葉，也未飄起半片，可見得老伯伯業已具有『不壞身法』，並神化到及於外物地步！」

公孫爲我聽得越發對聶小青加深喜愛地，微笑說道：「聶姑娘，你的眼力不錯，方才那兩掌，尤其是後面一掌的所含勁力，也有了相當火候！」

聶小青笑道：「我這點火候功力，鬥鬥普通武林人物，或許還行，但到了老人家的眼前，却宛若燐光爝火！」

公孫爲我再復向聶小青加以暗示地，微嘆說道：「聶姑娘，你既然看出我有一身足以驚世駭俗的武功，便應該知道我不甘心使其與身俱沒！」

聶小青秋波微轉，嬌笑說道：「老伯伯，我覺得你根本不必這樣憂心！」

公孫爲我詫然問道：「聶姑娘此話怎講？」

聶小青笑道：「老伯伯在這樣苦惱寂寞的情況之下，還活了十八年，如今我既和你認識，以後總會常來看你，並替你準備下足夠充饑解渴的飲食等物，你定然再活上三十六年，也不會死呢！」

公孫爲我搖頭嘆道：「聶姑娘，你說錯了！」

聶小青揚眉問道：「老伯伯，我怎麼錯了？」

公孫爲我苦笑說道：「我覺得我根本未曾活着，彷彿在陷身這古森林的半年以後，早就死了！」

聶小青愕然不解地問道：「老伯伯，這是怎麼講法？你除了下半身風癱成病，不能轉動之外，不是好端端地，會說話會吃飯麼？」

公孫爲我淒然嘆道：「我這種活法，完全是活在一種若生若死的恍恍惚惚之中，也許會再活上個一年半載，也許會在一剎那間，便告絕氣，聶姑娘，你認爲我所遭受的這等情況，是任何人能夠禁受得了的麼？」

聶小青聞言暗嘆公孫爲我這種說法，居然完全與主人令狐楚楚所料相合，只等支持他繼續生存的一股奇異毅力消失以後，這位極可憐的一代奇人，便將油盡燈枯地，自然死去！

公孫爲我不見聶小青答話，遂又問道：「聶姑娘，你怎麼不說話了？」

聶小青朗聲說道：「老伯伯，我要是有你這樣一身功夫，我就不信戰勝不了病魔，定要設法治癒下半身的風癱惡疾！」

公孫爲我點頭道：「我也有過你這種想法，想用所煉『坎離眞炁』，來打通自腰以下的久絕血脈！」

聶小青叫道：「老伯伯，你既有這等能爲，爲什麼不這樣做呢？」

公孫爲我答道：「因爲這樣做法，做得好時，我便可重見天日，再出江湖，但做不好時，却立將慘死！」

聶小青含笑說道：「老伯伯，像你這種日子，活得未必有多大趣味，你難道還會怕死，不敢拚一拚麼？」

公孫爲我神色淒然地，微嘆答道：「聶姑娘，我不是怕死，是不願意把一身絕學，帶入黃泉，故而總想先有一名徒弟，然後再與病魔拚命！」

聶小青笑道：「老伯伯，可惜你所住的這座古森林，地勢不好，少有人來，倘若換了一處靈山勝境，不知會有多少人渴欲得列門牆，學習絕技！」

公孫爲我嘆道：「前些時，倒有一位武林舊友，在此與我相見，並答應介紹一個根骨絕佳的少年人，作我徒弟！」

聶小青接口笑道：「既然如此，老伯伯怎麼還是這樣孤孤單單，冷冷清清地，獨自在這古森林中，苦受寂寞？」

公孫爲我搖頭苦笑說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那武林舊友，直到如今，尚未帶他所說的少年人踐約！」

聶小青這時已把公孫爲我的頭髮梳好，替他挽了一個道髻，含笑說道：「這原因極爲簡單，是那少年人沒有福氣！」

公孫爲我聽得驚喜萬分地，揚眉問道：「聶姑娘，你認爲作我徒弟，是有福氣麼？」

聶小青應聲答道：「武林人物能得名師，自是莫大福氣，像老伯伯這等武學絕世的師傅，恐怕除了這『哀牢山古森林』外，便踏遍八荒四海，五嶽三山，也尋不着了！」

公孫爲我伸手摸摸頭上髮髻，目光微注聶小青，含笑說道：「聶姑娘，作我徒弟雖可學得幾樣罕世武學，但長期在這古森林中滋味也不好受吧！」

聶小青笑道：「常言道得好：『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又道是：『欲求眞絕藝，須下苦功夫。』那裏會有七寶樓台，平空生出，使人不勞而獲的呢？」

公孫爲我聽她這樣說法，遂正色問道：「聶姑娘，你願不願爲人上人？肯不肯吃苦中苦？」

聶小青「哎呀」一聲，看着公孫爲我，訝然問道：「老伯伯，你怎麼這樣問法

？難道你要想收我作徒弟麼？」

公孫爲我以一種極爲誠懇的目光，凝注在聶小青臉上，點頭說道：「聶姑娘猜對了，不知道我有沒有這份福氣？」

聶小青嬌笑說道：「老伯伯，你太言重了，問題是我得考慮考慮我有沒有這份福氣，你怎麼把話說反了呢？」

公孫爲我嘆道：「十八年心願，若能實現，豈不是我的福氣？聶姑娘你不必多考慮了！」

聶小青嬌笑道：「這件事兒，是我飛來洪福，照說決無不接受老伯伯的盛意之理……」

公孫爲我大爲欣喜地，接口笑道：「聶姑娘，你答應了麼？」

聶小青嫣然笑道：「老伯伯，我覺得其中還有兩點問題！」

公孫爲我笑道：「什麼問題？我們來研究研究！」

聶小青笑道：「第一點問題是老伯伯顯然是位絕世奇人，應該有個根骨極佳的徒弟，才能配得上……」

公孫爲我不等聶小青話完，便連連搖手地，接口笑道：「這一點那裏能成爲問題？慢說在這亘無人跡的古森林中，就是我往昔闖蕩江湖之際，像你這樣根骨絕世的靈秀姑娘，也不容易找呢！」

聶小青柳眉雙挑，含笑又道：「第二點是我不能在這古森林中躭延太久，至遲明春一二月間，便將前往『玉門關』外，赴椿重要約會！」

公孫爲我笑道：「這也不成問題，我有把握使你在明春一二月前，速成幾椿絕藝，也好讓與你訂約的那些人兒，大大驚奇一下！」

聶小青嬌聲笑道：「老伯伯，左也不成問題，右也不成問題，看來我這個師傅，是拜定了呢！」

公孫爲我滿面得意神色，含笑說道：「不要拜，不要拜，我們免除掉一切俗禮，從現在開始，我叫你『青兒』，你叫我『師傅』也好，或是仍叫我『老伯伯』也好，完全聽便！」

聶小青立即改口，頗爲親熱地叫了一聲「師傅」，含笑說道：「師傅，我如今應該請示你老人家的名號了！」

公孫爲我着實喜愛聶小青的乖巧靈慧，含笑說道：「我複姓公孫……」

聶小青不等他往下再說，便退了一步，裝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揚着雙眉，嬌笑說道：「師傅，你不要說，我已經知道你是誰了！」

公孫爲我搖頭說道：「我不相信在江湖之中，還會有人提到我的名字？」

聶小青問道：「師傅，你不相信，我在猜出你的名字之前，先問你老人家幾椿使你感到非常奇怪的問題！」

公孫爲我也被聶小青引得好奇之心大起，遂含笑說道：「青兒，你儘管問吧，我倒眞要看看是甚麼問題，會使我感覺奇怪？」

聶小青笑道：「師傅，你是不是有三個外號？」

公孫爲我訝然說道：「奇怪，你居然猜對了我的來歷！」

聶小青搖手笑道：「師傅且慢奇怪，使你奇怪的問題，我還不曾問呢！」

公孫爲我被她逗得心癢難搔，急急說道：「青兒快問，我看你這年輕女娃，到底能知道多少武林秘事？」

聶小青笑道：「師傅，你這三個外號之中，是不是有兩個是你憑藉武功性格，而獲得的？有一個却是指鹿爲馬，李代桃僵，被人糊裏糊塗，加上去的？」

公孫爲我若不是下半身不能轉動，定會驚奇從枯葉堆中，跳了起來！

但如今却只好大叫一聲說道：「奇怪！這件事兒，絕不可能被你知道……你……你……」

聶小青嫣然一笑，繼續說道：「師傅，你已經叫了兩聲奇怪，我如今要問你第三個會使你更奇怪的問題！」

公孫爲我瞪着閃爍在深陷眼眶中的一雙碧綠眼珠，失驚說道：「青兒，你當眞還有使我更奇怪的問題麼？」

聶小青見公孫爲我的鬍鬚，亂得如草一般，忍不住又用角梳，替他慢慢梳理。

接着，並含笑問道：「師傅，你於十八年前，是不是曾與一個厲害的對頭，互相在『大雪山』中的一座高峯之下，拚命惡鬥？」

公孫爲我突然伸出鳥爪似的兩隻枯臂，抓住聶小青，氣喘咻咻地，顫聲叫道：「青兒！你……你……你趕快說出是怎……怎會知道此事？我……我驚奇得無法再忍耐了！」

聶小青笑道：「師傅，你不要急，把我放開，讓我一面替你梳理鬍子，一面把話問完，你便自然曉得我怎會知道這些事兒了！」

公孫爲我拿這刁蠻透頂，嬌憨絕世的聶小青，毫無辦法，只得放開雙手，以一種央求口吻說道：「青兒，你快點說，眞把我覺得快要急死了呢！」

聶小青不慌不忙地，含笑問道：「師傅，你是不是和那個厲害對頭，整整鬥了十日？」

公孫爲我點頭說道：「是！是！」

聶小青妙目一翻，看看這位絕代怪人，繼續笑道：「你們是不是一共鬥了三十六種神功，其中十二種他勝，十二種你勝，另外十二種則不分勝負？」

公孫爲我瞠目說道：「青兒，若不是你年齡太小，我幾乎斷定你當時也在那『大雪山』高峯之下，不然你怎會知道得這般清楚？」

聶小青笑道：「你們秋色平分，難判勝負，但仍均不甘就此罷手，遂泡浸在一個冰水寒潭之中，看看誰先禁不住？就算誰敗！結果雪崩地震，自岸頂飛墜一條萬年積雪所化的百丈冰河，把您們這兩位容貌生得極爲相像的活對頭，冲得隨波逐流，不知踪跡！」

公孫爲我聞言，驚奇得業已進入一種迷茫神態。

他目光凝望聶小青，雙眉深蹙，木然不語！

聶小青失笑道：「師傅，你也是聰明人，如今總應該猜得出我如何知道這椿武林秘辛，以及我如何能認出你是公孫爲我，而不是公孫獨我了吧？」

公孫爲我雙目之中，忽然射出兩道森

然可怖的慘碧光芒，向聶小青冷笑道：「青兒，說老實話，你是不是見過了公孫獨我？」

聶小青未防公孫爲我，竟會突然變臉，不禁嚇了一大跳，趕緊含笑說道：「師傅，你不要亂起疑心，我何曾見到過甚麼公孫獨我？」

公孫爲我依然寒着臉兒，沉聲問道：「那公孫獨我與我生得確極相像，你有甚麼理由，不把我認成他呢？」

聶小青含笑答道：「這個理由，極其簡單，因爲公孫獨我，已經死了！」

公孫爲我叫道：「他已死了麼？他死在甚麼地方？」

聶小青微嘆一聲，搖頭說道：「師傅，說來定會使你感慨，公孫獨我大概是在冰水寒潭中浸泡過久，也與你一樣患了腰部以下，風癱成廢的惡疾！」

公孫爲我「哦」了一聲，皺眉說道：「這倒眞是巧事，——。」

聶小青接口笑道：「更巧的是公孫獨我也是困在這『哀牢山』中的一個大沼澤內，忍苦多年，最近才死！」

公孫爲我聽得眞不敢信，但又不能不信地，搖頭長嘆說道：「青兒，你是路過『大沼澤』，看見了那公孫獨我了麼？」

聶小青笑道：「師傅，我已經告訴你不曾見過甚麼公孫獨我，你怎還在疑心？這些故事，我完全是聽他徒弟說的！」

公孫爲我聽得勃然變色，大叫一聲說道：「青兒，你說得不對了吧！公孫獨我既然與我一樣風癱成廢，困在這『哀牢山』沼澤中，他却怎會有了徒弟？」

聶小青笑道：「他不但有了徒弟，他這徒弟的本領，並還大得很呢！」說完，遂把在川滇邊界，遇見葉元濤，及「辣手神鷹」申屠少華等二人的事，向公孫爲我說了一遍。

公孫爲我失聲說道：「不錯，不錯，那種『縮骨抽筋截脈手法』，正是公孫獨我的擅長的秘技！」

他一面說話，一面神色悽然，淚珠兒從深陷眼眶之中，泉湧而出！

聶小青訝然問道：「師傅，你……你怎麼流眼淚？」

公孫爲我嘆道：「我輸給公孫獨我了，我怎麼不傷心呢？」

聶小青道：「師傅，你何曾輸給他？當年『大雪山』中，連鬥十日三十六陣，不是恰好是平分秋色的麼？」

公孫爲我苦笑搖頭，黯然說道：「我不曾輸在十八年前，却輸在十八年後，他……他竟比我先有了徒弟！」

聶小青如今覺得這位孤獨苦悶的武林奇人，委實太以可憐，遂嫣然含笑地，向他安慰說道：「師傅，你聽我說，你弄錯了！你不僅不曾輸給公孫獨我，反而贏了他呢！」

公孫爲我睜着一雙看來有些怕人的大眼，凝望聶小青，聶小青遂以絲巾，替他擦去頰上淚漬，繼續笑道：「師傅請想，公孫獨我雖有徒弟，你也有了徒弟！但他業已葬身大沼澤中，師傅却仍在古森林內，與翠竹蒼松，爭榮並茂，豈不是贏了他麼？」

公孫爲我搖了搖頭，緩緩說道：「我這樣贏他，他便在九泉之下，也未必心服！除非……」

聶小青聽公孫爲我不但要贏公孫獨我，並要贏得對方在九泉之下心服！不禁暗嘆這位老人委實倔强得既復可笑，又復可愛！接口含笑問道：「師傅，除非甚麼？你怎麼不說將出來，我也可以幫你設法達成願望呀！」

公孫爲我嘆道：「青兒，我這願望，要想達成，也確實非你帮忙不可！因爲除非你能打敗葉元濤，否則，我總感覺得未曾勝了那公孫獨我而抱憾終生！」

聶小青「哦」了一聲，含笑說道：「師傅放心，我一定絕不偷懶，努力學習你所傳授的絕世武學，以期打敗那葉元濤就是！」

公孫爲我驀地全身一顫，目光茫然說道：「我有點怕！」

聶小青不解問道：「師傅，你怕甚麼來着？」

公孫爲我目中淚光又現地，悲聲說道：「我怕我突然會死掉，來不及把你的功夫，教得强過那公孫獨我的徒弟葉元濤，就已死去了！」

聶小青失笑說道：「師傅……」

這「師傅」二字剛出，突然聽得有人運用「傳音入秘」的功力，在這片古森林外，向林內傳聲叫道：「公孫兄，小弟艾天澤再來拜謁，可以允許我進這古森林來麼？」

公孫爲我聞聲愕然，剛待答話，却見聶小青向自己搖了搖手，遂提氣說道：「艾兄請在林外，略候片刻！」說完，便向聶小青低聲問道：「青兒，你向我搖手之學，是何用意？」

聶小青故作不知，蹙眉問道：「師傅，我怕這艾天澤不是好人，他……」

公孫爲我接口笑道：「他就是我向你所說那位上次在林中巧遇，要介紹徒弟給我的武林舊識！」

聶小青「哦」了一聲，噘嘴說道：「老伯伯，這樣說來，那艾天澤是給你送徒弟來的！」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可能如此！」

語音至此忽頓，雙眼一翻，看着聶小青愕然問道：「青兒，你怎麼又叫我老伯伯，不叫我師傅了呢？」

聶小青故意撒嬌，裝出滿臉幽怨神情，緩緩答道：「老伯伯，有人給你送徒弟來，你還要我則甚？只請你命他們慢點進林，等我替你把這鬍子梳好了，我馬上就走！」

公孫爲我啞然失笑說道：「青兒，你爲何這樣說話？我怎樣捨得你走？」

聶小青噘着小嘴說道：「老伯伯放心，我人走東西不走，那些熏鷄，臘肉，兜兜鹹菜，以及茅台酒，瀘洲大麯等等，全都留給你吃！」

公孫爲我搖頭嘆道：「青兒，我饞雖然饞，但也苦得慣了！我不是捨不得那些吃喝的東西，而是捨不得你！我就不相信還會有比你更聰明，更乖巧，更可愛的徒弟！」

聶小青聞言，故作驚喜萬狀的揚眉叫道：「老伯伯，你仍要收我作徒弟麼？」

公孫爲我輕拍聶小青的香肩，點頭笑

道：「當然，如今便給我一粒可以立即治癒我風癱惡疾的仙丹，作爲交換條件，我也捨不得把你放走！」

聶小青將計就計地，撒嬌說道：「師傅，你既然要我，便應該把來人趕走，我不許你再有第二個徒弟！」

公孫爲我失笑說道：「青兒何必醋心這大？我爲使你速成，並勝過那葉元濤去，自必專心一志地，對你特別栽培，那裏還會另外再收徒弟？但艾天澤辛苦遠來，却總要與他見上一面才是！」

聶小青道：「師傅，我既然作了你的徒弟，便要專心一志，研參絕技，以期速成，在沒有獲得相當成就之前，我打算立誓不見外人的呢！」

她這樣說法，是因自己決不能與「世外八凶」中的「百臂殃神」艾天澤見面，才如此飾詞。

她希望公孫爲我拒絕艾天澤進入古森林，便可不露絲毫破綻！

誰知公孫爲我聽完聶小青所說之後，竟頗爲高興地含笑說道：「青兒，你既然有此決心，自然最好！你可藏在那邊林深之處，讓我與艾天澤說上兩句話兒，把他打發回去就是！」

聶小青想不到公孫爲我竟是如此答覆，知道再若勸阻，必會使他生疑。

於是，遂只好裝出一副高興的神情，微笑說道：「師傅，你這樣安排也好，但我在那邊林內，倘若看見你對艾天澤所送來少年人略有垂青之意，我便不辭而別，悄悄溜走！」

公孫爲我皺眉苦笑說道：「女孩兒家醋心，怎會如此重法？我如今向你保證，除你以外，決不再復收徒，你可總放心了吧！」

聶小青點頭嬌笑道：「我放心了，師傅快請那艾天澤進林來吧。」

她一面說話，一面便向那公孫爲我所指的林深之處走去。

公孫爲我眞怕她負氣跑掉，又復含笑叫道：「青兒，你要相信我，千萬不可悄悄溜走！」

聶小青回眸一笑說道：「師傅，你不要對我掛念，且趕快打發來人，我還等着替你梳鬍子呢！」

公孫爲我聞言，慰然一笑，便向古森林外，施展內家功力，提氣高聲叫道：「艾兄，請進林內相見！」

「百臂殃神」艾天澤上次來這古森林時，便因冒失闖入，幾乎被公孫爲我的「坎離眞炁」所傷，故而這次先打招呼，不敢莽撞！

如今聽公孫爲我傳聲邀見，遂也提氣笑道：「公孫兄，小弟替你把『南荒玉霸王』羅靜石羅老弟帶來了，你且看看他資質如何？是不是够得上接受發揚你那一身蓋世無儔的奇絕武學？」

一面說話，一面便率領一位猿臂蜂腰、神采出羣的玄衣少年，向古森林中走進進。

「石臂殃神」艾天澤這幾句話兒，對於公孫爲我，倒未怎樣？却使聶小青聽得暗自吃了一驚！

她暗驚艾天澤居然眞把「南荒玉霸王」羅靜石找到，倘若不是自己早來一步，公孫爲我從此定與「世外八凶」等，聲氣相通。

如此一來，則「白龍堆」一戰，可能道淺魔高，使各派英豪遭受大刼！

她所藏之處，距離公孫爲我困身的落葉，約莫兩丈六七，加上林中天色極暗，遂不一定能够完全看得眞切！

艾天澤身形漸現，聶小青未怎在意，她衹想看看那位被自己搶了先機，拔了頭籌的「南荒玉霸王」羅靜石，是個甚麼模樣！

但湊巧的是，由於林木枝葉極多，她竟無法看見那玄衣少年面貌，祇看到一點英挺身影！

「百臂殃神」艾天澤因前次來過，曾經記熟路徑，故而走到接近公孫爲我困身的大堆落葉之際，便命玄衣少年，暫時停步，自己則單獨向前，抱拳笑道：「公孫兄……」

但艾天澤僅僅叫了一聲，便驚奇萬分地，愕然住口！

因爲他看見公孫爲我不但滿面高興神情，連那亂草似的長髮，也梳理得整整齊齊，在頭上挽了一個道髻！

公孫爲我見了艾天澤這副驚愕神情，不禁失笑問道：「艾兄，你爲何如此神情，難道不認識我了麼？」

艾天澤蹙眉笑道：「公孫兄，你與小弟分別以後，好像情況轉變不少！」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艾兄，你看得對了，我不能够永遠倒霉，如今大概業已轉運！」

艾天澤訝然問道：「公孫兄的風癱痊癒了麼？」

公孫爲我搖頭笑道：「多年惡疾，豈同小可？我又不曾運用『坎離眞炁』，與它拚命，怎會突然痊癒呢？」

艾天澤目光微掃，忽然看見公孫爲我身旁，竟有一隻葫蘆，不禁越發驚奇得高聲叫道：「公孫兄，莫非你又遇上甚麼武林舊友？」

公孫爲我搖頭笑道：「不是遇上武林舊友，而是收了一個好徒弟！」

艾天澤驚得幾乎跳將起來，說道：「你……你怎麼已經收了徒弟？」

公孫爲我把臉一沉，冷然問道：「艾兄此話怎講？難道你不許我收徒弟麼？」

艾天澤見他似要變臉，慌忙搖手說道：「公孫兄，千萬不要誤會，小弟是說我已經向公孫兄介紹傳人，公孫兄並曾面允的呢！」

公孫爲我聞言，雙眼一翻，精芒電射地，厲聲狂笑說道：「艾兄，我等了你不少時日，但如石沉大海，音訊毫無！假若你從此不來，莫非我就應該把一身絕學，埋葬在這古森林內？」

艾天澤無話可駁，祇得陪笑說道：「公孫兄，你得意高足是誰？怎不請來與小弟一見？」

公孫爲我哈哈笑道：「我這徒兒，成了我的活寶貝，在她未曾盡得我一身所學，傲視江湖以前，我決不讓她見人，也決不宣佈她的姓名來歷！」

艾天澤無可奈何，雙眉深蹙，但忽然靈機一觸，又向公孫爲我含笑說道：「恭喜公孫兄獲得理想傳人，但徒弟越多越好

，你再看看小弟爲你千里迢迢送來的這位羅老弟！」

公孫爲我搖手說道：「不必了，我不想再收第二個徒弟！」

艾天澤愁眉苦臉地說道：「公孫兄，小弟好容易把羅靜石老弟找到，帶他不避艱辛地，千里遠來，你若不允收爲門下，却叫小弟怎樣對羅老弟交代？」

公孫爲我哈哈怪笑說道：「這件事兒毫不爲難，你自己把他收作徒弟，不就解決了麼？」

艾天澤苦笑說道：「小弟胸中俗學，那裏配爲人師？除非像公孫兄這等絕世異人垂青授技，才不致糟塌了羅老弟的曠代奇資！」

公孫爲我失笑說道：「艾兄，你想引誘我麼？」

艾天澤號稱「百臂殃神」，列名世外八凶，性情自然極爲高傲凶惡！這等連連碰壁，若在平時，早就激怒翻臉，但如今面對公孫爲我，却祇有忍氣吞聲地，陪笑說道：「公孫兄，你收徒與否，於小弟一無損益，怎用得上『引誘』二字？如此對待舊友，是否…」語音未了，忽然靈機一動，目閃奇光地，向公孫爲我笑道：「公孫兄，這樣好了，我命那位羅老弟，與你見上一面，收也在你，不收也在你……」

公孫爲我根本不等艾天澤話完，便冷然說道：「艾兄，你不必再費心了，那羅靜石的資質，便如天上金童，我也不會對他特垂青眼！」

公孫爲我的語音方落，艾天澤的來處林內，却響起一片清朗笑聲說道：「公孫老先生，假如我羅靜石，竟比天上金童還要强一些呢？」

那位玄衣少年，一面朗聲發話，一面昂然緩步，向公孫爲我身前走來！

他的高傲語氣，使公孫爲我不由吃了一驚！

而他的清朗話音，却使聶小青也吃了一驚！

因爲聶小青聽出這位「南荒玉霸王」羅靜石的語音，似乎在陌生之中，有些熟悉，聲音上，使聶小青起了懷疑，但面貌上，却仍使她毫無所見！聶小青因所藏位置不好，始終祇能從林木枝葉之中，瞥見一些對方的英挺玄衣背影！

這時，「南荒玉霸王」羅靜石業已走到公孫爲我身前六七尺處，雙手微拱，傲然卓立！

公孫爲我覺得眼前一亮，不由目光微抬，向這玄衣少年，略爲打量！

誰知不打量還好，這一打量之下，却使公孫爲我雙眉深蹙，心中好生爲難？

原來，艾天澤所言不差，這羅靜石果然是武林中曠代美質，無論是容貌，身材，風神，根骨，均絕不輸於聶小青，簡直是春蘭秋菊，各擅勝塲，美玉明珠，難分軒輊！

羅靜石劍眉一挑，神情頗亢地，抱拳問道：「公孫老先生，我比你那位高徒如何？」

公孫爲我既不願作違心之論，又知道聶小青在遠遠偷聽，遂把眼皮略爲眨了一眨，異常技巧地答道：「你不會比我那徒兒好！」

羅靜石聞言，頗爲不服地，揚眉問道：「公孫老先生，你這樣說法，難道是認爲你那徒弟，看起來比我好麼？」

公孫爲我依然技巧地，點頭答道：「他不會比你差！」

羅靜石突然發出一陣震天狂笑！

這一陣狂笑，使「百臂殃神」艾天澤聽得一愣，使公孫爲我聽得一愣，也使聶小青聽得一愣！

艾天澤愣然之故，是想不到羅靜石在公孫爲我這等性情怪僻無比的絕代奇人之前，竟能表現得神采飛揚，毫無怯色！

公孫爲我愣然之故，是自己覺得兩度答話，均極爲技巧，不知爲何引得羅靜石如此狂笑？

聶小青愣然之故，是她早就發覺羅靜石的語音熟悉，如今再聽這陣狂笑，忽然使她想起一個人來！

但聶小青剛剛想起這人，便忽又搖頭自語道：「不可能，怎可能會是她呢？」

這時，羅靜石狂笑之聲剛收，公孫爲我忍不住地問道：「你爲何這樣狂笑？」

羅靜石雙目閃光，揚眉笑道：「我聽懂了你的答話之意，覺得你這位老先生，確實蠻有趣味！」

公孫爲我繼續問道：「哦！你聽懂了甚麼？」

羅靜石得意笑道：「我不僅聽懂了你所答的話的外在涵意，並聽出了你爲何如此答話的內在涵意。」

公孫爲我失笑說道：「你大概是自作聰明，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隨意答上兩句話兒之中，會有什麼外在涵意內在涵意？」

羅靜石微微一笑，目注公孫爲我說道：「公孫老先生，你聽我說，你所答『我不比你徒弟好，你徒弟不比我差』這兩句話兒的外在涵意，就是認爲我和你徒弟的資質品貌，難分軒輊，換句話來說，也就是認爲『你徒弟不比我好，我不比你徒弟差』！」

公孫爲我此時確實已有些愛上這羅靜石的聰明胆識，但因碍於與聶小青事先有約，遂依然頗爲技巧地，避而不置可否，祇是反向羅靜石問道：「原來這就是外在涵意，但不知甚麼又是內在涵意？」

羅靜石笑道：「我分析你爲何如此答話，及答話時所表現的神情，認爲你那位寶貝徒弟，必在近處，並推測出不是男人，而是一位年輕美麗的女子！」

公孫爲我由不得失聲叫道：「你怎麼知道她是女性？」

羅靜石笑道：「我有兩點原因，可以猜出她是女人！」

公孫爲我好奇地問道：「你不妨說說看！」

羅靜石笑道：「第一點原因是我從老先生的語氣神情之中，看出你那位徒兒的好勝心太强，並極獲你的寵愛！在這兩方面來說，女孩兒家性情，說比男孩兒家來得高傲，而撒嬌邀寵的本領，也比我們這等男兒漢，强得多了！」

公孫爲我忍不住地，點頭讚道：「你這第一點分析，極有道理！」

這時，藏在遠處的聶小青，業已驚疑欲絕！

因爲她幾乎可以從越聽越熟的語音之中，斷定羅靜石百分之百地，就是自己內心所疑之人！但她又可百分之百地，否定自己心中所疑之人不會變成「南荒玉霸王」羅靜石，隨同「百臂殃神」艾天澤，來到這「哀牢山古森林」內！

極端相似，與決不可能，這兩重矛盾，交織成了一面使聶小青迷惑萬分，驚疑欲絕的無形大網，把這位足智多謀，聰明活潑的佳人，罩在其內！

聶小青若非不能與「百臂殃神」艾天澤相見，她定然要現身縱出，把那「南荒玉霸王」羅靜石，緊緊捉住，看個清楚！

若非雙方距離稍遠，無法施展「蟻語傳聲」，她定然要改變主意，暗叫公孫爲我把玄衣少年，收做第二弟子！

如今，這兩樁想做的事兒，全做不到，聶小青只得蹩着滿腹悶氣，傾耳細聽究竟！

羅靜石見自己的第一點分析，業已獲得公孫爲我稱讚，遂也頗覺高興地，繼續揚眉笑道：「第二點原因是我聽說老先生久困古森林，髮若飛蓬，鬚如亂草，但如今却居然梳理得整整齊齊，顯然必是令高徒的傑作！因而更顯然地可以看出這位擅長梳頭挽髻之人，必是一位嬌美紅妝，決非粗豪男子！」

公孫爲我聽得衷心佩服地，失聲叫道：「羅靜石，你眞好聰明！大概最多再過二十年，你可以把『南荒玉霸王』的外號改掉兩個字，叫做『乾坤玉霸王』了！」

他說完這幾句話兒，不由又好生後悔，因其中對於羅靜石深爲讚許，不知會不會使聶小青聽了生氣，而悄悄溜走？

「百臂殃神」艾天澤心中暗喜，覺得羅靜石表現太好，事情必然大有轉機，遂向公孫爲我含笑說道：「公孫兄，這羅老弟的資質胆識如何？是否小弟決未虛言，像如此理想傳人，祇怕踏遍天涯，亦所難得！」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這位羅靜石老弟，好資質，好胆識，的確全如艾兄所說，是曠代奇才，罕世難覓的理想傳人！」

艾天澤大喜說道：「公孫兄，你這樣說來，是改變主意的了？」

公孫爲我忽然愁眉苦臉地說道：「艾兄，說良心話，像羅老弟這樣一株武林奇葩，誰不想收列門牆，但偏偏我就沒有這份福氣！」

艾天澤失驚問道：「公孫兄，此話怎講？」

公孫爲我長嘆一聲，搖頭說道：「我是怕遭天譴！」

艾天澤聽得滿腹疑雲地，皺眉問道：「公孫兄，你的『天譴』二字，是甚麼意思？」

公孫爲我嘆道：「無論何事，倘若太過份時，即易招鬼神之忌！我那徒兒是一朶曠世難覓瑤池仙花，這位羅靜石老弟，也是一株蓋代罕見的武林異卉，如此鍾毓山川靈秀之氣的奇材人傑，得一已嫌折福，那敢兼收並蓄，自尋煩惱？還請艾兄與羅老弟曲諒，再讓我把這老骨頭，活上一年半載，公孫爲我便感激不盡！」

艾天澤聽公孫爲我這樣說法，知他意志已決，無法挽回！只得長嘆一聲苦笑，說道：「公孫兄，眞想不到小弟爲你天涯海角，尋覓傳人，委實費盡苦心，結果居然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

公孫爲我也頗覺歉然地，嘆息說道：「緣之一字，奇妙萬分，不可捉摸！艾兄盛意，公孫爲我極爲銘感，但『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你們偏偏會來遲半日！」

說到此處，目光移注羅靜石，含笑說道：「羅老弟，我雖然不能收你爲徒，但却願傳你一手頗爲奇妙，又可速成的功夫，以留紀念！」

羅靜石等公孫爲我話完，出人意料地，劍眉雙挑，搖頭說道：「公孫老先生，你若收我爲徒，羅靜石自當竭誠受教，如今既然門牆萬仞，彼此無緣，却請恕羅靜石不受人憐，璧謝盛意！」

公孫爲我聞言，大出意料地，愕然片刻，縱聲狂笑說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羅老弟眞好志氣，公孫爲我昔年漫遊四海八荒之際，確尙不曾見過你這等一身傲骨的良材美質！」

羅靜石揚眉一笑，向「百臂殃神」艾天澤叫道：「艾老前輩，我們該走了吧！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受得風霜磨，才是參天樹！」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羅老弟，你說對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以你的根骨氣質，或許會尋着比我更高明的師傅，練成傲世絕學！」

話已至此，艾天澤無法再留，遂與羅靜石向公孫爲我施禮告別，走出古森林！

公孫爲我因業已提心吊胆地，好大半天，一見艾天澤，羅靜石走後，便立即向聶小青藏身之處叫道：「青兒，你大概都聽見了，對於我說的話兒，還有什麼不滿意麼？」

聶小青噘着小咀，一面現身走出，一面嗔聲答道：「我當然不太滿意！」

公孫爲我苦笑說道：「青兒，我爲了你鐵起心腸，板起面孔，硬把那位資質與你不相上下的『南荒玉霸王』羅靜石趕走，不予收容，並深深得罪了武林舊友艾天澤，你怎麼還不滿意呢？」

聶小青皺眉說道：「師傅，你簡直笨得像塊方木頭！」

公孫爲我愕然問道：「方木頭？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

聶小青佯嗔說道：「師傅，這就是你不會自行圓轉，必須推一推才動一動！」

公孫爲我聽得有些明白聶小青的話中之意，不禁怪聲叫道：「青兒，你難道是怪我不曾收留那羅靜石麼？」

聶小青點頭答道：「處世之道，最要緊的便是達變通權，善於肆應，像羅靜石那樣難得的好徒弟，既然送上門來，那有忍心再把他趕走之理？」

公孫爲我氣得「哇」聲怪叫道：「青兒，不許我收羅靜石是你，怪我不曾收他的也是你，你怎麼可以這樣不講理呢？」

聶小青失笑說道：「師傅，你太天眞了，古往今來，那曾聽說過做徒弟的，可以獨自霸佔師傅？我先前所說不許再收羅靜石之話，只是試試你老人家對我喜歡程度，深淺如何而已。」這幾句話兒，把位公孫聽得怒也不是，喜也不是，臉上神情，尷尬無比。

——未完——

指壓的自療法／蔡大夫・文

骨骼的矯正與神經機能的調和

骨骼的矯正

人體的骨骼是由二〇六支骨所組織：大概地區分的話，可有頭蓋骨、脊椎骨、胸骨、骨盤、四肢（上肢、下肢）等。這些骨骼的機能是能够讓人體轉動任何角度的。骨骼本身，我們常以爲是白色堅硬的物體；但在生命體內，骨頭裏頭也有活着的骨細胞存在着，既會生長，受到損傷時也會再生的。

骨由鈣質和燐（無機質）、膠質所組成；骨膜是從外面包骨的一種膜；通着血管、淋巴管和神經，掌司着給骨骼營養的重要機能。骨骼外部叫做骨質，是一種堅硬的緻密質，重叠了好多層，具有強度。內部叫做海綿質，如馬賽克般由骨髓所組織，由骨內腔裏的骨髓製造血球（紅血球、白血球）。

當疲勞一累積而體液的循環緩弱時，補給骨骼的營養自也不足，如此則骨骼本身變得脆弱，容易折斷或引起變形。諸如這種情形下，藉指壓加以適當的壓力就能够矯正過來的。譬如正在發育，尤其幼兒時開始，指壓就很重要，不但可以使骨骼發育正常，保持端正體形，而且可以預防骨骼的疾病。

全身骨骼

頭蓋
鎖骨
肩甲骨
胸廓
上腔骨
脊柱
尺骨
仙骨
腸骨
尾骨
手骨
大腿骨
膝蓋骨
腓骨
脛骨
足骨
胸鎖關節
肩關節
胸骨
肋骨
肘關節
仙腸關節
骨間膜
股關節
手關節
骨間膜
足關節

尤其思春期，骨骼的發育最顯著的時候，常會發生特發性側發症。這種病症女子尤多，病因到今天還沒能查出，但靠指壓並注意姿勢及早期發見來預防才是重要的。

神經機能的調和

生命體所有的功能，從頭到脚尖均受到神經系統的支配。神經系統大別之可分左記二大系統：

①腦脊髓神經（動物神經）：掌司精神活動、皮膚、粘膜的知覺和骨骼肌的隨意運動。

②自律神經（植物神經）掌司心臟、胃、腸、子宮的不隨意運動和內分泌系統。此外還有促進這些運動的交感神經系統和抑制的副交感神經。

指壓操作是要調節這些腦脊髓神經、自律神經（交感、副交感神經）、迷走神經等的毛病，使神經衝動（NERVO—RS IM・PULSE）的傳達順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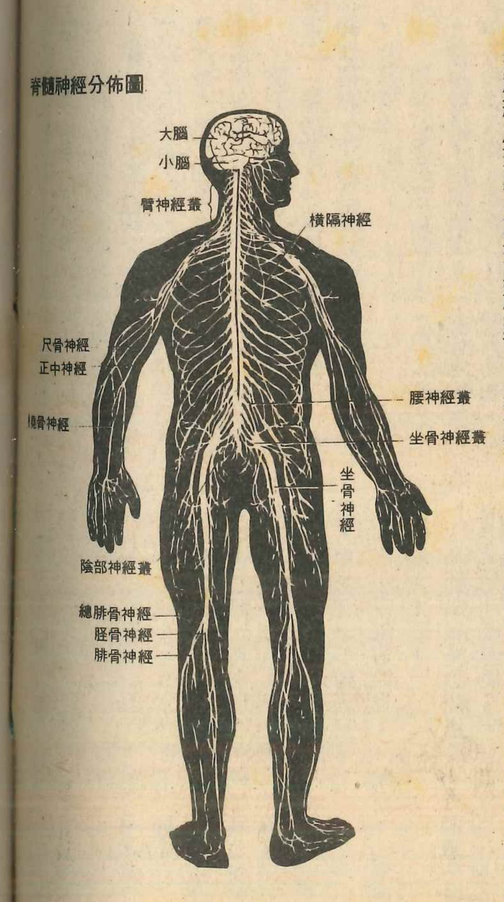
頭部的指壓，在於刺激大腦皮質及下垂體、幾條體等，和運動中樞、命令、記憶的功能有關。前頸部的指壓是藉迷走神經和頸動脈洞加壓所引起的反射，調節血壓、心臟、內臟等。延髓部刺激是腦下垂體及呼吸中樞相關連。眼球掌壓是可以刺激三叉神經末端，並達及中樞，刺激迷走神經，抑制心臟。

肩胛上部的指壓是作用於臂神經叢和交感神經節，而和內臟相關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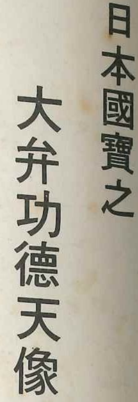
至於背部；因內臟的毛病，會使交感神經引起興奮，其萎縮又會反射到脊髓神經，帶給脊椎兩側凝結。這些毛病可依指壓迅速解除，自律神經也才能得到正常。

在上面所述的全身指壓操作下，佈滿全身的神經通信網得以調和的。

下期刊出「教你如何調節內分泌」。



脊髓神經分佈圖





大弁功德天像的塑成，是合弁財天和功德天（吉祥天）兩位女神於一體的，但像容則採用功德天的。在蓮華王院裡面所供奉的所謂二十八部象的塑像，本來每一個塑像都有一種特色的，可惜年久月遠，其中的特色有些殘缺了，比方，風神和雷神的天衣的一部份，迦樓羅王的兩翼，頭髮和指尖，大弁功德天的左手，摩睺羅王頭上的蛇頭，右手和左手的指尖的大半，神母天頭上的馬頭和兩手，婆藪仙人的兩只指尖，金比羅王的金兜和指尖，都曾經遺失了，直至永亨，慶長時代，才重新修補上去的。